武俠世界

鬼血，幽靈 鬼血滿莊，幽靈徘徊，無面法師，碧目魔女，來自幽冥的殺手，自有非凡的本領。沈勝衣作客鬼屋，且看他如何應付！



$2.00

894

◀編　後　話▶

充滿詭異陰森、恐怖離奇氣氛的沈勝衣傳奇故事：「鬼血・幽靈」今期隆重推出，本文作者黃鷹君素以撰寫驚心動魄、令人悚慄名著見稱，媲美聊齋故事。「鬼血・幽靈」有令你難以相信的事實，故事裡人物據說是來自幽冥中的幽靈，流着恐怖的鬼血在生前的莊院裡漫步，一代奇俠沈勝衣爲查眞相，夜宿鬼莊，惡戰幽靈，終於給他揭破了一個驚人大秘密！一件令人髮指的大陰謀！………

***　　***　　***

蕭逸的「甘十九妹」、古龍的「白玉老虎」、朱羽的「金菩薩」……各大巨著，今期每篇內容情節都發展到巔峯高潮階段，曲折離奇，匪夷所思，令你愛不釋卷，拍案驚奇。還有馮嘉的「第十一誡」、臥龍生的「春秋筆」……篇篇精彩，保証充足各位讀者一星期的精神食糧。

***　　***　　***

蒙娜麗莎是舉世知名的油畫，也是藝壇上的無價之寶。下期的巨型「鐵拐故事」出現了一位億萬巨富，他爲了得到此名畫而想出了一個妙想天開的辦法，利用呂偉良等三俠前往法國盜取，三俠被捲進漩渦，麻煩不已。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定閱價目・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武俠世界
第89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　鷹·文
盧　令·圖

鬼血幽靈

幽靈猝臨　鬼血突現

秋。

重陽九月九。

滿城風雨。

×　　×　　×

西風蕭索，烟雨迷濛。

天地間一片靜寂。

這畢竟還是破曉時份。

龍棲雲却就在這個時份披着一身雨粉，穿過院子的花徑。

他走得很慢。

這種雨，他當然不在乎，所以他雖然帶着竹笠，却只是挾在脅下，並沒有戴在頭上。

他也並不是趕着外出。

管家龍立緊跟在他身後，一面的奇怪之色。

走過了花徑，他忍不住追前兩步道：「這麼早，主人那裏去？」

龍棲雲脚步一凝，反問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龍立不假思索道：「重陽。」

龍棲雲又問道：「古例這天又應該如何？」

龍立道：「登高。」

龍棲雲道：「這還要問我那裏去？」

龍立一怔，道：「主人莫非就是去登高？」

龍棲雲道：「正是。」

龍立道：「以往，主人並沒有這習慣。」

龍棲雲道：「現在有亦一樣。」

龍立點點頭，道：「可要小人侍候左右？」

龍棲雲道：「沒有這個需要。」

他連隨一揮右手。

龍立忙上前將門閂取下。

他才將門打開小許，所有動作就突然停頓！

龍棲雲後面看見，道：「什麼事？」

龍立應聲回頭，道：「門外有人。」

龍棲雲愕然道：「什麼人？」

龍立道：「好像是一個和尚。」

「和尚？」龍棲雲更詫異，大踏步上前，一手推開龍立，一手拉開右邊門戶。

門外石階下事實上站着一個人。

那個人面向門這邊，頭上戴着老大的一頂竹笠，一身月白袈裟。

「果然是一個和尚，」龍棲雲一步跨出，大笑道：「出行就遇見和尚，並不是一件吉利的事情，幸好我一向都不大喜歡賭錢，這一趟出門也不是去賭錢。」

「阿彌陀佛。」那個和尚即時一聲佛號。

語聲非常低沉，他接着道：「貧僧無面！」

龍棲雲「哦」了一聲，道：「原來是無面和尚。」

和尚立刻更正，道：「無面法師！」

龍棲雲一嘆道：「和尚敢情已有做法師的資格？」

無面法師道：「早已有這個資格。」

龍棲雲道：「和尚連謙虛都不懂，就想做法師了。」

無面法師道：「豈不聞出家人不打誑語。」

龍棲雲仰天大笑，道：「好一個老實和尚。」

無面法師再次更正道：「是法師。」

龍棲雲只好改口，道：「大法師這麼早等候在門外，到底有什麼事情？」

無面法師道：「等候這個莊院的主人出來。」

龍棲雲說道：「我就是這個莊院的主人。」

無面法師又一聲佛號。

龍棲雲道：「大法師，其實並不認識我。」

無面法師道：「認識不認識，都沒有關係。」

龍棲雲奇怪道：「莫非大法師並不是來找我？」

無面法師道：「貧僧沒有說不是。」

龍棲雲道：「既然大法師並不認識我，爲什麼走來找我？」

無面法師道：「貧僧這次到來，是爲了指點施主迷津。」

龍棲雲道：「哦？」

無面法師道：「施主搬入這個莊院有多久？」

龍棲雲道：「還不到三個月。」

無面法師道：「是買還是租？」

龍棲雲詫聲道：「買又如何？租又如何？」

無面法師道：「如果租，施主大可以隨時遷出，要是買的話，可就麻煩了。」

龍棲雲道：「如何麻煩？」

無面法師道：「買下來就是自己地方，施主一定不甘心就這樣遷出。」

龍棲雲忍不住問道：「爲什麼我要遷出？」

無面法師道：「如果不遷出，災禍就會降臨施主身上。」

龍棲雲道：「這樣說，災禍的發生，完全是這幢莊院的關係了？」

無面法師道：「正是！」

龍棲雲道：「這幢莊院又怎會成爲災禍的根源？」

無面法師道：「施主在買下這幢莊院之前，是否已經清楚這幢莊院的來歷？」

龍棲雲點頭。

無面法師好像並不相信，隨即道：「這幢莊院本來是一個林姓大官員的私邸，所以佔地如此廣，建築得如此華麗……」

龍棲雲截道：「這些我清楚得很，將這幢莊院賣給我的也正就是那個林姓大官

員的兒子。」

無面法師接道：「那個林姓大官員生平無惡不作，就是在這幢莊院之內，也不知坑殺了多少人命，由於他都是秘密進行的，所以除了他的家人與及他的幾個心腹手下之外，那些事一直都沒有人知道。」

龍棲雲道：「難道你不是人？」

無面法師沒有回答，繼續他未完的說話：「不過舉頭三尺有神明，他雖然逍遙法外，却始終逃不了上天的懲罰，就在三年前，病死在這幢莊院之內。」

龍棲雲道：「生老病死，本來就是人所難免。」

無面法師沒有分辯，接道：「他死後不久，幾個心腹手下亦一一病死，死亡的經過與他完全相同。」

龍棲雲道：「好巧。」

無面法師又道：「之後也不過三年，他所有家財便盡被幾個兒子敗光，連這幢莊院，甚至也賣了。」

龍棲雲說道：「這大概就是所謂報應吧。」

無面法師道：「正就是報應。」

龍棲雲道：「上天的懲罰到這個地步，難道還繼續下去？」

無面法師搖頭道：「上天的懲罰事實到此爲止。」

他忽然歎息一聲，道：「只可惜幽冥羣鬼並不滿意這種安排，上天雖然認爲如此巳足够，幽冥羣鬼却不肯就此罷休。」

龍棲雲道：「幽冥羣鬼？」

無面法師道：「慘死在這個莊院之內的人，都盡化寃魂野鬼，徘徊於幽冥人間，它們原準備親自報仇，只因爲知道上天早巳有所安排，才暫時取消這個念頭。」

龍棲雲道：「現在因爲不滿意上天的安排，它們這個念頭又來了？」

無面法師道：「的確又來了。」

龍棲雲道：「它們本來準備怎麼樣報復？」

無面法師說道：「在這幢莊院之內出現。」

龍棲雲道：「它們是否能够殺人？」

無面法師道：「也許它們的修爲還未到這地步，但唬嚇人，在它們却最簡單沒有。」

龍棲雲問道：「它們的樣子都非常恐怖？」

無面法師道：「足以嚇死人。」

龍棲雲道：「這對於胆子比較大的人，只怕完全沒有作用。」

無面法師道：「也許是沒有。」

龍棲雲道：「萬一莊院之內所有人胆子都大得很，它們又怎樣？」

無面法師道：「它們巳經考慮到這個問題，是以在它們出現之前，它們的血將先行洒遍這幢莊院！」

龍棲雲道：「它們的血？」

無面法師道：「也就是鬼血！」

龍棲雲道：「鬼血？」

無面法師道：「這是最適當名字。」

龍棲雲道：「鬼也有血？」

無面法師道：「有，而且，還流之不盡。」

龍棲雲道：「鬼血又是什麼樣子？」

無面法師道：「與人血不同，未乾是紅色，乾了之後是紫色。」

龍棲雲道：「臭不臭？」

無面法師道：「臭得很。」

他的語聲逐漸陰森起來，接道：「羣鬼一面流着血，一面以最醜惡的形相在莊院之內徘徊，胆子大的人，亦不難被它們嚇個半死。」

龍棲雲點頭道：「就聽大法師這樣說，胆子小一點的人，巳不難被嚇的失魂落魄！」

他忽然一聲冷笑，道：「我却是奇怪，大法師對於幽冥的事情竟這樣清楚？」

無面法師道：「施主若知道貧僧來自何處，就不會奇怪的了。」

龍棲雲道：「大法師是來自何處？」

無面法師的語聲更加陰森，一字字的道：「貧僧來自幽冥。」

龍棲雲吃驚的道：「大法師原來是一個鬼法師！」

無面法師道：「貧僧並非鬼，不過能在幽冥出入，這之前走了一趟幽冥，無意中知道了這件事。」

龍棲雲道：「大法師不愧大法師，法力當眞不小。」

無面法師道：「貧僧却無法說服，亦無力阻止羣鬼！」

龍棲雲道：「大法師何以要如此？」

無面法師道：「出家人慈悲爲懷，再講，寃寃相報何時了？」

龍棲雲道：「沒有其他原因？」

無面法師道：「有。」

龍棲雲道：「請說。」

無面法師道：「貧僧知道這幢莊院巳換了主人。」

龍棲雲道：「羣鬼却不知道？」

無面法師搖了搖頭，道：「他們比我更清楚。」

龍棲雲道：「幽冥之中，據說也有法律。」

無面法師道：「不比人間少。」

龍棲雲道：「如此它們焉敢胡來？」

無面法師道：「這完全因爲施主罪孽深重。」

龍棲雲面色一寒，道：「我如何罪孽深重？」

無面法師道：「這，施主自己應該明白。」

龍棲雲冷笑問道：「然則怎樣才能够消災解難？」

無面〃師道：「有兩個辦法。」

龍棲雲道：「第一個辦法是怎樣？」

無面法師道：「自然就是遷出這幢莊院。」

龍棲雲道：「第二個辦法又如何？」

無面法師道：「施主立即到衙門自首，如此羣鬼沒有了藉口，不肯罷休也要罷休的了。」

龍棲雲冷瞟着無面法師，突然問道：「大法師到底是什麼人？」

無面法師道：「出家人。」

龍棲雲道：「我看就不是了。」

無面法師道：「哦？」

龍棲雲道：「無面本來就不像一個出家人的法號。」

無面法師道：「這個法號是貧僧自己取的。」

龍棲雲道：「爲什麼替自己取這個法號？」

無面法師道：「貧僧在出家之前，做出了一件很丟面的事情，那件事情一日未了結，貧僧便一日無面見人。」

龍棲雲道：「到底是什麼事情？」

無面法師道：「事情未了結之前不說也罷。」

龍棲雲冷笑問道：「大法師本來叫做什麼名字，應該可以說的了。」

無面法師道：「施主以無面稱呼貧僧就是。」

龍棲雲目光一閃，道：「大法師可否取下頭上竹笠？」

無面法師道：「貧僧不是說過無面見人？」

龍棲雲冷笑道：「大法師不肯告訴我本來名字，又不肯展露本來面目，莫非本與我相識，恐怕因此被我認出來？」

無面法師道：「貧僧與施主，素未謀面。」

龍棲雲道：「當眞？」

無面法師一聲佛號。

龍棲雲輕捋鬍子，又說道：「大法師在門外相信巳站立了不少時候。」

無面法師道：「差不多一個時辰。」

龍棲雲道：若是現在仍然不見人，大法師又如何？」

無面法師道：「等下去。」

龍棲雲道：「果然是一個有心人，方才我還以爲是一個騙神騙鬼的和尚，現在想起來，實在有些兒過意不去。」

無面法師道：「貧僧的說話，施主到現在却似乎仍然不相信。」

龍棲雲道：「我這個人的疑心向來都很大。」

無面法師道：「貧僧所說的却全都是事實。」

龍棲雲道：「有些事情我却仍然不明白。」

無面法師正想問什麼事情，龍棲雲巳接上話，說道：「大法師在門外站了這麼久，想必巳很累，請進內坐下，再詳細說話。」

無面法師搖頭道：「不必打擾了。」

龍棲雲道：「何必客氣？」

無面法師說道：「並非客氣，只是，貧僧要說的都巳說完，再沒有什麼可以奉告。」

龍棲雲倏的大笑，道：「大法師原來也是個聰明人。」

無面法師好像不明白他的說話，又一聲佛號，合十一禮道：「言盡於此，貧僧告辭。」

龍棲雲道：「大法師何處去？」

無面法師道：「去處去。」

他一步退後，方待轉身，龍棲雲在石階上突喝一聲：「且慢！」

喝聲未落，他摸着鬍子的那隻右手猛一抹一揮，挾在他左脅下的那頂竹笠就被他揮了出去。

「颼」一聲，那頂竹笠車輪般一飛丈八，剎那撞在無面法師頭上戴着的竹笠之上。

竹笠「噗」的被撞飛地上，無面法師的一個頭立時暴露在迷濛烟雨中。

他頭上竟然還有頭髮。

烏黑的頭髮，束了個髻盤在頭頂上。竹笠被撞飛的同時，髮髻亦被撞散，一堆亂蛇一樣，疾揚起來。

龍棲雲即時打了一個寒噤。

站在他後面的龍立更不由一聲驚呼，一雙眼直勾勾的瞪着無面法師，充滿了恐懼。

無面法師那一頭亂蛇一樣的頭髮，並不恐怖，恐怖的是他的面！

他的面一片空白！

沒有眉毛，沒有眼睛，沒有鼻子，沒有嘴巴，只有一張面的輪廓。

這根本不能算是一張面。

他人如其名，竟眞的無面！

人怎會這樣？

他自言來自幽冥，莫非他本來就是幽冥的幽靈，本來就是一個鬼法師？

那張「面」事實亦像白堊一樣，死白色，完全不像生人的肌膚。

他沒有拾回那頂竹笠，也一些不見慌張。

雖則他沒有所謂表情，從他的擧止看來，他顯然鎭定得很。

他合掌不變，突然又一聲佛號，道：「三年之內，這幢莊院必現鬼血，施主好自爲之。」

聲音也就是從那一片空白之上，發出來。

那一片空白中却一些變動也沒有。

一樣的聲音，這一次聽入耳中，龍棲雲不禁由心寒了出來。

他沒有說話，一雙手却巳鷄爪一樣張開。

無面法師也沒有多講什麼，再一聲佛號，轉過身子，擧起脚步。

也就在這下，龍棲雲一聲怪叫，倏的從石階之上拔起身子，凌空向無面法師撲去。

無面法師直似未覺，沒有回頭，脚步起落之間，在他的周圍突然冒起了一股白烟！

那一股白烟迅速將他包裹起來。

龍棲雲撲落之際，無面法師人包在白烟之中。

龍棲雲並沒有撲入白烟之中。

他人在半空，撲落的身形猛可一折，竟一個觔斗倒翻回去。

他倒翻回到石階之上，一張臉不知何故，竟青了。

龍立一旁也看出有些不妥，一個箭步上前，道：「怎樣了？」

龍棲雲胸膛一再起伏，吁了一口氣才道：「白烟中有毒，幸虧我及時發覺。」

「毒？」龍立怔住了。

龍棲雲沒有回答，一雙眼一瞬也不瞬，盯穩了那一團白烟。

那一團白烟正在向前移動。

就在這個時候、長街那邊走來了一條狗。

那條狗正走向那一團白烟。

牠沒有閃避。

因爲牠根本不知道那一團白烟危險。

牠走入烟中，但很快又從烟中走出。

這一入一出，牠的神態便變了，變得一些生氣也沒有，踉蹌着走前兩步，突然

仆倒在地上，「嗚嗚」的叫起來。

這叫聲詫異非常，簡直不像是狗吠。

龍棲雲看在眼內，喃喃自語道：「這毒原來並不怎樣毒。」

他一聲冷笑，回顧龍立吩咐道：「你傳我說話，叫二爺他們小心，我很快就會回來。」

龍立脫口急問道：「主人是否去追查那個無面法師？」

龍棲雲頷首道：「不錯！」

他連隨一個箭步竄下石階，順手執起那頂竹笠，追向那一團白烟。

這片刻之間，那一團白烟已被風吹散了。

烟中的無面法師却沒有被吹散。

他的人却彷彿變得烟一樣輕淡，彷彿被風吹起來，曳着餘烟幽靈也似飄入了一條橫巷。

龍棲雲脚步如飛，亦追入那條橫巷之內。

天地間立時一亮！

一道閃光，突然在空中出現，一閃即逝！

閃電消逝的時候，無面法師與龍棲雲亦已在橫巷消失！

× × ×

龍棲雲並沒有很快就回來。

那條橫巷也不知是否幽冥的入口，龍棲雲那一追也不知是否追入了幽冥，從此消失在人間。

消失了三年。

× × ×

這三年，江湖上發生了很多事。

最哄動的一件事，當然就是沈勝衣的重出江湖了。

有人說他是一個俠客，也有人說本來他是一個冷血的職業殺手。

但無論如何，他的確做了好幾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他用劍。

劍在他右手使來，已非同小可，他左手使劍，却最少比右手快三倍。

他十八歲出道，就與武林第一劍「一怒殺龍手」祖驚虹戰成平手，到他擊敗金絲燕，柳眉兒，雪衣娘，滿天星，擁劍公子等江南五大高手之後，已經很有名。

其後三四年，江湖上完全沒有他的消息。

却就在那個時候，他突然失踪。

不少江湖朋友都認爲他是閉門苦練武功去了。

事實三年之前他重出江湖，武功的確更厲害。

一出現他就在西溪血戰十三殺手，之後力擒白蜘蛛，到現在，不知道他這個人的存在的人已很少。

他認識的人當然也很多。

他却不認識龍棲雲。

龍棲雲的失踪，與他也本來就沒有關係。

只是他的名氣實在太大。

這本來與他完全沒有關係的事，竟就是因此與他發生關係。

× × ×

西風萬里秋。

中秋後，又是重陽九月九。

× × ×

九月初九。

黃昏，水邊。

動江天兩岸蘆花，飛鷺鳥青山落霞。

夕陽下景色如畫。

沈勝衣人在屋中。

他並非那邊青山登高歸來，也並非準備現在那邊青山登高前去。

現在已不是登高時候。

他午後出城，一直就延着江邊東行，現在走到來這裏。

也不知是否現在才發覺周圍的景色如此美麗，他忽然停下了脚步，放目四顧。

他的目光還未轉到後面，在他後面的一叢蘆葦忽然一聲異响，旋即「拔刺」的一聲，飛出了一隻鷺鳥。

那隻鷺鳥飛越水面，眨眼間消失在對岸的蘆葦深處。

沈勝衣的目光亦隨着落向對岸。

目送那隻鷺鳥消失不見，他的目光才轉回來，回到那隻鷺鳥飛出的那叢蘆葦之上。

他倏的一笑，道：「和尚這麼慌張的走進蘆葦中幹什麼？」

語聲方落，那叢蘆葦中就傳出了一聲低沉的佛號。

「阿彌陀佛——」

「佛」字猶在半空中搖曳，那叢蘆葦已左右分開，現出了一個頭戴竹笠，身穿月白袈裟的和尚。

那頂竹笠大的出奇，和尚又垂着頭，沈勝衣根本看不到他的面目。

和尚旋即從蘆葦中走出來，道：「貧僧雖然一路小心，到底還是給沈施主發現了。」

沈勝衣一怔道：「和尚認識我？」

和尚道：「認識！」

沈勝衣道：「什麼時候的事情？」

和尚道：「今天。」

沈勝衣道：「今天？」

和尚點頭道：「貧僧雖然早已知道有沈施主這個人，却的確到今天在朋友的指點下，才認識沈施主是什麼樣子。」

沈勝衣道：「這是說，在今天之前，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了。」

和尚道：「不錯。」

沈勝衣道：「也沒有任何的關係？」

和尚道：「一些也沒有。」

沈勝衣道：「如此就奇了。」

和尚道：「沈施主奇怪什麼？」

沈勝衣道：「既非敵人，又沒有任何的關係，和尚爲什麼這樣跟在我後面？」

和尚道：「沈施主什麼時候察覺？」

沈勝衣道：「離城的時候我已經覺察，本以爲只是巧合……」

和尚截道：「並非巧合。」

沈勝衣道：「然則和尚是有意跟在我後面的了？」

和尚道：「是。」

沈勝衣道：「目的何在？」

和尚雙掌一合，道：「貧僧無面。」

沈勝衣道：「無面？」

和尚道：「正是無面。」

沈勝衣道：「和尚好奇怪的法號。」

和尚道：「這個法號是貧僧替自己取的。」

沈勝衣道：「哦？」

和尚道：「因爲貧僧在出家之前，做出了一件很丟面的事情，這件事情一日未了斷，貧僧便一日無面見人。」

沈勝衣道：「出家人四大皆空，怎麼還記着出家之前的事情？」

和尚無言。

沈勝衣道：「和尚是不是仍打算將那件事情了斷？」

和尚道：「也許是。」

沈勝衣道：「如此何不索性還俗，將事情了斷之後，才再行出家？」

和尚道：「貧僧也許有這個打算。」

他雙手一分，左手揑着竹笠，右手在腦後一掠，肩頭上便散下了一把頭髮。

沈勝衣看在眼內，失笑道：「和尚果然已經有了這個打算。」

和尚雙掌連隨又合十，道：「沈施主能否改掉和尚這個稱呼？」

沈勝衣奇怪道：「改做什麼？」

和尚道：「法師！」

沈勝衣道：「不是無面和尚？」

和尚道：「不是，是無面法師。」

沈勝衣搖頭道：「你俗念未去，做和尚都成問題，居然還自認法師？」

無面法師道：「貧僧事實已有做法師的資格。」

沈勝衣道：「是麼？」

無面法師一聲佛號。

沈勝衣笑接道：「不過，你既然已準備還俗，怎樣稱呼也是一樣！」

無面法師道：「貧僧現在仍然未曾還俗。」

沈勝衣笑道：「這樣說，我以法師稱呼你就是。」

無面法師又一聲佛號。

沈勝衣接道：「是了大法師，你還沒有回答我那個問題。」

無面法師反問道：「施主可知道貧僧來自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什麼地方？」

無面法師的語聲陰森了起來，道：「幽冥！」

沈勝衣又是一怔，道：「法師莫非是一個幽靈？」

無面法師道：「太陽仍然未下山，幽靈夜間才出現。」

沈勝衣道：「那麼大法師的本領可眞不小，居然能够出入幽冥。」

無面法師道：「沈施主可知道幽冥是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知道。」

無面法師又問道：「也相信有所謂幽冥？」

沈勝衣道：「不相信。」

無面法師道：「幽靈的存在又相信不相信？」

沈勝衣道：「不相信。」

無面法師道：「沈施主，何以如此肯定？」

沈勝衣道：「因爲我從來沒有到過幽冥，也從來沒有見過幽靈。」

他連隨問道：「幽靈到底是什麼樣子？幽冥又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地方？」

無面法師道：「沈施主很快就會知道的了。」

沈勝衣道：「哦？」

無面法師道：「這只要沈施主跟貧僧到一個地方。」

沈勝衣道：「幽冥？」

無面法師道：「不是幽冥，是一間寺院。」

沈勝衣道：「那間寺院是不是幽冥的入口？」

無面法師道：「也不是。」

沈勝衣道：「那是什麼地方？」

無面法師道：「就是一間寺院。」

沈勝衣道：「然則那間寺院是幽靈出沒的地方？」

無面法師道：「也許是。」

沈勝衣道：「這是說我也許在那裏可見到幽靈的了？」

無面法師道：「就算見不到幽靈，最低限度也可以見到幽靈的血。」

沈勝衣詫聲道：「幽靈的血？」

無面法師道：「亦即是鬼血！」

沈勝衣忍不住問道：「鬼血又是什麼樣子？」

無面法師道：「耳聞不如目見，沈施主何不隨我前往一看？」

沈勝衣道：「那間寺院，離這裏遠不遠？」

無面法師道：「不遠，入黑之前我們一定可以到那裏。」

他一頓又道：「沈施主走的這條路，本來就是貧僧要沈施主走的路。」

沈勝衣道：「很巧。」

無面法師道：「世間的事情往往都很巧。」

沈勝衣道：「我若非走這條路，大法師又如何？」

無面法師道：「貧僧早已將施主截下來，遊說沈施主走向這條路。」

沈勝衣道：「我若是不答應？」

無面法師道：「每一個人都有好奇心，貧僧相信沈施主也不會例外。」

沈勝衣道：「你那番說話的確已打動了我的好奇心。」

無面法師合掌道：「如此，施主請隨貧僧來。」

說罷，他連隨舉起脚步，一面走，一面口喧佛號：「喃嘸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

沈勝衣沒有說話。

無面法師口喧佛號，從沈勝衣身旁走過。

沈勝衣即時伸手抓向無面法師頭戴那頂竹笠。

他出手快如閃電。

一抓就抓住了那頂竹笠。

無面法師一個頭幾乎給他抓下來。

那頂竹笠的兩條帶子原來繫縛在無面法師的頷下。

幸好沈勝衣立即察覺，立即鬆手。

那頂竹笠却已在那刹那被他推起來。

無面法師那張面，展露在殘霞的光影中。

他「呃」的一聲轉面向着沈勝衣。

沈勝衣的目光自然落在無面法師的面上。

他當場心頭一凜，幾乎就懷疑自己眼花。

他看到的是一張空白的面。

沒有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的面。

那根本不能算是一張面。

無面法師竟眞的無面！

沈勝衣吃驚未已，無面法師已將面轉回，手一拉竹笠，又合十，口喧佛號繼續走前去。

沈勝衣不由自主的亦自擧起了腳步。

他的好奇心本來就不小，何況現在這件事情實在奇怪之極。

幽冥，幽靈。

鬼血！

來自幽冥的大法師，無面的大法師。

這件事何止奇怪，對他簡直充滿了刺激。

妖異的刺激。

前所未有的刺激！

× × ×

寺院的確並不遠，就在那邊山腳下。

沈勝衣跟着無面法師來到寺院門前之際，天上仍然還有些微淡薄的殘霞光影。

那間寺院在殘霞光影之下，陰森而恐怖——

寺院非獨古舊，顯然已荒廢了不少時日，到處是殘垣斷壁棲滿了烏鴉。「呱呱」的烏鴉叫聲此起彼落。

本來已經陰森恐怖的環境給那些烏鴉一叫，更顯得恐怖陰森。

好像這樣的地方，即使眞的有幽靈出現，也並不奇怪。

沈勝衣方有這個念頭，寺院中突然傳出一聲孤磬。

那一聲孤磬非常响亮，整間寺院也爲之震動。

棲息在寺院的烏鴉大半被驚起。

一時間烏鴉漫天。

× × ×

古寺一聲孤磬遠，長空萬點亂鴉愁。

天地間一片蒼涼。

沈勝衣目光一閃，道：「旣然是寺院，當然少不了青磬銅魚這些東西。」

無面法師道：「當然少不了。」

沈勝衣道：「無論青磬也好，銅魚也好，也絕不會自己發出聲响。」

無面法師道：「嗯。」

沈勝衣道：「寺院中還有人。」

無面法師道：「嗯。」

沈勝衣道：「到底是人還是鬼？」

無面法師沒有回答，逕自走入寺院之內。

沈勝衣毫不猶疑的跟進去。

藝高人胆大。

× × ×

寺院的大門已倒塌。

門內院子，野草叢生，就連當中那條石徑亦幾乎完全被野草掩蔽。

無面法師踏着那條石徑直走向大殿。

風吹草動，一片蕭瑟。

兩人走過的地方，「噗噗」的一隻又一隻烏鴉紛紛從野草叢中飛出。

沈勝衣若不是胆子那麼大，只怕已經被這些突然而來的聲响嚇倒。

他忽然嗅到了一種奇怪的氣味。

那種氣味彷彿來自身後，又彷彿本來就存在空氣之中。

他仍然回頭望去。

觸目都是血！

紅紫色的血，染滿了寺院中圍牆的內壁。

紅得來奪目，紫得來同樣奪目。

人血並非這種顏色。

不成這就是鬼血？

沈勝衣打了一個寒噤，脫口道：「大法師！」

他實在想叫住無面法師，問一個清楚明白。

無面法師却沒有理會他，反而加快了腳步。

沈勝衣只好繼續走前去。

× × ×

大殿前面的石階已經不少崩缺。

石階上血漬斑斑，兩旁的柱子亦是一樣。

殿堂內更就像下過一場血雨，到處都是血。

紅紫色的血，散發着一種妖異的血腥味。

沈勝衣幾乎以爲已置身幽冥中。

這簡直不像人間的地方。

× × ×

蛛網塵封，殿堂內的東西沒有一樣是完整的。

佛壇上那個青磬亦是崩崩缺缺。

青磬的旁邊沒有人。

那一聲孤磬若是由這個青磬發出來，敲响這個青磬的那個「人」，什麼地方去了？

沈勝衣游目四顧，神色很奇怪。

× × ×

佛壇上的那盞琉璃燈盞也少了一角，但仍然可以用。

燈盞中居然盛着油，還燃着燈蕊。

粗大的燈蕊，燃着奪目的光芒，大半殿堂都被這燈光照的亮亮。

紅紫色的血漬在燈光下更觸目。

觸目驚心！

沈勝衣目光一轉，忽落在佛壇旁邊一幅破爛的布幔上。

即時一聲裂帛！

那幅破爛的布幔裂帛聲中飛落地面！

布幔後面赫然站着兩個人。

兩個長髮披肩的女孩子。

是人不是鬼，地面上有她們的影子，鬼據說是沒有影子的。

左面的一個最多不過十四五歲，右面的一個也不過十八九歲左右。

沈勝衣目注右面那個女孩子。

那個女孩子非常美麗。

美麗而妖異。

她那雙眼瞳竟然是碧綠色，碧綠的貓眼一樣。

她也是在望着沈勝衣。

無面法師的佛號這時候已經停下來。

他緩緩轉過身子，解開頷下的繩結，將頭上的竹笠取下來。

他那張面仍然是一片空白。

沈勝衣的目光也就在這時候又一轉，轉望着無面法師，忽然道：「大法師戴着這樣的一個面具，一路上居然沒有摔交，的確好本領。」

無面法師道：「這完全由於面具之上，近眼睛的部位有很多小孔。」

他擧起雙手，捧着那張空白的面龐，接道：「這個面具在眼睛的部位，亦向內凹入，凹成了眼睛的形狀，那些小孔就開在凹下的地方，又是斜斜開上去，所以打平看來，並不容易發覺，可是我打平望去，也不容易看見東西，但認路却是方便得很。」

沈勝衣道：「原來如此。」

無面法師又道：「面具在鼻孔的部位也一樣斜開着不少小孔，否則我早已窒息，身在幽冥了。」

沈勝衣道：「進出幽冥在大法師來說，豈非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無面法師道：「在那個無面法師來說，也許的確就不是一回事。」

沈勝衣一怔。

無面法師接道：「我若是進去幽冥，一定就不會再出來。」

沈勝衣道：「你並不是眞正的無面法師？」

無面法師搖頭道：「並不是。」

他雙手一托一剝，那張空白的面龐便給他剝下來。

果然只是一個面具。

面具後是一張眉眼口鼻齊全的人面。

一張中年人的面。

沈勝衣盯着這張面，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中年人恭恭敬敬的回答道：「在下龍立。」

那邊那個美麗而妖異的碧眼女孩子連隨一福，道：「龍立是我家的管家。」

沈勝衣目光轉回去，問道：「姑娘又是……」

「龍婉兒。」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她一眼，道：「姑娘好像並不是漢人。」

龍婉兒道：「我是。」

她笑笑接道：「家父是漢人，我應該也是漢人。」

沈勝衣道：「姑娘的一雙眼睛却不像漢人的眼睛。」

龍婉兒道：「這相信是因爲家母並非漢人的關係。」

沈勝衣道：「令堂……」

龍婉兒道：「家母是西洋人，碧眼金髮。」

沈勝衣恍然頷首，道：「龍立不過是一個管家，這次的事情，莫非就是姑娘的主意？」

龍婉兒並不否認，點頭道：「是我吩咐他這樣將沈大俠引來這裏。」

龍立接口道：「路上難免有得罪的地方，龍立這裏給沈大俠叩頭。」

他便要跪下，沈勝衣一把扶住，搖頭道：「你路上並沒有得罪我。」

龍立一再用力，也無法跪得了下去，只好作罷。

龍婉兒那邊即時道：「如果有，要怪也得怪我這個少主人。」

她欠身又再一福。

沈勝衣偏身讓開，道：「姑娘着人這樣引我來這裏，到底有什麼事情？」

龍婉兒不答反問：「除了那個面具之外，沈大俠還有什麼發現？」

沈勝衣目光一閃，道：「那些血只怕不是什麼鬼血，是漆油。」

龍婉兒道：「正是漆油，沈大俠什麼時候看出來？」

沈勝衣道：「踏入殿堂之前已經看出來。」

龍婉兒道：「佩服。」

沈勝衣道：「堂外石階與及兩邊柱子都染滿了那種鬼血，我對於奇怪的東西向來都特別留意。」

他連隨問道：「姑娘爲什麼將這裏佈置成這樣？」

龍婉兒道：「目的也就在引起沈大俠的好奇心。」

沈勝衣道：「如果是這樣，姑娘現在已達到目的。」

他目光一掃龍立，又道：「先是一個來自幽冥的無面法師，再來一間鬼血淋漓的寺院，我實在想弄清楚其中究竟。」

龍婉兒道：「我知道沈大俠不單獨武功高强，腦筋亦非常靈活。」

沈勝衣道：「誰告訴你知道。」

龍婉兒道：「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沈勝衣道：「傳言未必就是事實。」

龍婉兒道：「十三殺手，白蜘蛛，畫眉鳥這些事情難道不是事實。」

沈勝衣閉上嘴巴。

龍婉兒接着說道：「武功若是不高强，腦筋若是不靈活，又怎能够做得出那些事情？」

沈勝衣沒有作聲。

龍婉兒接道：「所以近年來，很多人有事情解決不來，都走去找沈大俠帮忙，只是沈大俠很少理會。」

沈勝衣忽然一聲歎息，道：「我是一個人，不是神，那些來找我的人，大都是將我當做神仙來看待，我不喜歡別人將自己神化。」

龍婉兒道：「所以，你拒絕他們的請求？」

沈勝衣說道：「那並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龍婉兒連隨問道：「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沈勝衣道：「他們找我去解決的事情大都是他們自己能够解決的事情，其中一個老太婆竟要我替她找出那個在一年前偷掉她兩隻母鷄的小偷是誰？」

龍婉兒大笑道：「一個人太有名，原來有這麼多的煩惱。」

沈勝衣又是歎息一聲，道：「我做那些事情並不是爲了出名。」

龍婉兒道：「可是你做了那些事情，就是不想出名也不成。」

沈勝衣無語。

龍婉兒接口說道：「看來，我是誤會了。」

沈勝衣道：「誤會什麼？」

龍婉兒道：「我以爲沈大俠不大喜歡帮助別人解決困難。」

沈勝衣道：「相信很多人都是這麼樣想。」

龍婉兒道：「所以我才用這個辦法先引起沈大俠的好奇心，那麼沈大俠就不難帮助我追查下去。」

沈勝衣忍不住問道：「你怎會想出這麼奇怪的辦法？」

龍婉兒道：「這個辦法並不是我想出來的。」

沈勝衣道：「是誰？」

龍婉兒道：「也許就是無面法師。」

沈勝衣道：「眞的有這個人？」

龍婉兒點頭道：「也眞的有鬼血。」

沈勝衣目光環掃，道：「這些鬼血不就是漆油？」

龍婉兒道：「這些是，我可以肯定，因爲它是我們漆上去的。」

沈勝衣道：「出事的地方並不是這個寺院？」

龍婉兒點頭。

沈勝衣道：「是那裏？」

龍婉兒道：「我家裏。」

沈勝衣道：「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龍婉兒道：「這得從三年前說起。」

沈勝衣道：「請說。」

龍婉兒道：「三年前的今日，家父大清早出門去登高，可是一將門打開，就看見一個和尚。」

沈勝衣道：「那個和尚，就是無面法師？」

龍婉兒道：「他自稱無面法師，來自幽冥。」

沈勝衣道：「那一身裝束是不是也就是龍立現在這一身裝束一樣？」

龍婉兒道：「完全一樣。」

沈勝衣道：「他眞的無面？」

龍婉兒道：「家父曾經以竹笠撞飛他頭上戴着的竹笠，所看見的就是龍立那個面具一樣的面。」

沈勝衣道：「也許，他亦只是戴着面具。」

龍婉兒道：「也許。」

沈勝衣問道：「當時，他在門外做什麼？」

龍婉兒道：「等候家父出來。」

沈勝衣道：「他認識令尊？」

龍婉兒說道：「他說是不認識，所以，要見家父，只因爲家父是那間莊院的主人。」

沈勝衣道：「他等候的其實只是那間莊院的主人？」

龍婉兒道：「正是。」

沈勝衣道：「目的何在？」

龍婉兒道：「指點迷津。」

沈勝衣道：「哦？」

龍婉兒道：「聽他說那間莊院的原來主人生前在莊院之內殺人無數，死在他手下的那些人變成幽靈之後，時刻都在等候機會報復，雖則他已經病逝，他的後人亦將莊院賣給了家父，遷到第二個地方，那些幽靈仍不肯罷休，一定要在莊院之內作祟。」

沈勝衣道：「如何作祟？」

龍婉兒道：「一面流着血，一面以最醜惡的形相在莊院之內徘徊。這一來，住在莊院之內的人就不被它們嚇死，也不難被它們嚇病，趕快搬出去。」

沈勝衣道：「幽靈怎會這麼兇？」

龍婉兒道：「他口中的那些幽靈就是這麼兇。」

沈勝衣道：「那麼他指點你父親怎樣去趨吉避凶？」

龍婉兒道：「他提供了兩個辦法，一就是遷出，一就是到衙門自首。」

沈勝衣道：「到衙門自首？」

龍婉兒道：「因爲家父罪孽深重，那些幽靈才能够兇起來，所以只要家父到衙門自首，那些幽靈沒有了藉口，不罷休也得罷休。」

沈勝衣道：「這可是那個無面法師的說話？」

龍婉兒點頭道：「正是。」

沈勝衣道：「令尊到底有沒有做過甚麼壞事？」

龍婉兒道：「以我所知，家父是一個正當商人，那個無面法師，只怕是信口雌黃。」

沈勝衣道：「令尊是一個商人？」

龍婉兒道：「家父世代經商。」

沈勝衣道：「做的是什麼生意？」

龍婉兒道：「幾代都是採辦各種西洋沒有的貨物，乘船出海，到海外各地，與洋人交易。」

沈勝衣道：「這種生意倒也特別。」

龍婉兒道：「家父很年輕的時候便與兩個結拜兄弟出海，十幾年下來，實在賺了不少錢。」

沈勝衣道：「現在，他仍然做這種生意。」

龍婉兒道：「早已不做了。」

沈勝衣道：「哦？」

龍婉兒道：「這完全是由於家母的病影响。」

沈勝衣道：「令堂有病？」

龍婉兒道：「家母臥病癱瘓在床已經有十多年，這十多年家父都是不離左右，親奉湯藥。」

沈勝衣說道：「令尊原來是一個好丈夫。」

龍婉兒道：「也是一個好父親。」

這句話出口，她的眼睛就濕了。

沈勝衣看在眼內，轉回話題，道：「令尊聽了無面法師那番話之後，有什麼表示？」

龍婉兒道：「家父似乎懷疑那個無面法師另有企圖，很想將他留下來，問清楚明白。」

沈勝衣道：「那個無面法師肯不肯留下來？」

龍婉兒道：「不肯，而且還轉身離開，家父也就在那個時候出手，以竹笠撞飛他頭戴的竹笠，看見他那張空白面龐。」

沈勝衣道：「他當時如何？」

龍婉兒道：「沒有將竹笠拾回，合掌一聲佛號，說了一句話。」

沈勝衣道：「他怎樣說？」

龍婉兒道：「三年之內莊院必現鬼血，叫家父好自爲之，說完這句話，他就舉步離開。」

沈勝衣問道：「令尊當時有沒有追下去？」

龍婉兒道：「家父立即就凌空向他撲過去，但還未撲到，那個無面法師的周圍就冒起了一團白烟。」

沈勝衣道：「然後那個無面法師就消失在白烟中？」

龍婉兒點頭道：「那團白烟旋即向前滾動，到被風吹散的時候，他又再現身，幽靈一樣飄入了一條橫巷。」

沈勝衣道：「令尊那一撲，撲了一個空？」

龍婉兒道：「家父並沒有撲入白烟中，因爲他突然發覺烟中有毒。」

沈勝衣問道：「烟中有毒？」

龍婉兒道：「但很快家父又發覺那種毒並不怎樣毒，放步追下去。」

沈勝衣道：「追到無面法師沒有？」

龍婉兒搖頭，道：「不清楚。」

沈勝衣試探問着道：「事後令尊沒有說？」

龍婉兒神色黯然，道：「家父那一追，便不知所踪。」

沈勝衣一怔！

龍婉兒沉聲接道：「到今日，已整整失踪了三年又一日。」

沈勝衣道：「一些消息也都沒有？」

龍婉兒道：「沒有。」

沈勝衣沉吟片刻，忽問道：「令尊高姓大名？」

龍婉兒道：「龍棲雲。」

沈勝衣道：「武功相信很好。」

龍婉兒道：「家父曾經說過，他的武功並不在幾年前敗在你劍下的江南五大高手之下。」

沈勝衣又是一怔，道：「令尊是一個商人，怎會有這麼好的武功？」

龍婉兒道：「這就不清楚了。」

沈勝衣轉問道：「當時，旁邊有什麼人？」

龍婉兒道：「當時旁邊就只有龍立一個人。」

沈勝衣目注龍立。

龍婉兒接道：「這件事我也是事後從龍立口中得知，龍立——」

龍立應聲上前。

龍婉兒連隨吩咐道：「方才我的敍述也許有遺漏的地方，你補充一下。」

星稀月暗　午夜驚魂

龍立索性將事情覆述一次。

他的記憶力很好，三年前重陽所發生的事情，一些也沒有忘掉。

沈勝衣一面聽一面問。

他聽得很仔細，問得很詳細。

然後他沉默了下去。

龍婉兒等了一會，看見沈勝衣仍然保持沉默，便道：「龍立的父親原就是我家的老僕人，他是在我家長大，與他的父親一樣忠心，沈大俠不必懷疑他的說話。」

沈勝衣道：「我並沒有懷疑，不過在將整件事由頭至尾想一遍。」

他沉吟接道：「這件事實在奇怪。」

龍婉兒道：「什麼地方奇怪？」

沈勝衣道：「那個無面法師的出沒，說話，與及令尊對這件事採取的態度，無一不奇怪。」

他連隨問道：「姑娘這一次找我，莫非是要我設辦法找出令尊的下落？」

龍婉兒道：「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沈勝衣道：「事情發生之後，你們當然有派人到附近找尋。」

龍婉兒道：「當日中午仍不見家父回來，我們便派人出去找尋的了，但是一連幾天，找遍了周圍百里，一些綫索也沒有，甚至沒有人見過家父與及那個無面法師走過。」

她顫聲接道：「那條橫巷，簡直就像是……」

話說到一半，她忽然住口。

沈勝衣知道她要說什麼，替她接下去道：「簡直就像是幽靈的入口，一進去，便會從人間消失？」

龍婉兒苦笑道：「很多人都是這樣說，那條橫巷竟因此變成了一條鬼巷，再沒有人敢走進那裏。」

沈勝衣道：「人就是這樣，他們大概忘記了那之前不少人曾經走進那條橫巷，現在仍然生存在人間。」

龍婉兒道：「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繼續找尋了半年，那附近一帶，幾乎連老鼠的洞穴都翻轉了，始終是一無所獲。才死心罷手。」

沈勝衣道：「你們這樣找都找不出什麼，我也未必能够有所發現，況且事隔三年，即使當時眞的有綫索留下來，又未被你們發現，現在亦沒有可能存在的了。」

龍婉兒道：「我們既然已死心，又豈會在三年後的今日再如此勞駕沈大俠。」

沈勝衣目光一閃，道：「然則今日之所以找我，莫非近日發生了什麼事情，與令尊的失踪很有關係。」

龍婉兒點頭，說話却尚未出口，沈勝衣已自脫口叫道：「鬼血，是不是鬼血出現了？」

龍婉兒點頭道：「正是！」

沈勝衣道：「那個無面法師的預言竟然實現了？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情？」

龍婉兒道：「前此一個月夜裏。」

沈勝衣道：「鬼血怎樣出現？」

龍婉兒道：「那天夜裏突然行雷閃電，狂風暴雨，到第二天早上我們醒來，就發覺莊院的內外到處都是血。」

她的面色已青了。

沈勝衣道：「你們怎知道，那些是鬼血？」

龍婉兒顫聲道：「因爲那些血與那個無面法師所說的鬼血完全一樣。」

沈勝衣道：「這件事，有沒有驚動官府？」

龍婉兒道：「事情一傳出去，官府就派人到來調查，還來了兩個經驗豐富的老仵工，他們檢查之下，都肯定那些紅色的鬼血事實是人血，死人的血！」

沈勝衣道：「死人的血？」

龍婉兒道：「那些血雖然顏色鮮明，並沒有鮮血的血腥，從血上散發出來的是腐屍的氣味。」

沈勝衣道：「紫色的又如何？」

龍婉兒道：「腐屍的氣味更濃。」

沈勝衣道：「人死若是變鬼，死人的血也就是鬼血了。」

龍婉兒道：「官府中人亦因此認定那些的確是鬼血，勸我們暫時遷出去。」

沈勝衣道：「你們有沒有遷出去？」

龍婉兒道：「沒有，家母不肯。」

沈勝衣道：「原因何在？」

龍婉兒道：「家母其實是遵從家父的吩咐。」

沈勝衣道：「哦？」

龍婉兒道：「家父對於那幢莊院顯然

非常喜歡，搬入去之後曾經一再表示，五年之內無論如何也不遷出去，所以出現了鬼血之後，附近的幾個有錢人雖然立即就着人前來游說，甚至出到很高的價錢，家母亦一一拒絕，不肯將那幢莊院出賣。」

沈勝衣道：「你們是否知道那幾個有錢人爲什麼明知道有幽靈作祟，也要買那幢莊院？」

龍婉兒道：「這件事後來我們已調查清楚，他們所以這樣做，其實在鬥氣，亦有意藉此一出風頭。」

沈勝衣淡笑道：「這種有錢人我見過不少，他們閒着無聊，就是喜歡這樣，一來出風頭，一來找刺激。」

他又問道：「令尊何以一再强調五年這個時間？」

龍婉兒想想，搖頭道：「家父並沒有加以解釋。」

沈勝衣轉顧龍立。

龍立亦搖頭，道：「主母也許會知道其中原因。」

沈勝衣目光回顧，道：「鬼血的出現，與令尊的失踪也許眞的有關係。」

龍婉兒道：「家母也是這個意思，可是，我們却找不到絲毫綫索，每一日就只有懷着恐懼的心情，在莊院之內等候那些幽靈出現。」

沈勝衣道：「那些幽靈，是否相繼出現？」

龍婉兒道：「它們沒有。」

她苦笑接道：「也許它們已經在莊院之內徘徊，只是我們看不見，幽靈本來就是一種很虛幻的東西。」

沈勝衣道：「這個與無面法師的預言並不符合。」

龍婉兒道：「也許它們已改變了主意，也許它們現在已出現，不過我沒有看見，我離家已經七天。」

沈勝衣道：「已經七天？」

龍婉兒道：「七天前龍立從一個行商的口中知道了沈大俠在這附近，告訴我，我立即就趕來了。」

沈勝衣道：「令堂是否也知道了這件事？」

龍婉兒點頭道：「她也主張我來找沈大俠，二叔也同意。」

沈勝衣道：「令尊有幾多個兄弟？」

龍婉兒道：「本來兩個，一個却已在多年前病逝。」

沈勝衣道：「親生兄弟？」

龍婉兒搖頭道：「結拜兄弟。」

沈勝衣道：「也就是當年陪同令尊出海的那兩位？」

龍婉兒道：「不錯。」

沈勝衣道：「你那位二叔是否也住在莊院之內？」

龍婉兒道：「一直都是。」

沈勝衣道：「那幢莊院之內現在一共住了多少人？」

龍婉兒毫不隱瞞，道：「我，家母西門碧，舅父西門鶴，二叔傅青竹，二嬸于媚，表哥司馬不羣──他是我三叔司馬軒的兒子，此外管家龍立夫婦，春梅秋菊兩個丫環。」

她一頓又道：「春梅侍候家母，秋菊一直追隨我左右。」她的目光斜落在身旁那女孩子身上，道：「就是她。」

那個女孩子連忙一福。

龍婉兒接道：「還有張旺夫婦，與及他們的一個兒子，負責燒飯破柴之類的工作。」

沈勝衣忽問道：「令堂姐弟不是說都是洋人？」

龍婉兒道：「西門碧西門鶴是家父替他們起的名字。」

沈勝衣沉吟着道：「你們這家庭倒也複雜，父母雙方都有親戚在裏頭。」

龍婉兒道：「不過彼此之間相處的也算融洽。」

沈勝衣道：「如此複雜的家庭多少相信總難免有些爭執，其間不難有幽靈出沒的餘地。」

龍婉兒道：「沈大俠的意思是說，那些鬼血有可能是我們家中的人弄出來？」

沈勝衣道：「我是這樣懷疑。」

他一笑接道：「我這個人的疑心向來就大得很。」

龍婉兒道：「可是……」

沈勝衣道：「這件事如果是人爲，這個人必然對莊院的環境非常熟悉，否則不可以在一夜之間，在黑暗之中，將那些鬼血洒遍整個莊院？」

龍婉兒道：「可是……」

沈勝衣道：「如果眞的有幽靈，這件事在幽靈而言，當然也簡單得很。」

他一笑接道：「我不相信有所謂幽冥幽靈，因爲我根本沒有到過幽冥，見過幽靈，但，一個人未到過，未見過的地方，的東西，並非就等於沒有，所以我也不能够否定幽冥幽靈的存在。」

龍婉兒道：「我也是這樣說。」

沈勝衣又道：「也所以，在未到那莊院之前，對於任何事情我只是存疑，絕不下任何斷定，一切都留待到達那幢莊院之

布幔飛下・出現了兩個幽靈一樣的女孩子。

後再說。」

龍婉兒聽說喜動形色，道：「你是答應了？」

沈勝衣頷首，道：「我從來都沒有遇到過這麼奇怪的事情，也從來沒有跟幽冥的幽靈打交道，難得有這個機會。」

龍婉兒笑道：「多謝你。」

沈勝衣連忙搖手，道：「這件事，我未必能够替你解決！」

龍婉兒道：「你肯去，我已經感激得很。」

她滿懷信心的接着又道：「何況你一到，事情一定有一個水落石出。」

沈勝衣失笑道：「有一件事你似乎還未知道。」

龍婉兒道：「是什麼事？」

沈勝衣笑道：「我與捉鬼的那個鍾馗並沒有任何的親戚關係，甚至一些關係也沒有，所以如果眞的幽靈在搗鬼，莫怪我袖手旁觀。」

龍婉兒亦自笑道：「你既從來沒有這樣經驗，又怎知自已沒有捉鬼的本領？」

沈勝衣道：「我不知道。」

龍婉兒接道：「也許你捉起鬼來，比鍾馗還要厲害。」

沈勝衣笑道：「如此非要嘗試一下不可了。」

他的目光不由落在周圍那些不是鬼血的「鬼血」之上！

夜幕已低垂，本來已經陰森的寺院更加陰森！

燈光却相應更加明亮！

明亮的燈光照耀之下，那些「鬼血」也更加觸目！

這是假鬼血！

眞鬼血又是怎樣？

× × ×

血！

一入莊院沈勝衣就看見血！

紫紅色的鬼血！

這不是古寺之中那種油漆鬼血，是眞的鬼血。

古寺之中他嗅到的是油漆的氣味，現在他嗅到的，是一種妖異的惡臭。

他將鼻子移近去，一個胃幾乎倒轉過來。

──這到底什麼東西？難道眞的是鬼血？

他皺起眉頭，道：「這麼多天了，怎麼仍然這樣臭？」

龍婉兒道：「比開始的時候，已經淡了很多。」

沈勝衣道：「這樣臭，當夜你們怎麼完全沒有感覺？」

龍婉兒道：「我幾乎忘記了告訴你，這些鬼血在乾了之後才開始發出惡臭。」

沈勝衣目光一閃，道：「哦？」

他突然拔劍。

劍光一閃，門後薄薄的一塊染滿了鬼血的木片便被他用劍削下來。

他接在手中，迎着太陽擧起來，然後瞇起了眼睛加以細看。

時當正午，天色晴朗，太陽高照。

木片的鬼血在太陽下泛起了一抹妖異的光芒。

龍婉兒秋菊龍立的目光不由都集中在

沈勝衣手中的木片上。

沈勝衣細看了一會，忽然將木片放入口中。

龍婉兒三人大吃一驚，却那裏還來得及阻止。

沈勝衣也只是以舌輕舐，便將木片取出，神色却變得古怪起來！

龍婉兒鑑貌辨色，道：「沈大俠是否有所發現？」

沈勝衣將木片放入袖中，以袖一擦舌頭，道：「尙有待證明。」

他連隨問道：「莊院的大門與及兩邊圍牆之外，鬼血還在什麼地方出現？」

龍婉兒道：「除了房間之外，整個莊院沒有一處地方不是鬼血淋漓。」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門那邊是不是大廳？」

龍婉兒道：「是，沈大俠請先進大廳奉茶，然後再到其他的地方看看。」

沈勝衣道：「也好。」

他舉起脚步。

龍立忙上前引路。

沈勝衣脚步起落非常緩慢，雙眉巳鎖在一起，彷彿在思索什麼。

× × ×

大廳內外也鬼血淋漓。

非獨牆壁，柱子，連承塵，連地磚，以至桌椅都鬼血斑駁。

一個人正坐在大廳當中那張八仙桌旁邊喝酒。

那個人碧眼金髮。

看見沈勝衣進來，他一怔，緩緩站起身子。

這一站起來，比沈勝衣還高出半頭。

高而瘦，他站在那裏，簡直就像是一隻鶴。

他連隨放下酒杯，招呼道：「來的可是沈先生？」

出口竟然是地道的京片子。

沈勝衣一怔點頭道：「西門先生？」

那個人道：「正是西門鶴。」

沈勝衣道：「想不到西門先生一口京片子說得比我還要地道。」

西門鶴笑道：「學了二十年，練了二十年，多少總應該有些成績。」

沈勝衣道：「應該。」

西門鶴道：「沈先生這一次到來相信就是爲了調查鬼血這件事。」

沈勝衣道：「正是！」

西門鶴道：「我聽過不少沈先生的傳說，以沈先生的武功智慧，這件事不久一定有一個水落石出。」

沈勝衣道：「希望如此。」

西門鶴道：「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沈先生只管開口吩咐！」

沈勝衣道：「言重。」

西門鶴忽然問道：「沈先生是否相信有幽靈的存在？」

沈勝衣道：「現在不相信。」

西門鶴道：「我却是從小就相信，可是我完全不害怕。」

沈勝衣道：「哦？」

西門鶴道：「即使幽靈眞的找到來，也不能夠傷害我。」

沈勝衣道：「哦？」

西門鶴道：「因爲我信奉基督教，是一個基督教徒。」

沈勝衣點頭。

他聽說過這種教。

西門鶴接道：「我身上有兩樣神聖的東西。」

他手一掠，左手一掏，右手就多一條白金鍊子，左手也多了一本羊皮小書。

那條白金鍊子掛在他脖子之上，鍊子相連着一個白金的十字架。

十字架之上有一個白金的人像。

他又道：「有這個十字架與及這本聖經，妖魔鬼怪根本就不敢接近。」

他忽然歎了一口氣，道：「可是他們都不相信我這一套。」

沈勝衣淡笑道：「有事實證明，他們就會相信的了。」

西門鶴亦自笑道：「所以我希望那些幽靈出現。」

沈勝衣道：「到今日爲止，幽靈仍然沒有出現？」

西門鶴道：「仍然沒有。」

他方待再說什麼，一個清朗的聲音巳然傳來：「沈大俠可是到了？」

一個人同時大踏步從門外跨入。

中年人！

這個中年人面色紅潤，看樣子非常聰明，一副商人的裝束，左脅下挾着一個算盤。

那個算盤烏黑發亮，竟像是鐵打的。

沈勝衣應聲望去，還未開口，旁邊龍婉兒巳一聲：「二叔！」

來的這個中年人，正是傅青竹。

他目光一落，問道：「什麼時候回來的？」

龍婉兒道：「入門還未坐下。」

傅青竹道：「已請到沈大俠？」

龍婉兒點頭。

傅青竹道：「也算你本領。」

龍婉兒一笑！

傅青竹兩步走到沈勝衣面前，道：「閣下就是沈勝衣大俠？」

沈勝衣道：「正是沈勝衣！」

傅青竹一抱拳，道：「幸會。」

他似乎忘記了脅大挾着一個算盤，雙手一抱拳，那個算盤便從脅下掉下來。

「叮噹」的一聲，算盤掉在地上，撞碎了一角花磚。

那個算盤竟眞的是鐵打的。

傅青竹慌忙俯身執起那個鐵算盤。

他算盤在手，身形猛一長，「叮噹」又一聲，右手竟執着那個鐵算盤斜向沈勝衣的胸腹撞去。

這一下非常突然！

幸好，沈勝衣巳不是第一次遇上這種事。

他反應的敏銳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夠比得上。

他半身刹那一閃，那個鐵算盤間不容髮，從他的胸腹之上擦過。

傅青竹一擊落空，脚下倒踩七星，連忙抽身暴退。

一退半丈，他又再一抱拳，道：「得罪了。」

沈勝衣沒有還擊，也沒有追前，就站在那裏，淡淡的道：「這是什麼意思？」

傅青竹道：「傅某只是想知道閣下是

否眞正的沈勝衣大俠。」

沈勝衣道：「能够避開你這一擊的人，相信並不是只得我沈勝衣。」

傅青竹道：「能够避開我這一擊的人，根本用不着冒充別人的名字。」

沈勝衣道：「你這個鐵算盤實在用得不錯。」

傅青竹道：「比起沈大俠，可就差遠了。」

一步跨回，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更勝聞名，傅某今日，總算大開眼界了。」

沈勝衣道：「好說。」

傅青竹又跨前一步，道：「傅某是什麼人，沈大俠相信巳知道了？」

沈勝衣道：「我巳知道。」

傅青竹一聲歎息，道：「家兄的失踪，與及鬼血的出現，婉兒相信亦巳說得很詳細。」

沈勝衣點頭。

傅青竹歎息接道：「爲了這兩件事情，我巳經傷透腦筋，可是一些綫索也沒有，所以，婉兒建議去找沈大俠，我立卽贊成！」

沈勝衣道：「只怕我也無能爲力。」

傅青竹道：「沈大俠太謙了！」

他懇切的接道：「總之，一切都拜託沈大俠了……」

話口未完，大廳外，突然傳來一聲尖叫——

「青竹！」

傅青竹一怔！

沈勝衣脫口問道：「誰？」

傅青竹道：「內人于媚。」

沈勝衣道：「她的叫聲，似乎充滿恐懼。」

傅青竹道：「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即時又是一聲尖叫。

這一聲尖叫近了很多，恐懼的意味更强烈。

傅青竹不敢怠慢，飛步衝出大廳外。

沈勝衣也不猶疑，追住傅青竹後面。

其他人不由自主的亦追了出去。

× × ×

傅青竹沈勝衣一出到大廳，就看見一個中年婦人，從左邊走廊跌跌撞撞的走過來。

那不錯就是傅青竹的妻子于媚。

她花容失色，也不知遇上了什麼恐怖的事情，拚命的叫着傅青竹的名字。

傅青竹急步上前，雙手抓住她的肩膀用力的搖了幾下，喝問道：「什麼事大驚小怪？」

于媚停止了尖叫，喘着氣，道：「那……那個鬼法師……」

傅青竹奇怪的道：「鬼法師？」

于媚道：「我是說三年前來過的那個無面法師……」

傅青竹變色道：「他又來了？」

于媚沒命的點頭。

旁邊所有人立時也都色變。

沈勝衣插口問道：「你在那裏遇上了他？」

于媚驚魂甫定，終於發覺沈勝衣的存在，說道：「你是否就是那位沈勝衣沈大俠。」

沈勝衣道：「我就是沈勝衣。」

于媚上下打量了一眼，道：「方才家人來報告，說你巳來了，我也想一睹丰采，所以在青竹出去之後，換過了衣服，亦動身過來這邊，誰知道一出院子，一個頭戴竹笠，身穿月白袈裟的和尙就從假山後面轉出來，攔住了我的去路。」

沈勝衣道：「他攔住你的去路，幹什麼？」

于媚道：「當時他唸了一聲『喃嘸阿彌陀佛』，就自言自語地說道：『鬼血不幸終於出現了，鬼血既出現，幽靈亦必會出現，幽靈一出現，這個莊院，就有人死亡。』」

聽她這樣說，所有人的面色不由就一變再變。

她顫聲接道：「他的說話大概就是那樣，當時我害怕的要命，實在沒有辦法將他的說話原原本本的記下來。」

傅青竹道：「他沒有其他說話了？」

于媚答道：「還有一句話，却是問我的……」

傅青竹追問道：「他問你什麼事？」

于媚青着臉，道：「他問我這個莊院之內有沒有人死亡？」

傅青竹道：「你有沒有回答？」

于媚道：「我沒有，我巳經嚇得一個字也說不出口來。」

傅青竹道：「他沒有再問你？」

于媚說道：「沒有，他只是歎了一口氣。」

傅青竹道：「那麼你怎知道他就是那個無面法師？」

于媚道：「歎了一口氣之後，他就將頭戴的竹笠解了下來，我因此看見了他的面。」

她猶有餘悸，悲嘶道：「他……沒有面……我看到的就只是一片空白，那一片空白突然裂開，裂開了兩邊，一股紫紅色的血從裂縫湧出來，然後他周圍就冒起了一團白烟，將他包裹在烟中……我……我再也抵受不住那種恐懼，拚命走……走到來這裏……」

她伏在傅青竹的肩頭放聲哭了起來。

傅青竹抱緊了她，連聲安慰道：「不用怕，現在安全了。」

他自己的面色却巳然青白如紙。

其他人的面色也不見得好到那裏去，一個個怔在當場。

却不過刹那，沈勝衣突然問道：「那個無面法師現在是否仍然在那裏？」

于媚哭着道：「不知道，我沒有回頭看他。」

沈勝衣道：「你能否振作一下，帶我們到那裏。」

于媚勉强收住了哭聲，囁嚅道：「我……我……」

傅青竹柔聲道：「你若是支持不住，不妨留在大廳內休息一下，由你的說話，我巳經知道那個無面法師方才在那兒附近出現……」

于媚立即跳起來，道：「我才不一個人留在大廳內。」

她擧袖擦掉眼淚，道：「你們跟我來好了。」

她說得响亮，兩隻手却緊捉着傅青竹

的左手，大半邊身子縮在傅青竹的身後。

衆人其實是跟着傅青竹走前去。

× × ×

秋已深。

院子的花草泰半凋零。

西風落葉，西風滿院。

一片難言的蕭索。

那個無面法師經已不在院中，方才他站立的地方却有一小灘血。

「血」是紫色，就像是前晚出現在莊院之內，染汚了整個莊院的那些血。

莫非這又是鬼血？

× × ×

「血」仍然沒有凝結。

淡淡的腐屍氣味從血中散發出來。

沈勝衣執起一截幼短的枯枝，挑起了一些血，一再觀察，沉吟着道：「這些血與那些紫色的鬼血顯然一樣！」

傅青竹怪叫道：「這些血是鬼血？」

沈勝衣道：「目前，惟有用這個名稱了。」

傅青竹道：「那個無面法師豈非就是一個幽靈？」

沈勝衣道：「如果這些血，眞的是由他的面流下來，目前，也只好將他當做幽靈。」

傅青竹的臉色更難看。

于媚若不是扶着傅青竹，只怕已經暈倒地上。

女人的胆子據說都比較小，何況見鬼的又是她？

龍婉兒的面色亦青的很厲害，她身邊的秋菊已不住在顫抖。

龍立同樣青着臉。

西門鶴右手十字架壓在左手聖經之上，正在唸唸有詞。

這一次他用的是一種很奇怪的語言。

沈勝衣一個字都聽不懂。

他一直沒有在意，現在才留意，目注西門鶴，問道：「你唸的，是聖經上的原文？」

西門鶴語聲一頓，頷首道：「你也聽得懂？」

沈勝衣搖頭道：「聽不懂，日後有機會再請教。」

他緩緩站起身子。

西門鶴右手上下左右比劃了一個十字，繼續用那種奇怪的語言唸下去。

沈勝衣沒有再理會他，目光轉向那邊牆下的一叢花樹上。

一縷縷白烟正在花樹叢中飄浮。

那是否就是將無面法師掩去的那一團白烟被風吹散了，吹到那邊去？

沈勝衣舉步走向那叢花樹。

傅青竹也發現了，忙叫道：「沈大俠小心，白烟中也許有毒。」

沈勝衣應道：「我已經小心。」

他連忙閉上呼吸，走入那叢花樹中。

一入他的右手便揮出，飄浮的白烟刹那被他揮散。

他的目光旋即在花叢的枝葉上游移。

然後他整個人怔住在當場。

龍婉兒忍不住走前去，道：「是不是有毒？」

沈勝衣頷首道：「不過並不厲害。」

龍婉兒道：「那個無面法師到底是人還是鬼？」

沈勝衣道：「一定要我回答的話，我一定說是人。」

他一頓，又道：「事實是不是，却不敢肯定。」

龍婉兒道：「哦？」

沈勝衣道：「光天化日之下，鬼似乎沒有出現的可能。」

話口未完周圍突然一暗。

衆人不由自主的抬頭望去。

不知何時，天上已多了好幾團黑雲，其中的一團黑雲，正將太陽遮住了。

沈勝衣不由苦笑道：「這天氣實在奇怪，一下子就變了。」

龍婉兒說道：「古老相傳，未必正確，也許，光天化日之下，鬼亦一樣能够出現。」

沈勝衣說道：「鬼難道也能够使用毒藥？」

龍婉兒苦笑道：「也許能够。」

沈勝衣道：「也許那個無面法師是介乎人鬼之間。」

龍婉兒道：「也許是的。」

沈勝衣道：「這些事未免太難以令人置信。」

龍婉兒道：「我們對於幽冥幽靈的種種根本就一無所知。」

沈勝衣不能不點頭。

龍婉兒道：「現在應該怎樣？」

沈勝衣道：「不妨先從那些鬼血着手調查。」

龍婉兒道：「聽你的口氣，好像已經有頭緒了。」

沈勝衣又是那一句：「有待證明。」

龍婉兒正想問清楚，沈勝衣忽然皺皺鼻子，道：「這是什麼香？」

空氣中不知何時，已多了種奇怪的香氣。

龍婉兒鼻子一皺，道：「是藥香。」

沈勝衣道：「藥香？」

龍婉兒點頭道：「由隔壁傳來的。」

沈勝衣道：「隔壁，是否屬於這個莊院？」

龍婉兒點頭。

沈勝衣道：「是什麼地方？」

龍婉兒道：「一個獨立的院子，我表哥就住在那裏。」

沈勝衣道：「司馬不羣？」

龍婉兒道：「正是。」

沈勝衣道：「他有病？」

龍婉兒搖頭。

沈勝衣道：「那麼這藥香？」

龍婉兒說道：「他終年都是在那裏煉藥。」

沈勝衣道：「煉什麼藥？」

龍婉兒道：「什麼藥他都煉。」

沈勝衣再問道：「煉來幹什麼？」

龍婉兒道：「有時，是煉來給家母服用。」

沈勝衣道：「他是個大夫？」

龍婉兒道：「學習了這麼多年，相信他已經有資格做一個大夫的了。」

沈勝衣問道：「他還沒有開始替人看病？」

龍婉兒道：「除了家母之外，我們有什麼病，他也會替我們看看。」

沈勝衣道：「你認爲他怎樣？」

龍婉兒道：「比外面請的大夫還要好，所以這兩年以來，我們已沒有請過大夫回來。」

她笑笑問道：「你要不要見見他？」

沈勝衣道：「見見也好。」

龍婉兒笑道：「跟我來。」

她含笑舉步，脚步出奇的輕快。

自回來這個莊之後，她現在才露出笑容。

沈勝衣也是第一次看見她這樣開心。

她顯然很高興看見司馬不羣。

雖然她沒有說出口，沈勝衣亦已看出來。

× × ×

沿着圍牆旁邊的小徑，一直向前行，轉了一個彎，就看見一道月洞門。

入門就是那個院子。

院子的正中有一幢兩層的小樓。

越接近那幢小樓，藥香便越濃郁。

一入小樓，更就像泡在藥缸中。

小樓內，赫然堆滿了藥草。

種種色色的藥草。

靠窗有幾列木架，一列擺放着好幾十個藥瓶，其他幾列都是書籍，地上還有一缸缸的卷軸。

小樓的正中，七星形排放着七個鼎爐，其中的一個鼎爐正在燒着藥。

一個人盤膝坐在鼎爐之前。

一冊書在他腿上攤開，他的眼睛却閉上。

他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也不知睡着了還是在沉思什麼。

他也沒有發覺衆人的進來，一直到龍婉兒出聲呼喚，才突然驚覺。

他睜開眼睛，抬頭望着龍婉兒，一笑道：「表妹甚麼時候回來了？」

他正是司馬不羣，人長的非常英俊，笑起來尤其好看，面色却稍嫌蒼白。

龍婉兒笑望着他，道：「先刻才回來，你是在睡覺？」

司馬不羣道：「我在思索一種藥。」

龍婉兒偏過頭去，道：「又是藥。」

司馬不羣的目光隨着轉動，好像這才看見沈勝衣他們。

他颯的跳起身子，道：「沈大俠已給你請來了？」

龍婉兒笑笑，道：「他在隔壁聞到了藥香，所以，走過來看看。」

司馬不羣道：「那一位才是？」

他口中在問，目光却已落在沈勝衣面上。

龍婉兒方待回答，他已舉步走過去，一揖道：「這位想必就是沈大俠。」

沈勝衣偏身讓開，道：「不敢當。」

司馬羣不接道：「在下司馬不羣。」

沈勝衣道：「我已知道。」他目光環掃，道：「司馬公子在醫藥方面我看已化了不少時間。」

司馬不羣道：「我七歲開始學醫，到現在不覺已十五年。」

沈勝衣道：「你對這方面的興趣何以如此濃厚？」

司馬不羣道：「這主要是由於先父的影响，龍大叔的悉心栽培也是原因。」

沈勝衣道：「令尊是一個大夫。」

司馬不羣道：「他不是，不過他的醫術並不在任何一個出名的大夫之下。」

沈勝衣道：「難得。」

司馬不羣道：「聽說沈大俠在醫藥方面也甚有研究。」

沈勝衣道：「那裏談得上研究，只是在鐵打刀傷方面，因爲行走江湖，不時用得着的關係，多少學了一些。」

司馬不羣道：「沈大俠謙虛。」

沈勝衣目光一再環掃，道：「這麼多藥草都是你自己採摘的？」

司馬不羣道：「大部份托人採購，因爲我沒有時間親自走遍天下。」

沈勝衣道：「走遍天下的確是一件很化時間的事情。」

司馬不羣道：「不過天下間所產的藥物，只要是書籍上記載的，我都已搜購的七七八八。」

他抬手指向那些藥草，說道：「這是其中的一小部份，大都是近日買回來的，以前的有些我已經用來煉藥，有些因爲用不着，堆放在地牢下面。」

沈勝衣循指望去，目光忽然停留在牆角的幾稙藥草上。

司馬不羣並沒有在意，繼續道：「這幾年以來，我一直都是在研究治療體內各種疾病的藥物，鐵打刀傷方面的藥物因爲無暇兼顧，懂的並不多，有機會，還請沈大俠指教。」

沈勝衣的視綫，緩緩從牆角的那幾種藥草之上移開，淡應道：「我要向司馬公子請教亦未可知。」

他的眼神不知何故變得很古怪。

司馬不羣似乎也沒有發覺，連聲道：「沈大俠太客氣了。」他旋卽問道：「對於鬼血這件事未知沈大俠有何主見。」

沈勝衣這一次竟然道：「這件事其實簡單。」

司馬不羣一怔道：「沈大俠莫非已經找到頭緒？」

沈勝衣道：「已經找到。」

這句話出口，所有人也都爲之動容。

旁邊龍婉兒連忙問道：「到底怎麼一回事？」

沈勝衣道：「現在還不是揭發的時候，明天我才揭發這個鬼血的秘密，告訴你們是誰在搞鬼。」

龍婉兒追問道：「怎麼現在不可以說出來？」

沈勝衣道：「這麼多天你都等了，多等這一天半天又何妨？」

龍婉兒還想追問下去，一旁西門鶴突然說道：「這一來有好處却也有壞處。」

沈勝衣道：「西門先生請說淸楚。」

西門鶴道：「好處就是我們不必再日夜提心吊胆，壞處就是揭穿了鬼血的秘密，沒有了這種刺激，那些買主一定不肯出回那個價錢，不過我們却落得心安。」

沈勝衣道：「你很想賣掉這莊院？」

西門鶴道：「這莊院實在太大了，我們這些人住在這麼大的地方，簡直是一種浪費，所以年來我一直勸姐姐將它賣出去，傅先生就是反對。」

傅青竹立時一聲輕叱，道：「我不是反對，只不過大哥曾經說過，五年之內無論如何也不遷出去，況且大嫂到現在，也

沒有這個意思。」

他的語氣非常激動。

沈勝衣奇怪的望着他。

傅青竹好像也知道失態，立即閉上嘴巴。

也就在這個時候，樓外突然响起了一聲霹靂。

雨跟着落下。

暴雨。

沈勝衣目光轉向樓外，微喟道：「天有不測之風雲，這句話倒也不錯。」

龍婉兒應聲道：「天意的確就難測得很。」

沈勝衣道：「人心也一樣。」

他好像有感而發。

龍婉兒也聽出來了，方待細問，沈勝衣已接道：「這莊院之內的人，我差不多都見過了。」

龍婉兒道：「你還沒有見過家母。」

沈勝衣道：「這個時候，不知是否方便？」

龍婉兒道：「沒有問題。」

沈勝衣道：「這個最好。」

龍婉兒一望樓外，道：「可是現在下着雨……」

她忽然住口，轉顧司馬不羣道：「你這裏有沒有竹笠雨傘什麼的？」

司馬不羣道：「有，不過我很久沒有用這種東西了……」

他說着走過去，在那道樓梯下面找到了兩頂竹笠，一把雨傘。

那把雨傘及其中的一頂竹笠佈滿了灰塵，還有的一頂竹笠却乾淨得很。

龍立忙上前接下，道：「讓我拍掉那些灰塵……」

他目光一落，忽然怔住在當場，眼定定的瞪着放在最上面的那頂乾淨的竹笠。

司馬不羣也發覺龍立有些不妥，道：「什麼事？」

龍立應聲就像是突然給人刺了一劍，尖聲叫起來：「這是主人失踪的時候戴着的那頂竹笠！」

這句話入耳，在場所有人盡皆失色。

沈勝衣脫口道：「你會不會認錯？」

龍立立即搖頭道：「絕不會，這頂竹笠是我親自用湘妃竹替主人織的，我怎會認錯？」

沈勝衣將那頂竹笠接過來，反覆的看了一會，道：「這就奇怪了。」

龍婉兒連隨扯着司馬不羣的衣袖，道：「竹笠怎會在你這裏？」

司馬不羣呆呆的應道：「我……我也不清楚。」

龍婉兒轉向沈勝衣道：「沈大俠，這件事到底怎的？」

沈勝衣苦笑一聲，道：「我也一樣不清楚。」

他一聲歎息，喃喃自語道：「竹笠出現了，人仍然下落不明，這表示什麼？」

龍婉兒鸚鵡一樣問道：「這表示什麼呢？」

于媚在旁邊忽然插口道：「也許是幽靈將這頂竹笠送回來。」

龍婉兒悲呼道：「那麼說，我父親豈不是在幽冥之中？不會的，不會的。」

她變得非常激動。

司馬不羣連隨問于媚，道：「幽靈將這頂竹笠送回來，又是什麼意思？」

于媚打了一個寒噤，道：「這要問那些幽靈了。」

司馬不羣道：「那裏問？」

于媚顫聲道：「我怎會知道。」

沈勝衣即時一翻竹笠，道：「不管怎麼樣，明天總會有一個解答。」

所有的目光立時又集中在他面上。

龍婉兒搶着問道：「為什麼一定要到明天？」

沈勝衣道：「因為我必須在今夜弄清楚幾個問題，才能够完全確定鬼血的眞相，鬼血這件事解決，竹笠這件事，亦會解決的了。」

他轉顧龍立，道：「麻煩你給我準備一個比較靜的地方今夜休息。」

龍立尚未回答，龍婉兒已說道：「家父的書齋在莊院後面，是整個莊院最靜的地方。」

沈勝衣道：「書齋最好不過。」

龍婉兒連隨吩咐龍立，道：「你叫人先去打掃乾淨那個書齋。」

龍立道：「我一會就去。」

沈勝衣接道：「不必太費心，我也許只是住宿一宵，明天便離開。」

他有意無意之間，一再强調明天事情就能够水落石出。

到底他找到了什麼綫索？

龍婉兒忍不住又想問，却還未開口，沈勝衣已將竹笠往頭上一戴，道：「我現在去見令堂。」

龍婉兒瞪着那頂竹笠，實在很佩服沈勝衣的胆量。

沈勝衣旋即舉步。

龍婉兒忙從龍立手中取過那把雨傘，追出去。

她出到樓外之際，沈勝衣已在院中，在雨中。

他突然停步，回過頭道：「那邊走才對？」

這個人實在有些莫名其妙。

龍婉兒道：「你這樣走出來，我還以為你知道怎樣走。」

沈勝衣一笑，道：「我第一次來這個莊院。」

龍婉兒問道：「這你為什麼走得那麼快？」

沈勝衣道：「我這個人有時就是這樣心急。」

龍婉兒道：「我這就來給你帶路。」

語聲甫落，秋菊已上前接過雨傘，替她打開。

兩人緩步走入了雨中。

其他人這時候亦已先後走出小樓，他們呆呆的望着走在漫天風雨的三個人，每個人的表情都不同。

司馬不羣一面詫異之色，似乎仍然在思索着竹笠的事情。

龍立捧着那頂佈滿了灰塵的竹笠，簡直就像一個傻瓜。

于媚滿眼恐懼，彷彿猶有餘悸。

傅青竹嘴唇抿成了一條直綫，面無表情。

西門鶴又開始唸經。

怪異的經文在風雨中飄開。

風雨暮秋天，一片難言的蕭索。

× × ×

鬼血果然沒有出現在房間之內。

甚至房門也沒有。

沈勝衣進入西門碧的房間，簡直就像是進入第二個世間。

這個房間之內的陳設，事實充滿了異國情調。

一椅一桌，一燈一柱，所有的東西，沈勝衣這之前都沒有見過。

床也是。

那張床放在房間中央，只有床頭是貼近牆壁。

西門碧就擁被臥在床上。

她與西門鶴一樣，一頭的金髮，那雙眼睛却碧綠得多，貓眼一樣閃着光。

她的臉龐却像骷髏一樣，枯瘦的只剩骨頭，一雙手就像鳥爪。

她面容憔悴，也就只有那一雙碧眼，充滿了生氣。

她額上已有皺紋，年紀雖然已不少，可是看來仍漂亮，很漂亮。

一種無法描述的恐怖，籠罩着她整個人。

沈勝衣感覺到這種恐怖。

感覺到這個女人並不簡單！

西門碧一看見沈勝衣走進來，一雙碧眼就閃出了光芒。

不等龍婉兒介紹，她便自開口，道：「可是沈勝衣？」

沈勝衣道：「正是！」

西門碧以肘支床，坐起了半身，道：「婉兒，到底將你請來了。」

沈勝衣道：「這件事我很感興趣。」

西門碧一指桌旁的一張椅子道：「請坐。」

沈勝衣道：「謝坐。」

他走過去坐下來。

西門碧接着一拍床緣，道：「婉兒坐在我身旁。」

龍婉兒乖乖的走過去，在西門碧的額角親了一下，才坐下。

西門碧連隨揮手，道：「春梅秋菊都出去。」

侍候她的春梅與跟隨龍婉兒進來的秋菊一聲：「是。」忙退了出去。

她們不用再吩咐，左右將門在外面關上。

西門碧這才回顧沈勝衣，說道：「我半身癱瘓，不能下床來說話，請你切莫見怪。」

沈勝衣道：「夫人太客氣了。」

西門碧嘆了一口氣道：「我這個病已經有十多年，看過了不少有名的大夫，可是一些用也沒有。」

沈勝衣道：「我聽到也替夫人難過，可惜在醫藥方面，我懂的並不多。」

西門碧道：「你有這個心，我已經感激得很。」

沈勝衣道：「夫人言重！」

西門碧嘆息接道：「婉兒的父親也很難過，為了醫好我，他已經傷透腦筋。」

沈勝衣道：「龍莊主無疑是一個有情人。」

西門碧嘆口氣道：「這反而顯得我無情了。」

她舉手一掠額前頭髮，又說道：「我若是死掉，對他反而是一件好事。」

沈勝衣道：「我相信龍莊主不會這樣想。」

西門碧頷首，道：「有時我倒想自己了斷，可是我這個人天生就是這麼固執，怎也不相信這種病醫不好，棲雲也是不相信，這一來，倒苦了不羣這個孩子。」

沈勝衣道：「夫人是說司馬不羣？」

西門碧道：「不錯。」

沈勝衣道：「他的煉藥莫非就是為了夫人？」

西門碧道：「這是棲雲的主意，他深信一定有一種藥能够醫好我，五年之內不羣這個孩子也許就能够找出這種藥。」

沈勝衣道：「原來如此。」

他連隨問道：「司馬不羣對於這件事又是怎樣表示？」

西門碧道：「他認為正好藉此磨練他的醫術，所以這幾年，他不停的替我煉藥，煉完了一種又一種。」

沈勝衣道：「效果如何？」

西門碧道：「最低限度已够阻止我的病惡化，否則連我的頭現在只怕也不能够轉動的了。」

她忽又嘆了一口氣，道：「這却是等於全無進展，他雖然始終沒有灰心，我已經開始心灰，尤其是這三年，棲雲又不在我身旁，更覺沒有人生樂趣。」

龍婉兒一旁插口道：「娘你不要這樣說，爹固然不在家中，可是家中還有我，而且不久爹就會回來。」

西門碧搖頭道：「你不過安慰我。」

龍婉兒道：「不是……」

西門碧歎息道：「娘知道妳是一個好孩子，可是我與你爹二十多年夫妻，你爹的脾氣我難道不清楚，如果他能够回來，即使沒有了兩條腿，他也會儘快爬回來，絕不會一去就三年。」

龍婉兒垂下頭。

西門碧凄然接道：「不過即使他已經死了三年，只剩下骨頭，我也要見到他的骨頭才甘心離開這個人世。」

她回顧沈勝衣道：「這件事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沈勝衣道：「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夫人找到龍莊主的下落。」

西門碧道：「事隔三年，今日你才着手調查，無疑非常困難，不過近日所發生的鬼血這件事，與棲雲的失踪不無關係，從中也許能够找到一點綫索，請你加以留意。」

沈勝衣道：「夫人放心，我既然已到來，必會盡力而為。」

西門碧道：「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多謝你。」

沈勝衣忙道：「不敢當。」

西門碧道：「進來之前，相信你已見過那些鬼血。」

沈勝衣道：「我已小心再三觀察。」

龍婉兒插口道：「沈大俠甚至已發現其中秘密。」

西門碧驚訝道：「眞的？」

龍婉兒道：「可是他一定要到明天才告訴我們。」

西門碧目注沈勝衣道：「為什麼？」

沈勝衣道：「有些問題我必須在今夜查明之後，才能够確定。」

西門碧道：「能否透露多少？」

沈勝衣道：「在事情未完全能够確定之前，恕我保留。」

西門碧道：「我明白沈大俠。」

龍婉兒道：「娘你明白他什麼？」

西門碧道：「沈大俠恐怕一旦推測錯誤，傷害了某些人的尊嚴。」

龍婉兒恍然點頭，想想又說道：「那個無面法師方才又來了。」

西門碧一怔，道：「你們見到他？」

龍婉兒說道：「只是二嬸一個人見到他。」

西門碧道：「他這次來做什麼？」

龍婉兒答道：「又來說那些恐怖的預言。」

西門碧道：「這次又他預言什麼？」

龍婉兒道：「他說鬼血一出現，幽靈就必會出現，幽靈一出現，我們這裏就必會有人死亡。」

西門碧道：「就是這些？」

龍婉兒道：「他還問二嬸這裏有沒有人死亡。」

西門碧道：「于媚怎樣回答？」

龍婉兒道：「她害怕得要命，一個字據講都沒有說。」

西門碧說道：「那個無面法師又怎麼樣？」

龍婉兒道：「他沒有再說什麼，抬頭向天，給二嬸看見了他的面。」

西門碧問道：「他的面怎樣了？」

龍婉兒道：「一片空白，突然裂開兩邊，鮮血狂湧，我們趕到那裏的時候，那些血仍然在地上。」

西門碧道：「他的血怎樣的？」

龍婉兒道：「紫色，就像那些鬼血一樣！」

西門碧道：「莫非，他原本就是一個幽靈？」

龍婉兒道：「也許是。」

西門碧說道：「他破面濺血之後，又如何？」

龍婉兒道：「全身上下冒出了白烟，然後就消失在烟中。」

西門碧道：「于媚可有受到傷害？」

龍婉兒道：「沒有受傷，只是嚇的半死。」

西門碧道：「之後，有沒有其他事發生。」

龍婉兒道：「有。」

西門碧道：「又是什麼事？」

龍婉兒道：「三年前爹戴着失踪的那頂竹笠在表哥那裏出現。」

西門碧面色大變，顫聲追問道：「你們有沒有認錯？」

龍婉兒道：「龍立肯定沒有，因爲那頂竹笠是他親手織的。」

「這是事實。」西門碧追問道：「你們是否知道其中究竟？」

龍婉兒道：「我們不知道，沈大俠却似乎胸有成竹。」

西門碧目注沈勝衣，一片懇求之色。

沈勝衣方待說話，龍婉兒却已接口說道：「可是他又說明天必會水落石出。」

西門碧倏的嘆息一聲，道：「三年都等了，多等一天又何妨？」

龍婉兒瞪着沈勝衣道：「他也是這樣說話。」

沈勝衣淡笑。

西門碧接道：「沈大俠果然名不虛傳，這一次我們總算找對人了。」

沈勝衣道：「夫人過獎。」

西門碧道：「關於你的英雄事跡，我早巳聽說過不少。」

沈勝衣道：「是龍莊主告訴夫人？」

西門碧道：「正是。」

沈勝衣道：「龍莊主何以如此留意江湖上所發生的事情？」

西門碧道：「因爲他本來就是一個江湖人。」

沈勝衣道：「哦？」

西門碧道：「這個說起來，應該有二十年了。」

沈勝衣道：「哦？」

西門碧道：「不過雖然退出江湖，對於江湖上所發生的事情，他仍然大感興趣，尤其是江湖上的名人，更在意，所以很多你的事，他都非常清楚，他清楚的事，我當然一樣清楚。」

沈勝衣點頭。

西門碧道：「據講你是左手用劍。」

沈勝衣道：「不錯。」

西門碧道：「劍術之外，據講你對暗器也頗有研究。」

沈勝衣笑道：「不能不加以研究。」

西門碧道：「原因何在？」

沈勝衣道：「我的敵人之中，不乏用暗器的高手，如果不研究一下，他們用暗器向我招呼之時，我如何應付得來？」

西門碧道：「你們說的暗器高手，是否包括十三殺手之中的風林，江南五大高手之中的滿天星？」

沈勝衣道：「他們的確稱得上暗器高手。」

西門碧接問道：「他們的暗器功夫如何？」

沈勝衣道：「風林的手法惡毒，所用的暗器種類繁多，滿天星的手法詭異，所用的暗器甚至只得一種。」

西門碧道：「兩個人比較，那一個厲害？」

沈勝衣道：「滿天星！」

西門碧道：「他却是先後敗在你劍下兩次。」

沈勝衣道：「第二次是我走運，在他的秘密暗器還未練好之前遇上他。」

西門碧道：「無論如何，你應付暗器的本領經巳非常不錯的了。」

沈勝衣奇怪的道：「夫人爲什麼突然問起我這些事情？」

西門碧道：「因爲我很想知道那是否事實。」

沈勝衣道：「知道了又如何？」

西門碧答道：「一試你應付暗器的本領！」

沈勝衣一愕道：「如何試？」

西門碧道：「用我的暗器！」

沈勝衣更加愕然，道：「夫人也懂得暗器？」

西門碧道：「我也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暗器高手。」

沈勝衣道：「恕我眼拙。」

西門碧道：「你一定不怎樣相信。」

沈勝衣道：「夫人怎樣看也不像。」

西門碧道：「這我的暗器出手，豈非就更容易擊中對方？」

沈勝衣道：「應該就是。」

西門碧道：「暗器，顧名思義，就是要暗中來使用，一個人若是讓人看見就知道是一個暗器高手，一定會加倍提防，那麼，他發出來的暗器，效果一定打一個折扣。」

沈勝衣道：「夫人高見。」

西門碧笑接道：「昔年在我的暗器出手之前，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懂得使用暗器，到他們相信的時候，我的暗器已經擊到了。」

她歎息一聲，續道：「現在當然就更沒有人相信，一個癱瘓在床上的老女人，竟然是一個暗器高手。」

沈勝衣立即說道：「我並沒有這個意思。」

西門碧道：「我看得出。」

沈勝衣轉問道：「夫人所用的是什麼暗器？」

西門碧道：「柳葉飛刀！」

沈勝衣道：「這種暗器並不簡單。」

西門碧笑道：「當年我的柳葉飛刀出手，沒有一個人能够閃避得開。」

沈勝衣道：「夫人的暗器手法相信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西門碧道：「不過現在人老了，氣力眼力也弱了，半身又癱瘓，一直都沒有機會再練習，無法回復當年的威風，是意料之中，可是我仍然希望能够知道，我的暗器沈大俠是否能够應付。」

沈勝衣道：「這個簡單。」

西門碧說道：「你願意接我的柳葉飛刀？」

沈勝衣道：「却之不恭，況且我也想領教一下夫人的暗器手法。」

西門碧道：「只怕傷了你。」

沈勝衣道：「難得有這個練練身手的機會，就是捱上幾刀也是值得。」

「這我就放心出手了。」西門碧眼瞳中碧光大盛。

龍婉兒一旁脫口道：「娘你……」

西門碧截道：「你給我退過一旁。」

龍婉兒尚在猶豫。

西門碧揮手道：「你不必担心害怕，且看你娘當年的威風！」

她一面笑容。

所有的憂傷，悲痛，一下子彷彿巳忘掉。

這麼大的一個人，脾氣竟然像年輕的女孩子一樣。

龍婉兒難得看見她這樣高興，只好退下。

西門碧雙手互搓，說道：「你準備好了。」

沈勝衣應聲站起身子。

西門碧看見他站起來，眼瞳中碧光更盛。

她緩緩坐直半身，忽然一聲輕叱：「看暗器！」鳥爪一樣的雙手急揮而出。

一片片閃亮的光芒立時從她手中飛出來！

那赫然是一支支三寸長短，柳葉一樣的飛刀。

那些飛刀也不知道她是在什麼時候抓在手中，在那裏拿出來，只是她左一抓，右一揮，右一抓左一揮，眨眼間竟然飛出了七七四十九支柳葉飛刀。

嗚嗚破空之聲立時不絕於耳！

她顯然沒有說謊，在暗器方面的確下了一番苦功。

的確稱得上是一個暗器高手。

莫說是昔年，就現在，江湖上能够閃避她這一招左右雙飛，七七四十九支柳葉飛刀，不傷在飛刀下的人，相信不出二十個。

沈勝衣當然是這二十個中之一個。

西門碧暗器剛一出手，他人巳經在半空。

蝴蝶一樣飛舞在半空。

他沒有拔劍，一雙手左穿右插一時在袖中，一時在空中。

「嗚嗚」的破空之聲忽然停下，沈勝衣亦凌空落下，落在西門碧床前。

他雙袖一抖，叮叮噹噹一連串異响，一支支的柳葉飛刀從他的雙袖之內落下，落到床上。

七七四十九支一支不少。

他竟就凌空用手接下西門碧的七七四十九支柳葉飛刀。

西門碧不由怔在當場。

沈勝衣即時抱拳道：「領教。」

西門碧如夢初覺，道：「很好。」

沈勝衣道：「夫人的暗器手法更好，只是力道比較弱，以至無法完全發揮暗器的變化。」

西門碧道：「這是意料之中。」

沈勝衣道：「否則我最多只能接下十四支柳葉飛刀。」

西門碧道：「這是說赤手空拳，你的劍若是出鞘，我的暗器即使能够回復昔年威力，只怕一樣無法將你擊倒。」

沈勝衣道：「未必。」

西門碧道：「你的武功高强，大出我意料之外。」

沈勝衣道：「過獎。」

西門碧道：「這是事實，以你這樣的武功心智，難怪我們束手無策之事情，你一來就迎刃而解。」

沈勝衣道：「言之過早。」

西門碧自顧歎息接道：「若不是這個病，我也會帮助你一臂之力。」

沈勝衣道：「這相信我還能够應付得來。」

西門碧道：「以你的武功應該是不成問題。」

她忽然一拍床沿，道：「坐下來。」

沈勝衣道：「這個……」

西門碧道：「江湖兒女，怎麼如此拘束？」

沈勝衣只好坐下。

西門碧道：「你這樣帮助我們，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道謝你才是……」

沈勝衣一笑道：「我不拘束，夫人對我客氣起來了。」

西門碧笑笑又說道：「我總不能讓你太吃虧，幸好有一件事情，我還可以指點你一下。」

沈勝衣的好奇心不由又來了，他奇怪的望住西門碧。

西門碧即時反手從枕底拿出了一件形狀非常奇怪的東西，道：「你知道這是什麼？」

沈勝衣定睛望去，搖頭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東西。」

西門碧說道：「你遊俠江湖，那一國的人，都有機會遇上，不難會遇到這種武器。」

沈勝衣詫異道：「這是一種武器？」

西門碧道：「其實應該算做暗器。」她語聲一沉，又道：「遇到這種或者類似的東西，你就要小心。」

沈勝衣道：「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西門碧說出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名字。

沈勝衣聽不懂，她接着解釋道：「這是在我國的名稱，在扶桑叫它做火銃，在這裏大家都叫它做火槍。」

沈勝衣道：「火銃？火槍？」

西門碧道：「如果有人用這種東西向着你，在他的手指開始勾動之時，你就應該設辦法躲避。」

沈勝衣道：「否則怎樣？」

西門碧道：「這樣。」

她握着那支火槍的右手食指，應聲一勾。

「砰」一聲巨响，那支火槍的槍管射出了一度火光！

火光一閃即逝。

牆角几上的一個花瓶幾乎同時爆炸，炸成了碎片。

沈勝衣臉色一變。

西門碧道：「如果正中要害，一槍就可以將人擊斃，它的威力，速度與及可能到達的距離，並不是一般暗器所能夠比得上。」

沈勝衣道：「這麼厲害。」

西門碧道：「它惟一的缺點就是開一槍之後，必須重新裝置火藥，也許現在已有所改善，我這支已是十年前的東西。」

沈勝衣道：「原來是種火藥暗器。」

西門碧道：「可以這樣說。」

沈勝衣道：「這支火槍是夫人從海外帶來的？」

西門碧道：「不錯。」

沈勝衣道：「夫人能夠帶來，其他人也一樣能夠帶來，我當眞是大有機會遇上它，幸好夫人現在給我見識一下，否則不難就死在這種東西之下。」

他一頓，懇切的說道：「多謝夫人指點。」

西門碧失笑道：「現在到你來了。」

沈勝衣莞爾。

那種恐怖感此刻已蕩然無存，代之而起的是一種親切感。

西門碧似乎已有些累，她緩緩躺下來，轉顧龍婉兒，道：「你替沈大俠準備了休息的地方沒有？」

龍婉兒點頭道：「已吩咐龍立準備好了。」

西門碧道：「這當兒你不妨帶沈大俠到處走走，好讓沈大俠熟悉一下這裏的環境。」

龍婉兒道：「我會的了。」

沈勝衣連忙起身，說道：「打擾了夫人……」

西門碧截道：「我很高興見到你這種年青人，可惜我的精神不大好。」

沈勝衣道：「夫人好自休息，我這就告辭。」

西門碧道：「明天給我一個明白。」

沈勝衣道：「希望能夠。」

他的語聲仍然是充滿了自信。

今天已過了一大半，明天已不遠。

他今天才到來，才一個時辰左右。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難道他眞的就能夠將事情解決？揭破鬼血的秘密？

找出龍棲雲失踪之謎？

× × ×

雨繼續在下。

到黃昏，雨逐漸變弱。

黃昏後，雨已弱如柔絲，雲已薄似綺羅。

細雨院深，淡月廊斜。

書齋一片寂靜。

用過晚飯後，沈勝衣就負手站立在書齋外的走廊上。

書齋的牆壁也是鬼血淋漓，桌椅並沒有例外。

是不是這個原因他不肯留在書齋內？

走廊上的欄干柱子一樣有鬼血。

他的目光却沒有落在柱子欄干之上。

他仰眼望天，正望着天上的月，一副在等人的樣子。

在等什麼人？

那個人是否會從天上掉下來？或者從月中飄下來？

倘使眞的有這種事，他等的那個一定不是人。

如果不是天仙就是幽靈。

鬼血已出現，已乾透，幽靈也應該出現的了。

× × ×

夜色中突然一閃光芒。

沈勝衣的目光即時落在那一團光芒之上。

他的反應也實在敏銳。

是燈光。

一個人打着燈籠從月洞門進來，直走向書齋。

如此秋夜，如此環境，燈光也變得詭異起來。

拿着燈籠的那個人在搖幌的燈光映照下，也變得詭異。

沈勝衣瞧着她走來，眼瞳中充滿了疑惑。

——這不是龍婉兒？她走來這裏有什麼事？

痛下辣手　終露破綻

也不過片刻，龍婉兒便已來到沈勝衣面前。

「沈大俠。」

「你有事找我？」

龍婉兒搖頭道：「不是我有事，我只是來看看今夜的行動，是否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沈勝衣反問道：「你知道我今夜的行動？」

龍婉兒道：「你不是打算今夜着手調查鬼血與及幽靈的眞相？」

沈勝衣道：「我不錯有這個打算。」

龍婉兒道：「這幢莊院非常寬敞，第一次到來，處處都陌生，或者需要我從旁指引……」

沈勝衣道：「我今夜却沒有到處走的需要。」

龍婉兒道：「這個……恕我好奇問一句。」

沈勝衣道：「你想知道什麼？」

龍婉兒道：「不到處走走又如何能夠調查清楚？」

沈勝衣道：「我根本已無須調查。」

龍婉兒驚訝道：「莫非你眞的已經知道是那一個在搗鬼？」

沈勝衣頷首道：「不錯。」

龍婉兒道：「告訴我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沈勝衣道：「晚飯之前。」

龍婉兒道：「如此，你怎麼不當場採取行動？」

沈勝衣道：「我雖則已經知道這個人是誰，可是這個人這樣做有什麼目的？却仍然不明白，不過怎樣也好，到目前爲止，一切都還是在開玩笑的階段，也許他眞的目的在開玩笑，所以我不想立刻對他採取行動。」

龍婉兒道：「不怕他眞的弄出殺人案子？」

沈勝衣道：「即使他的目的眞的在殺人，現在被我看破了，應該就立刻中止他殺人的計劃。」

龍婉兒道：「應該就是的。」



龍婉兒挑燈夜訪沈勝衣。

沈勝衣道：「倘若我所有的推測完全正確，能够防患於未然，阻止罪案的發生，這件事至此也就可以告一段落的了。」

龍婉兒奇怪道：「對這個人你可以如此寬容？」

沈勝衣道：「因爲這個人無論怎樣看，也不像一個壞人。」

龍婉兒道：「不是壞人又怎會做這種事？」

沈勝衣道：「這其實也不是什麼壞事，他不過弄污了這幢莊院。」

龍婉兒道：「家父的失踪……」

沈勝衣截口道：「令尊的失踪與他也許並沒有關係。」

龍婉兒微一沉吟道：「那麼，他的預言殺人……」

沈勝衣道：「也許只是說說。」

龍婉兒道：「他這樣一直恐嚇我們，只怕不是開玩笑這樣簡單。」

沈勝衣道：「當然，因爲他無論怎樣看，也同樣不像一個喜歡開玩笑的人。」

龍婉兒道：「依你推測，他目的是爲了什麼？」

沈勝衣道：「爲了令我們遷出這幢莊院。」

龍婉兒道：「何以見得？」

沈勝衣道：「你不妨回憶一下那個無面法師的說話。」

龍婉兒想也不想就問道：「那個無面法師的說話怎樣？」

沈勝衣道：「他是否有意無意的暗示你們須遷出這幢莊院才可以避免幽靈的騷擾？」

龍婉兒想想點頭。

沈勝衣道：「如果這個無面法師並非眞的來自幽冥，世間根本就沒有所謂幽冥幽靈的話，這莊院之內，必然隱藏着某些東西或者秘密，這些東西或者秘密，必須在你們遷出之後，他才能够將之取到或保留。」

龍婉兒道：「所以他千方百計，要我們遷出？」

沈勝衣道：「這只是我的推測，他另有用意亦未可知。」

龍婉兒道：「聽你這樣說，那些鬼血並不是眞的鬼血了？」

沈勝衣道：「也許眞的有鬼，鬼又眞的有血，但無論如何，出現在這幢莊院之內的以我看絕不是鬼血！」

龍婉兒道：「不是鬼血，又是什麼東西？」

沈勝衣道：「紅色的如果不是人血就是其他動物的血液。」

龍婉兒道：「紫色的呢？」

沈勝衣道：「是合幾種藥草煮成的藥汁。」

龍婉兒道：「藥汁？」

沈勝衣道：「那種藥汁，功能止血生肌。」

龍婉兒道：「這樣說，那種藥汁是鐵打刀傷用的了。」

沈勝衣道：「或者還有第二種用途，我却只知道這種。」

龍婉兒道：「你說過懂得鐵打刀傷，當然知道那些藥草。」

沈勝衣道：「而且我曾經用那些藥草

煮成那種藥汁，是以一進莊院我就已經知道這所謂鬼血其實是什麼東西。」

龍婉兒道：「也因此，你發現了那個人？」

沈勝衣道：「不錯。」

龍婉兒緊接追問道：「那個人，到底是誰？」

沈勝衣說道：「你不是第一次問我的了。」

龍婉兒歎了一口氣，道：「我這個人實在沒有耐性。」

沈勝衣道：「這相信才是你今夜到來的原因。」

龍婉兒苦笑點頭。

沈勝衣道：「如果我再不給你一個明白，今夜我看你只怕連睡都睡不着。」

龍婉兒再點頭。

沈勝衣微喟道：「你或者以爲我是故弄玄虛……」

龍婉兒道：「不瞞你，我是會這樣以爲。」

沈勝衣道：「這也難怪，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一些也沒有這個意思。」

龍婉兒道：「然則，你的一再替他隱瞞……」

沈勝衣道：「只因爲他給我的印象並不壞，我懷疑他所以這樣做，一定有他萬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我給他這個機會。」

龍婉兒道：「什麼機會？」

沈勝衣道：「坦白的機會，我一再表示已經知道事情的眞相，明天就會揭露鬼血的秘密，又選擇書齋這個幽靜的地方，目的就是給他時間來找我坦白一切，倘使他眞的另有苦衷，我非獨不會難爲他，說不定還會帮助他解決。」

他一頓，淡淡一笑，說道：「他也是一個聰明人，應該聽得出我那些說話的弦外之音。」

龍婉兒道：「萬一他聽不出……」

沈勝衣道：「無論他是眞的聽不出，抑或有意與我過不去，一過了今夜，我都不會再對他客氣的了。」

龍婉兒道：「他……」

沈勝衣道：「你若是急不及待，無妨就等在這裏，如此除非他不來，否則你必會看見他。」

龍婉兒道：「你讓我留在這裏？」

沈勝衣道：「我想過了，這件事你還是知道的好。」

龍婉兒道：「這又……」

沈勝衣截口道：「只怕他看見你在這裏，心裏有顧忌，不肯走過來見我。」

龍婉兒道：「這個容易，我可以一旁躲起來。」

沈勝衣道：「也是辦法。」

龍婉兒又問道：「你肯定今夜他一定會到書齋這裏？」

沈勝衣道：「不敢肯定，天下間最難測的就是人心，除了他自己，相信沒有人推測到他將會採取的行動，況且……」

龍婉兒道：「況且怎樣？」

沈勝衣道：「我的推測是否正確，目前仍然是一個疑問。」

龍婉兒道：「方才你不是對自己的推測充滿了信心？」

沈勝衣道：「這到底只是推測，不能夠因爲自己的信心，就肯定事實也定是如此。」

龍婉兒點頭。

沈勝衣接道：「大胆假設，小心求證，我一向解決問題都是本着這個原則。」

龍婉兒轉問道：「果眞一如你推測，你以爲他多數選擇什麼時候到來？」

沈勝衣道：「難說，也許現在——」

他忽然住口，目注月洞門那邊。

龍婉兒的目光亦轉了過去。

她也已聽到了腳步聲。

腳步聲月洞門外迅速傳來，雖然不怎樣響亮，由於環境的靜寂，也非常清楚。

龍婉兒連隨問道：「是不是那個人走來了？」

沈勝衣道：「不是。」

龍婉兒奇怪道：「你怎知道不是？」

沈勝衣道：「從他們的腳步聲聽得出來。」

龍婉兒道：「他們？」

沈勝衣道：「來的是兩個人，走得很急，即使這件事是兩個人同謀合計，並非一個人的所爲，他們又眞的走來自我坦白，也無須走的這樣匆忙！」

龍婉兒不由點頭。

說話間，來人已經穿過月洞門，走進院子。

來的果然就是兩個人。

兩個女孩子。

春梅，秋菊！

× × ×

春梅的面色紙一樣蒼白，秋菊的面色也不見得好到那裏去。

兩人慌慌張張的一口氣走到沈勝衣龍婉兒面前。

龍婉兒也看出必然是有事發生，忙問道：「什麼事你們走的這樣慌張？」

秋菊喘着氣叫道：「老夫人死了。」

沈勝衣龍婉兒聽說，不由得都大驚失色。

龍婉兒脫口問道：「誰說的？」

秋菊道：「春梅……」

龍婉兒目光一轉，連隨喝一聲：「春梅！」

春梅顫聲道：「老夫人眞的死了。」

龍婉兒道：「我娘好好的怎會突然死去？」

春梅道：「在未喝下那碗藥之前，老夫人的確什麼事也沒有，可是一喝下了那碗藥，她就變啞了，一個字也都說不出來，只是雙手扼住了咽喉，好像非常辛苦，我看見奇怪，上前正想問發生了什麼，她眼耳口鼻之中突然就湧出了黑血……」

沈勝衣失聲道：「黑血？」

春梅沒命的點頭，道：「跟着她就一動也不動，我大着胆子摸摸她的手，却發覺她的手已經僵硬……」

她的兩隻手不覺緊握在一起，又道：「當時我很害怕，慌忙去找小姐，可是小姐就只有秋菊一個人……」

秋菊一旁接道：「我聽她這樣說，也吃了一大驚，慌忙就帶她到這裏來找尋小姐……」

龍婉兒聽到這裏，再也忍不住，回身急奔了出去。

沈勝衣連隨舉步。

秋菊春梅忙跟在他們後面。

× × ×

無面法師的預言又一次成爲事實，死亡終於降臨這個莊院！

一如春梅的描述，西門碧已經七孔流血死亡。

她整個身子都已僵硬。

從她的表情看來，她臨死之前顯然非常辛苦。

她雙手扼着咽喉，連舌頭都已給自己扼了出來，碧綠的一雙眼睜的老大，眼中却已沒有了光輝。

龍婉兒哭倒在西門碧的身上。

沈勝衣却一些表情也沒有，他冷然放開了按在西門碧手腕上的右手，目光轉落在地上。

一隻碗碎裂在地上。

沈勝衣目光一落一起，目注春梅道：「這就是盛藥的那隻碗？」

春梅一面喘氣，一面點頭。

這樣一來一回，她與秋菊兩人都已累得要命。

沈勝衣俯身拾起了一角破碗，仔細觀察了一會，喃喃自語道：「毒藥不像是下在碗中。」

他目光再轉。

門側有一張几子，几子上放着一個藥保。

沈勝衣目光轉落向那個藥保，又問道：「碗中的藥是不是由那藥保倒出來？」

春梅道：「是。」

沈勝衣道：「給我拿來。」

春梅拖着腳步走過去捧起那個藥保。

她的一雙手顫抖得很厲害，那個藥保幾乎就從她的手中掉下來。

她簡直就像是抱孩子般的將那個藥保抱到沈勝衣面前。

沈勝衣接在手中，眼睛却看着春梅。

他的目光劍一樣銳利，似乎要割開春梅的衣裳，的胸膛，看清楚她的心事。

春梅給他看慌了，囁嚅着問道：「沈大俠還有什麼吩咐？」

「沒有了。」沈勝衣的目光應聲就柔了。

他轉顧那個藥保。

只是普通的藥保，表面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

他左手連隨將保蓋揭開。

一股濃郁的藥香從保中湧出來。

這種藥香他並不陌生。

他湊近去輕嗅了一下，就皺起眉頭，旋即將保蓋放回去，以指輕揉眉心。

秋菊一旁看見，忙趨前問道：「怎樣了？」

沈勝衣搖頭道：「不要緊。」

他的手一偏，在一旁几子放下那個藥保，反手一把將龍婉兒拉起來，道：「現在並不是哭的時候。」

龍婉兒好不容易收住了哭聲，睜着一雙淚眼道：「我……我現在應該怎樣？」

沈勝衣說道：「先找出毒殺令堂的兇手！」

龍婉兒道：「我娘是被人毒殺的？」

沈勝衣微一點頭，道：「毒就下在她的藥中。」

龍婉兒道：「下毒的又是誰？」

沈勝衣道：「立即就會知道的了。」

他轉顧春梅，又問道：「那個藥保是不是司馬不羣那裏拿來的？」

春梅道：「是。」

沈勝衣道：「什麼時候的事。」

春梅道：「晚飯之後，這三年以來，每一天我都是這個時候到表少爺那裏拿第二次的藥。」

沈勝衣說道：「第一次、是在什麼時候？」

春梅道：「早飯之後。」

沈勝衣道：「老夫人每一天都要吃兩趟藥？」

春梅道：「三年如一日，從來沒有間斷，這也是表少爺的意思。」

沈勝衣道：「所有的藥都是在司馬不羣那裏預先煮好？」

春梅點頭。

沈勝衣道：「你去拿藥的時候，司馬不羣在不在？」

春梅道：「在。」

她補充道：「吃晚飯的時候，大家都在偏廳之內。」

沈勝衣點頭道：「不錯都在。」

他知道因爲當時他也在偏廳。

春梅接道：「飯後我就跟表少爺回去拿藥，一向都是這樣。」

沈勝衣道：「到那裏，是你動手拿還是他親手將藥保交給你？」

春梅道：「是他親手交給我，因爲有時他還要先試一下藥味。」

沈勝衣道：「這一次他有沒有試？」

春梅道：「沒有，因爲這一劑藥先後他已經煮了四次。」

沈勝衣道：「你接過藥保，立即就拿來這裏？」

春梅道：「是。」

沈勝衣說道：「連隨就倒出給老夫人喝？」

春梅點頭，道：「誰知道老夫人一喝下，竟變成這樣。」

沈勝衣道：「你有沒有說謊？」

春梅慌忙搖手道：「我沒有。」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

龍婉兒一旁都聽在耳中，這時候再也忍不住問道：「到底是誰下的毒藥？」

沈勝衣道：「毒藥是下在藥保之內，藥保却是來自司馬不羣那裏，這你說，是誰下的毒藥？」

龍婉兒一怔道：「你是說下毒的是我表哥。」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道：「我一直以爲他不過在開玩笑，存心替他開脫，那知道根本就不是，因爲我透露已知道事情的眞相，反而迫使他立即下毒手，這實在大出我意料之外。」

他又歎了一口氣，接道：「也許他恐怕鬼血這件事被揭發，影响他整個計劃，所以提前採取行動。」

龍婉兒道：「他還有什麼計劃？」

沈勝衣道：「對於這方面，目前我尚未有頭緒，不過以那頂竹笠的出現看來，相信是與令尊的失踪有關。」

龍婉兒道：「哦？」

沈勝衣道：「令尊已經失踪了三年，他失踪之時帶在身上的那頂竹笠却是在三

年後的今天在這幢莊院之內出現，如果令尊已經死亡，那頂竹笠的出現，無疑就是暗示殺害他的兇手必然就一直住在你們家中，與殺害令堂的兇手相信也就是同一個人。」

龍婉兒脫口道：「也就是我表哥？」

沈勝衣點頭道：「也就是今夜我在書齋之內等候的那一個人。」

「不會的，」龍婉兒突然尖叫了起來，「我怎也不相信，他是殺害我父母的兇手。」

沈勝衣瞟着龍婉兒，道：「我知道你與他很要好。」

龍婉兒道：「所以，我很清楚他的爲人。」

沈勝衣道：「可是證據……」

龍婉兒道：「什麼證據？」

沈勝衣沒有立即回答她，轉顧春梅秋菊道：「秋菊立刻去通知龍立到衙門投案，請這地方的捕頭到來，春梅你則去將這個莊院的所有人請來這裏。」

秋菊應聲退出，春梅方待應命，沈勝衣又說道：「司馬不羣例外。」

春梅道：「是。」

沈勝衣回對龍婉兒道：「我與你這就去找他。」

龍婉兒青着臉道：「你說得這樣肯定，莫非眞的是……是他……」

沈勝衣說道：「一切待到了他那裏再說。」

龍婉兒點頭，一個身子已不由顫抖起來。

沈勝衣知道她的感受，却只有歎息。

×　×　×

雨終於停下，風却更蕭索。

沈勝衣龍婉兒左折右彎，終於又來到司馬不羣居住的那個院子。

藥香已淡薄。

小樓中仍然有燈光。

燈光底下，書案之前，盤膝坐着司馬不羣。

他正在看書。

藥書。

他全副精神彷彿都已集中在那册藥書之上，完全不知道沈勝衣龍婉兒的進入。

一直到龍婉兒叫他才知道。

「是表妹與沈大俠來了？」他坐轉身子，睜大了眼睛，好像是很奇怪兩人的到來。

龍婉兒沒有理會他，雙目明瑩，珠淚欲滴。

沈勝衣也沒有說什麼，只是冷冷的瞪着司馬不羣。

司馬不羣都看在眼內。

他更加奇怪，忙問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沈勝衣冷冷的道：「你應該知道。」

司馬不羣道：「我應該知道什麼？」

龍婉兒叫了出來：「我娘給你的藥毒死了！」

司馬不羣大驚失色，颯的跳起身子，道：「表妹，你說什麼？」

沈勝衣截口問道：「方才春梅是不是在你這裏拿走了一保藥？」

司馬不羣道：「每一天，都是這樣的了。」

沈勝衣道：「龍夫人喝下了那保藥不久就七孔流血，毒發身亡。」

司馬不羣驚叫道：「那保藥，怎會有毒？」

沈勝衣道：「這就要問你了。」

司馬不羣道：「你們有沒有看錯？」

沈勝衣道：「沒有。」

司馬不羣疑惑的又問道：「這件事難道是眞的？」

沈勝衣道：「現在並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可是這些藥草並非毒草，混起來也沒有毒！」司馬不羣走過去那邊牆角，拿起了幾種藥草，道：「何況這種藥先後我已配了四劑，如果是有毒，早就應該毒發了。」

沈勝衣道：「這個容易解釋，前此的幾劑藥之中，都少了一種藥，只有這一劑藥之中，才將那種藥混入去。」

司馬不羣道：「那種藥？」

沈勝衣道：「毒藥。」

司馬不羣搖頭道：「那劑藥即使眞的被混入了毒藥，也不是我將毒藥混入去，我沒有理由這樣做。」

沈勝衣道：「有沒有理由這樣做，你自己明白。」

他一聲歎息接道：「縱然有什麼問題解決不來，你不妨找我從長計議，何必這樣做？」

司馬不羣道：「我不明白你這番話的意思。」

沈勝衣道：「你應該比誰都明白。」

司馬不羣道：「爲什麼？」

沈勝衣道：「還要問爲什麼？」

司馬不羣道：「我不能不問。」

沈勝衣道：「今夜你原該先到書齋找我的。」

司馬不羣又一聲：「爲什麼？」

沈勝衣道：「我一再透露已經知道鬼血的秘密，知道是誰在攪鬼，明天就揭發一切，目的就是給今夜的時間你找我坦白一切，這弦外之音，以你這樣一個聰明的人，難道會聽不出來？」

司馬不羣怔怔的望着沈勝衣，苦笑道：「我就是不明白你的說話。」

沈勝衣道：「這幢莊院之內的鬼血，難道不是你弄出來？」

司馬不羣詫異的道：「怎麼你懷疑到我的頭上？」

沈勝衣橫移幾步，探手按住了一條柱子。

那條柱子之上染滿了鬼血。

小樓的四壁與及地面，一樣是鬼血斑斑。

沈勝衣的目光由柱子移到牆壁，由牆壁移落地面，又再由地面回到那條柱子之上，道：「地面的鬼血不得而知，壁柱的鬼血毫無疑問，是用掃帚之類東西塗上去的，是以一進來我就已知道這是人爲的鬼血，及至弄清楚鬼血是什麼東西，更肯定我的判斷沒有錯誤。」

司馬不羣試探着問道：「那些鬼血到底是什麼東西？」

沈勝衣道：「一種藥汁，那種藥汁相信只有對於藥草很有研究的人，才能夠煉出來。」

他冷冷的一笑，接道：「這個莊院之內，研究藥草的人就只有你。」

司馬不羣道：「但……」

沈勝衣揮手截住了他的說話，兩步走過去，指着其中的幾種藥草，道：「這幾種藥草混在一起，加水煮出來就是所謂鬼血。」

「這幾種藥草？」司馬不羣亦走了過去，他仔細的打量了一會，神色就變得很奇怪，道：「這邊的藥草，是我最近託人買回來的，我記得很清楚，並不包括這幾種藥草在內，清點收貨的時候，也沒有在內。」

沈勝衣道：「是麼？」

司馬不羣接道：「這幾種藥草好像是鐵打刀傷用的。」

沈勝衣道：「那種鬼血本來就是一種很好的鐵打刀傷藥，功能止血生肌。」

司馬不羣道：「我知道沈大俠在鐵打刀傷方面很有研究。」

沈勝衣道：「所以一入莊院我就已看出來。」

司馬不羣道：「進來我這裏的時候相信大俠便已看見這幾種藥草。」

沈勝衣道：「不錯。」

司馬不羣道：「這就難怪你在懷疑我了。」

沈勝衣道：「弄鬼血這玄虛的人，必須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必須熟識這個莊院的情形，否則他沒有可能在一夜之間，弄的一莊鬼血，二是必須懂得藥草，否則他根本無法弄出這鬼血。」

他一頓接道：「在這幢莊院之內，符合這兩個條件的人，只有你！」

他戟指司馬不羣。

司馬不羣給他這一指，連退好幾步。

他面都青了。

沈勝衣又道：「現在龍夫人又死在你煮的藥中，你怎樣解釋？」

司馬不羣苦笑道：「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解釋，可是我的確沒有在藥中下毒，也根本不知道那裏來這些藥草。」

沈勝衣盯着司馬不羣冷笑。

龍婉兒也在盯着司馬不羣，一面的悲憤。

司馬不羣已經發覺，上前一步道：「表妹……」

龍婉兒截道：「不要再叫我表妹。」

司馬不羣歎息一聲，道：「連你也不相信我？」

龍婉兒道：「證據確鑿，你叫我怎樣相信你？」

司馬不羣道：「我怎會是這樣？」

龍婉兒索性閉上嘴巴，眼淚却已流下來。

司馬不羣頓足道：「這是別人陷害我，嫁禍我！」

沈勝衣道：「別人，誰？」

司馬不羣搖頭道：「不知道。」

沈勝衣道：「爲什麼他要陷害你？嫁禍你？」

司馬不羣一再搖頭道：「不知道。」

沈勝衣道：「每一個罪犯被人揭發他的罪行之時，大都是這樣說話。」

司馬不羣嘶聲叫道：「可是我眞的寃枉。」

沈勝衣沒有再與他爭辯下去，轉問道：「你午間不是說過，這裏有一個地下石室？」

司馬不羣道：「事實就是一個地下石室。」

沈勝衣道：「那個石室你說過是用來存放那些不必要的藥草。」

司馬不羣道：「這也是事實。」

沈勝衣道：「你是否願意，帶我去瞧瞧？」

司馬不羣叫道：「我難道還可以不願意？」

沈勝衣道：「不可以。」

司馬不羣道：「你這又爲了什麼？」

沈勝衣說道：「只是我忽然有一種預感。」

司馬不羣道：「什麼預感？」

沈勝衣道：「預感在那裏可能找到更重要的證據。」

司馬不羣歎息道：「希望你這種預感不會成爲事實。」

沈勝衣道：「哦？」

司馬不羣道：「單就是目前這些證據，已够我頭痛的了。」

沈勝衣道：「也許那些證據能够替你開脫。」

司馬不羣道：「我不能奢望。」

沈勝衣道：「哦？」

司馬不羣道：「這顯然是一個惡毒的陰謀，對方存心要我負上一切罪名，石室下面，若再有所發現，也必然是於我不利的。」

沈勝衣道：「也許什麼都沒有。」

司馬不羣道：「希望如此。」

一頓，他又道：「這邊走，請！」他連隨舉步。

×　×　×

石室就在小樓下面，入口倒也隱秘。

小樓的後面相連着一個小小的佛堂，供奉着莊院原來主人的歷代祖宗神位。

那些神位現在都堆放在一起。

原來主人的子孫沒有帶走它們，司馬不羣也沒有將它們當柴來燒掉。

那個神壇赫然裝了機括，可以移動。

司馬不羣隨隨便便一推，便將神壇推開。

通往地下石室的那道石級便自呈現眼前。

×　×　×

小小的地下石室，果然堆滿了藥草。

一室的藥香，藥香中帶着惡臭。

燈光及處，司馬不羣又再變了面色。

石室之內果然有所發現，却一如他的推測，這發現只有對他不利。

在石室的一角，竟堆滿了那些可以煮成「鬼血」的藥草。

大部份的藥草都已被煮爛，凝結着一團團紫色的「鬼血」。

沈勝衣目光一閃，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司馬不羣搖頭道：「我無話可說，但也不覺得怎樣失望。」

因爲他早已料到，如果石室中有所發現，必然是對他不利。

沈勝衣冷笑道：「這也是別人陷害你的了？」

司馬不羣道：「我說是，但又有誰相信。」

他將頭垂下。

沈勝衣道：「你這樣做，到底爲了什麼？」

司馬不羣垂頭不語。

沈勝衣道：「是不是因爲厭倦了不停的替龍夫人煉藥？」

司馬不羣道：「我平生最喜歡的工作就是研究各種藥物，怎樣去醫好病人。」

沈勝衣轉問道：「那麼是不是他們夫婦曾經反對你與他們的女兒走在一起？」

司馬不羣道：「他們早巳將婉兒許配給我。」

沈勝衣回顧龍婉兒。

龍婉兒頷首，眼淚又流下。

沈勝衣一怔，道：「這就奇怪了，殺人一定有殺人的動機，你殺人的動機究竟在那裏？」

司馬不羣歎息道：「如果這件事是我做的，我一定會答覆你。」

沈勝衣道：「始終否認殺人。」

司馬不羣道：「事實我沒有殺人。」

沈勝衣道：「如此藥煲中的毒藥，這些藥草，還有那頂竹笠你又怎樣解釋？」

司馬不羣道：「我無法解釋。」

沈勝衣道：「這些證據，是不是巳足够將你送入監牢？」

司馬不羣道：「這足够的了。」

沈勝衣道：「在官府的捕快到來之前，你最好能够想出充份的理由替自己分辯清楚，或者希望我能够找到其他有力的證據替你開脫。」

司馬不羣苦笑一聲，道：「我是在這樣希望。」

沈勝衣道：「可不要抱着太大的希望，當知希望越大，失望往往越大。」

他的神情說話都顯得有些奇怪。

司馬不羣點頭苦笑。

只有苦笑。

沈勝衣將燈取過，周圍仔細觀察了一會，才離開石室。

司馬不羣亦步亦趨。

沈勝衣出了佛堂，又到處小心的搜查了一遍。

他離開小樓的時候，並沒有再找到什麼。

司馬不羣也不怎樣的失望。

這巳在他的意料之中。

× × ×

當地的捕頭叫做沈蒼，年紀並不大。

據講他所以能爲成爲捕頭，完全因爲他是當地縣太爺的小舅子。

不過他本人的武功據講也實在不錯。

因爲他本來就是一個鏢師。

他當然知道沈勝衣這個人，對沈勝衣也佩服得很。

他甚至曾經自認與沈勝衣是堂兄弟。

很多人都相信。

他畢竟也是姓沈。

所以一接到龍立的通知，他立即帶齊手下捕快，奔馬一樣趕來。

堂兄有事叫到，他這個堂弟又豈敢怠慢。

他是這樣說話。

當然私底下，不是在龍立面前這樣說話。

他一衆手下不由齊都興奮起來。

他們的頭兒，竟然眞的是名震江湖的沈勝衣的堂弟，這在他們來說也是一種光榮。

因此他們也特別賣力。

一入莊院，沈蒼的脚步便快了。

最少快一倍。

一下子他最少將一衆手下拋開七丈。

只有龍立跟得住。

到那些捕快再回到他身旁的時候，他巳經見到沈勝衣，來了一番自我介紹。

他一切都表現得非常熱情。

熱情得簡直就像是堂兄弟久別重逢一樣。

沈勝衣並不怎樣奇怪。

他巳經不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熱情的捕快。

不過以前的那些捕頭，都是因爲有些事情解決不來想請他帮忙，現在這個沈蒼簡直就當他頂頭上司一樣。

所以他還是有些奇怪。

他當然不知道自己巳成了沈蒼的堂兄，沈蒼其實是將他當做堂兄來看待。

他却非常高興。

因爲他現在事實是需要一個很聽話，很合作的捕頭來協助解決這件事情。

沈蒼聽話極了，合作極了。

沈勝衣於是對沈蒼也熱情起來。

他扼要的將事情簡述一遍，便將司馬不羣交給了沈蒼。

沈蒼立即吩咐手下捕快給司馬不羣加上了手鐐。

司馬不羣沒有反抗，一面無可奈何之色。他望着龍婉兒，突然說道：「這件事我是……」

不等他說完，龍婉兒巳經偏過頭去。

司馬不羣沒有說下去，他好像非常失望，黯然垂下頭，喃喃自語道：「是非黑白遲早始終有一個水落石出。」

沒有人理會他的說話。

沈勝衣連隨對沈蒼道：「你先將犯人帶走。」

沈蒼點頭道：「還有什麼事？」

沈勝衣道：「沒有了。」

沈蒼回身一揮手。

那一羣捕快一聲吆喝，如臨大敵的團團圍住了司馬不羣，擁着他離開。

沈蒼目送他們走遠，才道：「沈大俠果然好本領。」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你在門外等我一等。」

沈蒼道：「哦？」

沈勝衣道：「這件事我應該隨你到衙門交代一下才是。」

沈蒼連連點頭，口中恭應道：「不錯，不錯。」

沈勝衣一揮手，道：「先請。」

沈蒼居然這就給他請了出去。

沈勝衣回顧龍婉兒，道：「事情現在顯然巳經解決，但由於我的失策，以至令堂被毒殺，我實在過意不去。」

他當頭一揖。

龍婉兒慌忙閃身讓開，說道：「沈大俠請不要這樣說，你實在巳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她歎了一口氣，接道：「這在家母來說，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沈勝衣無言。

龍婉兒的眼淚忽然又流下，道：「只是我實在想不到……」

沈勝衣微喟道：「人心難測。」

龍婉兒只有流淚。

西門鶴一旁一直沒有出聲，這下忍不住開口問道：「沈先生，這件事眞的是婉兒的表哥做的？」

沈勝衣道：「證據確鑿。」

西門鶴歎息道：「不羣本來是一個好孩子，怎會做出這種事情？」

他一再歎息，道：「這件事實在難以令人想像。」

沈勝衣亦自歎息。

于媚即時走過來，道：「然則這件事與那些幽靈是沒有關係的了。」

沈勝衣淡淡一笑，道：「即使眞的有所謂幽靈，相信也不會使用人間的毒藥來殺人。」

傅青竹接上口道：「婉兒父親的失踪，沈大俠又是怎樣見解？」

沈勝衣道：「相信巳經死了。」

傅青竹道：「以你推測，又是誰下的手？」

沈勝衣道：「不是司馬不羣，就是他的同黨。」

傅青竹道：「何以見得？」

沈勝衣目注于媚，道：「尊夫人是在司馬不羣居住的那個院子的牆外見到那個無面法師，那個無面法師一張面裂開之後，流下來的就是那種紫色的藥汁，這根本巳無須再解釋的了。」

傅青竹道：「沈大俠這是說那個無面法師是司馬不羣的化身。」

沈勝衣道：「是不是很快就有一個明白，在衙門之內，相信遲早他一定會供出一切。」

于媚接道：「也許那個無面法師眞的是來自幽冥，不羣那個孩子之所以這樣，完全是被鬼迷了心竅。」

沈勝衣道：「也許是的。」

于媚道：「這如何是好。」

沈勝衣道：「我不知道，因爲我既沒有鍾馗那種本領，也從來沒有與妖魔鬼怪打過交道。」

他忽然問道：「你怎會有這種被鬼迷了心竅的想法？」

于媚的神態立時變得很古怪，連語聲也變得古怪起來。

她壓住了嗓子，道：「因爲我曾經見過鬼？」

沈勝衣一怔，道：「哦？」

于媚道：「我却不知道那是否可以說是鬼。」

沈勝衣道：「鬼？」

于媚道：「因爲那個鬼簡直就像是人一樣。」

沈勝衣忍不住問道：「你到底在什麼地方見到那個鬼？」

于媚道：「當然就是在這幢莊院。」

沈勝衣道：「莊院那裏？」

于媚道：「就是我遇上無面法師的那個地方之附近。」

沈勝衣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于媚道：「在鬼血出現之前的一個晚上。」

沈勝衣道：「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于媚道：「那天夜裏我因爲院子裏悶熱，起來將那些還未打開的窗戶完全打開，無意中就看見院子裏站着一個人。」

沈勝衣道：「一個怎樣的人？」

于媚道：「那個人毫無疑問，就是婉兒的父親。」

龍婉兒一旁聽說，脫口道：「你說是見到了我爹？」

于媚道：「我相信沒有看錯，當時他脅下扶着一頂竹笠。」

龍婉兒道：「竹笠？」

于媚道：「也許就是今天在你表哥那裏找到的那頂竹笠？」

沈勝衣截口問道：「當時你怎樣？」

于媚道：「很奇怪，因爲他到底巳經失踪了三年。」

沈勝衣道：「當時他又在做什麼？」

于媚道：「飄然走向不羣居住的那個院子。」

沈勝衣道：「他有沒有發現你在望着他？」

于媚道：「好像沒有。」

沈勝衣道：「你可有叫住他？」

于媚道：「我正想叫住他，誰知道說話都還未出口，他就烟霧一樣消失了。」

沈勝衣道：「你當然更奇怪。」

于媚道：「當然了。」

沈勝衣道：「你有沒有走出詳細看究竟。」

于媚道：「當時我巳經有些害怕，實在不敢一個人出去……」

傅青竹接道：「結果她將我叫醒，我大不相信，但經不起她催促，還是與她出去一看。」

沈勝衣道：「看到什麼？」

傅青竹道：「什麼也看不到，我們甚至走入去不羣居住的那個院子，也一樣毫無發現。」

沈勝衣道：「司馬不羣當時是否在院子裏？」

傅青竹道：「他就坐在燈下讀書，一切都很平靜。」

沈勝衣道：「你們有沒有進去問他是否有看見什麼？」

傅青竹道：「沒有，因爲我一直就懷疑是她眼花。」

于媚道：「當時，就連我也懷疑自己眼花的了，現在想起來，這大有可能是眞的。」

沈勝衣一聲歎息，道：「我本來也不相信司馬不羣是這樣的人，是以雖然一進來我就巳看破那些鬼血是什麼一回事，並沒有當場予以揭發，一心給他一個改過的機會，却弄成現在這個地步，好好一個年青人怎會變的這樣，除了鬼迷住心竅這個理由之外，目前，的確沒有其他合理的解釋。」

于媚道：「可不是。」

沈勝衣歎息接道：「如果眞的鬼迷心竅，你們就要找一個大法師來解決了，我只能够帮忙到這裏爲止。」

他再顧龍婉兒道：「龍姑娘，所謂人死不能復生，還望節哀順變。」

龍婉兒道：「我……我現在應該怎樣做？」

沈勝衣道：「明天，衙門相信會派人來驗屍，他們走後，就可以料理令堂的身後事，這方面，你二叔他們會替你打點的了。」

傅青竹接道：「沈大俠儘管放心！」

龍婉兒又問道：「你認爲這是否眞的幽靈作祟，降禍我家？」

沈勝衣苦笑道：「這種事我早已說過完全沒有經驗。」

龍婉兒微喟道：「若是當眞幽靈作祟，這個地方我們是不能再住下去的了。」

沈勝衣道：「無論是與否，心理上總未免有些威脅，在事情未澄清之前，暫時搬開未嘗不好，姑娘喜歡怎樣就怎樣。」

他又再一揖，道：「這裏既然已沒有我的事，我可要告辭了。」

他眞的轉身舉步。

龍婉兒忙又叫住：「沈大俠……」

沈勝衣脚步一頓，回頭道：「姑娘還有什麼事？」

龍婉兒道：「我……送你一程。」

沈勝衣道：「不必。」

他柔聲接道：「你現在還是休息一下的好。」

龍婉兒轉顧龍立道：「那麼龍立替我送沈大俠。」

龍立應聲上前。

沈勝衣沒有拒絕，轉身再舉步。

龍立跟在他身後。

龍婉兒仍然不由自主的走出了院子。目送沈勝衣遠去，她簡直就像是變成了一個沒有生命的幽靈，悽然木立在院子中。

× × ×

出了內院，龍立再也忍不住，追上兩步，道：「沈大俠，這件事你眞的查清楚了？」

沈勝衣回顧道：「你莫非還有什麼疑問？」

龍立道：「我總覺得表少爺他不是那種人。」

沈勝衣道：「因爲他一向給你的印象都很好？」

龍立點一點頭，道：「他沒有理由這樣做。」

沈勝衣道：「有沒有理由只有他自己清楚！」

龍立道：「難道，他眞的是鬼迷了心竅？」

沈勝衣道：「這個問題，我不能答覆你。」

龍立歎息道：「他這樣，小姐可傷心透了。」

沈勝衣也嘆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龍立沒有再說話，只是不住的歎息。沒多久，兩人已來到莊門。

沈蒼正等在石階之上。

沈勝衣一直走出莊門，微一偏身道：「請回。」

龍立信口道：「不送。」

沈勝衣沒有再理他，與沈蒼打了個招呼，雙雙下了石階。

龍立抓着那兩扇大門，怔住在當場。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歎了一口氣，搖頭嘟喃道：「主人一生做的也沒有什麼好事，就是有幽靈作祟，亦不足爲奇。」

他嘟喃着方待將大門關上，忽然又看見沈蒼那邊飛奔過來。

他竟然奔上石階，奔到龍立面前才停下脚步。

龍立奇怪道：「大捕頭，爲什麼走回來？」

沈蒼吁了一口氣，說道：「拿那頂竹笠？」

龍立道：「陪同主人一同失踪了三年，今天忽然在表少爺那裏出現的那一頂竹笠？」

沈蒼道：「那是證物，我必須帶回衙門。」

龍立道：「那頂竹笠，因爲主母有說話吩咐下來，今天傍晚我已經送入主人房中。」

沈蒼道：「你與我進去拿來。」

他連隨舉步跨進門內。

這樣心急的捕頭，龍立還是第一次見到。

× × ×

衆人仍然在西門碧的房間之外，龍婉兒也仍然在院中。

她正想回身舉步，沈蒼龍立就奔進來了。

衆人都一怔，龍婉兒脫口問一聲：「什麼事？」

龍立道：「沈捕頭要拿主人的那頂竹笠。」

沈蒼接口說道：「那是證物，我得帶走。」

龍婉兒轉問龍立：「竹笠在那裏？」

龍立道：「在主母房中。」

龍婉兒道：「你入去拿出來。」

龍立應命走過去。

沈蒼却沒有跟着過去，反而走到龍婉兒面前，道：「姑娘現在有什麼打算？」

他居然問出這句話來。

龍婉兒也不奇怪，淡應道：「無論是否有幽靈作祟，我們都準備暫時遷出這個莊院。」

沈蒼道：「如此何不索性賣掉它？」

龍婉兒苦笑道：「出了這麼可怕的事情，還有誰肯買它。」

沈蒼道：「話可不是這樣說，如果姑娘眞的願意賣，這件事我倒可以帮忙。」

龍婉兒道：「不知是誰想買這一個莊院。」

沈蒼道：「西城鐵胆張。」

龍婉兒道：「就是開賭場的那個鐵胆張？」

沈蒼道：「正是。」

龍婉兒道：「他要買這個莊院，幹什麼？」

沈蒼道：「開賭場。」

龍婉兒道：「他難道不怕鬼？」

沈蒼道：「好像他那種人，只有鬼怕他。」

他一清嗓子接道：「早在我來調查鬼血的時候，他就已經拜托我，說如果這個莊院的人有意出賣這個地方，千萬通知他，就算出多一倍的價錢，他也不在乎。」

龍婉兒奇怪的道：「爲什麼？」

沈蒼道：「他認爲這種地方最適宜就是開賭場。只要這個賭場一開，一定客似雲來，一定能够賺錢。」

龍婉兒道：「他眞的出多一倍價錢也不在乎？」

沈蒼道：「只怕姑娘你作不了主。」

龍婉兒道：「我爹失踪了已三年，現在，我娘也死了，我不能作主，誰還能作主？」

沈蒼道：「然則姑娘是否眞的打算賣掉它？」

龍婉兒道：「你以爲現在我還有心情跟你說笑？」

沈蒼說道：「那麼，我就與姑娘接洽了。」

龍婉兒道：「最好盡快。」

沈蒼道：「明天如何？」

龍婉兒道：「也好，早點賣掉這幢莊院，省却我以後麻煩。」

沈蒼道：「那麼明天我就帶鐵胆張到來與姑娘見面。」

龍婉兒道：「一談好價錢，我就會儘快將這幢莊院交給他。」

沈蒼道：「好，一言爲定。」

傅青竹一旁突然插口道：「沈捕頭好像忘記了自己本來做的是什麼工作？」

沈蒼道：「我沒有忘記。」

傅青竹道：「方才沈捕頭所做的也是捕頭份內的工作？」

沈蒼道：「除了份內的工作，份外的工作有時候我也會客串一下。」

傅青竹道：「只不知道縣太爺是否同意？」

沈蒼道：「我是縣太爺的小舅子，只要我做好份內的工作，無論我做什麼他都很少理會。」

傅青竹道：「原來還有這種關係，這就難怪了。」

沈蒼道：「傅爺是不是也有地方打算出賣？」

傅青竹冷然道：「我夫婦寄人籬下，那裏有出賣的地方。」

他轉向龍婉兒道：「婉兒，我這個長輩雖然無權過問你出賣這幢莊院的事情，有兩句話却不能不說。」

龍婉兒道：「二叔有話請說。」

傅青竹道：「賭博並不是一件好事，你怎能將這幢莊院賣給鐵胆張開賭場？」

龍婉兒道：「莊院已然賣出了，就是人家的地方，人家拿來幹什麼，都與我無關。」

傅青竹道：「說得好，可是莫忘了你父親曾經一再表示五年之內，無論如何也不能够賣掉這幢莊院。」

龍婉兒道：「這完全是因爲方便表哥他替我娘醫病，他相信五年之內，表哥一定可以將我娘醫好，所以才這樣表示，現在，我娘都死了，這個地方還留來幹什麼？再叫我住下去，不出一個月，我準得發瘋。」

她的眼淚又流下。

沈蒼即時道：「觸景傷情，我也認爲姑娘賣掉這個莊院比較好。」

傅青竹瞪着他，冷聲道：「你這樣賣力，鐵胆張到底答應事成之後給你多少佣金？」

沈蒼說道：「這個嘛？恕我要保留一下。」

龍婉兒接道：「沈捕頭，你放心，事成之後，我也絕不會虧待你。」

沈蒼精神大振，笑應道：「鐵胆張是一個快人，想不到姑娘你也是，這一宗買賣，我包管雙方一見面就交易成功。」

傅青竹一旁冷笑。

沈蒼沒有理會他，這時候龍立已經將竹笠拿出來，等候在沈蒼身邊。

沈蒼好容易才省起這件事，他回顧龍立，道：「這就是那頂竹笠？」

龍立道：「不錯。」

沈蒼接在手中，內外看了一眼，回對龍婉兒道：「我這就告辭。」

龍婉兒道：「賣屋的事，一於拜託你了。」

沈蒼道：「姑娘放心。」

龍婉兒道：「有勞。」

沈蒼道：「應該應該。」

龍婉兒道：「龍立送沈捕頭出去。」

龍立道：「小姐可有其他的吩咐？」

龍婉兒搖頭道：「只是這一件事，之後你可以休息的了。」

龍立道：「是。」

他退後一步，道：「沈捕頭，請。」

沈蒼立即舉步。

他的脚步輕快，從他的神態看來，這一次的買賣，他一定得益不少。

龍婉兒目送兩人遠去後，轉顧西門鶴，說道：「舅舅，賣屋這件事，你有何意見？」

西門鶴搖頭道：「我沒有意見，很早我就已建議你母親賣掉它的了。」

他歎了一口氣，說道：「如果你母親聽我的說話，又怎會有今日。」

龍婉兒道：「事情既然已發生了，這些話不要說了。」

西門鶴無言頷首。

龍婉兒接道：「時間已經不早了，舅舅還請回房去休息。」

西門鶴道：「你也應該休息的了。」

龍婉兒搖頭道：「不，今夜我打算在這個房間陪我娘到天亮。」

西門鶴一怔，道：「我陪你一起。」

龍婉兒又搖頭，道：「不用了，我只想一個人靜靜的在這裏。」

西門鶴道：「你不怕。」

龍婉兒悽然笑道：「怕什麼？娘就算變爲厲鬼，也只會找毒害她的人，絕不會難爲她這個女兒。」

西門鶴打了一個寒噤，道：「你還是帶着這兩樣東西的好。」

他將隨身帶着的那本聖經還有那個十字架遞過去。

龍婉兒不忍推却，她接了下來，道：「舅舅過慮了。」

西門鶴笑道：「我這才放心。」

他虛空劃了一個十字，道：「上帝護佑你。」

然後他就唸着那種只有他才聽得懂的經文，緩緩轉身離開。

龍婉兒轉顧傅青竹于媚夫婦。

不等她出口傅青竹就道：「我們夫婦也回房去休息了。」

于媚接道：「你小心保重，不要太傷

心，哭壞了身子，就只是自己辛苦。」

龍婉兒道：「我自己會保重。」

于媚道：「那我們就回去了。」

龍婉兒道：「慢行。」

傅青竹「唔」的淡應一聲，與于媚一齊轉身舉步。

龍婉兒連隨轉身吩咐道：「秋菊春梅你們也回房去休息。」

春梅應聲退出去。

秋菊舉步又放下，道：「小姐……」

龍婉兒揮手截道：「不要再嚕嗦惹我生氣。」

秋菊只好亦退開。

內院於是就只剩下龍婉兒一個人。

所有人的腳步不久也陸續消失，天地間一片靜寂。

龍婉兒一聲歎息，黯然舉起腳步，走入房間。

房門連隨關上。

天地間更寂靜了。

× × ×

夜更深。

更鼓聲傳來，已經是三更。

內院仍然是一片靜寂。

更鼓聲在這裏幾乎完全聽不到。

這幢莊院也實在寬闊。

房間中仍然有燈光透出來。

龍婉兒也許已經入睡。

她進入房間之後，一直沒有再出來。

西門碧雖然是她的母親，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死人。

七竅流血的死人。

獨自伴着這樣恐怖的一個死人，在這樣幽靜的一個房間內，她睡得着才奇怪。

可是房間內始終毫無聲息。

莫非是西門鶴那本聖經，那個十字架，使她在這樣的環境下也能安然入睡。

× × ×

秋雨又落下。

疏雨秋風顫，秋意更蕭瑟。

雨開始落下的時候，內院入口的一叢花木中就冒起了一團白烟。

淡淡的白烟，很快被秋風吹散。

白烟消散的時候，那叢花木中就冒出了一個人。

那個人頭戴竹笠，身穿着月白袈裟。

他向着那個房間，飄然走出了那叢花木。

那頂竹笠並沒有低壓，他走出那叢花木的時候又將竹笠推高了少許。

房間透出來的燈光照上他的面。

他的面一片蒼白。

沒有眉毛，沒有眼睛，沒有鼻子，連嘴巴也沒有。

無面法師。

× × ×

無面法師又出現了。

這一次他又來自何處？

是不是又來自幽冥？

他才走出那叢花木，那叢花木之中又冒出了一個人。

中年人。

中年人！

五十左右年紀，七尺長短身裁，這個中年人非獨身裁標準，相貌還相當英俊。

他面上的肌肉却彷彿已經僵硬，既沒有任何表情，也沒有任何變化。

他也是飄然走出那叢花木，跟在無面法師的後面。

無面法師走一步，他就走一步，無面法師停下來，他就停下來。

他簡直就像是無面法師的隨從。

一個完全沒有自主的隨從。

兩人一離開那叢花木，那叢花木就枯萎。

他們一若死亡的化身，一出現，就帶來死亡。

守株待兔　設阱誅兇

沒有說話。

任何的聲息似乎也沒有。

無面法師默默的引着那個中年人，走過院子，走上了石階，來到房間的門前。

房間內完全沒有動靜。

龍婉兒也許眞的已經入睡，即使她還沒有入睡，相信也不會發覺這兩個人的到來。

這兩個人也就木立在那裏，連動作都沒有了。他們好像在等候什麼，又好像在聆聽什麼。

好半晌，無面法師舉起了雙手。

那雙手在房間透出來的燈光照射下有如玉石，潔白而晶瑩，簡直就像是一雙女人的手。

他毫無疑問，應該是一個男人。

不過一個男人即使有一雙女人一樣的手，也不是一件值得很奇怪的事情。

很多男人豈非天生就像是一個女人？

× × ×

那雙手按在門上。

門竟然是虛掩，一推就開。

開門就看見那張奇怪的床。

西門碧的屍體在床上，面部已用被蓋上，只露出一頭金髮。

龍婉兒面門挨坐在床邊的一張椅子上，閉上了眼睛，似乎已入睡。

她左手握着聖經，右手抓着那個十字架。

那個十字架在燈光下閃動着冷芒。

無面法師旋舉步跨進去。

中年人跟着跨進，回身將房門關上。

他關得未免急了一些。

房門「砰」的發出一下輕響。

這已經足够驚動龍婉兒。

她霍地睜開了眼睛。

一睜開眼睛，她就看見了那兩個人。

她吃驚的從椅上跳起了身子，道：「誰？」

無面法師應聲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

他的語氣陰陽怪氣，寂靜中聽來，更說不出的詭異。

龍婉兒一聽佛號，詫聲道：「你難道就是那個無面法師？」

他緩緩抬起左手，取下了頭上那頂竹笠，露出了那張空白的面龐。

燈光下，那一片空白現出了一種暗啞的死白色。

龍婉兒打了一個寒噤，道：「你又走來幹什麼？」

無面法師陰森森道：「並不是貧僧自己想來。」

龍婉兒道：「哦？」

無面法師道：「貧僧是經不起一個幽靈苦苦哀求，不得已再來這一趟。」

龍婉兒道：「幽靈？」

無面法師道：「正是。」

龍婉兒道：「你這一次到底來自什麼地方？」

無面法師道：「來自幽冥。」

龍婉兒道：「幽冥？」

無面法師道：「正是。」

龍婉兒奇怪的問道：「幽冥到底在那兒？」

無面法師道：「不能說，不可說。」

龍婉兒目光一閃，道：「在你後面的，又是什麼人？」

那個中年人手握門閂，仍然是面門站立，龍婉兒根本看不見他的臉。

無面法師道：「就是哀求我到來的那個幽靈。」

龍婉兒道：「他哀求你帶他到來？」

無面法師頷首道：「我佛慈悲，貧僧只好帶他來一趟。」

龍婉兒道：「爲什麼他要你帶他來這裏？」

無面法師道：「他很想一見他妻子的遺容。」

龍婉兒急問道：「他到底是誰？」

無面法師還未回答，站在他後面的那個「幽靈」已然幽幽的歎了一口氣，啞聲道：「婉兒，你難道不認得我了——」

他的語氣飄忽詭異。

龍婉兒變色，驚聲道：「你……你到底是誰？」

那個幽靈又歎了一口氣，從無面法師身後轉出來，面向龍婉兒。

龍婉兒一見之下，失聲驚呼叫道：「爹！」

爹？

那個幽靈莫非就是龍棲雲？

他失踪了三年，竟然就是死入幽靈？

別人也許會認錯，龍婉兒絕對沒有理由錯認。

那個幽靈事實就是龍棲雲。

他的容貌與三年前失踪時一樣，只不過一絲生氣也都沒有。

幽靈當然是沒有生氣。

他面無表情，道：「好孩子，你果然還認得爹。」

這句話說完，他就走過去。

飄着也似的走過去。

龍婉兒面色一變再變，突然道：「你……你不要過來！」

龍棲雲一怔停下，道：「爲什麼？」

龍婉兒沒有作聲，左手舉起了聖經，右手舉起了十字架。

龍棲雲又是一怔，搖搖頭，道：「這是外國的東西，對我國的鬼魂根本就沒有作用。」

龍婉兒道：「即使不是外國的東西對你也一樣沒有用。」

龍棲雲道：「怎麼？」

龍婉兒道：「因爲你根本就不是一個幽靈！」

她突然將左手的聖經迎面擲了過去。

龍棲雲側身一閃。

那本聖經從他身旁飛過，拍的擲在門上。

龍婉兒冷笑接道：「鬼在燈下根本就沒有影子，可是你看自己在燈下怎樣？」

龍棲雲回頭望去。

地上有他大半截的影子，還有的小半截却是在牆上。

他搖頭歎道：「無論我是否幽靈，到底是你的父親，你怎可以用這種態度對待父親？」

龍婉兒冷聲道：「只怕你也不是我的父親。」

龍棲雲道：「你看清楚我的臉龐。」

龍婉兒道：「你的臉龐不錯是我爹的臉龐，但聲音不像，舉止也不像……」

龍棲雲道：「三年幽冥，多少都會有些改變。」

龍婉兒道：「可是你既然還記得自己的妻子，當然也記得自己妻子的事情。」

龍棲雲道：「你要問我什麼？」

龍婉兒道：「我娘的左耳後有多少顆痣？」

龍棲雲一愣，突然笑起來，道：「好聰明的女娃子。」

龍婉兒道：「這一點我倒不否認，如果我不聰明，現在已投入你懷中，如果我投入你懷中，現在只怕我已變成一個眞的幽靈。」

龍棲雲冷笑道：「既使你沒有投入我懷中，也很快就變成一個幽靈！」

這句話出口，他混身的骨骼就「格格格」的響了起來。

龍婉兒面無懼色，她緩緩伸手到那張床下拿出了一柄長劍。

龍棲雲冷冷一笑，道：「我知道你在劍上曾經下了好幾年的功夫。」

龍婉兒道：「你還知道什麼？」

龍棲雲道：「只可惜你父親實在太愛惜你，不想你辛苦，所以你雖然練了好幾年，連你父親三成的功力也沒有。」

龍婉兒道：「這個你也知道？」

龍棲雲道：「我還知道即使我赤手空拳，不出三招就可以奪走你的劍，不出五招就可以將你拿下來。」

龍婉兒道：「然後又怎樣？」

龍棲雲道：「要你的命！」

他雙手一搓，接道：「這方面可以讓你選擇。」

龍婉兒道：「如何選擇？」

龍棲雲冷聲道：「你可以選擇我用毒藥結果你，也可以選擇我用繩子將你掛起來。」

龍婉兒道：「只是這些？」

龍棲雲目光落在她的劍上，道：「是了，還可以選擇用你這柄劍自殺。」

龍婉兒道：「你打算將我安排成自殺的樣子？」

龍棲雲道：「只有這樣才可以省却麻煩，將事情簡化。」

龍婉兒道：「你到底是那一個？」

龍棲雲道：「人都快要死了，還問來做什麼？」

他連隨將手一揮，道：「截住她的退路。」

這句話當然不是對龍婉兒說的。

那個無面法師即時凌空飛起來。

他颯的從龍婉兒頭上飛過，飛落在龍

婉兒的後面。

兩個人於是就變了一前一後，將龍婉兒夾在當中。

那個「龍棲雲」無疑是一個很謹愼小心的人，雖則自負一定能夠殺死龍婉兒，仍然不讓龍婉兒有逃生的餘地。

這一來，龍婉兒就是插翼也難飛出去了。

她居然還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那目光追着無面法師的身形凌空一轉，又落在無面法師那張空白的臉龐上，道：「你也是不肯告訴我本來的身份？」

無面法師雙掌再次合十，說道：「也是。」

龍婉兒瞟着他忽然又道：「你好像是一個女人。」

無面法師一怔。

龍婉兒接道：「方才，你凌空掠過之時，我看見你袈裟下面穿着一條紅色的裙子。」

無面法師道：「你的眼好利。」

他的聲音竟變成了女人的聲音。

龍婉兒又道：「我的記性也很好。」

無面法師道：「哦？」

龍婉兒道：「方才有一個女人我記得穿的就是這種的裙子。」

無面法師道：「這是說，你已經知道我是那一個了？」

龍婉兒道：「你那個丈夫方才稱讚我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

無面法師道：「如此更留你不得。」

龍婉兒道：「就是不如此，你們夫婦也不會讓我活下來的了。」

無面法師說道：「你好像一些也不害怕。」

龍婉兒冷笑道：「因爲害怕並不是辦法。」

無面法師道：「怎樣才是辦法？」

龍婉兒道：「拚命！」

無面法師道：「在我們夫婦面前你以爲是否拚命就可以逃出生天？」

龍婉兒道：「不以爲。」

無面法師道：「有多少分把握？」

龍婉兒道：「一分也沒有。」

無面法師道：「是這樣的話何不乾脆受死？」

龍婉兒道：「這麼多年了，你難道不清楚我的性子？」

無面法師道：「我清楚，你的性子有時候比石頭還要硬。」

龍婉兒道：「這又何必多言？」

無面法師道：「好，就讓你知道我的厲害。」

他正想上前，那邊「龍棲雲」突然一聲輕叱，道：「還是讓我來。」

無面法師道：「誰也是一樣。」

「龍棲雲」搖了搖頭，說道：「這丫頭一向詭計多端，還是儘快將她解決了的好。」

無面法師道：「這你就趕快動手。」

「龍棲雲」深深吸了一口氣，猛一個箭步標前。

龍婉兒早已在小心防範，手中劍連隨刺出去。

「龍棲雲」輕叱一聲：「第一招！」一閃身讓開。

龍婉兒劍走偏鋒，又一劍刺出。

「第二招！」「龍棲雲」擰腰，又再避過。

龍婉兒第三劍跟着刺到！

「第三招！」「龍棲雲」再一閃身，一錯步，就搶入空門，右掌化握爲爪，抓向劍身，左手同時斜掌切向龍婉兒劍的手腕。

他出手非常迅速，更已算準了龍婉兒的出手。

龍婉兒只好鬆手棄劍。

「龍棲雲」將劍抓在手中，連隨又拋出，但是連隨又一爪抓去！

劍在半空中，打了一個轉，又給他抓住。

這一次他抓住的是劍柄。

他握劍在手，道：「如何？」

「不錯！」

回答的不是龍婉兒。

聲音從空中傳來。

男人的聲音！

「龍棲雲」一怔。

霹靂也似的一聲暴響即時暴發！房間上面的一片承塵在霹靂聲中碎裂，四面紛飛。

一個人飛瀉而下。

沈勝衣！

× × ×

「龍棲雲」只是一怔，手中劍便已刺出，一劍刺向龍婉兒。

龍婉兒暴退。

「龍棲雲」一劍刺空，又一劍刺去。

這一劍更加迅速！

龍婉兒背後已貼上牆壁，已沒有閃避的餘地。

她也根本已無須閃避。

閃電也似的一道劍光嗤的凌空擊下，擊在「龍棲雲」的劍上。

「龍棲雲」的劍被擊開。

閃電般從沈勝衣的手中飛出。

他的劍已握在左手，劍化爲閃電，凌空一劍，擊開了「龍棲雲」刺向龍婉兒的劍！

他的人同時落下，落在龍婉兒身前。

「龍棲雲」的劍沒有再刺出，他收劍暴退。

無面法師同時縱身竄到「龍棲雲」身旁。

他空白的面龐向着沈勝衣，一雙手拳握，緊握。

「龍棲雲」握劍的手亦一緊，冷然道：「好！沈勝衣！」

沈勝衣劍隱肘後，道：「彼此！」

他一笑接道：「詭計多端的並不是龍婉兒，是我。」

「龍棲雲」道：「這是一個圈套。」

沈勝衣道：「正是一個圈套。」

「龍棲雲」道：「我應該想到的。」

沈勝衣道：「你却沒有想到，這大概因爲你的心竅經已被迷住，被財迷住。」

「龍棲雲」道：「財？」

沈勝衣道：「除了財外，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令你們夫婦做出這種事情？」

「龍棲雲」道：「你也已知道我們夫婦的本來身份了？」

沈勝衣道：「你現在已經用原來的嗓

子說話，任何人的嗓子我只要聽過一次，就能夠分辨得出來。」

「龍棲雲」道：「我相信你有這種本領。」

沈勝衣忽然道：「如此你何必再戴着面具說話。」

「龍棲雲」冷冷一笑，伸手往頷下一抓一揭。

那張面皮就給他揭了下來。

揭下了面皮，他便不再是「龍棲雲」而是龍棲雲的結拜兄弟——

傅青竹！

沈勝衣瞪着傅青竹，目光忽然又回到他手抓着的那塊「龍棲雲」的面具之上，道：「這好像是眞的人皮。」

傅青竹道：「如假包換。」

沈勝衣道：「是從龍棲雲面上剝下來的？」

傅青竹道：「不錯！」

站在沈勝衣後面的龍婉兒立時叫起來，道：「我爹已死了？」

傅青竹道：「已死了三年多。」

龍婉兒盯着他，一面悲憤之色，嘶聲道：「是你殺死他？」

傅青竹道：「殺死他的不是我，我不過在他死後剝下了他的面皮。」

龍婉兒咬牙切齒的說道：「你還要否認？」

傅青竹冷笑道：「這個地步我根本已不必否認什麼。」

龍婉兒道：「眞的不是你？」

傅青竹道：「你可以不相信，但這是事實！」

龍婉兒道：「不是你又是誰？」

傅青竹道：「無面法師！」

龍婉兒轉盯着傅青竹身旁的無面法師，道：「是你？」

無面法師道：「是眞的無面法師，不是我！」

龍婉兒道：「無面法師另有其人？」

無面法師道：「這也是事實。」

龍婉兒追問道：「他又是那一個？」

無面法師道：「我只知他這樣叫。」

龍婉兒道：「他現在在那裏？」

無面法師道：「在幽冥。」

龍婉兒道：「幽冥？」

無面法師道：「如果不相信可以問你爹。」

龍婉兒道：「我爹不是死了？」

無面法師道：「死了，你也可以找他的。」

龍婉兒道：「到那裏找？」

無面法師道：「幽冥。」

龍婉兒問道：「我如何才能夠進入幽冥？」

無面法師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條進入幽冥的捷徑。」

龍婉兒沒有過去，她聽得懂無面法師的說話。

她知道一過去，無面法師必然取她性命！

這的確是進入幽冥的捷徑！

無面法師見她仍站在那裏，反而笑起來，道：「你實在是個聰明的女娃子。」

沈勝衣淡笑一聲，道：「即使她不怎樣聰明，有我在這裏，也不會讓她走你那條捷徑。」

無面法師道：「好管閒事的人我見過不少的了，像你這樣多管閒事的人我却還是第一次見到。」

沈勝衣道：「你們本來不是也讚成婉兒請我來管這件事？」

無面法師沉默了下去。

傅青竹亦是一樣無話好說。

他們本來的確贊成龍婉兒去請沈勝衣到來。

因爲，沈勝衣有可以被他們利用的地方。

現在他們才知道沈勝衣並不是一個那麼容易被利用的人，却已經遲了。

龍婉兒仍然狠狠盯着無面法師，想想又問道：「你說的都是眞實說話？」

無面法師道：「這個時候我又何必說謊？」

沈勝衣截口道：「這個時候你又何必再戴着假面具？」

他淡笑一聲，接道：「你戴着假面具說話，說的就算是眞話，聽起來也好像假的了。」

無面法師道：「是麼？」

語聲未已，他那張空白的面龐就裂開，裂開兩邊，跌下。

跌在地上，碎在地上。

沒有血，一滴也沒有。

× × ×

面具後面也沒有血，却有一張完整的面，姣好的面，女人的面。

面具一裂開，那張面便外露。

沈勝衣龍婉兒的目光不由的都集中在那張面之上。

他們一些也不顯得驚訝。

因爲他們早已知道面具之後的一定是于媚的面龐。

這個無面法師果然就是于媚的化身。

她舉起雙手，輕揉了一下面龐，嬌笑道：「戴着這個鬼面具，本來就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龍婉兒盯着她，道：「你居然還笑得出來？」

于媚道：「不笑又怎樣？哭？」

龍婉兒道：「你現在不哭，以後只怕沒有機會的了。」

于媚道：「因爲沈勝衣？」

龍婉兒道：「你以爲他不能夠將你們制服？」

于媚道：「能夠不能夠，現在仍然是言之過早。」

她雙手一攏那一頭散髮，在頭上盤了一個髻。

然後她解開了衣襟，脫下了那一襲袈裟，連僧鞋都脫掉。

她的姿勢美妙而自然。

沈勝衣無動於中。

龍婉兒眼裏只有悲憤。

× × ×

袈裟內是一襲火紅色的衣裳。

紅裙之下，還有一對紅綉鞋。

于媚一整衣襟，美好的轉了一個身，道：「現在更舒服了。」

她似乎根本就不將沈勝衣放在眼內。

傅青竹却是如臨大敵也似，眼睛始終沒有離開沈勝衣。

于媚接又道：「就是非進幽冥去不可，我也是穿着這種衣裳的好！」

她又轉了一個身。

這一次她的身子竟然嗤嗤作響。

其實並不是她的身子作响，是暗器。

嗤嗤嗤的三枚暗器在她轉身的刹那，從她的手中飛出，飛射沈勝衣。

是三支飛鏢！

藍汪汪的淬毒飛鏢！

她的暗器手法居然也不錯。

而且她還懂得出其不意的偷襲。

幸好這種偷襲沈勝衣已不是沈勝衣第一次的遇上：

他目光敏銳，左手劍更加迅速！

劍光只一閃，錚錚錚三聲，那三支飛鏢便給他的劍擊下。

于媚拍手道：「果然是名不虛傳。」

沈勝衣淡應道：「你的暗器功夫比起龍夫人可差得遠了。」

于媚道：「我的暗器如果有西門碧那麼厲害，又何須裝神弄鬼？」

沈勝衣道：「你所以裝神弄鬼，難道就爲了龍夫人的緣故？」

于媚道：「可以這樣說。」

她的手腰間一搭一揮，手中就多了一支軟劍！

「嗡」聲她將軟劍抖的筆直。

沈勝衣道：「現在就動手？」

于媚道：「還等什麼？」

沈勝衣道：「最低限度也等你們將事情說清楚。」

于媚道：「清楚不清楚又有何關係，不成說清楚，你就會放過我們。」

沈勝衣淡笑道：「就算說清楚，對你們也沒有任何損失，不過化多少唇舌。」

于媚道：「這已經是一種損失了。」

沈勝衣道：「不過你們最低限度也可以藉此暫時鬆弛一下緊張的神經，這未嘗不是一種收穫。」

于媚道：「哦？」

沈勝衣隨即一擺手，道：「大家暫且化敵爲友，坐下來談談如何？」

他第一個在一旁的一張椅子坐下來。

于媚傅青竹互望了一眼，終於在旁邊椅子坐下。

沈勝衣等他坐好就問道：「這件事到底是怎樣的？」

傅青竹道：「兩件事，你到底先問那一件？」

沈勝衣道：「龍莊主失踪這件事。」

傅青竹道：「這發生在三年之前。」

沈勝衣道：「三年之前出現在莊院的無面法師到底是人還是幽靈？」

傅青竹道：「人！」

沈勝衣道：「什麼人？」

傅青竹道：「本來是一個鏢頭。」

沈勝衣道：「叫什麼名字？」

傅青竹道：「不知道。」

沈勝衣道：「你知道什麼？」

傅青竹道：「只知道十多年之前他因爲一時貪心，監守自盜，盜出了一批價值連城的珠寶，那批珠寶却是屬於幾個大盜所有。」

沈勝衣道：「原則只怕是賊贓了。」

傅青竹道：「正是，那幾個大盜因爲被官府追緝的太緊，所以才假扮珠寶客商，將那批珠寶交給他的鏢局，利用他運送出去。」

沈勝衣道：「他盜去了那批珠寶，那幾個大盜當然不肯放過他。」

傅青竹道：「當然，他們一知道這件事，非獨夤夜燒去他的鏢局，而且明查暗訪，找出他預先藏起來的父母殺掉，到他知道開罪的是幾個心狠手辣的大盜的時候，已後悔莫及了！」

沈勝衣道：「那幾個大盜並沒有就此罷休？」

傅青竹道：「沒有，他們繼續明查暗訪，一定要殺掉他，取回那些珠寶才肯罷休！」

沈勝衣道：「他當然也知道。」

傅青竹頷首，道：「是以他開始逃亡，幾個月之後，他逃到來這裏，當時這幢莊院方開始建築，他躱在這幢莊院一夜，因爲帶着那批珠寶不方便，同時恐怕有一日落在那幾個大盜的手中，那批珠寶亦會被拿回，就將那批珠寶埋在這個未建好的莊院內。」

沈勝衣道：「之後他又繼續逃亡？」

傅青竹道：「不單止逃亡，而且找機會報復——他本來是一個孝順的兒子。」

沈勝衣道：「他成功了。」

傅青竹點頭道：「三年前，他終於將那幾個大盜一一擊殺，這才回來發掘那批珠寶。」

沈勝衣道：「那麼辛苦得來的珠寶，他當然不甘心放棄。」

傅青竹道：「可是他回來一打聽，却發覺莊院已換了主人。」

他輕咳一聲，接下去：「經過十年的逃亡，追擊，他已經變得很小心，並沒有立即偷入來發掘，却先去調查這個莊院的新主人的底細。」

沈勝衣道：「的確够小心。」

傅青竹道：「他甚至結識了龍立，用酒將龍立灌醉來探問。」

沈勝衣道：「結果他知道了。」

傅青竹點頭，道：「所以他不敢偷進來。」

沈勝衣忍不住問道：「你們其實是什麼人？」

傅青竹道：「也是大盜，不過並非在陸上橫行。」

沈勝衣道：「在海上？」

傅青竹道：「不錯！」

龍婉兒一旁即時輕叱道：「胡說，我爹是正當商人，怎會是海盜？」

傅青竹道：「你若是不相信，可以問龍立，或者西門鶴，他們都可以給你一個明白。」

龍婉兒沉默了下去。

沈勝衣道：「什麼原因使你們走到陸上來？」

傅青竹道：「一個女人。」

沈勝衣道：「哦？」

傅青竹道：「也就是西門碧。」

沈勝衣道：「她本來是不是海盜？」

傅青竹道：「不是。」

沈勝衣追問道：「那是什麼來歷？」

傅青竹道：「她是一個西洋商人的女兒。」

他的目光一下遠了，思想也回到了那

二十多年之前，沉聲接道：「那一年我們在海上刧下了一艘西洋商船，西門碧也就在那艘船上，她與龍棲雲一見如故，竟就因爲她，龍棲雲打消了焚船的念頭，甚至停止了殺戮！」

他歎了一口氣，又道：「外國女人的思想也實在費解，西門碧非獨沒有怪責他，嫌棄他，而且在他離船的時候，與她的兄長自動隨他離開。」

沈勝衣道：「這大概就所謂緣份。」

傅青竹道：「也許。」

他一頓接道：「那之後不久，他們就結成夫婦，在他們結成夫婦之後，龍棲雲簡直變了一個人，不久甚至就洗手不幹，蛇無頭不行，我們一夥就因此散了。」

沈勝衣點頭道：「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傅青竹道：「我與司馬軒本來只是他的手下，當時因爲沒有主意，索性就跟着他夫婦上岸，他大概還瞧得起我們兩個，也就索性與我們結拜爲兄弟。」

沈勝衣道：「你們原來並不是在海上橫行的時候就已是結拜兄弟。」

傅青竹接道：「却也沒有多久，西門碧便病發半身不遂，龍棲雲痛心極了，帶着她走遍天下，訪遍名醫。」

沈勝衣輕喟道：「這個人也可謂多情了。」

傅青竹也承認，點頭道：「但結果都無濟於事，最後他惟有寄望司馬不羣。」

沈勝衣道：「當時你們來到這裏？」

傅青竹點頭，說道：「正遇上那個林姓官員的後人出賣這幢莊院，龍棲雲一看合意，便將之買了下來，這是三年前的事情。」

沈勝衣道：「當時你們並沒有發覺這個莊院之內埋藏着那批珠寶。」

傅青竹道：「並沒有，那個林姓官員的後人也沒有發現，否則，他們又何須賣屋子？」

沈勝衣道：「無面法師知道了你們的底細，自然更加不敢妄動的了。」

傅青竹道：「可是他無論如何都不肯罷休。」

沈勝衣道：「這個不難想像。」

傅青竹道：「他費盡了心思，終於想出了兩個計劃。」

沈勝衣道：「兩個怎樣的計劃？」

傅青竹道：「一是裝神弄鬼，希望藉此恐嚇我們遷出這幢莊院，其次就是個別擊殺，待殺盡我們之後才進來發掘那批珠寶。」

沈勝衣道：「這個人，原來也心狠手辣。」

傅青竹道：「他雙管齊下，兩個計劃同時展開！」

沈勝衣道：「如何展開？」

傅青竹道：「首先他以無面法師的形相在龍棲雲面前出現，預言鬼血的降臨，可是龍棲雲完全不爲所動。」

沈勝衣道：「他能够縱横海上，胆子當然不小。」

傅青竹道：「而且還懷疑是昔年仇敵找到來，一意要將他拿下。」

沈勝衣道：「無面法師既然不敢與他衝突，只有就逃走？」

傅青竹道：「他的逃走是他個別擊殺的計劃的開始！」

沈勝衣道：「然則他是故意引龍棲雲追下去的了？」

傅青竹道：「他將龍棲雲引到城外荒郊的一間古寺，在那間古寺之中，已經佈置了陷阱，龍棲雲一入陷阱，終於死在他手下。」

沈勝衣道：「十年磨練，他的確已可以變成一個厲害的殺手！」

傅青竹道：「可是他亦被龍棲雲臨死之前的反擊重創！」

他冷然一笑，道：「他傷的實在太重，根本不能再離開那間古寺，遇上我，也就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

沈勝衣道：「他怎會遇上你？」

傅青竹道：「我們夫婦是因爲追尋龍棲雲的下落，無意中找到那裏。」

沈勝衣道：「於是你們就從他的口中迫出了藏寶的秘密。」

傅青竹道：「你這一個『迫』字用得很好。」

沈勝衣道：「相信你一定給他吃了不少苦頭。」

傅青竹道：「事實不少，所以他只有說出來。」

沈勝衣道：「想不到，你還有這種本領。」

傅青竹道：「只可惜他死也不肯說出那批寶藏在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結果你生氣起來，索性就置他於死地。」

傅青竹道：「他是自己死的。」

沈勝衣道：「自殺？」

傅青竹道：「他又怎會甘心自殺？」

沈勝衣道：「那大概是你下手太重，他受不住死去的了。」

傅青竹道：「正是。」

沈勝衣道：「之後你又如何？」

傅青竹說道：「我剝下了龍棲雲的面皮！」

龍婉兒嘶聲叫道：「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傅青竹道：「因爲我想到也許有一天需要用到他的面皮來嚇人。」

龍婉兒悲嘶一聲，就想撲過去，却被沈勝衣將她按下。

沈勝衣接道：「你當然不會錯過無面法師的面具。」

傅青竹目光落向碎裂在地上的面具，道：「這個面具我保存了三年，誰知道利用的價值也就是這許多。」

沈勝衣道：「然後你就將他們兩人的屍體收藏起來？」

傅青竹點頭道：「非要收藏起來不可，我給他們在地上挖了一個坑，最少有一丈深。」

沈勝衣說道：「這就是龍棲雲失踪之謎？」

傅青竹道：「不錯。」

沈勝衣一頷首，道：「現在應該說說鬼血的出現這件事了。」

傅青竹道：「這也是必須由三年之前說起。」

沈勝衣道：「請說。」

傅青竹道：「我們夫婦回到莊院之後

，就開始找尋那批珠寶埋藏的地方。」

沈勝衣道：「這一找差不多就找了三年，我們遍找各個角落，用盡了所有的方法，可是始終一些綫索也沒有。」

傅青竹他一聲歎息，道：「這幢莊院也實在太大了。」

沈勝衣道：「難怪這三年以來你一直反對出賣這幢莊院。」

傅青竹道：「不反對怎成？」

沈勝衣道：「結果找到了沒有？」

傅青竹道：「找到了。」

沈勝衣道：「怎樣找到的？」

傅青竹道：「這實在很意外，一個多月前的傍晚，我循例進去西門碧的房間探問，無意中發現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沈勝衣道：「哦？」

傅青竹道：「我看見了一隻蜘蛛，從牆角爬出，一直爬向西門碧牀下。」

沈勝衣道：「這有什麼奇怪？」

傅青竹道：「那隻蜘蛛一爬到西門碧牀下就停止前進，非常突然的停止。」

沈勝衣道：「哦？」

傅青竹道：「牠跟着倒爬回去，蜘蛛本來是喜歡黑暗的地方，為什麼會這樣？我看見奇怪，偷偷用腳將那隻蜘蛛掃入床下。」

沈勝衣道：「怎樣？」

傅青竹道：「那隻蜘蛛立時顯露出非常痛苦的樣子，翻轉了肚子，不停在掙扎，之後就瘋了也似的周圍亂竄。」

沈勝衣道：「這與那批珠寶，有何關係？」

傅青竹道：「那個無面法師曾經透露那批珠寶之中有一顆辟毒珠！」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這看來，那批珍寶只怕就是埋藏在這張床底下的泥土裏面。」

傅青竹眼瞳之中露出了貪婪的神色，道：「錯不了。」

沈勝衣道：「你於是有何打算？」

傅青竹道：「自然是想辦法看如何將那批珠寶挖出來。」

沈勝衣道：「你想出了什麼辦法？」

傅青竹道：「實踐無面法師預言。」

沈勝衣道：「鬼血於是出現了？」

傅青竹點頭。

沈勝衣道：「你既然曾經做海盜，多少相信都懂得跌打刀傷。」

傅青竹道：「而且下過一番苦功，所以能够弄出那種鬼血。」

沈勝衣道：「司馬不羣雖然博覽醫書，精研藥物，並未涉獵跌打方面，所以你並不担心他看出來。」

傅青竹道：「我却知你精於此道。」

沈勝衣道：「所以龍婉兒去找我到來時，你非獨不予阻止，而且非常贊成。」

傅青竹道：「因為你一來，一定看得出所謂鬼血其實是什麼東西，一定會懷疑到司馬不羣。」

沈勝衣道：「因為這裏表面上只有他一個人精研藥物，懂得製造這種鬼血。」

傅青竹道：「況且我還將製造鬼血的藥物移放到他住的地方。」

沈勝衣道：「再加上那頂竹笠，還有在藥傢中下毒這件事影响，我必定將他送去衙門，如此你再將龍婉兒佈置成不堪刺激，懸樑自盡或拔劍自刎的樣子，就非獨那批珠寶，連這座莊院也是你們的了。」

傅青竹道：「我的確喜歡這莊院。」

沈勝衣微喟道：「好狠！」

傅青竹道：「我本來只想裝神弄鬼，恐嚇他們暫時遷出，讓我們夫婦可以得到那批珠寶。」

沈勝衣說道：「你却嚇不倒他們，所以在龍婉兒找我到來之後，安排了這個毒計。」

傅青竹道：「可惜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沈勝衣道：「你這個辦法本來就不是一個好辦法。」

傅青竹道：「不是你，我已成功。」

沈勝衣道：「我很奇怪。」

傅青竹道：「奇怪什麼？」

沈勝衣道：「只要你殺死西門碧，這件事其實就可以迎刃而解，反正你都要殺她，何必弄出這麼多事情？」

傅青竹道：「你見識過西門碧的暗器的了。」

沈勝衣點頭。

傅青竹道：「你以為我們夫婦能够抵擋得住她的暗器？」

沈勝衣忽然問道：「她這一身暗器本領那裏來的？」

傅青竹道：「來自龍棲雲的悉心教導，最主要却還是她天生一對利眼，一雙巧手！」他由衷讚道：「她天生就是練暗器的奇才。」

沈勝衣也自點頭承認。

傅青竹微喟接道：「她的一雙耳朵也是很厲害，所以我在洒『鬼血』的時候，也不敢太接近她的房間。」

沈勝衣道：「難怪在她的房門之外，一些鬼血也沒有。」

傅青竹道：「好像這樣的一個人，我實在不敢在她面前冒險下手。」

沈勝衣道：「原來你也是一個鬼。」

傅青竹一怔，道：「鬼？」

沈勝衣道：「不錯，胆小鬼！」

傅青竹苦笑道：「如果我不是胆小鬼，又怎會寄人籬下。」

沈勝衣道：「其實那也沒有什麼困難，你現在不是很容易就將她毒殺？」

傅青竹道：「這是一種幸運。」

沈勝衣道：「幸運？」

傅青竹道：「你也知道的了，司馬不羣在送藥之前很多時都會先試一下，春梅更就是一個很忠心的侍女，我下毒的機會並不多，再講，這個下毒的辦法我也是近日才想出來。」

沈勝衣道：「你什麼時候下的毒？」

傅青竹道：「晚飯之前。」

沈勝衣道：「你懂得把握機會，也懂得把握時間，幾乎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幾乎？」傅青竹苦笑。

他忽然問道：「鐵胆張並不是眞的準備買這個莊院開賭場。」

沈勝衣道：「不是。」

傅青竹道：「是你教沈蒼那麼說？」

沈勝衣頷首道：「我叫他隨便找一個人，他認為鐵胆張最好。」

傅青竹道：「這件事你早已告訴了龍婉兒。」

沈勝衣道：「你以為她眞的想賣掉這幢莊院？」

傅青竹道：「也是你叫她一個人留在這個房間？」

沈勝衣道：「也是。」

傅青竹道：「為什麼你有此一着？」

沈勝衣道：「我始終都認為所有事情的發生完全是因為有人要得到這幢莊院，這個人大有可能是住在這莊院內的人。」

他一頓接道：「這個人為什麼千方百計要得到這幢莊院？必然是因為這幢莊院之內隱藏着某些秘密。」

傅青竹沒有插口。

沈勝衣接道：「莊院這麼大，秘密到底隱藏在什麼地方，我本來茫無頭緒，但到西門碧被毒殺我就知道必然在這個房間之內，因為除非西門碧是一種障碍，否則她沒有理由被毒殺，而西門碧半身不遂，在這個房間臥着，她眞的成為障碍也只是這個房間的障碍，所以我吩咐她今夜無論如何都要留在這個房間之內。」

傅青竹道：「你何以知道今夜我們會出現？」

沈勝衣道：「沈蒼既然約定了婉兒明天帶鐵胆張到來接洽，萬一眞的談妥了，明天這個地方會變成怎樣實在難以想像，隱藏在莊院之內的眞犯無論目的在整幢莊院抑或只是這個房間，今夜他都要到來結果婉兒，才能够保證事情平安無失！」

傅青竹道：「你佈下這個圈套是迫使我們在今夜現身。」

沈勝衣道：「正是。」

傅青竹道：「你吩咐了沈蒼立即就溜回來，找機會偷入來這個房間，隱藏在承塵上，等候我們的自投羅網！」

沈勝衣道：「你們果然自投羅網。」

傅青竹道：「有一件事情，我仍然不明？」

沈勝衣道：「請說。」

傅青竹道：「你一直懷疑司馬不羣，後來何以又改變初衷？」

沈勝衣道：「兩個原因。」

傅青竹道：「第一個是什麼？」

沈勝衣道：「證據太充份太明顯。」

傅青竹道：「哦？」

沈勝衣道：「他能够做出這種事，必然是一個聰明人，一個聰明人，又怎會留下這麼多破綻？」

傅青竹道：「第二原因又是什麼？」

沈勝衣道：「缺乏動機！」

傅青竹道：「動機？」

沈勝衣道：「他沒有殺人的動機。」

傅青竹道：「最低限度還有一個。」

沈勝衣道：「鬼迷住了心竅？」

傅青竹道：「正是。」

沈勝衣道：「有件事你必須知道！」

傅青竹道：「什麼事情？」

沈勝衣道：「我絕不相信有所謂幽靈，因為我從來沒有到過幽冥，也從來沒有見過幽靈！」

傅青竹無言。

沈勝衣也沒有再說什麼。

良久。

傅青竹忽然歎了一口氣：「我這個計劃相信你也不會否認非常周密。」

沈勝衣點頭。

傅青竹接道：「如果說我有做錯，只做錯了一件事。」

沈勝衣道：「哦！」

傅青竹道：「我該阻止婉兒找你！」

沈勝竹淡笑。

傅青竹接問道：「你準備將我們夫婦怎樣？」

沈勝衣道：「送交官府。」

傅青竹說道：「如果我們不答應又如何？」

沈勝衣道：「這只好得罪了。」

傅青竹冷然一笑，側顧于媚道：「娘子，看來我們今日不拚命是不成的了。」

于媚頷首道：「殺人塡命，入到衙門也一樣死路一條，既然如此，的確不如在這裏拚掉了。」

傅青竹道：「可是這個人的武功實在非同小可。」

于媚道：「就算打他不過，要逃走大概還不成問題。」

傅青竹道：「不錯！」

他緩緩從衣衫內取出了那個鐵算盤站起來。

于媚同時站起了身子，道：「前後夾攻似乎比較好。」

傅青竹道：「可是，他並不在我們中間。」

沈勝衣笑道：「要我在你們中間也很容易。」

傅青竹道：「如何容易？」

沈勝衣道：「你們前後散開，我走到中間來就是了。」

他連隨舉步上前。

傅青竹于媚連忙前後散開。

于媚笑笑道：「這個人的腦袋莫非有毛病？」

傅青竹道：「就算眞的有毛病，你可以治好他。」

于媚道：「如何治？」

傅青竹道：「你一劍將他的腦袋砍下來，什麼毛病都可以治好的了。」

于媚道：「這實在是一個好辦法。」

她右手一振，軟劍「嗡」的又抖得筆直的一劍迎頭砍過去。

沈勝衣左手一劍架開。

傅青竹沒有配合于媚的行動同時攻擊沈勝衣，他左手握着鐵算盤，右手腰側一摸，就多了一樣奇怪的東西，他拿着這樣東西指向沈勝衣！

× × ×

火槍！

沈勝衣一眼瞥見，心頭一凜。

龍婉兒那邊也看見了，她一聲驚呼還未出口，沈勝衣的身子已經凌空颼的急拔了起來。

因為他已經看見傅青竹扣着火槍機括的那隻食指猛一勾！

他並沒有忘記西門碧的教訓。

「砰」一聲暴响，即時擊破黑夜的靜寂。

沈勝衣那刹那只覺得靴底一熱！

也就在那刹間，于媚一聲慘叫！

沈勝衣及時拔起身子閃開，那一槍便射在她的胸膛上，一朶血花從她的胸膛濺開，迅速的濺開！

她整個身子猛的一震，踉蹌着摔倒地

上！

× × ×

傅青竹呆在當場！

他吃驚未已，沈勝衣已凌空向他撲下來！

人未到，劍已到！

傅青竹怪叫一聲，右手棄槍，鐵算盤左手交右手，叮噹一聲，硬擋一劍，一個身子連隨向于媚倒退過去！

沈勝衣身形一折落地，落地又標前！

傅青竹即時又一聲怪叫，右手猛一震，鐵算盤突然裂開，鐵打的算珠飛蝗般激射沈勝衣！

這個鐵算盤原來還是暗器。

沈勝衣手急眼快，一劍化千鋒！

錚錚之聲不絕於耳，所有算珠竟全都被他的劍擊下。

他的去勢並沒有因此停止。

但突然停止！

傅青竹擊出算珠，人已在于媚身旁，他突然一脚將于媚踢起來，猛向沈勝衣撞去。

沈勝衣那一劍幾乎就刺入于媚身上。

他總算及時收住了劍勢，右手連隨接住了于媚的身子，就勢一送，將于媚送到旁邊的一張椅子之上。

那眨眼之間，發覺于媚已經是一個死人！

——好厲害的火槍。

他心頭又是一凜。

傅青竹也就趁這個機會一個箭步竄到窗前，左手掌擊，震碎一扇窗戶，人緊跟着穿窗而出。

幾乎同時，沈勝衣人又已凌空。

凌空箭一樣射向旁邊的另一間窗戶。

他連人帶劍撞在那扇窗戶之上。

「嘩啦」的一聲，整扇窗戶被他撞碎，四下激飛！

他人劍從中穿出。

傅青竹身形方穿出院子，瀉落地上，沈勝衣已凌空追擊而至。

好迅速的身形，好迅速的劍。

傅青竹耳聽窗戶碎裂聲，利劍破空聲，魂飛魄散！

他愴惶回頭，一回頭就看見一道劍光迎面飛來。

驚呼未絕，劍光已飛入了他的咽喉。

× × ×

龍婉兒追出院子的時候，沈勝衣的劍已入鞘，傅青竹已橫屍地上。

她怔在當場。

沈勝衣冷眼向天，道：「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這種人！」

龍婉兒點頭道：「他對妻子的確太過份了！」

沈勝衣道：「這種人即使送入衙門，只怕也不會便宜別人，不難揭發令尊底細，這一來，你與司馬不羣可就麻煩了。」

龍婉兒道：「因爲我們的父親都曾是海盜？」

沈勝衣點頭，道：「不過事情到這個地步，簡單得多了。你們只須將這件事情當做謀財害命呈報就是。」

龍婉兒道：「我們……」

沈勝衣道：「上一輩全都死了，何必再理會那些事情？你們父母生前所以從來不跟你們提他們的過去，相信也是這個原因。」

龍婉兒道：「那批珠寶是否交給官府處理？」

沈勝衣點頭道：「這件事我也會跟沈蒼說一說。」

龍婉兒道：「沈蒼現在是不是在衙門中？」

沈勝衣道：「你心裏問的是沈蒼還是你表哥？」

龍婉兒臉一紅低聲道：「我表哥。」

沈勝衣笑道：「你表哥跟沈蒼現在大概已經在大門外等候。」

龍婉兒奇怪道：「怎會？」

沈勝衣道：「不相信何不隨我出門去一看？」

他舉起脚步。

龍婉兒亦步亦趨。

× × ×

沈蒼司馬不羣果然等候在大門外。

一見沈勝衣龍婉兒出來，他們連忙迎上去。

沈蒼立即問道：「事情是否全都解決了？」

沈勝衣點頭。

他回顧龍婉兒，笑道：「我有沒有騙你。」

龍婉兒的臉更紅了。

沈勝衣轉顧司馬不羣。

司馬不羣連隨一揖。

沈勝衣好像知道他要說什麼，揮手道：「不要多謝我，這件事，我歉疚猶恐不及。」

龍婉兒說道：「你還是記着我娘的被殺。」

沈勝衣道：「令堂的被殺事實是由於我的失策。」

他再對司馬不羣道：「好好的對婉兒，她只剩一個人的了。」

司馬不羣道：「我一定會好好的對待她。」

沈勝衣淡笑道：「這一次我眞的要告辭了。」

他眞的舉步走下石階。

沈蒼慌忙追前，問道：「事情到底是怎樣的？眞兇到底是那一個？還有……」

沈勝衣截口道：「由這裏到衙門有多遠路？」

沈蒼道：「半盞茶時候必到。」

沈勝衣道：「走慢一些，在到衙門之前，我應該可以給你說一個明白。」

沈蒼連連點頭。

沈勝衣放慢了脚步，開始他的說話。

雨仍然在下。

夜雨蕭蕭。

更鼓聲傳來，已經是四更。

距離黎明仍然有一段時候，現在這個時候幽靈是必猶在人間徘徊。

鬼血！幽冥！幽靈！

沈蒼聽着不由的打了個寒噤，張目四顧。這個時候本來就不是談論幽靈這種東西的時候。

只是，眞的有所謂幽冥？眞的有所謂幽靈？

這個問題相信還沒有人能夠回答。

——完——

譚三虎爪破劍拳

海雲

譚三最有威力的拳法，叫做「插捶」亦即現時鴻勝門下拳師必然學習的拳法，譚三並非開始就投入鴻勝門下的，未入鴻勝門，先學洪拳，那時他的師傅是阮泰。

其時在廣州蓮花井有一名拳師叫做雷燦，設館授徒，門徒鼎盛，譚三時常造訪雷燦，稱之爲師公，某一夜，譚三如常往訪雷燦，進門叫：「師公！」值黃森黃滔二人練習對拆，拳風虎虎，譚三在旁看了一會，立刻拜雷師公爲師，苦學不輟。

一日，譚三演式之後，看見雷師公站在一旁微笑，知道他自己的演式有漏洞，趨前詢問：「雷師公，是否我的拳脚不堪一擊呢？」

雷燦笑着說：「你的拳脚很結實，可惜缺少變化，如果你跟高手過招，多數是不敵的。」

譚三曾與雷燦門下的黃森師兄鬥，未曾與雷燦正式交手，趁這機會，說：「如果師公肯指教，讓晚輩獻醜，跟師公過招，那就感恩不淺。」

雷燦雖然上了年紀，已經是中年的後期，但是，身手不凡，他的千字掌打下去，能够把七根蔴繩打斷，普通人絕非敵手，他有一套護身的拳脚「混元捶」，平時不會施展出來，那時，譚三希望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就求教於他，他慨然答應，隨即下場交手，譚三仍以北勝門的插捶進攻，但却不是單插捶，而是雙揷捶，對方剛剛接招，便即化爲掛掃插，如飛殺上，他以爲必然可勝，殊不料雷燦在他的拳頭攻到貼身之際，忽然化爲虎爪之形，按住來拳，使勁一拉，先使對方的馬步搖動，然後以混元捶出擊，那一拳只是當胸打出，但却萬分沉重，並且譚三給他拉過，馬步發生動搖，更難招架了，眼前已成敗局，他沒法可想，只得閃到一邊，拱手稱臣。戰後他對雷燦說：「師公的混元捶原來是拉動對方馬步然後發招的，故此特別覺得沉重，佩服之至，至於混元捶，它跟虎爪施展尤覺奇妙。」

雷燦說：「一般人用虎爪出擊，只是用它抓對方的臉孔，實則虎爪可抓可拉，一拖一拉，對方難以抵禦，此外，虎爪還可以翻身出擊，有一句口訣說的是：『出手就如龍探爪，翻身尤似虎昂頭』，值得你參考。」

聽了這句話，譚三恍然大悟，此後他就多了一套叫做「混元捶」的拳法，兼且苦練虎爪。

一年之後，譚三已經有特殊的成就，但因沒有高手過招，他苦學得來的虎爪功是否有用呢？不得而知，碰巧在廣州小北天官里有一個拳師叫做「楊劍壽」的，他有一套「劍拳」發掌如劍，每一掌都是平伸五指直出的，落場交手，即時展開攻勢，自稱專破蔡李佛的「掛掃插」，因爲譚三的名氣漸响，他語侵譚三，被譚三門徒所聞，告知譚三，譚三索性到楊館拜訪，並且帶了三個門徒進內。

見面後，譚三道達來意，問楊劍壽有沒有講過劍拳專破掛掃插，楊劍壽說：「我確是講過這句話。」

譚三冷然說：「我就是北勝門的拳師譚三，料想你已經知道有我這個人了，今天我用蔡李佛的掛掃插拳法打你，並叫幾個門徒同來，使他們增加見識，如你不是怯戰請即交手。」

楊劍壽欣然點頭，說：「我也叫幾個門徒到來看看，增加見識。」

既然雙方都說這種硬話，沒有別的拳師在旁打圓塲，當然打起來了，當時因爲武林規矩是由客方發招的，楊劍壽擺起了劍陣這一式，叫譚三發招，譚三不再客氣，向他望了一眼，大喝一聲，直衝過去，人到拳到，眞的連環打出掛掃插，十分凌厲。

凡是練武之人都知道這三招一經打出，就連綿不絕，直到打完爲止，打完三招又三招，總有疲乏之時，不能不放鬆一點，稍爲停頓，正是接招反攻的機會，一向如此，殊不料楊劍壽拳來不避，馬上接招，側身閃過來拳即用劍拳出擊，又快又狠，使譚三吃了一驚。

他已苦學混元捶三年過外，加上他本身的插捶已臻化境，加上了虎爪，銳不可當，他索性施展這一招，希望用虎爪抓住對方的手，拖了一把，隨即把拳頭由中路出擊，可是，掌不是拳，譚三的虎爪剛剛抓住對方的手腕，他立刻縮手，便即滑脫，譚三無所施其技，逼於恢復蔡李佛本身的掛掃插，繼續出擊，因爲對方相當厲害，他只用走馬掛掃進攻，絕不黐身，楊劍壽正是要他如此攻擊的，看了喜出望外，突然從中路出擊，以攻勢對抗攻勢，可是，兩手相交，他就轉身改用劍指插上，變成毒招二龍爭珠，別人置身於這種環境可能插盲一雙眼，可是，譚三已經學過轉身雙虎爪的一招，對方轉身時，他也轉身，故此雙腿避過對方的二龍爭珠，而且可以用虎爪接招，爭取上風。

這一招雙虎爪並非雙拳雙掌齊出，而是一個虎爪抓住對方拳或掌，另外一個虎爪當胸打下，對方伸手擋格，受制於第二個虎爪，譚三打出的第一隻虎爪，乘住托起對方右臂之勢迅速撲攻，一爪抓住對方胸部，用陰勁向下一按，對方就搖搖幌幌倒下來。

武林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毒手(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連雲寨大寨主戚少商與時震東將軍互相約定，各派三人互拚輸贏，雙方以戚少商對周白宇，伍剛中對勞穴光，鐵手對阮明正，第一場，鐵手在二十招內奪下阮明正的大刀勝了，第二場伍剛中和勞穴光互較內力、輕功、劍法，平分秋色，不分勝負，第三場由周白宇與戚少商互較，兩人同時緩步出場，這決定勝負的一戰立將開始。且說周冷龍潛出門場，往援柳雁平那一隊，抵達時，見只賸下柳雁平與二名軍士浴血苦戰，周冷龍躍入門場，一招便摔斃三名嘍囉，又二名持刀嘍囉撲來，也被周冷龍摔死——

十招制强敵　撒網困魔頭

周冷龍又一長身，再攔住了三個山賊，那三人中兩人都見過周冷龍的厲害，馬上閃開，另一人一呆之間，只見三隻大手在眼前一幌，被提了起來，直向另一名嘍囉擲去。

這嘍囉的刀，「噗」地刺入另一名嘍囉的身子裏，那嘍囉怒叫一聲，瀕死前也一刀斫了下去，同歸於盡。

周冷龍這時連發神威，瞬間巳殺七盜，其他想圍向周冷龍的人都紛紛走避，周冷龍舒臂連抓，都抓不到，猛地嗆然出劍，三道劍光，同時長空劃過，三名山賊，慘叫倒地。

周冷龍冷哼一聲，趕向柳雁平那邊的戰團裏去。

這時周冷龍一出現，便殺了十名强盜，只剩下五名强盜，聲勢大減，那兩名軍士見周將軍到來，不禁大喜，抖擻神威，反而困住了那五名强盜。

周冷龍一到，三道劍光一閃，兩名嘍囉又慘叫仰身倒下，一轉身，又刺出三劍，「叮叮叮」三响，這三劍竟給人硬生生擋了回來，周冷龍一看，這人正是「霸王棍」游天龍。

游天龍眼見好不容易才佔到了先機，竟給周冷龍破壞殆盡，狂怒攻心，舉棍就打。

周冷龍「刷刷刷」一連數劍，逼住游天龍，一面道：「柳統領，你收拾那些小兔崽子便可。」轉過來向游天龍道：「你名字裏有龍，我名字裏也有龍，看我這條龍來收拾你這條龍。」

這邊的柳雁平，只覺壓力大減，快刀連攻，又倒下二名嘍囉，只剩三名嘍囉，那敢戀戰，嚇得轉身就跑，但又怎快得過柳雁平的輕功，終於全數被殲。

柳雁平又提刀加入那兩名軍士，不消片刻，全數的賊盡滅，只剩下游天龍，正左支右絀的苦戰「三手神猿」周冷龍。

周冷龍的武功，本在柳雁平之上，柳雁平的武功，却又在游天龍之上，游天龍的武功與周冷龍相比，自是相去一大截。

戰到酣處，周冷龍忽然道：「照打！」游天龍以爲是放暗器，匆忙閃避，誰知並無暗器，周冷龍的長劍却逼將上來，又殺了幾招，周冷龍又是一聲：「照打！」游天龍匆忙閃躲，但又是全無暗器，又殺了幾回合，周冷龍隨便一提手道：「照打！」游天龍以爲又是虛幌，不再上當，沒料十七八種暗器同時飛來，游天龍一來不知對方這回眞的放暗器，二來發夢也想到能有人一手放十多種各式不同的暗器，匆忙間舞棍力擋，十一、二件暗器被震落地上，但有五、六件暗器仍打在游天龍的腿上，腕上，臂上，踝上，肩上，膝上，游天龍痛入心脾，再也握棍不住，痛倒在地，柳雁平提刀要來殺，周冷龍用劍一攔，順手點了「霸王棍」游天龍的四處穴道，叫他動彈不得。

周冷龍知柳雁平等久戰疲乏，故叫他們歇息了一陣，然後帶那兩名軍士，回到那羣狠攻擊的地方，只見戚少商和周白宇兩人正打得驚心動魄，劍氣橫飛。

原來這時戚少商已和周白宇打了起來，兩人比的是劍法，周白宇的「閃電劍法」，眞是閃電驚虹，戚少商也不敢輕敵，手執一柄淡青色的長劍，宛若一條青龍，漫天遊走，與周白宇手中電掣般的白光，鬥得煞是好看！

鬥了約五十回合，戚少商的劍法詭異多變，出擊角度令人意想不到，劍法輕靈，可是周白宇的劍法實在是太快了，戚少商往往能找到對方的破綻，但一瞬即過，戚少商根本攻不及，就算攻得及，周白宇的劍也後發先至，自己不得不先封架後出擊，那時破綻早已不存在了。

鬥到七十招，戚少商哈哈一笑，道：「『閃電劍法』，果然厲害，瞧我的『一字劍法』！」劍招忽然一變，招招都是直刺急戮，迎向周白宇的劍勢。

原來這戚少商，確是天稟過人，每逢一見厲害的武功，就能想出一套破敵之法，平素他接人一招，下一招便可自創劍法毀之，但周白宇的劍術實在太快太精了，戚少商與他鬥了七十招，才創出一套「一字劍法」來破他！

周白宇的「閃電劍法」，主要在快，以最快的速度，最準的角度，最短的距離，刺中敵人，所謂「一字劍法」，乃是集所有以「一」字爲名的劍招，這些劍招或許並無什麼奇特之處，但凡以「一」字爲名的招法却多數走直刺橫戮的路子，迅急直截，正好與「閃電劍法」相生相尅。

周白宇一劍「閃電驚虹」直刺來，來勢之急，無可比擬，正像長空一轉急電，戚少商却把劍橫拖，正是「一葦渡江」，把周白宇的劍引開。

好個周白宇，猛地把劍勢一側，迴刺過去，便是「閃電劍法」中的「金蛇遊走」，漫空劍光，接得一劍，又是一劍，戚少商却一招「一指中原」，在周白宇長劍轉側未刺出之際，「叮」一聲已頂中其劍身，周白宇的「金蛇遊走」便使不出來。

戚少商一劍得手，更不饒人，「唰唰唰」一連三劍，「一決雌雄」、「一念之差」、「一觸即發」，這三招把周白宇逼退了三步，果然「閃電劍法」善攻而不善守，戚少商心胸了然，使「一觸即發」的末勢凝立不動，周白宇一怔，迴劍便是一招「星光點點」，這一招宛若千點萬點星光，直向戚少商頭上罩落。

戚少商大喝一聲，忽然冲天而起，破盡星光而出，正是「一飛冲天」，劍往下一刺，「一點靈犀」，向周白宇頭部刺落，周白宇的「閃電劍法」，往往以快打快，攻得人自救不及，那能反攻？可是「閃電劍法」却極難自守，戚少商反處處搶攻，周白宇及時一低頭，頂上頭巾，竟被挑去。

周白宇連看也不看，身子往後疾退，劍反擊刺出，向戚少商落脚處撞來，正是「倒射金龍」。

戚少商大吃一驚，沒料到周白宇反攻得如此之快，一招「一拍兩散」，劍尖及時在周白宇劍上一點，借勢躍起，避過一擊。

這一下，間不容髮，各人「啊」了一聲，戚少商已居高臨下，一招「一落千丈」，刺了下去。

周白宇借後衝之勢，一步滑出，險險避過一刺，戚少商喝道：「好！」竟一招「一瀉千里」，順刺了過去。

周白宇劍尖向後，不及迴劍，但他畢竟是使劍名家，一震長劍，竟手執劍尖，以劍柄一招「長龍入海」刺向戚少商的小腹。

這招後發而先至，正是攻其所必救，戚少商也不禁爲之動容，但他瀟洒俐落之至，一迴長劍，便是一招「一見如故」，「叮」一聲，一劍格在劍柄上。

這一格，因周白宇手執劍尖，若然不放，劍尖必傷及甚至削去雙指，周白宇只得一鬆手，戚少商這一招，「一見如故」便把周白宇的長劍撞飛。

周白宇乃何許人，劍一脫手，雙掌翻飛，正欲以「九弧震日神功」力鬥戚少商，沒料戚少商忽然收劍一笑，周白宇一怔，心道：「難道他的意思是說自己脫手便算是敗了，這可沒有的事，比鬥之前，也沒有明文規定，自己的內功未必就輸給他了。」於是道：「得罪了。」雙掌一招「日照東昇」攻出。

戚少商就在周白宇一怔之間，忽然斂起笑容，一劍便刺了出去，原來這一招是左道旁門的「一笑傾城」，在一笑之間，令人防不勝防，猝然出劍，若是漂亮的女孩子使這一招，更能收效。

戚少商這一招刺出，竟對周白宇的雙掌不閃不避。

周白宇的「閃電劍法」，自是能後發而先至，但他手中已無劍，掌法有奇功，但不及劍快劍長，果然周白宇雙掌離戚少商還有一寸餘時，喉嚨便被戚少商的一招「一笑傾城」頂住了。

其實戚少商心中也是大驚，他本是趁周白宇一怔之間爭取主動，預料能在周白宇雙掌尚離自己身上半尺時劍尖已頂住對方，可是周白宇出掌奇快，只離自己身上一寸餘，若自己出劍再慢一些，那麼這場輸的，不再是周白宇而是他自己了。

衆人看得屏住了呼吸，迄此才透了一口大氣。

戚少商緩緩收劍，說道：「僥倖，僥倖。」

周白宇收掌長歎道：「戚先生應變之法，是在下平生僅見。」

戚少商恭敬地道：「在下也贏得僥倖，若是眞正的搏鬥，在下這一劍縱殺得你，但你雙掌只怕也一樣要了我的命哩！」

這三場比武下來的結果是：

第一場：鐵手勝阮明正

第二場：伍剛中和勞穴光

第三場：戚少商勝周白宇

這三場比試無論勝者，敗者抑或和者，都非常凶險，鐵手在最後一招裏始奪得下阮明正手中之刀，勞穴光與伍剛中三場力拚，飛砂走石，但三拚三和。而戚少商勝周白宇的那一場，也只是一髮之差，戚少商快了半步而已。

鐵手忽然壓低聲音對時震東道：「將軍，下一場由在下出場一拚戚少商如何？」時震東深知三場比試算和，必再比一場，對方必派出武功最高的「九現神龍」，時震東自忖武功勝不過周白宇，己方只有鐵手能與之一鬥，再者戚少商先前曾力鬥周白宇，而鐵手也挫敗阮明正，兩人都出力鬥過，都沒有佔上便宜，若自己派出一個沒有戰過的，就算勝了，也勝得並不光采。

時震東當下大喜道：「此戰全仗閣下了。」

鐵手閃身而出，道：「適才三戰，一和一負一勝，貴寨再派一人，與在下交手一場，以決勝負如何？」

戚少商大步而出，哈哈笑道：「看來在下少不免還是要一會鐵大捕頭了。」

鐵手抱拳道：「適才在下眼見戚先生劍法，十分仰慕！」俯身拾起周白宇地上光芒閃動的利劍，向周白宇道：「借用。」周白宇道：「不妨。」鐵手又向戚少商繼續道：「在下想以劍來討教先生的劍術，先生使用的是『一字劍法』，多少並無限制，在下則要在十招之內，取勝先生，若勝不了，便作負論。」

衆人一聽大驚，鐵手答應在廿招之內取阮明正兵器幾乎中計大敗，而今鐵手竟不知前車可鑑，大言不慚，便要在十招之內，取勝戚少商。

時震東等都知道，這「四大名捕」中的鐵手，只擅於空手功夫，使劍只怕絕比不上冷血，而今他竟要用劍來挫敗另一劍術大家，且在十招之內，着實未免太看不起戚少商了。

鐵手繼續道：「戚先生只要用的必需是『一字劍法』，而我用的十招，也要有個限制，這十招第一招必需有個『一』字其中，如『一潭泓水』，第二招必要有個『二』字，如『飛鷹門』的招法『二度交鋒』，第三招必要有個『三』字，如『神鞭帮』的招法『鳳凰三點頭』，餘此類推，如戚兄不用『一字劍法』，便算是敗了，如在下不按照秩序，或不用上述排列的招式，也算是輸了，戚先生意下如何？」

戚少商出道以來，從未被人如此輕視過，心想，我戚少商今日不教訓你這小子都不行了，但他爲人精明，只怕是計，不怒反笑道：「鐵兄，你要在十招之內取勝我，不勝便作負論，不是太便宜了我姓戚的嗎？

鐵手笑道：「戚先生，在下也不敢取笑先生，實因在下劍鬥先生，全無把握，若十招不成，再打下去，只是自取其辱而已，所以找一個遁詞罷了。」

言下之意是說：他自知打不過戚少商，但十招總能支持的，十招過後，便算敗了，也敗得不算難看，是要戚少商留回個面子給他，戚少商知道鐵手畏忌自己的厲害，不禁有些躊躇滿志，笑道：「好，好，那也行。」言下之意是說，你不想敗得難看，我也成全你。

伍剛中、時震東等見鐵手示弱，心中極爲忿怒，時震東更後悔指派鐵手去打這一場。

白欣如一蹙眉心，想問周白宇，周白宇一擺手，滿懷信心地道：「我相信鐵兄不是個如此簡單的人。」

阮明正雙目一轉，他爲人極其小心，問道：「鐵兄，你是說十招之內，要勝大哥？」

鐵手道：「不錯。」

阮明正道：「不勝如何？」

鐵手道：「便作輸論。」

阮明正道：「輸了如何？」

鐵手道：「在下與大家立刻便退回滄州。」

阮明正道：「若時將軍等不答允又如何？」

時震東心中暗道，自己是誓不相允的了，鐵手只向他望了一望，道：「他們不走，我先走。」

阮明正心中想，只要鐵手走了，時震東等如失右臂，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只要這煞星走了，那便好辦，於是又道：「大哥只准用『一字劍法』，是也不是？」

鐵手道：「正是。」

阮明正道：「用多少招並沒有關係是不是？」

鐵手道：「是。」

阮明正道：「但你也必需用第幾招招式內便得有那招的數字，對不對？」

鐵手昂然道：「對。」

阮明正側着頭問：「若你不用或用錯了呢？」

鐵手道：「便作負論。」

阮明正望了一望戚少商，戚少商一頷首，道：「君子一言。」

鐵手即道：「駟馬難追。」

× × ×

戚少商緩緩行出場來，笑道：「兄弟我可佔了你的便宜了。」

鐵手道：「先生先請。」戚少商心中暗忖：從一到十，當然是攻招，守的招數就不能算在內了，不過鐵手總不能只守不攻呀，若是這樣，也遲早必敗在他手下，當下笑道：「鐵兄僅有十招，自當珍惜，只好由我先拋磚，以圖引玉了。」嗆然出劍，劍若游龍，長空一閃，直奪鐵手雙眉之間，這一招叫「一劍光寒」。

鐵手猛退了一步，讓過劍勢，劍一橫，劈了過去，戚少商一看這劍法吃了一驚，因爲這已不是劍法，而是以劍作刀，那一招正是「一刀斷頭」，當頭砍來！

戚少商一迴劍，向左右撥了兩撥，正是「一心無二」，把鐵手的劍撥了回去，順勢便是一招「一意孤行」。

本來「一心無二」是「天心派」的劍招，「一意孤行」是天山派的劍招，戚少商竟似對天下劍招都了然於胸，這兩招本就意氣相投，戚少商兩招一起使了出來，更是天衣無縫，無瑕可擊。衆人不禁喝采一聲。

鐵手竟然不退避，一吸小腹，硬生生挪移半尺，避過一劍，手中長劍一震，一招「兩不相忘」，竟以劍面左右拍來。

這招「兩不相忘」本是「鐵板門」的武功，一旦被拍中，耳膜震破，不死也半狂，更厲害的是鐵手不退讓戚少商的「一意孤行」，馬上反擊，更令人自救無及。衆人又是喝了一聲采。

誰知道戚少商更厲害，「刷刷」兩劍，已頂開鐵手的兩招橫拍，正是「一石二鳥」！

鐵手冷哼一聲，一反手又是一招「三人同行」，戚少商竟被他逼退三步，正待反擊，忽然心中一動，自己何不作裝敗退，引鐵手把十招使完，不是贏定了嗎？何需苦苦反攻，萬一失手，不是敗得極爲不值？不禁出手一慢。

果然鐵手見逼退戚少商，便圖乘虛而入，第四招：「四面八方」，只見千萬劍光，竟自前後左右，齊刺戚少商！

各人心中又驚又佩，平常人出招，只能從正面出擊，能閃身左右側面出擊，已然十分了不起，鐵手居然能把劍使得轉彎劃向敵人的背門，叫人無從招架，防不勝防！

但見一道劍光，破劍網而出，正是「雪山派」的絕招「一瀉千里」！

鐵手更不容情，第五招：「五度梅開」，第六招「六丁開山」一齊刺出。

只見「五度梅開」，使得如五瓣梅花，典雅綺麗，分五個方向刺來，在雪光上，更顯清雅，換作旁人，早看得痴了，戚少商竟一招「一劍穿心」向五朵梅花之中刺去，立破去這一招。

可是「六丁開山」一出，猶如巨斧劈面，戚少商劍方劃出，招架不來，一連退七步，才避得過這一劍。鐵手更不留情，一招「七夕銀河」，長空劃去，白芒一片，十分好看，比起「五度梅開」的清脫，「六丁開山」的威猛，又是另一番境界。

只有周白宇、伍剛中這等使劍的高手才曉得，那白芒芒的一片，宛若銀河，便是劍術之巔：劍氣。他們心中大爲佩服鐵手的劍法，但惋惜的是，鐵手只剩下三招了。

戚少商一見這一招「七夕銀河」，便知招架不過來，一招「一見鍾情」，又一劍「一箭雙雕」，再一劍「一髮千鈞」，第一劍正合乎「七夕銀河」劍路，所以讓戚少商的劍插得了進去，第二劍「一箭雙雕」，使「七夕銀河」渾宏無間的劍氣分裂爲二，第三劍「一髮千鈞」才破得了這一招「七夕銀河」。若戚少商第一招不用「一見鍾情」，融入不了「七夕銀河」的劍勢，戚少商就破不了這一劍。

鐵手怒叱一聲：「好！」第八招：「「八方風雨」襲出！這「八方風雨」比「四面八方」又有所不同，甚至更精妙了許多，「四面八方」是前後左右，盡是劍刺，這「八方風雨」，也是四面八方都有劍招，但刺、點、劈、捺，招招不同，更難對付十倍！

戚少商迴身一劍「一敗塗地」，這招「一敗塗地」，本是邪派劍術，聽來十分不雅，但卻是殺退背後敵人，以讓自己逃走的絕招，當然擋開了鐵手從後而來的攻勢，對前方左右的攻勢，戚少商却不招架，一連退了十步，避過所有的劍招。

戚少商心中暗喜，這鐵手果然急攻好功，竟十招裏已用了八招，只要再多二招，自己便……猛覺背後觸及一物，已不能再退，心中大驚，鐵手已撲了上來，一招「九子連環」！

原來戚少商被鐵手的第三招「三人同行」逼退了三步，又被第六招「六丁開山」逼退了七步，再被這第八招「八方風雨」逼退了十步，羣豪已讓出地方來，而戚少商却已退到一棵枯樹幹前。

戚少商一怔之間，鐵手的「九子連環」已至！這「九子連環」雖然只是一劍招，也有九個變化，接得了一劍，接不了第二個變化，接得了第三個變化，便接不了第四個變化，每個變化，虛虛實實，可虛可實，非虛非實，可虛可實，是武當派的名招，戚少商那有不知，但他已無路可退，不過戚少商確是聰敏至極，有這樣的招來，他便即刻能想出破招，既不接鐵手任何一似眞非眞的劍招，却一連九劍：「一馬當先」、「一針見血」、「一氣呵成」、「一鳴驚人」、「一勞永逸」、「一意孤行」、「一劍穿心」、「一落千丈」、「一指中原」，每劍迎向鐵手的「九子連環」的一個變化，只聽一連「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連响，九劍全破！

戚少商一破此劍，知道已無退路，便絕不讓鐵手再攻，第十招「一夫當關」便刺了過去。

這一劍，可說是十分凌厲，鐵手一震長劍，最後一招「十面埋伏」攻出。

衆人一生之中，只怕都未曾見過如此劇烈的鬥劍，瞬息百變，令人大汗淋漓，大家都知道，鐵手這最後一招攻出，若不成功，便算敗了。

鐵手這招「十面埋伏」，正是戚少商的「一夫當關」的大尅星，確實一夫當關也最忌被十面埋伏，既然是被十面埋伏了，一夫便當不了關，戚少商那有不知，即時收劍眼看千百道劍光刺來，猛一招「一飛冲天」，意圖脫圍而出。

本來這招「一飛冲天」，是可以脫「十面埋伏」的劍網而出的，只要這一招得手，鐵手便算敗了，戚少商便曾用這一招來破去周白宇極其厲害的「閃電劍法」中的「星光點點」。

可是戚少商忽覺鐵手的這一招「十面埋伏」，竟比別人都使低一點，也就是說，寧願不刺敵人的頭部，而改刺敵人的胸部，不過這還是「十面埋伏」的劍招，只不過像一個足不够高的人，對比他高大得多的人使出來的招法，可是，這一下，却是足使戚少商使不出「一飛冲天」來，因爲，一旦使出，只怕人未冲天，雙足便被削去了。

可是戚少商的臨危不亂，處變不驚，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第一招「一夫當關」不成，立時轉第二招「一飛冲天」，第二招「一飛冲天」不成，及時轉第三

招「一成不變」！

這一招「一成不變」，因遲發後至，本來可以守得個鐵桶般密，不懼那一招「十面埋伏」，但而今只好改作刺向鐵手的手腕，順勢架住鐵手的來劍，一來可以使鐵手收招自保，就算鐵手因最後一招而拚命，戚少商也自忖能傷鐵手的手腕後再架住來劍。

「拍拍」二聲，鐵手來勢不變，卻眞的被戚少商雙劍刺中，鐵手長劍落地。

戚少商一喜，陡然色變，因爲劍尖並無沒入鐵手腕內，而且「拍拍」二聲，並不似劍刺入內之「噗噗」之聲，反而有點像是刺在硬木或鐵塊上，戚少商猛地一震，順劍一架，鐵手的「十面埋伏」已至眼前，若鐵手手中有劍，戚少商這順勢的一招「一成不變」定能架住對方劍招，但對方手中無劍，戚少商劍身拍在鐵手的臂上，反被彈了回來。

鐵手竟是以手作劍，使出了「十面埋伏」！

這一次戚少商本是絕無法接得住的了，但好個戚少商，危急間竟一招「天羅地網」，掌不及收回，竟用雙肘使出，「拍拍」封住鐵手雙掌。

鐵手這招，第十招，也就是最後一招，「十面埋伏」，終於落空。

這時候鐵手已住掌，戚少商也住掌，兩人凝立不動。

柳雁平、田大錯，岑其藏、卜魯直等人見十招已過，戚少商仍不倒下，鐵手便算敗了，心中大是頹喪。

管仲一、穆鳩平、勾青峯、孟有威等人見戚少商居然在臨危中一招「天羅地網」，封住了對方，自是勝了，莫不又欽服又欣喜。

戚少商看着鐵手，鐵手也正看着戚少商。

戚少商和鐵手二人，終於緩緩的鬆開了手。

鐵手道：「十招了。」

戚少商道：「你勝了。」

忽然回身，厲聲道：「回寨！」「連雲寨」衆徒不明所以，莫不大奇，但平時訓練有素，即時整隊歸去，數百人不到半盞茶工夫便走得個乾凈。

穆鳩平是領隊，走在最先，沒有走時向田大錯拱了拱手，敢情他和田大錯對過一招，大是佩服。

勞穴光臨走前，也深深向伍剛中望了一眼，兩人拚鬥三場，互相欽服，都有了識英雄重英雄之心。

阮明正臨走時，也望了鐵手幾眼，戚少商留在最後，舉步時向鐵手一笑，道：「佩服佩服。」

鐵手愧然道：「在下勝的不是武功，實是不算正當。」

戚少商笑道：「鐵兄過謙了，後會有期。」

「連雲寨」的人，便完全消失無蹤了，這本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大血戰，但而今只留下一地白雪，連一滴血也未曾染在這大地白雪上。

× × ×

田大錯却是十分不解，呆在雪地上一會，向柳雁平問道：「小柳，幹嗎他們勝了反而要走？」

柳雁平也怔怔地道：「我也不清楚，大概是鐵大俠勝了吧？」

周冷龍耳靈，聽到了他們二人的談話，看見一干軍士，都有點莫明其妙，於是笑道：「鐵兄的最後一招『十面埋伏』，那戚少商要用『天羅地網』才破解得了，原先大家說好戚少商用的招式必須是『一字劍法』，戚少商在最後關頭用別的招，不是敗了嗎？其實他不用那招『天羅地網』，也絕接不下鐵兄的第十招，也等於是敗了。」

柳雁平、田大錯二人「哦，哦」了幾聲，才恍然大悟，原來戚、鐵二人戰到最後，根本已不看不見人影，一招九式，一式數變，連看也看不清，只見最後二人凝住，戚少商仍封鎖住鐵手的攻勢，才知道鐵手並打不倒戚少商。

時震東向鐵手道：「鐵兄，我有一事請教。」

鐵手道：「不敢，請說。」

時震東道：「我見鐵兄貿然答允以十招敗戚少商，戚少商此子武功高强，十招勝之，當世只怕絕無僅有，似諸葛先生，龍放嘯龍老英雄，當可勝之，我見鐵兄答允得如此之快，必有奇謀，故不敢阻攔，但迄今還想不明白……」

鐵手微微一笑，道：「時將軍好眼力，在下勝得好險，其實根本勝不了。我除了一雙鐵手與較渾宏的內力，其他無論指、掌、劍、拳、脚，都遜他半籌。長戰下去，只怕他稍勝我一些，可惜他還是犯了一個無人不犯的小毛病：喜逸惡勞，貪愛便宜……」

伍剛中道：「鐵兄若說非戚少商之敵，那麼全場高手，連老夫和周老弟，時、周二位將軍在內，也絕非戚少商之敵了，只不知鐵兄何以說他愛貪便宜？」

鐵手正色道：「愛貪便宜乃人所難免之惡習，況且是我引君入甕，此語絕無譏諷戚少商之意：我與戚少商一戰，對他甚是折服，此人沉着鎭定，才智雙全，應變之快，絕非我所能及。我既知久戰必敗於他之手，只得用計，說必需在十招之內敗他，條件是他必需要以『一字劍法』以對我。」

周白宇在旁插咀道：「鐵兄，戚少商的武功確實厲害，我與他交過手，他不是以劍成名，却以劍敗我，我是佩服到五體投地，但，他用『一字劍法』，你也規定用一至十字的劍法呀，那並不算是佔了他的便宜……」

鐵手搖首笑道：「其實他用『一字劍法』，比我用一到十字劍法，拘束得多了，損失更慘重得多了。比如說，第七招，我大可以用『七星伴月』，而不用『七夕銀河』，第八招我除了『八方風雨』外，還可以用『八面威風』，『八仙過海』、『八方夜戰』等招……而他的『一字劍法』呢？可不同了，他必須要用各家各派以『一』字爲首的劍法，又不能自創新招，自創新招便無人承認他用的是『一字劍法』了，他本是劍招名家，這無疑是先約束了他創招應變的能力……他犧牲這麼大，只是乍聽我十招之內不勝他便算敗的這個便宜所換來的，看來那個允諾是我吃虧，

其實他比我吃虧又何止五倍！」

田大錯笑道：「佔了便宜是不錯，但也沒有五倍那麼多呀。」

鐵手笑道：「要他不能以劍招的長處來戰我，是一倍，因爲他認定捱過十招便算勝我，所以只守不攻，我則全力搶攻，是一倍。因爲搶攻得逞，我才能逼他到樹前，以致他後無退路，心神大分，是一倍。我要他允諾使『一字劍法』，但我先前已在他和周城主一戰之役，把他的使劍方法，出手方式記住，他用『一字劍法』，連鬥兩場，未免會有招式相同，他那一招『一飛冲天』，我原先已料到他會用，才把『十面埋伏』使低一點，否則他早可破圍而出了，他劍法重覆，我了然於胸，又是一倍。還有他最後仍以一招『天羅地網』接下我的『十面埋伏』，並沒有輸給我，却因允諾而敗了，更是一倍。此爲五倍，並無虛言。」

衆人才大悟道：「哦——」

鐵手又道：「不過最後一式，也拚得着實是險，我之所以大胆諾下十招勝他，因這十招中我已佔盡便宜，還勝不了他的話，那麼縱再打下去，我也絕非其敵手，不如速戰速決，故我請求他以十招賭約，也非純粹陷阱，實亦衷心之言。戚少商居然能接到最後一招，實非同小可，而且他本敗得十分不値，但一諾千金，毫無怨隙，馬上退兵，我對他十分敬佩……」

周白宇忽然道：「鐵兄，你雖佔了五大便宜，可是戚少商那一劍『一成不變』，一共刺中你兩下，拍中你兩下，但你一雙鐵手，完全無事，這一下是眞材實學，絕不是便宜。」

衆人聽周白宇說起，都訝然望向鐵手的雙手，只見鐵手的雙手與常人無異，只不過筋肉特別均勻，十分粗壯有力而已。

時震東笑道：「難怪鐵兄叫『鐵手』了，簡直是『神手』……」

周冷龍忽道：「哎喲不好。」

時震東道：「什麼不好？」

周冷龍道：「我們打傷了『連雲寨』的九當家『霸王棍』游天龍，擒下了還未交回給『連雲寨』。」

柳雁平接道：「我還殺了他們八寨主『雙刄搜魂』馬掌櫃。」

時震東跺足道：「這個大大不好。」

伍剛中道：「『連雲寨』縱再大量，也會報這個殺弟之仇的。」衆人商議後，用金創藥敷在那游天龍的傷口上，然後解開他的穴道，馬上騎馬離開那兒。

大家情知已被人識破身份，所以不再喬裝，一面點數人手，柳雁平那一組十人，已折損八人，田大錯的那一組十人，亦折損了六名軍士，卜魯直、岑其藏都僥倖生存。

衆人來到一小市鎭，仔細打聽，得知楚相玉等人仍在一個對時前來過。其時天已昏黑，衆人拚鬥一日，也已累了，想找個地方打尖，走到一家客棧前，只見兩個人抱了一大堆糧食、蔬菜之類的東西，一閃而過，走入了客棧。時震東等人何等眼尖，只見一人獨臂，一人獨脚，形狀甚是獰惡醜怪，不是那惡名昭彰的「天殘八廢」，又是誰來？

衆人心中雪亮，忙叫了四名軍士匿伏左近釘梢，各人却在另一家小客店落脚，這小客店本不租房，但時震東亮出滄州大將軍的玉印，誰敢不讓？

各人一旦落脚，即決定於今夜行動，諒天色已黯，楚相玉等人不致在黑間趕路，歇息以恢復體力精神爲重，各人約定各自回房休息一會，吃過晚點，沐浴調息之後，個個精神奕奕，體力充沛，一齊聚集在小房中，共商應敵大計。

這時四名軍士已回，又換上另四名軍士。

這四名軍士的報告：果然是一行十二人，他們認識沈統領，也看到沈雲山就在其中，而且都沒有什麼動靜，似乎那「天殘八廢」住在頭房，「絕滅王」楚相玉獨佔一間房子，「嶺南雙惡」和沈雲山三人住在後房。

衆人聽後，紛紛商議起來。這些人，不是沙場健將，陣前猛將，便是六扇門中的第一把好手，或是一寨之主，一城之王，軍中統領，獄中監察等，自是對剿匪攻敵等陣仗，十分了然，雖然要對付的是「絕滅王」楚相玉此等大敵，也有條不紊，毫不慌亂。

周白宇道：「楚相玉等一路來此，絕不會不加警惕的，咱們人手雖多於他，但若不用計，只怕也難以擒得住他。」

伍剛中道：「據說那『天殘八廢』，一個個都是殘廢的，可是武功怪異，出手狠辣，用毒的本領極高，是『天殘帮』中最難惹的八個人，驚動了他們，可十分頭痛。」

鐵手道：「那『天劍絕刀、嶺南雙惡』時正衝、時正鋒兄弟，更是難惹，昔日我的兩位同門，三弟和四弟，爲了要逮住他們倆，也拚上了一條性命，最後四弟以劍法破去天劍，三弟以腿法破絕刀，千辛萬苦，才把他們生擒於手，這兩人一刀一劍，一旦給他們聯上了手，只怕任是誰也敵不過來……」

時震東一拍桌子，怒道：「這雙惡魔，該死至極！」

衆人沒料到時震東會生那麼大的氣，一時呆住，鐵手忽然道：「時將軍，可容在下請敎一事？」

時震東怒氣未息，但對鐵手十分恭敬，道：「何事？鐵兄請說便是，我知無不言。」

鐵手笑道：「若關係到將軍私隱，却不必相告。」

時震東笑道：「鐵兄說來聽聽。」

鐵手道：「『天劍絕刀、嶺南雙惡』在二十年前，時家有三兄弟，當時在嶺南，叫做『南方三俠』，行事正派，行俠仗義，後來據說這三人中的大哥，極不滿其二弟三弟的行爲，這二弟和三弟，不但漸漸武功走入魔道，連人也變得乖戾陰狠，傷人無數，因而他們的父母雙親，力斥其非，竟被這兩個人殺了，他們的師父出來，也中了迷藥，被這兩人所殺。那大哥一氣之下，與這兩個弟弟起了衝突，因以一敵二，終於慘敗，差點喪命在那兩個弟弟的手下，終於那大哥到了滄州，以後也不見他再出江湖，想是灰心至極，這大哥叫做時正冬，本來在『天劍、絕刀』之上，還有『神槍』，後來這時正冬也不知所踪

了。」鐵手一面說，一面看着時震東，又道：「我是捕快，犯人的來歷，自然不得不記個清楚了……」

時震東愕愕地道：「你都知道了……你都知道了……」

鐵手道：「在下只是妄自測度而已，若有所誤，請將軍勿怪。」

時震東好一會兒才平靜下來，道：「你猜得不錯，我便是時正冬！」

各人一聽大吃一驚，萬未料及而今時震東帶領諸人來追緝的，便是他的弟弟，一時不知如何說是好，只聽時震東喃喃地道：「就因爲他們倆是我的弟弟，我越發不能任他們胡作非爲，所以待會兒在捉拿犯人時，請各位勿賞面給我時正冬，能擒即擒，若不能擒，殺了乾淨，免得他們再作傷天害理之事，辱了時家的名！」

鐵手正色道：「這樣就好了，將軍，在下指出這點，就是怕待會兒動起手來，刀槍無眼……」

時正冬厲聲道：「萬勿如此，公事公辦，絕不能徇私，我身爲朝廷命官，尚且如此，叫人何以歸服？我也知道鐵兄是想探聽我那兩個無法無天弟弟的武功……」

鐵手臉上一紅，道：「探聽不敢，只是……」

時正冬大笑道：「鐵兄明察秋毫，一絲不苟，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乃眞英雄也，小將怎敢相怪……二十年前我丈二長槍挑不下那兩個弒父殺母的人，二十年後的今日，我已練成破他們『天劍絕刀』之法，待會兒我便挑他們的場，請諸位放心……諸位是碍在我和周老弟的面子，天大賞光，千里迢迢來助我倆追緝欽犯，小將沒齒難忘，銘感終身，怎敢作出絲毫私心之事……」

衆人聽得時正冬將軍大義凜然，全無私心，不禁大是欽佩，伍剛中首先道：「時將軍萬勿如此說，替朝廷効力，爲江湖正義出力，自義不容辭，何況還有諸葛先生所託，此行是雙脇插刀，義不容辭！」

周白宇道：「將軍的爲人，我們都十分敬佩，這一行我們在座的都已豁出了性命，將軍放心便是。」

白欣如最是細心，道：「我想鐵兄的話，只是查明眞相，絕無誤解將軍您的意思。」

時正冬驀然起立，力握鐵手的手道：「鐵兄，我明白你的心意，怎會有對你誤會呢……」

鐵手也緊執着時正冬的手，只覺得這位大將，比一般的武官，都沒有架子，熱誠、剛正，而且有綠林好漢的脾氣！一時爲之語塞。

伍剛中豪氣干雲，哈哈大笑道：「既然如此，再來談談如何逮捕楚相玉。」

周白宇沉吟道：「正是。這『絕滅王』，武功高強，野心大，人緣好，才智雙全，其實戚少商讓我們來抓楚相玉，只怕他覺得憑我們的武功，仍不是這行人的敵手之故。」

田大錯忍不住問道：「楚相玉的武功如何？」

周白宇長歎道：「我也不知道，只知道當日天下最令人頭痛的『無敵公子』，也曾在三百招之內，敗在他手下；而『無敵公子』若單打獨鬥，我接不了他三招。」周白宇本來就曾與「無敵公子」交過手，白欣如也是，那一戰是他倆畢生最慘烈，最難忘的一戰，同去的武林高手，都死亡殆盡，他們也幾乎活不來起。這一役中，連「武林四大名捕」中的追命，也被打得半死不活，終於殺了「無敵公子」，但每次提起，仍不禁悚然。鐵手也曾聽追命說過，連追命也視此役爲最令他心悸的一役。

而「絕滅王」的武功，竟比「無敵公子」還高。

每個人都知道「絕滅王」楚相玉的武功極高，但周白宇等仍願意挺身而出，追捕楚相玉，義不容辭。這是爲了什麼？也許這就是俠義之士之所謂稱得上俠義二字，是看到眞正要做而且應該做的事情時，不顧性命、財產，甚至名譽，成敗，也得要去放手一幹，至死方休，這也就是爲什麼有些人一生稱不上一個「俠」字。

鐵手是個捕快，他本可以只管職份以內的事，罪者捕之便可，可是他俠義氣概，比誰都濃，許多不是他可管的事，他都要管上一管。他生平捕獲大奸大惡之人固然多，但釋救俠義之士更不少，「武林四大名捕」之所以會如此得人敬仰，實非尋常之輩。

鐵手道：「時、周二位將軍是陣前勇將；田、柳統領是軍中勇士；伍老先生是寨中羣龍之首；周、白二位管理北城，英明有方；但若說到捕人，在下倒是比較內行。」

時震東笑道：「正要聽鐵兄高見。」

鐵手漫聲道：「攻敵不如攻心，制敵不如制機。」

× × ×

那客棧的老闆，莫名其妙被店裏來的兩個客人，抓住就拖了幾條街，來到另一家店前，那兩人猛推開了門，只見這客店裏沒有顧客，却有二三十個勁裝打扮的人，有幾個是差役打扮，有幾個甚至是身着青甲將軍，那老闆雙腿一軟，便立即跪了下去，叫道：「大人饒命，青天大老爺饒命，小人何東安份守己，從不——」

「住嘴。」那老闆一看，原來縣太爺也在其中，嚇得連頭也不敢抬起來。他哪裏知道，這處於窮鄉僻巷的一個小小縣官，官銜上，就遠遜於那端坐中央的大將軍了。

縣太爺道：「你不要大呼小叫的，讓人聽到，你沒有犯錯，我們知道，可是目下你店中有朝廷重犯，臥居於彼。」

那老闆嚇得臉色陣青陣黃，囁嚅道：「那……那小人並不知情，求青天大老爺明……明察……」說着全身顫抖起來。

那縣太爺不過四十左右，臉紅髯垂，十分威武，他本來能在這兒當縣官，就是時震東一手提拔的，可以說是時震東麾下的一名得意弟子，深諳技擊，叫做帥風旗。帥風旗忽接時震東的密召，黑夜趕至這客棧中相會，得知內情，商量好擒敵之法，便使人召了「高昇客棧」的孫掌櫃來，時震東當然知道，在這兒由縣官來行事，是方便得多了。

縣官帥風旗沉聲喝道：「這沒你的事！我們要捉拿欽犯，不得不燒了你們的客

棧，待三日後，衙裏自會發給你兩百両銀子，足以賠償你那間破店，再另起一間新的……」

那孫掌櫃說道：「全憑大人吩咐，反正，那鬼店子也害我賠了好些日子，燒了也好。」

那縣官帥風旗向時震東望了一眼，時震東點了點頭，帥風旗道：「孫天方，本官告訴你這些，是要你預告店中的伙計，家人，住客們，收拾貴重的細軟，先避一避，店中夥計，自有本官的人充當。但你通知大家的時候，不得張惶，免給那十二個人得知，那時，本官要拿你是問！」

帥風旗這一喝，嚇得那孫老闆不住叩頭，顫聲道：「是……是，小人定必十分……十分小心，不讓那欽犯……知道。」

周白宇、白欣如不禁互望一眼，發出會心的微笑。看來縣官在人民心中果是十分威重，而帥風旗也深知子民的心，三言兩語便嚇住了他們，更難怪當人們遇到壞縣官時，叫苦連天，苦不堪言了。

帥風旗見時震東乾了杯中的酒，於是道：「好了！馬上去幹，在一更以前，一定要把全部無關的人，撤出店內。」

那孫老闆叩了幾個頭，便匆匆要走，帥風旗忽然喝道：「那十二個欽犯，是住在上房那三間，十二個人一齊投店，八個殘廢，兩個長像相似，還有兩個人，便是這十二人，不可弄錯！」

那孫老闆給帥風旗這一喝，又跪倒下去，忙不迭的叩頭，道：「小人記得了，小人記得了……那十二人，兇神惡煞，小人一看便知他們不是好人了……」

帥風旗沒耐煩的一揮手，左右差役便把孫老闆扶出店外去。帥風旗又向時震東恭敬地道：「時將軍，下官衙裏還有數百名差役，要不要一齊調來，協助將軍？」

時震東以手輕拍了拍帥風旗的手背道：「不必，太多人，反而累事，挑七十名最幹練的官兵來便可。帥風旗，這一番老哥我來這裏，沒有敍敍便如此叨擾你，心中很過意不去……就沒料到老哥我手下出了這樣的事。」

帥風旗笑道：「我的命是將軍檢來的，我的官是將軍保來的，今夜能相助一二，則不勝喜矣，我將親力指揮兵團，矢死爲將軍効勞。」

時震東也笑道：「旗弟萬勿如此說，你屢次居功，自當應犒賞昇官，如你自己兒不爭氣，老哥我也相助不了。旗弟昔日江湖上稱你是『追風劍』，有你出馬，老哥我放心得很就是。」

各人見時震東待部下如此慈藹莊重，更難怪手下將士，都矢死爲他効力了，朝廷中的官顯，甚少如此，心中不禁對時震東肅然起敬。

帥風旗道：「我這就去調整兵隊，搬運箭矢、火器等。」

時震東道：「好。」

鐵手忽然道：「帥先生。」

帥風旗因時震東之引見，已知鐵手大名，當下回揖道：「鐵先生有何見教？」

鐵手道：「那孫老闆叫什麼名字，你可知道？他是否土生土長在這兒？」

帥風旗道：「這廝倒是三月前才搬來的，好像是京城裏的人，沒有什麼家屬，那幾個夥計就像似他的親人，他叫孫天方。」帥風旗果然不愧是時震東座下得意子弟，竟連一個小小的掌櫃，都打聽得那麼清楚，記得那麼詳細。

鐵手沉吟道：「孫天方？他在這兒還有沒有別業？」

帥風旗道：「沒有。他就是經營那一間店子。」

鐵手道：「哦。」

周冷龍忽道：「帥老弟，待會你兵馬來時，一律手繫紅巾，免得火起時刀槍無眼，不易辨識。」

帥風旗點頭道：「周將軍提點得是。如鐵先生沒有什麼要問的話，下官要去辦事了。」

鐵手笑道：「騷擾了，先生自便。」

帥風旗向諸人一揖，匆匆去了，燭火被勁風掃得搖曳不定。

周白宇忽然沉聲說道：「計劃可能要改變。」

鐵手點頭道：「周兄高見，與我不謀而合。」

周白宇道：「鐵兄高見？」

鐵手道：「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 × ×

一更甫過，打更人疏落的脚步，消失在巷子的彎角處。這打更人年年打更，月月打更，夜夜打更，已經够厭倦了，那些走了一遍又一遍的路，閉着眼睛也可以走，所以他根本沒有張望，因爲這齷齪的街道沒有什麼值得他張望的事物。

只是他沒有料到，今夜這街道兩旁，竟伏着五十名全縣最精悍的差役。

打更人昏黃的燈籠遠去後，帥風旗一躍而出，右肩掛了一幅血紅的布條，一揮長劍，那五十名差役立刻躍出，也是右肩掛紅布，躍進牆裏，八方埋伏，圍住客棧，了無聲息。

帥風旗隱隱約約可以望見，全店悄無人聲，想必都已撤走一空，但樓上三間小房，仍燈火瑩然。

第一間房裏有八個人，竟團團圍在桌前，桌上點一盞昏暗的小燈，不言不語，沒有動作；第二間房裏燈火明亮，不見有人。第三間房裏有兩個人，正打坐練功，另外一個，正在撫拭着鋒利的長刀，想必是沈雲山——滄州「鐵血大牢」的十二統領之一。

帥風旗也是身經百戰的武官，在此刻竟不知爲什麼，手心隱隱出汗。

大家伏着，沒有聲張。

帥風旗緩緩拔出長劍，長劍在夜色中發出森然的厲芒。

十五名差役在弓上裝了火箭，十五名差役弓上裝了痲藥，二十名差役潛伏在每一處出路，拔刀，持網，靜靜等待。

只要火箭一發出去，全店即時燃起，凡是企圖衝出來的人，都用箭射他們的手足，一旦中箭，身子便會發痲，束手就擒。就算能避過暗箭的，埋伏在所有出路的差役都會一擁而上，把他們一網打盡。他們都知道「絕滅王」楚相玉，不是好惹的。而「嶺南雙惡、天劍絕刀」也不是易惹之輩，那「天殘八廢」，單看到他們的樣子就沒有人胆敢去碰，何況還有滄州知名的刀手「長刀」沈雲山？（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第十一誡（一）

艱難的使命　美妙的工作

賭了八個鐘頭之後，司馬洛就斷定了李雲龍是在騙他的。

這本來是一個九人撲克賭局，現在已經走了七個人。七個人都輸光了，走了，祇剩下主人李雲龍，和唯一的客人：司馬洛。

兩個模樣各走極端的人。

李雲龍又胖又黑又高大，像一座黑色的肉山。多數有錢人都是胖胖白白的，由於吃得好穿得好，又常常坐在董事長室內設計怎樣把別人的錢搬進自己的銀行而少見陽光。李雲龍過的也是這樣的生活，然而他的皮膚却非常黝黑，幾乎像非律賓人。他這是天生的黝黑。如果他祇穿一件背心一條內褲，他看來會像一個窮人了。但他的打扮使人知道他不會是窮人。衣着飾物全是最名貴的。不是故意買來耀人那種名貴品，而是爲了要用好東西而不惜重金那種名貴品。

雖然名貴品並不能使他漂亮。他祇是一條穿上了名貴品的黑色巨大鱷魚。

他是一個醜陋的男人。

司馬洛却是一個漂亮的男人。健碩俊朗而斯文。雖然領帶已因爲長期作戰而解鬆了，歪在一邊，眼睛也給香烟的烟霧刺激得半瞇了起來，他還是顯得很英俊。

司馬洛把四隻紫色的大籌碼丟進河裏，說：「加四千！」

李雲龍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的牌蓋掉。那卽是說，河裏的籌碼都歸司馬洛。也就是說司馬洛贏了。

李雲龍要把蓋了的幾張牌歸入用剩的牌疊中，但司馬洛一伸手按住了他的手背，柔聲地喝道：「別動！」

李雲龍的手好像給一塊大石壓在那裏似的不能動。

「怎麼了，司馬洛？」他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

「你在騙我，騙了我八個鐘頭，」司馬洛說，「我不喜歡老千！」

李雲龍的眼睛睜大了一點，看看自己面前的籌碼，又看看司馬洛面前的籌碼。兩個人的籌碼也是各走極端的。李雲龍面前祇有寥寥的幾個，司馬洛面前却有好大一堆，事實上，走了那幾個人的籌碼全都到了司馬洛那裏。而且其中還有兩張支票，上面有李雲龍的簽字。

李雲龍說：「我輸了給你這許多錢，我騙你？」

「你在騙我，」司馬洛仍然堅持着說，「手法很高，但，我看得出來的。你堅持自己發牌——」

「人人都信任我發牌的！」李雲龍吼道。

「閉咀！」司馬洛喝道。

由於手還是給司馬洛壓得很重，李雲龍祇好閉上了咀巴。

司馬洛繼續說：「你的手上戴了這隻寬大的黃金指環，磨得光光的，好像一面小鏡子，發出的牌，你都可以先瞧到。」

「你在做夢，」李雲龍說，「我一生下來就是有錢人，這一輩子沒有窮過，我怎懂得賭錢騙人？」

「這正是你懂得的理由，」司馬洛微笑，「我們中國的有錢人教子弟賭錢的第一件事就是出騙術。這是保產的秘訣，十輩子吃用不盡的家產，一天之內可以輸光，懂得騙人，就不會被騙。」

「但我也是輸家！」李雲龍說，「你有算過我已經輸了多少錢給你嗎？」

「你這副牌開來看看。」司馬洛說。

李雲龍却反對。他說：「我已經認輸了，你沒有權要求看我的牌。」

司馬洛却不和他講權利。他的手像起重機一樣把李雲龍那隻手掌提了起來，另一隻手則翻開了底牌。底牌是一隻A，和面牌合起來有一對A。司馬洛的牌面既沒有對子和順子，亦沒有一張大過K的牌，不論他的底牌什麼，都是必輸給李雲龍的。

司馬洛微笑：「那不是很有趣嗎，李雲龍，你故意輸錢給我？」

「我……我一定看錯。」李雲龍吶吶着。

「這是第四次了，」司馬洛說，「一條在股票市場上大殺四方的大鱷魚，也會三次看錯底牌嗎？」

「你……怎知道？」李雲龍苦笑。

「因爲我一個小時之前已經在某些牌上做了記號，」司馬洛微笑，「這一套，我也懂得的。」

「你這人眞機警，司馬洛，」李雲龍繼續苦笑着，「要騙你是很難的。」

「沒有人能騙我。」司馬洛說。

「沒有人騙過你？」李雲龍問。

「騙過我的人也都後悔過，」司馬洛說，「有幾個還是躺在醫院裏後悔！現在告訴我，爲什麼你要故意輸錢給我？」

李雲龍聳聳肩，訕訕地說：「祇是想對你好，交個朋友！」

「這不是你對人好的方式，」司馬洛搖搖頭，「你對人好的方式是把一份值一千元的工作給一個困境中的人才，而祇給他五百元。而且你也沒有朋友。你和一個人交朋友，就表示你要吞掉這個人或者利用這個人。」

李雲龍苦笑着：「司馬洛先生，你講話眞不留情！」

「對你用不着留情，」司馬洛說，「我奉承你也不會喜歡我，如果你有用我的地方，我不留情你也不會恨我的。」

李雲龍聳聳肩：「你應該找份主控官的工作做做。」

「爲什麼？」司馬洛追問着，「你說久聞我的牌打得好，要較量一下，我來了，你却故意輸錢給我，爲了什麼？」

「我想你替我做一件工作！」李雲龍說。

「不行！」司馬洛說。

「我出得起錢的。」李雲龍說。

「不行！」司馬洛說。

「你也不聽一聽是什麼工作嗎？」李雲龍近乎哀求地。

「說出來聽聽吧！」

李雲龍遲疑了一會，似乎無限痛苦的。終於，他開口了：「我有一個女兒，不像我那麼醜，和我完全相反的。一個很美麗的女兒。」

「那麼呢？」司馬洛問。

「她失踪了一個星期。」李雲龍說。

「私逃了？」

「不，」李雲龍搖頭，「失踪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一個電話，他們要十萬元！」

「你想我替你找她回來？」

「是的！」李雲龍說。

「爲什麼不報警呢？」司馬洛問。

「不能報警。」李雲龍說，就像司馬洛是在提議他到地獄去走一遭似的。

「找個私家偵探吧！」司馬洛說。

「我不信任私家偵探，」李雲龍搖頭，「我不信任太需要錢的人。」

「那麼付錢好了。」司馬洛說。

「我已經付了，」李雲龍說，「人沒有回來，第二個電話來了要三十萬。前天來的。」

「這情形就不大妙了，」司馬洛說，「下一次，他們可能又要五十萬。」

「我也肯付，」李雲龍說，「我祇是怕他們不肯還，到最後人也不還了。」

司馬洛皺着眉頭：「你肯定你的女兒還活着嗎？」

「起碼前天還活着，」李雲龍說，「他們寄來了她的照片，人的旁邊有前天的報紙。」

司馬洛點上了也不知道是第幾根香烟，深吸起來。但這一根香烟不是帮助他思考牌路。

「司馬洛先生，」李雲龍的聲音有點沙嗄，「你是唯一能帮助我的人！你常常無條件帮助別人，你也不會利用這個機會搾我的錢。」他從內袋裏掏出一張照片，「看看吧，這是我的女兒！」

司馬洛接過照片。照片中是一個美麗的女郎，年輕，美麗，而且美麗得清新。他也感到詫異，像李雲龍這樣一個人，也能有這樣一個美麗的女兒。

「看看她吧，」李雲龍哀求地，「別當她是我的女兒，當她是一個普通人吧。這麼美麗可愛的一個女孩子，你忍心她給人殺掉，可能屍體還永遠不會出現嗎？」

「這照片上並沒有報紙。」司馬洛說。

「這不是他們寄來的照片。」李雲龍說。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把照片丟還他，站起來：「你根本不信任我，我怎能替你做事？但我還是可以給你一個忠告，就是報警，這種事，警方一定比我做得好。」

「我不能報警！」李雲龍叫起來。

司馬洛開始點算面前的籌碼。

「我給你看！」李雲龍一咬牙，從內袋裏掏出另一張照片，用顫着的手遞到司馬洛的面前。

司馬洛看了一呆。這也是一張那個女郎的照片，這照片上面果然有一張三天之前的報紙。但除了報紙外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個女郎是一絲不掛的，右手把那張摺起來的報紙遮起在旁邊，就像她是正在推銷這份報紙似的。攝影很清楚，報紙上的標題及日子也看得很清楚，其他地方自然也一樣清楚了。

司馬洛也爲李雲龍心痛起來了。

那個女郎是那麼美麗，而臉上的表情也是那麼痛苦的。

「我怎能讓警方看這一張照片？」李雲龍說。

「他們不會公開的。」

「但事情會傳開去，」李雲龍說，「我正在和關家論婚，你知道關家的，他們的貨箱船分佈全個世界，如果他們知道了他們的未來媳婦——」

「如果他們介意這個，」司馬洛冷笑，「也不值得把女兒嫁給他們了。」

「但我們剛剛合作做生意，」李雲龍說，「我需要他們的合作……」當他發覺這樣的說法不能得到司馬洛的同情時，他忙又轉一個彎，「而且，假如他們知道我報警，誰知道他們會做什麼？他們已經拿了十萬元——第一個金蛋！如果第二個金蛋有風險，他們就要殺母鷄了！」

司馬洛心內發緊。看着李雲龍，他不會有同情心，但看着這個女郎……

他喜歡美麗的東西，而他認爲上帝的作品之中，美麗的女人是至高的傑作。有些女人製作得很差，然而有些却是美麗得使人不能透氣。也許這就是司馬洛的最大弱點了，喜歡女人，不一定是喜歡和美麗的女人睡覺，他祇是喜歡欣賞美麗的女人，喜歡保護美麗的女人。如果他生在中古時代的西方，也許他會做一個騎

士了。

李雲龍把照片攫了回去，司馬洛也不怪他。這到底是李雲龍的女兒，而司馬洛已經看得够久了。

「什麼時候要付這三十萬？」司馬洛問。

「你……答應替我做這件事了？」李雲龍說。也許，這是他一生第一次因爲別人接受他的工作而表示欣喜。

司馬洛聳聳肩：「總得有人救她出來的，而且反正我也有空。」

「他們給我一個星期，」李雲龍說，「那即是說還有五天時間。」

「我不能保證在五天之內找到她的！」司馬洛說。

「那麼我付三十萬好了，」李雲龍說，「這樣，也許他們會再給我一個星期。」

司馬洛深深地吸着那根香烟：「我的服務是很昂貴的，李先生！」他可以無條件帮忙有些人，但對李雲龍，却似乎沒有大減價的理由了。

「如果你在限期之前找到她，」李雲龍說，「我就給你那三十萬，付了錢才找到，我還是給你三十萬！」

「在你的身價來說，這還不算多，」司馬洛說，「但祇是做五天的工作，也沒有人能嫌少了！」

「謝謝你，司馬洛，謝謝你！」李雲龍興奮地說。

「這張照片不够，」司馬洛慢慢地說，「你還得給我一點綫索的，例如，她是怎樣失踪的？」

李雲龍苦笑：「祇是失踪了，兩天沒有回家，到接到電話時我才知道。」

「兩天不回家，你也沒有找她？」

「她又不是第一次，」李雲龍說，「我也不常在家，我又沒有太太，她有她自己的朋友，我們——不是常常在一起的，你知道，我老了，她年輕，我們是兩代——」說這句話時，他眞的顯得很老了，也許正在後悔，女兒在着的時候沒有多些和她在一起？

「你沒有查問她的朋友？」司馬洛問。

「沒有，」李雲龍說，「我是打算在付了錢之後再查的，我不想她給殺掉！」

「她知道你要把她嫁給關家的事嗎？」

「不知道，」李雲龍說，「爲什麼呢？」

「也許她不想做十八世紀的新娘，自己逃掉了！」司馬洛說。

「然後寄給我一張這樣的照片？」李雲龍皺眉。

司馬洛聳聳肩：「也許我該從她的朋友的身上開始查，起碼，我得知道她在失踪之前最後到過什麼地方。你認識她的朋友嗎？」

「不多，」李雲龍說，「我祇是知道，她參加了一個什麼天蝎宮俱樂部，你知道的，研究星座，捧流行歌星那一種。」

「在那裏？」

「巴黎街三號，」李雲龍說，「有一次我上寫字間時她坐我的車子順路去的。」

「有男朋友嗎？」司馬洛問，「我的意思是愛人。」

「她沒有對我提過。」

「換句話說，」司馬洛道：「你對你的女兒簡直是一無所知的，祇知道她姓什名誰，什麼樣子，如此而已！」

李雲龍苦笑：「很慚愧，就如此而已！」

「也許你應該找個對她知道得多一點的人跟我談談。」司馬洛說。

李雲龍搔着頭頂上那相當稀疏的頭髮，想了一會，最後說：「你還是到俱樂部去試試吧，她總有一個好朋友在那裏的！」

「好一位父親！」司馬洛長嘆一聲。

他把籌碼收拾好了，又把那兩張支票放在頂上，說：「總數你寫一張支票給我吧，加上三十萬。」

「先付？」

「當然了，錢放在我的銀行戶口裏好一點，我可能在這件工作裏死掉的，那時誰來向你收錢？」

李雲龍掏出支票簿來寫支票，一面說：「有什麼分別呢？你又沒有孤兒寡婦。」

「如果我死掉，我的錢都會捐給公益金的，」司馬洛說，「別人的孤兒寡婦，會得到好處。」

李雲龍寫了支票給他，司馬洛把支票收起來了，又說：「告訴我一件事，李雲龍，你究竟是爲了替自己找回女兒，還是爲了替關家找回女兒？」

「兩個都是重要理由，」李雲龍說，「這是眞心話！」

「我先給你一個忠告吧，」司馬洛說，「讓她自己去找丈夫，不然，她還是會再失踪的，我可以寫包單，你逼她，她會自己離開你，永遠不回來。我雖然沒有女兒，但別人的女兒我認識很多。」

「但這對我的生意是很重要的！」李雲龍說。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錢對你是這樣重要的嗎？你已經有這許多錢了，數目上多一個圈，少一個圈，實在又有什麼分別？」

「你不會明白這個的，」李雲龍搖搖頭，「人都有愛好，你愛和美麗的女人睡覺，但是歡娛過後，又剩下了什麼？你好打不平，但這又證明了什麼？你除去了一個壞人，却有一百萬個人正在變壞，你除不完的。」

司馬洛苦笑：「你眞本事，李雲龍，你問了我一個我回答不出的問題。」

「我希望你能够在五天之內做好這件事，」李雲龍說。

「四天，」司馬洛微笑，「你不該叫我打通宵牌的。難道我不需要睡覺的嗎？」

× × ×

司馬洛不是一個少年，不過一點也不老，祇是三十歲剛出頭。但是當他踏進那天蝎座俱樂部時，他馬上就覺得自己是一個老人了。如果不是老人，怎會受不住那聲音？

那裏面吵得要命，一副性能甚佳的音响器材似乎給開盡了音量，正在播唱着一首最近很流行的曲子。他記得這一首曲子好像已經一連五個星期得到電台十大最受歡迎流行曲之首了，本來並不難聽，但開得這樣響，什麼曲子都不會好聽了。而且那裏面的人的打扮是那麼新潮，使自以爲服飾跟得上時代的司馬洛，也覺得自己像是剛從一部默片裏走出來的人。

那裏面燈光很暗而且人很多，正在瘋狂地跳着舞。一間很大的屋子而沒有窗口，四壁以及天花板都是繪上了各種星座的圖型。經手繪畫這些的決不會是普通油漆匠，那筆觸明顯地是出自一個很有天才但是還未成熟畫家之手。

司馬洛在門口站了兩分鐘，才受到了注意。有一個年輕男人從人叢中鑽出來，走到他的面前。這個人的頭髮熨得好像非洲人般鬈曲着，以放射路綫分佈，臉上有不少化粧品，上身一件背心——不是內衣的背心，而是五顏六色的，作爲外衣的背心，下身一條像美國旗般紅藍白條子長褲，褲脚寬大得可以穿進十隻脚。

那人的嘴動了幾下而沒有聲音發出來，使司馬洛懷疑他是一個啞吧。但司馬洛開口說話，也同樣聽不到自己的聲音，他就知道是因爲音樂太吵了，蓋過了一切。

司馬洛說的是：「我來找李小珍！」

那人做了一個手勢，走出來，把門關上了，就幾乎完全聽不見音樂聲了。這屋子裏一定有相當良好的隔聲設備，所以也不會受到隣人的抗議了。

那人道：「你說什麼？」

「我來找李小珍。」司馬洛說。

「李小珍？誰是李小珍？」那人皺着眉頭道。

「李雲龍的女兒李小珍！」司馬洛說。

那人忽然縱聲大笑起來。「什麼李小珍李大珍，那麼土氣！那是比杜絲‧李吧！」

「比杜絲就比杜絲吧！」司馬洛說，「請通知她一聲好嗎？我來找她。」

「你是誰？」那人退後一步，側着頭，上下打量着司馬洛，似乎在奇怪，怎會有這樣一個怪物來找他們的比杜絲‧李。

不過司馬洛並無自慚形穢的感覺，在他的眼中，這人是一個更怪的怪物。

「我是她的未婚夫？」司馬洛說。

「你是她的什麼？」那人這一次是捧腹大笑起來了，這樣一個土頭土腦的人物，是比杜絲的未婚夫？

「我是她的未婚夫。」司馬洛重申。

「我從沒聽比杜絲說過她有未婚夫的。」那人表示懷疑。

「我們是在四年之前訂婚的，」司馬洛說，「你大概不認識我了，訂婚後我去留學。」

「去那裏留學？」

「奧大利！」司馬洛說。

「奧大利——什麼是奧大利？」那人瞇着眼睛。

大概除了美國之外，他不知道世界上是還有其他地方了，不過司馬洛也不生氣。他看出這個人是已經醉了的，瞳孔擴張而眼珠呆滯，舌頭的運動也不靈活。嘴巴一點酒氣也沒有，不過酒並不是唯一能醉人的東西，迷幻藥和大麻一樣能醉人。也許在這裏，醉酒也是太土氣的玩意了。

「如果你再沒有問題的話，讓我見見我的比杜絲好不好？」司馬洛忍耐地說。

「進來，進來！你來得正好，我們正在開一個派對！」那人拉着司馬洛，又把他拖進了那個把人吵得發暈的世界。

他拍掌叫大家注意，一點效力也沒有，於是他鑽進了人叢裏，一會兒，音樂就停止了。人們也停止了扭動。那靜也是顯得刺耳的。

那人又拍起掌來：「看我帶來了誰？比杜絲的未婚夫！」

有些人笑起來，也有些人祇是在呆看着司馬洛。

「這是一個什麼玩笑，安達，」有人問，「這是你安排的表演節目嗎？」

「這傻瓜是火星來的嗎？」有人問。

司馬洛實在也很想笑。他也不覺得這一帮人是什麼好玩意，男女不分，沒有一套服裝不是奇形怪狀的。不過他祇是在裝傻。

「你告訴他們吧！」那個叫安達的人說。

「我是李小珍——比杜絲的未婚夫，」司馬洛故意把那個英文名字唸得土裏土氣的。在跟着的那一陣笑聲之中，他繼續說：「我去留學了幾年，現在我回來了！」

「比杜絲一定知道你回來，所以她躲起來了！」有人說。

又有人笑。但是有一個穿得很少的女郎從人叢走了出來，親熱地揑着司馬洛的手臂：「唔，我喜歡你，你很好玩！」她在司馬洛的額上吻了一下。

這個女郎很瘦，不過是那種骨頭很細的瘦，所以沒有嶙峋之感，下身有一條很短的黑皮裙，腿子上一雙長皮靴，上身祇有兩塊圓形的黑皮，套住兩隻乳房。沒有帶子，看來大概是用膠黏上去的。如果不是她的嘴唇塗得血紅，而眼睛給埋在兩團深綠的眼影之中，司馬洛也會很喜歡她的。

「我是來找比杜絲的，」司馬洛說，「比杜絲呢？」

「忘了她吧，」那女郎扯着他，「我和你玩好了，我叫安妮！」

「我要見比杜絲！」司馬洛說。

又有一個女郎從人叢中出來了，司馬洛覺得有點意外，這居然是一個正常得多的女郎。而且打扮雖然也是相當新潮，但是很有美感。而且她也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皮膚很白，態度成熟而有女性的韻味。年紀也比較大一點，大約二十三四歲吧。

司馬洛覺得，在這裏的人之中，這是他眞正可以喜歡的一個。

「媽媽來了！」有人說。司馬洛不明白爲什麼她叫媽媽，不過他知道這一類人，有許多地方也不是普通人所能够明白的。

「你爲什麼不到她家裏去找她呢？」這個女郎問。

「她不在家，」司馬洛說，「她家裏的人說她到這裏來了。」

「她沒有來。」那個女郎說。

「你知道她在那裏嗎？」司馬洛問。

那女郎從頭到脚打量了他一遍，然後說道：「我看，我們還是到外面去吧，我要跟你談談！」

雖然司馬洛對這個提議是求之不得的，他還是裝作考慮一下，然後點點頭：「好的。」而且，他也想在音樂聲再响之前快點逃出這個地方。

他們離開了那裏，走到街上，那個女郎領他走到了一部停在路邊的小跑車，說：「這是我的車子，我們去兜兩個圈子吧。」

他們上了車，她把車子開動了。使他感到放心：她並沒有開得很快。她說：「我叫芳妮，姓梁，不過，如果你眞是比杜絲的未婚夫，那你該叫我媽咪了。」

「爲什麼？」司馬洛問。

「因爲我是比杜絲的母親！」梁芬妮說。

「你在開玩笑嗎？」司馬洛叫道。

「你沒有聽見他們叫我媽媽嗎？」梁芬妮淡淡地微笑着。

「這個謊說得不好，」司馬洛說，「你不可能有這麼大一個女兒，而且，我知道小珍是沒有媽媽的。她在出世時就已經沒有了，李雲龍的太太是難產而死的。」

梁芬妮還是淡淡地微笑着：「如果我是說謊的，我這個謊也說得不比你那個糟！你也不是比杜絲的未婚夫，你不過是司馬洛，李雲龍請你回來找他的女兒的！」

司馬洛的嘴巴張成一個大洞，很窘，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他指人家說謊，却反而給人家指出他的謊話，他應該說什麼呢？而且，他也不知道應不應該對這個女郎承認他的謊話。

後來，他改變話題說：「小珍呢——比杜絲呢？她究竟在哪裏？」

「爲什麼你不先到她家裏找她？」梁芬妮問。

「我不是說過嗎？」司馬洛說，「家裏的人說她在俱樂部！」

「司馬洛先生，」梁芬妮嘆了一口氣，「你是個說謊專家，但又說得不好！」她說着把車子駛上了一條斜向上的私家路，上了一座高過路面的平台，到了一座寬大的花園中，在一座白色大屋子的露台前面停了車。

「這是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這是李雲龍，我和比杜絲住的地方，」

梁芬妮說，「也卽是李雲龍的住宅，你不是來這裏找過比杜絲的嗎？你怎會不認得？」

司馬洛感到臉上很熱，而且相信顏色一定也很紅。他吶吶着：「你究竟是誰？」

「進來喝杯酒，說謊專家！」梁芬妮說。

她下車把司馬洛領進了屋中，有一個白衣黑褲的女傭人出來稱呼她爲「太太」，這似乎證明她不是說謊了。除非，這不是李雲龍的住宅。司馬洛並沒有到過李雲龍的住宅，上次打牌只是在李雲龍的私人俱樂部，不過，這廳中的牆頭上是掛着李雲龍的照片的。

「現在你相信我是誰了吧？」梁芬妮說，「我是李雲龍的太太，只差沒有結婚吧了，比杜絲的確叫我媽咪！」

「我……沒有想到，」司馬洛苦笑着，「李雲龍並沒有對我提過。」

「爲什麼你到俱樂部去自認是比杜絲的未婚夫呢？」梁芬妮問。

「我不能說是李雲龍請我去查的，」司馬洛說，「我也不能不說明自己的身份，我覺得這樣好一點，我是未婚夫，那麼我就很有理堅持找到她爲止了！」

「唔！」梁芬妮點頭，「這也是一個好辦法，看來，李雲龍沒有找錯人。」

「你也是到俱樂部去找比杜絲——李小珍？」司馬洛問。

「讓我們統一稱她爲比杜絲好不好？」梁芬妮說，「除了她的老頭子之外．人人都叫她的英文名字的。不，我不是到那裏去找她，我是去玩的，我是會員。」

「那麼，」司馬洛說，「你對小——比杜絲的事情一定知道不少了。」

「不算少了。」梁芬妮點頭。

「那李雲龍眞混帳！」司馬洛說，「爲什麼他不先叫我來跟你談呢？」

「他不知道我知道，」梁芬妮說，「對於自己的財產數字，就是一角錢之微他也淸淸楚楚，家裏的事呢，他可能就連家裏一共住着多少人也不知道。」

「既然你知道他請我辦事，」司馬洛說，「那麼你也應該告訴他你知道呀！難道你不想比杜絲回來？」

梁芬妮委屈地瞪了他一眼：「我不能告訴他我知道，因爲有些事情是不能告訴他的。」

「例如一些什麼事情呢？」司馬洛又是很感興趣了。

「你進來，參觀一下比杜絲的房間吧！」梁芬妮站起來，把司馬洛領到樓上，進入了一間很寬大的睡房。佈置也是超時代的。床是放在地上的一張水床，旁邊有一張豹皮，衣櫃是用紅磚砌成而不加批盪的，牆壁上貼滿了海報，大都是歌星明星的大頭海報，還有星座的。

梁芬妮走到床頭的書架上，在一叠西洋明星相學書籍中找出了一本，向司馬洛一丟，說：「看看這個吧！」

司馬洛打開來，臉上又感到熱起來了，那本書外面是一本書，裏面却是中空的，是一隻書型的秘盒。那裏面放着的東西，其中有一件是一隻男用避孕膠袋，其他是有關的更進一步的工具。

「她是收藏家還是用家？」司馬洛問。

「不是收藏家！」梁芬妮搖搖頭。

司馬洛在床上坐了下來，嘆了一口氣。「這麼糟！」

「你教我怎樣對李雲龍講呢！」梁芬妮說，「他還是以爲他的寶貝女兒是聖女！」

「既然你知道，」司馬洛說，「那爲什麼你不制止她呢？」

「那是我來之前已經開始了的事，」梁芬妮說，「起碼我制止了她吸食大蔴！我跟她到俱樂部去，因爲我知道有一個人監視着，那些人不敢亂來。」

「哦，原來你是一位偉大的媽媽，」司馬洛對她微笑着，「而且很可愛！」

他站起來，向她走過去，梁芬妮有點惶惑地看着他接近。司馬洛把手放在她腰上，慢慢地把臉貼近過去，啞聲地再說：「很可愛！」

「司馬洛先生！」梁芬妮說，「你的手放錯了地方。」

「哦，對了，」司馬洛說，「太低！」他把手再移高了一點，接近她的乳房。

梁芬妮惶惑地看着他，臉上的肌肉忽然一陣震動，就猛的把他的手打開了，退後兩步。她以顫着的聲音說：「司馬洛先生，請你尊重點！」

司馬洛微笑着又坐回床上。

梁芬妮詫異地看着他：「司馬洛先生，你不像是這種人，李雲龍也說你不是的。」

「他沒有說我是喜歡美女的嗎？」

「但在這種情形之下，」梁芬妮說，「你知道不會成功的，一個女人在沒有這種心情的時候——」

「但如果這個女人是心虛的，」司馬洛凝視着她，「那麼她卽使沒有心情，她也會應酬一下我了。」

「你是在懷疑我？」梁芬妮的鼻孔也因爲憤怒而微微擴張起來。

「這只是一個試驗，」司馬洛聳聳肩，「我不認識李雲龍身邊的人，我不知道應該信任誰和應該懷疑誰？」

梁芬妮深吸一口氣，把她帶進來的那杯酒一口喝乾。「讓我再說一次吧，司馬洛先生，我是想把孩子找回來的，我關心她，也許比李雲龍更關心，李雲龍只是關心和船業鉅子對親家，我却是關心她的安全！」

「你是眞的忠於李雲龍的？」司馬洛說，「我看不出你有什麼理由要對他忠心。」

「因爲我愛他！」梁芬妮正義地說，「也許你覺得他沒有什麼好處，但是也沒有太大的壞處，而且他對我好，世界上沒別人及得上他對我一半。」

「俱樂部那裏呢？」司馬洛問，「那裏有不少年輕男人。」

「那些怪物！」梁芬妮氣結地說，「他們能和李雲龍比？」

「如果是我，我是寧可要李雲龍了，」司馬洛說，「但以你的年紀，却似乎不應該這樣看。」

「我今年二十三歲，」梁芬妮說，「但我的心已經有五十歲了，所以我和李雲龍是同年了！」

「哦，在情場上受過了教訓？」

「慘痛的教訓！」梁芬妮說，「我不再信任年輕人，而且永遠不會再信任了！」

「但李雲龍也不是一個好對象，」司馬洛說，「他一星期大概沒有三天時間能陪你？」

「這却好過吃掉了我的青春之後永遠走掉的男人！」梁芬妮說，「而且，我可以到俱樂部去。」

「我還以爲你不喜歡那裏的人！」司馬洛說。

「就是因爲我不會喜歡那裏的人，」梁芬妮說，「所以我覺得我到那裏去是安全的。那裏好玩，又不會使我受到誘惑，而且，我又可以照顧着比杜絲。」

司馬洛玩弄着那本書中的工具，後來把書閤上了，放回了書架上。

「怎麼樣？」梁芬妮問，「盤問完了沒有？希望我還及格。」

司馬洛聳聳肩：「做這件事，我很需要一

個局內的朋友，現在我找到這樣一位朋友。」

梁芬妮做了一個鬼臉，伸出右手。司馬洛和她相握，在這一刻間，司馬洛發覺他是喜歡上梁芬妮了——一個這麼年輕美麗，又這麼豁達的人，而且他是十分之喜歡她的。

他說：「現在你告訴我李雲龍不能告訴我的事情吧。比杜絲在失踪之前，最後是和什麼人在一起？」

「那一晚我們是到沙灘上舉行野火會，」梁芬妮說，「他們都很瘋狂，吸烟——那種烟，你知道的，還吃藥。我游到了海中。當我游回來的時候，比杜絲已經不在了。我找不到她。每一個人都太醉了，也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不見了的，他們也不關心。」

「你是淸醒的？」司馬洛問。

「我什麼時候都是淸醒的。」梁芬妮說，「我從來不會醉。」

「你有注意到，還有誰不見了嗎？」司馬洛問。

「這就是奇怪的地方！」梁芬妮說，「每一個人都在，只是比杜絲不見了，如果有兩三個人一起不見了，我知道他們會是一起走開，躲到什麼地方去胡鬧了。但是只她一個人不見了，這就使我擔心了。比杜絲喜歡熱鬧，她不喜歡獨自一人去散步的。我起先懷疑她是游到海中去出了事，但她又沒有換上泳衣，每一個人都太醉了，一點也不關心，我只好一個人到處找，但是找不到，後來天亮了，她還是沒有回來。我只好獨自回家，李雲龍這時到了外埠。兩天之後他回來已經接到了拿錢的電話。」

「當時你對李雲龍怎麼說？」司馬洛問。

「他說他付錢，我就沒有說什麼了，」梁芬妮說，「我也希望就這樣付了錢，比杜絲安然回來，之後再算，如果鬧起來，人也不放回來，那更糟了。反正十萬元在李雲龍來說，也不算一回事。」

「你以爲這是誰幹的呢？」司馬洛問。

「如果我知道，李雲龍還用得着找你？」

「我的意思是，」司馬洛說，「你懷疑是俱樂部中的什麼人幹的呢？」

「爲什麼一定要是俱樂部中的人？」梁芬妮又問。

司馬洛聳聳肩：「依照我的經驗，凡是綁票，一定不會是太陌生的人幹的，陌生人不會知道這人值得綁，以及家屬會不會付錢，是不是？我也不相信李雲龍自己的朋友。那一羣怪物，似乎是比較像了。」

梁芬妮沉吟道：「這很難猜的，他們之中，有些人扮得很古怪，咀巴很壞，心却是很善良的，但也有些外表像很馴良，實在却很壞，很難猜的。不過，事情起初的時候，我却有一個想法。我以爲這是比杜絲自己幹的事。」

「我起初也是這樣想，」司馬洛說，「尤其是，假如比杜絲知道李雲龍要把她嫁人的話。但李雲龍說她並不知道。」

「她是知道的，」梁芬妮說，「她不是笨人，李雲龍有兩次拉攏她和那位關公子在一起，她就已經知道了，她也對我提過，如果老頭子逼她，她會給他一個大大的教訓的。」

「而這就是她的教訓了？」

梁芬妮搖頭。「兩次要錢，再加上那張裸體照片，我就知道不是了。比杜絲不會這樣做的。她會失踪，沒有消息，但是不會這樣。」

「如果比杜絲是自己作主的也許不會，」司馬洛說，「也許不是她作主呢？她有特別親密的男朋友嗎？」

「有的，」梁芬妮說，「你已經見過。」

「就是那個冒牌非洲人？」司馬洛感到詫異，「她怎會看上他的？」

「這種事沒有人能說出道理來的，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不過，比杜絲倒是特別喜歡他的，她還告訴我，這一次是認眞的了。」

「那傢伙就是和她一起用那些東西的人？」司馬洛指指書架上那本空心的書。

梁芬妮聳聳肩：「我沒有問。她是個大人，如果她和一位男朋友是認眞的——我只是不讓她吃藥吸毒。」

「這傢伙知道這件事嗎？」司馬洛問。

「他知道比杜絲沒有回家，」梁芬妮說，「拿錢的事，我們沒有宣揚出去。」

「比杜絲不見了，他有什麼反應呢？」司馬洛問。

梁芬妮嘆了一口氣：「這些都是怪人，很難看得淸楚他們是怎樣反應的。他似乎若無其事，也沒有問。也許他懷疑這是比杜絲撇他的方法吧。」

「這個假非洲人——叫什麼？安達是嗎？對了，安達，他是怎樣一個人？富家子弟？」

「他是這樣說，」梁芬妮說，「但我不大相信。沒有人到過他家，他說他的父母在外國，滙錢回來給他花，但錢總滙不到，老是比杜絲替他付帳。我猜他是充的。說不定他就是靠在這種場合中鬼混來討生活。我倒寧可比杜絲嫁到關家了。」

「唔，很理想，一個窮人，」司馬洛點着頭，「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梁芬妮反感地瞪着他：「這算不算是狗眼看人？」

司馬洛微笑：「這不算是狗眼，這是現實眼，富人沒有窮人那麼渴望錢，如果你交給警方辦，他們也是一樣想法的，他們口說看得太少，事實見得太多。我已經初步肯定，這事是接近比杜絲的人幹的。不會是李雲龍的朋友，也不會是你，那麼就剩下安達了。」

梁芬妮聳聳肩：「你總得從一個地方開始的，從安達的身上開始，也很合理。」

「我今天晚上就要開始，」司馬洛說，「因爲我剩下沒有很多天時間了。」

梁芬妮又向他伸出右手，司馬洛和她握住了，問：「這又是幹什麼的呢？」

「我要你答應我，把她找回來，」梁芳妮嚴肅地說，「活着的。」

「你比李雲龍還要緊張。」司馬洛微笑。

「因爲李雲龍祇是爲了自己的快樂要找她，」梁芬妮說，「我是爲了他的快樂，爲了比杜絲的幸福，也爲了我的快樂！」

「我答應你，」司馬洛說，「我答應李雲龍祇是爲了三十萬元，但答應你，我會付出值一百萬元的精力，我會不惜冒生命危險，你是一個值得男人冒生命危險的女人！」

「我希望李雲龍也這樣想。」她又做了一個鬼臉，司馬洛覺得她這樣做的時候最可愛。

「如果我是李雲龍，」司馬洛說，「我就放棄一切事業，一天到晚留在家了。」

「如果這樣，也許我又不會那麼愛他！」

「你要回到俱樂部去嗎？」司馬洛問。

「我應該嗎？」

「最好回去，」司馬洛說，「你得回去散播消息，說我鬧得很兇，如果再找不到比杜絲，我要報警了。而且，你得送我回去，我的車子留在俱樂部附近。」

「還有一點重要資料，」梁芬妮說，「剛才在俱樂部吻你那個安妮，記得嗎？你知道爲什麼她來纏你？因爲安達以前是她的男朋友，後來給比杜絲搶走了，我猜她還是不服氣，要搶回一件屬於比杜絲的東西。」

「唔，我會記住的，」司馬洛說，「這個人，我也許用得着。」

× × ×

安達很早就離開了俱樂部。那是說，在他們這一帮人來說是很早的。在巴士司機來說則不算早了。最後一班巴士早已開出，最後一部巴士也已經回到了車廠。

安達獨自一人走在那冷清的行人路上，要用兩隻手把又長又闊的褲脚拉起來以免揩着地面，就像女孩子拉起裙子似的。

他走到了街口，到達兩部停在路邊，頂上亮着燈的的士。的士司機轉過來打算開車門，但是安達經過了。他並不是來光顧他們的。

安達轉過了街口之後，司馬洛才把車子開動了。他那部像飛碟似的高價意大利跑車發出着蘊藏强力的低吼，離開了停車位，向另一個方向駛去，油滑地轉了兩個彎，從另一個街口出來，剛來得及看見安達踏上了一部紅白二色的十四座小巴士，這種小巴士的級數是介乎普通巴士與的士之間的，收費高過巴士，不過在夜間這個時間，如果祇是坐短程，那麼收費可與的士相差不遠。所以司馬洛斷定安達要去很遠。

安達這個打扮，坐到這樣一部車子上，一定吸引了全部乘客的注意力，但是他一定已經習慣了，所以一點沒有不安的感覺。

所以安達有空分神出來望後面，注意到了司馬洛的車子。

司馬洛這部跑車漂亮而特別，在工作時是一個缺點，因爲太容易記得了。

小巴士的速度沒有一定，有時司機注意到路邊有一個人在行走，就馬上停下來招攬，似乎認爲可以說服一個根本不打算到遠處去的人坐他的車子到遠處去一趟似的。在這樣的時候，司馬洛就祇好把車子轉進橫街，再從前一點的另一條橫街轉出來，繼續跟踪。

但他這部車子太容易認得了。當安達第三次看到車子在後面出現，又再度失踪時，他就知道事情是有點不對了。

本來是懶洋洋地攤在座位上的他也坐了起來，伸直了腰，眉頭緊緊皺着，眼珠好像動個不停。

他不時看看後面，不過多數時候是看着車窗外面的路邊。

他是正在選擇一個適合他脫身的地點。

小巴士在一盞紅燈的前面停了下來。安達忽然離座衝到前面去，掏出一塊錢塞給司機說：「我在這裏下車。」

司機打開了閘門，安達跳下車，回頭看看，那部漂亮的跑車已經不見了。由於小巴士停了下來，司馬洛不得不又轉進了一條橫街。

小巴士開走了，安達跑到了行人路邊。那裏有一度水門汀的梯級，通到大約二百呎下面的山坡下面的。安達就沿着這梯級，急急地向下面奔跑。

他希望那部跑車遲一點才發現他不在小巴士上。或者，這部跑車根本就不是在跟踪他的，那就最好了。

但是司馬洛並不是一個容易欺騙的人，安達騙不倒他。安達跑了一半那度樓梯，回頭望望，就看見那部漂亮的跑車在樓梯處的路邊停了下來，而且刹車的時候發出刺耳的「哇」一聲。車門打開又關上的聲音。

安達的額上冷汗暴出，而頭部像給千萬根尖針在刺着似的。他更快地向下面跑去。

當他再回頭去望望的時候，司馬洛已經到了梯級上，正在追下來了。而現在，安達已經看清了這個追來的人就是司馬洛，他簡直是半滾着下去的。

終於，梯級跑完了，安達到達了那可以掩護他的黑暗中。那下面有一座修理汽車的工場，許多拆開來的舊汽車橫七竪八地擺着，有好幾座用鐵板搭成的屋子。再遠一點是一個相當大的木屋區域。街道和屋子的排列都是雜亂無章，完全沒有規律的。

而且很黑暗。

安達閃到左邊，再閃到右邊，就被黑暗所吞沒了。

司馬洛半跑半跳地跑完了那度樓梯，到達了下面的時候，已經看不見安達。他的嘴巴裏低聲地吐出着咒罵，在木屋之間那些窄隘的街道裏走來走去，有時停下來靜聽。但是看不見安達，也聽不到安達的聲音。

安達是住在這裏的，抑或是找到了一個很方便他躲藏的地方躲了起來了？

司馬洛感到洩氣。如果安達是住在這裏的，那就十分難找了。如果安達祇是躲到了黑暗中，也不見得就很容易找。

乒乓！這聲音使司馬洛的頭霍的轉向右邊。這聲音是來自修車工場那邊的。一件汽車零件給碰跌了的聲音。

司馬洛咬着牙，向工場那邊繞了回去，眼光機警地向黑暗中搜索着，找尋任何移動的東西。

沙沙……有人在偷偷摸摸地走動的聲音。

司馬洛迅速而無聲地閃進了鐵絲網之內，繞過了兩部沒有輪子的汽車，又停了下來，傾聽。

沙沙的脚步聲又响了。一個人影在前頭一部舊車的後面閃過，十分接近了。

他小心地移過了那大約十呎的距離，一跳跳到了那部車子的後面。

一個人狼狽地把剛剛拉開的拉鍊拉起來。一個老而瘦的男人，不是安達。

「你……你幹什麼？」那人恐懼地退後了一步。

「呃——對不起，我摸錯了門口。」司馬洛尷尬地說着，匆匆轉身走了。

那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司馬洛的背影消失，覺得這世界上的怪人眞多。如果是打劫，那反而不算是怪事。他半夜起床小便也有人跟着來偷看，還有比這更怪的嗎？

司馬洛頹喪地回到了那樓梯級，登上了三十級，坐了下來，居高臨下地俯視着這個木屋區。

沒有動靜，大多數的居民都已睡了。他能等，安達也一樣能等的。安達會等到他離開了之後才從躲的地方出來的。

最後，司馬洛祇好頹喪地拾級而上，回到他那部漂亮的跑車。

他把車子一下就開盡了速度，火箭也似的向前直衝，當他到了紅燈的前面，他也還是不肯停車，祇是就這樣直衝了過去。他很生氣，人在生氣的時候就想犯規，司馬洛也並不例外。也許他還是比一般人更喜歡犯規的。他根本不喜歡依常規去做事。

× × ×

當他再推門踏入天蝎座俱樂部的時候，已經沒有音樂聲了。

裏面很靜，偶然會有一聲長長的嘆息傳進他的耳中。

起先，司馬洛是什麼都看不到的，由於燈已完全熄掉了，那裏面祇是一片漆黑。這使他懷疑人們是都已經走了。

但是他知道梁芬妮還沒有走，由於她的車子是還停在樓下的。

「芬妮？」他在黑暗中低聲叫，一面緊緊閉上眼睛，讓自己習慣那黑暗。

忽然，一隻手拉住了他的脚踝，另一隻手就沿着他的腿子撫上去，直撫向他的大腿的盡頭，司馬洛連忙伸手去制止住那隻手，不讓它到達重要的地方。這樣做着時，他就摸到了那是一條肌肉豐實的手臂，是屬於一個男人的。

「你找錯對象了！」司馬洛說着，要脫開那兩條手臂的糾纏，這就像企圖從蛇的糾纏中脫出來似的。

對方到現在一定也已經知道他是男人了，却還是緊緊地把他纏着，而且那隻手還是企圖到達那個地方。

司馬洛全身的毛孔都在擴張，怒氣倏的達到了爆炸點。他雖然也是頭腦開明人士，但是不論那些開明人士們怎樣辯護，提出多少大條道理，他還是不贊成男人愛男人，愛到他的身上來，那更是非他所能容忍的。

「滾開！」他大聲喝叫。

那個人還是緊緊地纏着他，而且嘆息地說着：「呀，眞强壯！那麼結實的肌肉——」

司馬洛按住了他的一條手臂，另一隻手掌就像一隻鏟子似的向他腋下一揷下去。

那人「哇」的叫了一聲，好像觸了電似的，馬上放了司馬洛，司馬洛就提起膝蓋，向他的領下一撞。

那人打着轉飛開，也不知道跌到了什麼地方去了。他呱呱大叫着，被他撞到的人也呱呱大叫着。司馬洛這才知道，這裏面是還有許多人的。而且，現在他的眼睛也開始習慣那黑暗了，他才看到原來那大門的地上躺滿了人的，男男女女，多數都是一絲不掛。在這一片黑暗中，他們究竟怎能肯定不會弄錯對手，那就非他所知了。也許，他們根本不在乎誰是對手吧？祇要有就行。

「你們在鬧什麼？」一把懶洋洋聲音問。

人人的聲音都是懶洋洋的，包括剛才的叫聲。醉了，而且不是醉於酒。有一個女郎在昏暗中站了起來，大大的乳房裸着，在那裏搖搖幌幌的。有人把她一拉，她尖叫一聲，又倒了下去。

司馬洛感到了一陣强烈的噁心。不是爲了這些人，而是爲了梁芬妮。梁芬妮也在這中間？脫光了衣服在這一羣怪物的中間？像她這樣一個女人？

接着有燈光從再遠一點的地方顯現了。是從走廊裏透出來的，走廊裏有一度房門打開了，房門口出現的就是梁芬妮。司馬洛能够把快要吐出來的東西咽回下去了，因爲梁芬妮是穿着整齊的衣服的。

梁芬妮對司馬洛招招手，說：「到這裏面來！」

司馬洛踏過那些一團一團的赤裸人體，踏進了走廊，跟着梁芬妮進入了房門內。他發覺那是一間相當大的房間，佈置成一間客廳一樣，有沙發和酒櫃，一副電唱機正在播送着柔和的音樂聲。

六個女郎圍着一張桃木的餐桌在玩紙牌，他可以看到那是背後有星座圖案的紙牌。一個空了的位子顯然是屬於梁芬妮的。安達的前度女朋友，那個瘦瘦的安妮也在座。

「哦，想不到這裏原來也有一個世外桃源！」司馬洛諷刺地道。

「未婚夫！」安妮怪聲叫着，就要放下手中的紙牌跑過來，但梁芬妮把她按住了，說：「等一等，我跟司馬洛先談幾句話。」

她把司馬洛拉到旁邊的沙發上坐下，除了安妮之外，餘下的那幾個女郎對司馬洛是完全不感興趣的，就像根本不知道來了這樣一個人。司馬洛對梁芬妮苦笑說：「外面躺着這樣一羣深山大野人，你能倖免嗎？」

梁芬妮聳聳肩：「他們都是不能人道的，男人祇是和男人，女人祇是和女人。這就是爲什麼安達在這裏那麼吃香了，他能够應付男人，也能够應付女人！」接着神色嚴重地：「怎麼樣？」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那傢伙溜掉了，他知道我在追他。」

「唔，這是好消息，」梁芬妮說，「他逃走，證明他是心虛了。」

「他逃走了，可能有一段時間之內不會再來這裏，我得找到他的地址。你知道他住在哪裏嗎？」司馬洛問。

梁芬妮搖頭：「我不知道，不過安妮也許知道的，以前安達追得她很緊。」

「你可以問她嗎？」司馬洛問。

「你問她吧，」梁芬妮說，「失踪的是你的未婚妻。」

司馬洛斜着眼睛打量着安妮：「你以爲她會不會告訴我呢？」

「用點手段吧，」梁芬妮說，「我猜她喜歡你這一型多過喜歡安達。坐在這裏玩紙牌的幾個是比較正常的。」

他們一直是壓低了聲音談話，那邊的幾個女郎是聽不到的。現在，司馬洛和梁芬妮站起來，回到牌桌去。司馬洛走到了安妮的身邊，說：「可以讓我參加一脚嗎？」

安妮表示歡迎地瞥他一眼，微笑着，但是搖搖頭：「這一桌不受男人的。」

「不過如果你和安妮合份，這却不算破壞規矩。」梁芬妮合作地說。

其他四個女郎還是撲克面孔，沒有什麼反應，安妮却高興了。她把椅子讓出一半來，拍一拍：「坐這裏。」

司馬洛坐了下來，安妮的大腿和他緊貼，他感到陣陣熱力傳過來。安妮這個女郎肉不多，却熱得很。司馬洛把紙牌收集，拿了起來，以滾瓜爛熟的手法洗了幾片，洗得上下翻飛，每一次都用一種不同的方式。這使那四個撲克面孔的也笑起來了，這把戲似乎是保險能教人開心的。

「你就是靠這個向比杜絲求婚的？」安妮咭咭地笑着，一條手臂已經環住了他的腰。

「是的，」司馬洛說，「而且我還是逢賭必贏，來！我們來玩。」

以後的半小時之內，司馬洛使出了他在紙牌上的技術，和這幾個女郎賭起來。他們玩的不過是簡單的釣魚，單憑技術他也可以贏了，何况他還有技術以外的技術。在這半小時內，他使安妮成爲了壓倒性的大贏家。安妮高興得笑個不停，幾個對手却是怨聲四起。

梁芬妮打了個呵欠，把牌摔下，說：「還是不受男人的好，我不賭了，還是回家去睡覺的好。」

「我也不賭了。」那四個女郎也紛紛摔牌；女人對輸錢總是看不開的。

「眞抱歉，我替你製造了不少敵人，」司馬洛擁着安妮，「我看我得護送你回家了，免得有什麼三長兩短。」

安妮瞅着梁芬妮：「丈母娘不反對？」

「我總不能讓他送我回家，」梁芬妮微笑，「給我的丈夫看見了怎辦？」

「來！」安妮已經拖着司馬洛跑向門口。他們踏過了外面那些赤裸裸的人體，出了大門，到了街上。

安妮把司馬洛帶到了她的車子，那是一部又矮又小，樣子就像一隻螳螂似的小汽車，那種女人最喜歡開的。她又咭咭地笑着：「你知道爲什麼我要用這樣一部小汽車嗎？我就是怕男人會在車子裏强姦我。」

「這車子裏有抵抗設備嗎？」司馬洛問。

「沒有，」安妮笑着，「但在這樣窄小的一部車子裏也能成功的話，他一定是一個高手，高手我不怕，怕的祇是低手！」她的手又伸過來放在司馬洛大腿上，這一次是放到很高。

她用一隻手把持着方向盤把車子開動了，另一隻手就停留在司馬洛的大腿上。而她這隻

手使得司馬洛有了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由於他想起了她也會把手放在安達這樣一個人的大腿上，或者放在更進一步的地方。趣味不同，他實在沒有胃口接受安達的剩餘物質。不過，他得從她的身上打聽安達的消息。

「我們現在到哪裏去呢？」司馬洛問。

「我的遊艇，」安妮說，「不是我爸爸的，是我私人的遊艇。」

× × ×

那是一艘很小的遊艇，一個人就可以開動了，而她就把遊艇開出了海面，離開了那密麻麻地停滿了船的海灣，到了另一座僻靜的，毫無人踪的海灣中間。

「哈哈，」安妮叫道，「我把你綁票到這裏來了。」

她跑到了甲板上，把錨放了下去，又說：「現在，我們可以去游一個泳了。」

「你這裏有泳衣嗎？」司馬洛問。他決定先順一順她的意，等待時機成熟的時候才問她。他要問的並不是普通的問題，而且，假如她不高興的話，她也不一定要回答他的。

「等一等！」安妮說着，又鑽回了船艙裏去。

當她再上來時，司馬洛不禁張大了嘴巴，眼睛也圓圓地睜着。因爲，她身上那套皮的衣服已經不在了，雖然本來遮着的就已經不多，但是現在却是變成了毫無遮掩的。換句話說，她現在已經變成一絲不掛了。她一隻手放在頸後，另一隻手擱在腰間，腿子微微張開，以模特兒的姿勢站在那裏看着他。

司馬洛欣賞的却不是她的姿勢，而是她的肉體。不錯，她是一個瘦而長的女人，但是並不太瘦，骨很小，而應該豐滿的地方很豐滿，尤其是盤骨的附近。小腹之下，淡淡的三角形陰影，很整齊，很纖細的，由最幼細的，幾乎是絲一般的柔絲組成。乳房並不高聳，小巧的，幾乎像男人一樣，然而絕對女性化。乳暈的面積很大，杏色的，乳頭尖尖地挺了起來。

她看來很新鮮，幾乎像是未經碰觸的。

她這樣的站了一會，讓司馬洛看個够了，然後「咭」地笑了起來：「在這裏，沒有人需要泳衣，是不是？來吧，到沙灘上去等你。」

她一轉身，就以美妙的姿勢越過船欄，而投進了海中。她在二十多呎之外再冒出來，叫道：「快一點。」

司馬洛深呼吸了一陣，讓心臟的急速跳動稍爲緩和了下來，然後也動手解開衣鈕。正如她所說，在這裏祇有他們兩個人，他們是不需要泳衣的。

安妮先他下水，但是司馬洛比她游得快，不久就追上了她，他們一起到達了沙灘，她叫着：「那邊有一個好地方！」便跳了起來，跑向沙灘盡頭處的樹林。

司馬洛跟隨她進入了樹林，才發覺樹林中間原來有一大片平坦的空地，空地上是短短的，地毡一般的草。在月光之下，這草看來很清潔。

她在草地上一仆，伏了下來，拍拍身邊的草地，說：「這裏，這裏。」

司馬洛在她旁邊伏下來的時候，她就轉過了身來，閉上了眼睛，兩手舉到上面去。她身上的水珠在月光之下閃着，腋下露出來那兩撮稀疏的細毛比什麼都更誘惑。也許電影雜誌上看見沒有的太多了，這給人以一種眞實感，把人類幾乎忘記了的原始慾念都引出來。

如果司馬洛是一個男人，這個時候，他是不可能這樣靜着不動的，他不是一個女人。

他湊上去，輕吻她的兩乳之間，然後向旁邊去，嘴唇輕輕揩過香的峯頂。她的身子顫了一顫，在喉嚨裏說：「我喜歡這樣，慢慢的，不要抓，不要睹捏！」

他移到另一邊峯頂去，她又顫了起來。接着司馬洛的嘴唇移上去，沿着她的頸項側移到了她的耳朶，輕輕地吻。她享受着這輕輕的揩觸，一面抖着，腿子在下面張開來又合上，又屈曲起來，她的一隻手搭到了他的肩上，捧住他的後腦，推過去，使他們的嘴唇接觸，緊緊的吸住了。她的舌頭是灼熱的，猛的攻進他的口腔內，她的小腹移過來貼着他的手掌。

這個吻是熱烈而充滿了動作的。他們的手探遍了對方身上的每一個部份。她身上的水珠都給熱力蒸發了。

終於，嘴唇不得不分開來透一透氣。

司馬洛在她耳邊低聲說：「我聽說你以前是和安達很要好的。」

她皺起了眉頭：「爲什麼要在這樣的時候說這樣刹風景的話？」

「我不能不想起他，」司馬洛說，「一想起來我就噁心。我討厭他，十分之討厭！」

安妮忽然咭咭地笑起來，笑得很厲害，就像她想起了一件十分滑稽的事。她的眼睛張開來：「還有一些更令你噁心的事，我以後再對你說吧！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訴你的，那就是，我和安達沒有上過床，他連碰也沒有碰過我。」

「爲什麼？」

「爲什麼？因爲我和你一樣討厭他，祇是因爲我有錢，所以他追我，我則是因爲他那麼吃香，所以吊着他。有時一件東西自己不定喜歡，但因爲會給自己面子，就捨不得放了！」

「原來你是一個很理智的女人，」司馬洛說，「不過，你却不像是一個貞節的女人。」

「我一點也不貞節，眞相就是，我已經十個月沒有過男人了，」安妮說。

「你沒有理由找不到男人。」司馬洛說。

「男人容易找到，適合的男人却不會容易找到，」安妮說，「我喜歡像你這一型，這却是不容易找到的。既然找到了，我就急不及待了。」

「謝謝你的美麗謊言！」司馬洛說。

「我並不是說謊，」安妮說，「在現時的情形之下，我根本不必說謊。你是決不會離我而去的！」

她說得對，在現在的興奮情形之下，即使她承認和安達有過什麼，也欲罷不能了。由於她沒有需要說謊，這就使司馬洛相信她的話。

「讓我們談談安達吧。」他說。

安妮把眼睛一閉，身子又扭動了起來。「遲一些吧，」她說，「現在是談話時候嗎？」

不錯，現在不是談話的時候……

半小時之後，他們都乏力地躺在草地上，讓清涼的風把滿身的汗水吹乾。一切都是那麼美好。這個瘦長女郎的緊湊，熱情和瘋狂超乎他的想像。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這裏沒有一根香烟。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那些煞風景的事情了，」安妮說，「你的未婚妻和你最討厭的安達先生是情人，我剛才和你幹的事，他們幹過不知道多少遍了。」

「爲什麼？」司馬洛不把臉腔朝着她，以免讓她看到他的臉上並沒有沉痛的表情，「究竟她看中了安達什麼？」

「也許她並不是看中安達什麼？」安妮說，「也許她祇是故意作賤自己吧。她恨他的父親，什麼壞事她都想做上一做。我最明白了，我也恨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有錢，但是祇給你錢，人影却難得一見，有過一個時期，我也想作賤自己。」

司馬洛道：「但是你想開了，寶貴着自己，你眞聰明！」

（未完）

一月完民間遊義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金菩薩（一）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胡姬巧弄詭計，誆得邵機新說服醴親王，把唐曉風夤夜押送九門提督衙門，胡姬算準時間地點，派出手下，假扮九門提督的巡邏隊，藉詞要看看車廂中的人犯，暗中施了手脚，把車中看管的兩名侍衞刺死，把囚犯劫走，這一着，不但邵機新被弄得滿天星斗，就連要購取金菩薩的趙天行，趙韻芬兄妹也焦急得不得了，兄妹二人在客棧房中，合計如何智奪人犯，正於此際，胡姬突自窗外跳入，趙韻芬騰身躍起，拔出兩把匕首，趙天行仍坐着一動沒動，胡姬却笑嘻嘻地對趙韻芬說，要打架，這裏可不是地方呀——

＊＊＊＊＊＊＊＊＊＊＊＊＊＊＊＊＊＊＊＊＊＊＊

慘遭生死劫　計演捉放曹

「小芬！」趙天行沉叱了一聲，說道：「坐下。」

趙韻芬對哥哥是非常服從的，她立刻就收起了那雙匕首，安靜地坐了下來。不過，她的目光還是盯在胡姬的身上，一絲也沒有放鬆。

胡姬完全沒有將趙韻芬這個小丫頭片子放在眼裏，逕自在趙天行面前坐下，倒了一碗凉茶，一氣喝乾。她那種全不在乎的神情，就好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趙天行！」胡姬很不客氣地指名呼姓。「現在，咱們可以敞開來談談了。芙蓉園主人够狠，够兇，可是却不會不講道理……你們來京，是爲了那對金菩薩？」

趙天行當然不能否認，只得點點頭。

「你們憑什麼要想掠奪那對金菩薩？」

「胡說！」趙韻芬口發厲叱，人也霍地站了起來。

「小芬，到一邊去坐看。」趙天行制止了他妹妹的衝動，又轉過頭來說：「胡姑娘，妳用『掠奪』的字眼，好像不太恰當吧？」

「原屬別人的東西，你們佔爲己有，就是掠奪。」

「胡姑娘，妳恐怕還沒有摸淸楚情況，我爲金菩薩的事曾經和目前的主人裴振宇先生接觸過，我只問他多少價錢他才肯割愛，並沒有出言恫嚇，也不曾施展强硬手段。」

「趙天行！」胡姬的語氣咄咄逼人：「你不要巧言狡辯，我方才明明聽到你提到『巧取豪奪』的字眼。」

「那是對妳而言，因爲妳並非金菩薩的主人。」

這句充滿挑釁意味的話，非但沒有令胡姬生氣，反而便她笑了：「嘿嘿，趙天行，你很有膽子！」

「胡姑娘這句話不知是挖苦，還是誇捧。我只是認爲，心中敢想，甚至想作，又有什麼不敢講的呢？」

「趙天行，在關外就聽說過你的名字，不錯，還有點兒像男子漢，你可知道我此刻來的目的？」

趙韻芬忍不住插口說：「還不是想與師問罪，殺人滅口。不過我勸妳少費心機，趙氏兄

妹不是省油燈。」

胡姬笑道：「趙天行，你能不能敎你妹妹閉上嘴吧？」

趙天行連忙向他妹妹使了一個眼色。

「興師問罪？殺人滅口？哼！」胡姬喃喃自語一番，突地揚起了頭，字字着力：「由此可見，你們對我胡姬還認識不够。狠事我幹得不少，卑鄙的事我還不曾幹過，實不相瞞，我夤夜來此，是移樽就教，意外吧？」

「的確意外！」趙天行抱定了以不變應萬變的宗旨，所以神態非常鎭定。「胡姑娘也太客氣了。」

「趙天行，我從來就不曉得什麼叫謙虛，什麼叫客氣？一向都是獨斷獨行，從不理會別人對我的看法，目前我遭遇到一點困難，想請敎二位，該如何解決。」

趙天行對胡姬如此爽直的言行倒是大感意外，詫愕之下，竟然一時接不上口。

胡姬却是旁若無人般侃侃而言：「這位小妹妹，眞是聰明，她剛才的判斷正確到了極點，我跟姓裴的談到買他的那對金菩薩時，曾有一個附帶條件，就是幫他救出他的親戚唐曉峯，如今已經得手，可是，姓唐的成了一枚燙山芋。」

「哦？」趙天行漫應一聲，靜待下文。

「我跟裴振宇約好今晚在火車總站見面，離現在還有十幾個鐘頭，可是九門提督黃凱已經展開了嚴密的搜捕行動，咱們人地生疏，匿藏姓唐的可就成了大問題啦。」

「胡姑娘，這是小問題還能難倒妳嗎？」

「也許難我不倒，可是，另外還出了大漏子。」

「哦？是……？」

「提督衙門的捕快剛才在天橋一家小客棧裏逮走了一個流鶯蕭艷月，她是裴振宇在杭州時的老相好，曾經爲了營救姓唐的爲裴振宇在邵總管那兒搭過綫。姓蕭的娘兒們有幾根硬骨頭呀？一動刑，她就什麼都招啦。」

「這可得趕緊通知裴振宇避禍呀！」

「上那兒去找？」胡姬莫可奈何地雙手一攤。

「裴振宇在櫻桃斜街的寓所，妳又不是不知道。」

「趙天行，什麼事都瞞不過你。不錯，我去過他的寓所，剛才我還去過，可是他今夜沒宿在那兒。」

趙天行笑了，笑得有點兒尖刻：「嘿嘿，胡姑娘，現在我總算見到妳精明的一面了，有人說過，芙蓉園雖然厲害非凡，殺人不見血，不過，芙蓉園主人却可能成爲你的朋友，那是關係到她利益的時候，傳言果然不虛。」

這是很犀利的諷刺，可是，胡姬接受了。她絲毫不以爲忤地說：「趙天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好。」

「妳有何打算呢？」趙天行問。

「一尊金菩薩在奇珍齋，另一尊還不知下落，所以，裴振宇的安全第一，我想請你們二位負責。」

「幹嗎？」趙韻芬氣呼呼地插嘴問：「妳閑着呀？」

「小妹妹，別那麼兇巴巴的，我並沒有閑着，我要全力保護唐曉峯，他也是能否得到金菩薩的關鍵。」

趙天行並沒有立刻回答這個問題，似在權衡得失。

「趙天行，你還在猶豫什麼呀？」

「胡姑娘，站在人道立場，我應該保護裴振宇的安全，我們都是堂堂大漢子孫，當然不願眼見他落入清廷鷹犬之手。不過，這其中有幾層利害關係妳想到了嗎？」

胡姬道：「也許我沒有想到，你不妨提示，提示。」

「我很可難將妳和裴振宇隔離，使你們無法接觸，那時妳又如何呢？」趙天行也許在作試探。

「我認爲你姓趙的不會那樣作。」

「爲什麼不會那樣作？」趙韻芬又忍不住插了嘴。「對妳這種唯利是圖的人，也用不着太講信用。」

「趙天行，令妹的話能代表你嗎？」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也許會有這種想法。」趙天行回答得非常巧妙，既未承認，也未否認。

胡姬道：「那麼，我就有法子使你不能那麼作。」

「什麼法子？」

「趙天行，你剛才提到了『人道』兩個字，使我想到了一個絕妙的主意。如果你存心將我和裴振宇隔離，我就殺死唐曉峯，裴振宇將恨你入骨，你也休想得到金菩薩。」

趙韻芬在一旁幾乎氣得要吐血，若非她哥哥一再以眼色制止她，她眞要奮不顧身地和胡姬拚個你死我活。

趙天行絲毫沒有激動，他喜歡運用智慧去對付厲害的敵人，有頭腦的人多半很冷靜。他緩緩地說：「胡姑娘，這大概就是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原因吧？……咱們兄妹倆，立刻就去尋找裴振宇的下落，向他告警。妳說得不錯，姓裴的是咱們共同的目標，我們必須保護他的安全……下一步，咱們又該知如何聯繫呢？」

「晌午我會再來拜訪。」胡姬很禮貌地拱手，仍舊穿窗而出。

趙天行很注意她的起步和騰躍，但他似乎沒有看出什麼門道來，當胡姬的身影在窗口消失後，他的眉頭皺得更緊，更深了。

趙韻芬連連跺脚地說道：「眞把我給氣死了！」

「小芬，妳看清楚了嗎？」

「看淸楚什麼呀？」

「她是如何進來，又是如何出去的？」

「翻窗子，爬牆頭，這都是宵小行爲。」

「小芬，不用說氣話，單是她的一身輕功，你我都望塵莫及，還能賭氣嗎？」趙天行走過去拉着他妹妹的手，柔和地說：「小芬，娘給妳的敎訓都忘了嗎？」

「沒有。」

「說說看。」

「留意敵人的長處，找出敵人的短處。」

「記到要作到……好了，裴振宇今晚歇在那兒，妳是知道的。趕緊去通知他，只說一句話——蕭艷月被九門提督黃凱抓去了。千萬記住，多一個字也不用說。」

趙韻芬對他哥哥是絕對聽從的，她點點頭，走向窗戶，突然想起方才自己說的話，又轉身開門走了出去。

× × ×

在白蒼蒼的煤氣燈照射下，黃鈞那張臉子顯得更白，也更冷。相反地，蕭艷月倒很鎭定，也許她經過了太多的挫折，太多憂患，把一切都看開了。

「蕭姑娘！」黃鈞冷冷地說：「我們這是第二度會面了。第一次見面，妳一定對我留下了一個不太平凡的印象，因爲我不喜歡講話，尤其不喜歡講廢話。」

蕭艷月笑笑，她知道此刻如裝出一副可憐相，或者涕淚滂沱，反而會便對方殘酷的性格更進一步地顯露出來。

「妳知罪嗎？」

「不知。」

「眞不知？」

「難道出賣風月也算有罪嗎？」

「昨夜初見，我對妳很客氣吧？」

「的確很客氣。」

「那妳就該明白，我是憐香惜玉的，這就是我攬上這件差使的原因，本來應該由別人來問妳的。」

「黃大少，我眞不知道該如何感謝你。不過，首先你該讓我知道我是犯了什麼罪才被你們深更半夜逮來呀！」

黃鈞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蕭姑娘，妳聽淸楚：妳的罪名是——參加亂黨，企圖推翻朝廷。」

蕭艷月暗中大吃一驚，表面上笑意吟吟地：「黃大少，你犯不着如此嚇我呀，這是要殺頭的呀！」

「不錯，是要殺頭。有些人將殺頭不當一回事；不過，在殺頭之前還有許多罪受，那比殺頭更難忍受。」

蕭艷月道：「黃大少！你不能換換話題嗎？盡說這些……」

黃鈞一個箭步上前，揪住了蕭艷月的頭髮，將她的腦袋往後一揪，將她沒有說完的話硬生生切斷了。

「蕭艷月！妳這個賤貨！這不是吃花酒，少要你的皮嘴子！妳這條命賤脆弱得像嫩草，一折就斷，一踩就爛，我問妳一句，妳就答一句，少說廢話！」

蕭艷月忍住痛，沒有吭聲。她明白有一連串的痛苦在等着她，現在才是開始而已。

「說！那人是誰？」

「黃大少！你在問誰呀？」

拍！一個重重的耳光，蕭艷月嘴角立刻淌出了鮮血。

「還不說嗎？」

「黃大少！你這樣沒頭沒腦地問，敎我怎麼回答呢？」

「就是要妳在王府總管邵機新面前搭橋的人。」

「黃大少！你愈說我可愈糊塗啦……」

黃鈞隨手一甩，蕭艷月的軀體竟然像棉花球似地飛了出去，碰上那張大四方桌，又彈回來，黃鈞右膝一抬，剛巧頂在蕭艷月的小腹上。她那裏受得住這種強烈的打擊，立刻就暈了過去。

黃鈞一拍手，進來了一個大漢，手裏提着一桶水，黃鈞早就打算辣手摧花，他還說他憐香惜玉哩！

一桶冷水兜頭淋下，蕭艷月甦醒過來，渾身的痛楚使她感覺最好還是昏過去永遠也不要醒。

在她的眼中，黃鈞變成了一個擇人而噬的惡魔，由於痛楚使她的視綫不正常，黃鈞的身形在她的眼中成了一座高大的巨塔，塔身逐漸傾斜，似乎要壓在她的身上。

她一聲尖叫，用力地滾開，正好滾在提着水桶的大漢的脚邊，大漢一抬腿，又頂得蕭艷月滾入濕淋淋的水中。

「蕭姑娘！」黃鈞有一股殘忍的快意。「水很淺，不比西湖，沒法子讓妳泛舟賞月，眞是太煞風景啦！」

「黃大少！」蕭艷月啞着嗓門叫着：「你殺了我吧！你殺了我吧……」

黃鈞一歪頭，大漢伸手，將蕭艷月揪了起來。

「蕭姑娘！」黃鈞伸手擰住她的腮邦子，惡狠狠地說：「殺死妳！可沒有那麼便宜。妳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妳家大少爺練功的地方，這比提督大人的公堂，還要難闖。剛剛只不過是上了一道拼盤給妳嚐嚐，大菜還有好幾道哩！」

「黃大少！你到底要把我怎麼樣？我到底那裏得罪你了？我只是一個可憐的賣笑女子，犯得着嗎？」

「蕭艷月！別看輕自己，最少那位邵總管還把妳看成寶貝。只要妳說一句話——誰要妳爲他搭綫的？」

「黃大少！我眞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黃鈞陰沉，狠毒，涵養功夫却不大好，他沒有仔細想一想，眼前這個女人應該用什麼法子應付。他厲叱一聲：「給我剝光衣服，狠狠用皮鞭子抽！抽她個皮開肉綻。」

一下子就湧進來好幾個彪形大漢，誰會放過這個可以滿足淫虐狂的大好機會呀？

突然，一個老先生進來了，他約莫有六十開外年紀，鬚髮盡白。黃鈞對他十分恭敬，連忙上去行禮。

「鈞少爺！」老先生沉着臉問：「這是幹什麼呀？」

黃鈞道：「這個女子涉嫌參加亂黨，謀反朝廷……」

「鈞少爺！」老先生打斷了他的話，不悅地說：「你剛才說她涉嫌，就算她的罪證確鑿，你也不應該這樣對待她呀！鈞少爺！你太過份，太過份啦！」

「洪伯伯！」黃鈞還是很謙恭地回答：「您不了解，這女子有一個天大的秘密不肯吐露，所以……」

「快去請郎大夫來，瞧！把人家折騰得這個樣子。」

黃鈞一絲兒也不敢違抗，一歪頭，其中一個大漢連忙跑去請大夫了。

「鈞少爺！」姓洪的老先生仍舊板着臉說：「我一直告訴過你，待人切忌施展暴力，你就是不聽。你是練過武的人，手下一帮弟兄又都是些粗武夫，出手都重，一失手就送了人家的命。再重要的秘密你也挖不出來啦！」

「是！洪伯伯。」

「把她交給我，怎麼樣？」

「洪伯伯！深更半夜的，把您吵起來已經就……」

「鈞少爺！別跟我說這些，去吧！把她交給我，好好問人家，人家會說的。」

他們言來語去，蕭艷月是字字入耳。暗自慶幸來了救星，但是想想裴振宇，她又不免焦急起來。她眞想不到情勢會弄得如此糟呢！

郎大夫雖然神色倨傲，醫術却是不凡，塞了一粒救命丹到蕭艷月的嘴裏，不到片刻她的痛楚就減輕了不少，又拿出幾帖膏藥敎她自行貼在傷處。由於男女有別，姓洪的老先生和那個姓郎的大夫一起走出去，迴避了一陣子。

蕭艷月貼上膏藥，將濕淋淋的上衣擰乾，再穿上。她希望在那老先生再進來之前好好休息一下。

那位姓洪的老先生計算很準，蕭艷月往椅上一靠，剛閉上眼睛，他就推門進來了。不過他很客氣，當蕭艷月掙扎着要站起來時，他連忙揮手示意敎她就那麼坐着。

儘管蕭艷月把面前這位老者當敵人看待，她內心還是非常感激的。如果不是這位老先生出面，她渾身的骨頭都已經被黃鈞拆散了。

「姑娘！」洪老先生也搬了一張椅子在蕭艷月面前坐了下來。大概想消除她的恐懼感，所以，一開口，就自我介紹道：「老夫姓洪，名叫天鶴，是提督大人的幕府，老夫不問公事，只敎鈞少爺讀書，所以，鈞少爺很聽老夫的話……」

「如果不是老先生出面緩頰，我……只怕早就被那些惡漢打死了。」

「唉！」洪天鶴沉重地嘆了一口氣。「老

夫也只能救妳一時，救不了一世……」

「老先生！」蕭艷月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她連忙哀求道：「送佛送西天，救人救到底呀！」

「姑娘！妳可知道，這間屋子有個什麼名兒？」

「不知道。」

「這間屋子名叫地獄宮，聽聽這名兒就會寒心吧？」

蕭艷月立刻就打了一個寒噤。

「老夫雖然能阻止鈞少爺折磨妳，却不能教鈞少爺放妳走，就算鈞少爺肯，提督大人也不會答應呀！」

「那……？」

「鈞少爺樣樣都好，就是殺氣太重，老夫想教導他，糾正他，可就是沒有法兒。因此，老夫常常有助紂爲惡的感覺……爲了補過，老夫決心日行一善……姑娘！可知道妳犯了什麼罪名兒嗎？」

「黃大少說我參加亂黨，謀反朝廷。」

「這是要殺頭的呀！」

「我知道，可是，我根本是冤杜的呀！」

「姑娘！妳如果信不過老夫，妳就什麼也不用說；如果信得過老夫，老夫可要告訴妳一件事。妳既然進了地獄宮，也就死定了，不用打算活着出去，妳只有一條路——犧牲自己去救別人。老夫很願意帮妳一次忙。」

蕭艷月心頭不禁一寒，其實，這種情況洪天鶴不說她也明白。對！應該通知裴振宇趕緊避難，可是，這姓洪的老頭兒可以信賴嗎？

「姑娘！這是唯一的機會，但是老夫不鼓勵妳這樣作，以免妳起疑。信不信得過，完全要看妳的判斷。」

蕭艷月是絕頂聰明的，終於，被她想出一個妙主意來了。她說：「老先生！我的確是冤枉的……」

「唉！姑娘！妳跟我喊冤枉又有什麼用呀？老實告訴妳，有人告密。時間不多，妳定要立刻作決定。看看要老夫帮妳去通知誰……」

「老先生！以我一個勾欄女子就是想參加亂黨也不够格呀！我一定是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人，別人……」

「姑娘這麼說老夫也就不用往下問啦！」

「不過，我還是要請老先生帮我個忙。」

「快說！不管多艱難的事老夫都能帮妳作到。」

「有一位原籍杭州的爺們，他對我一向很痴情，聽說我流落北地，特地趕來看我，厮煩你老人家通知他一聲，就說今生無緣，來生再圖報他的恩情了。」說到這裏，蕭艷月不禁悲從中來，說法是假的，感情却是眞的。

「他姓什麼？叫什麼來者？」

「他姓裴，名振宇……」蕭艷月詳細地說明這三個字，並將裴振宇的年齡，容貌也描述了一番。這樣作，有些兒冒險，但她必須冒險。何況她還留了退步，她並沒有指明裴振宇與她現在被捕的罪名有任何關係。

「他住在那兒呢？」

「他住在櫻桃斜街，不過詳細的地方我可不清楚。聽他說過，我可從來沒去過。」

「那……該上那兒去找他呢？」

「明兒一大早他會上我住的那家客棧。」

洪天鶴很和藹地說：「姑娘儘管放心，這件事我一定給妳辦到……這邊，我帮不上忙，妳多忍點。」

「多謝你老人家。」蕭艷月情不自禁地下跪叩頭。

而洪天鶴却無暇領受她的大禮參拜，轉身走了出去。

外面是一條寬大的走道，往右一拐，則是寬敞的大廳，只見燈火輝煌，人影幢幢，好不熱鬧。

兩邊羅列了二十幾名黑衣武士，黃鈞坐在正當中的太師椅上，他的身後又站了四個貼身護衛，一個個神情慓悍，孔武有力。看上去，他的排場比他的老子還威風。

不過，黃鈞對洪天鶴却是非常恭敬的。連忙下了座位，莊重行禮，恭敬地說：「洪伯伯辛苦了。」

現在，洪天鶴的神情改變了，他不再是一個慈祥的老者，他的面貌變得冷峻而又陰險，嘴角處流露出的冷笑即使在大熱天也能使人見了生寒。

「鈞少爺！」

「晚輩在。」黃鈞只怕對他老子都不會如此多禮。

洪天鶴沒有說話，明亮的目光左右掃動了一下。

黃鈞會意，立刻沉喝一聲：「退下去！」二十多個武士，以及他的貼身護衛刹時走得乾乾淨淨。

「鈞少爺！你總該聽說過，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洪伯伯這話的意思是……？」

「你到底想要人犯？還是想要金菩薩？」

「洪伯伯！魚與熊掌，只有兩樣東西是不是？」

「不錯。」

「那麼，晚輩要的東西却有三樣。」

「那三樣？」

「人犯，金菩薩還有醴親王的小辮兒。」

「鈞少爺！你犯了『貪『字，那是不可能的。」

「洪伯伯！有您在，還有什麼不可爲？什麼不可得？」

「不用胡亂捧我。我方才在那娘兒們嘴裏套了一些消息，這跟咱們原先得到的消息相符合。不過，事無兩全，如果你決定逮住姓裴的，你就不用得到金菩薩。」

「哼！」黃鈞倨傲地說：「我就不信。」

「鈞少爺！我的話你不信，你還信誰？」

「生殺在我，」黃鈞揚起了他緊握的右拳。「難道姓裴的生了一身銅筋鐵骨，哼！就是二十尊金菩薩他也得交出來……洪伯伯！那娘兒們可會說過在那兒能找到姓裴的？」

「當然說過。」洪天鶴的神情突然冷了。

「在那兒？」

「我不會告訴你。」洪天鶴說罷，掉頭向外走去。

黃鈞連忙搶步上前，橫身攔住，非常驚訝地問：「洪伯伯！你這是幹什麼呀？」

「鈞少爺！你眞令我失望，我教你這麼多年，到今天你還迷信武力可以解決一切難題。唉！我白化心機啦！」

黃鈞軟弱了，也許因爲他從小就受教於洪天鶴的關係吧！每當因某一個問題而爭論，他的態度強硬到某一個限度時就會軟弱下來。他恭恭敬敬地說：「洪伯伯！你不要生氣嘛！晚輩聽您的話就是。」

洪天鶴嘉許地拍拍黃鈞的肩頭，然後附在對方的耳根處輕聲細語一番，黃鈞聽得連連點頭不住。

× × ×

天終於亮了！

胡同裏靜悄悄的，除了偶而有一個賣荳腐腦的老頭子挑着擔子吆喝而過，就再沒有見過第二個人。

一輛黃包車從胡同裏穿出來，大概是一大早，精神足的關係吧！車夫兩腿快如飛，運轉彎的時候都沒有慢下來，就像孩童們玩的陀螺

，飛旋着轉進了櫻桃斜街。

突然，一個少女飛也似地從路旁閃出，揚手連揮，口裏喊着：「裴先生！裴先生！停停！停停！」

車上的客人的確是裴振宇，昨夜跟胡姬分手之後，忽然心血來潮，想起來那位專治傷科的胡大夫。深夜不宜訪客，他竟然去了：而且二人一聊就是一個整夜。

車子過頭好遠才停下，裴振宇跳下車，付了車錢，剛好那少女也跑到他的面前，原來是趙韻芬。

昨夜，裴振宇跟趙天行第二度見面的時候，趙韻芬站得很遠，裴振宇當然認不出來。他遲疑地問道：「姑娘是在叫我嗎？」

趙韻芬以機警的目光看看左右，然後低聲說：「此處說話不便，快跟我走！」

她也不管對方是否信任她，是否同意，就掉頭走去。

裴振宇的確猶豫了一下，但他最後還是跟了上去。

接連穿過好幾條胡同，遠離了櫻桃斜街，趙韻芬才停了下來。回過頭來說：「裴先生！我找了你一夜。」

「哦！幹什麼呀？」他竟然忽略先問問對方是何許人。

趙韻芬道：「蕭艷月姑娘被提督衙門的捕快逮去了。」

「哦！」裴振宇大吃一驚。「她犯了什麼罪呀？」

「犯了什麼罪？當然與你有關呀！」

「我……」裴振宇猛然省悟，立刻就出了一身冷汗。

「唉！這都是胡姬闖的禍，她帶人公然刦走了人犯唐曉峯，你說說看，九門提督黃凱能够不追嗎？」

救出來一個，却又被逮進了一個，裴振宇眞不知道該喜該憂。

「裴先生！人一旦進到那裏頭去，一定會遭受到非刑拷打，鐵漢都罩不住，何況一個女人？她萬一招出了什麼，裴先生可就牽連上啦，所以我哥哥教我趕緊通知你避禍。却怎麼也找你不着，我只有在這兒守候終宵啦！」

趙韻芬提到她哥哥，裴振宇自然不難想到她是誰了。

「姑娘的令兄可是那位趙天行？」

「是呀！」

裴振宇道：「姑娘剛才還提到胡姬刦走人犯的事……」

「裴先生！不是我埋怨你，這是誰出的餿主意呀？救人也不是這麼個救法呀！九門提督可不是紙糊的燈籠，一戳就破哩！人還在北京城裏，飛也飛不掉呀！」

「趙姑娘！現在那位胡姑娘在那兒妳曉得嗎？」

「不知道。」趙韻芬說的是實情。

「那麼，蕭姑娘被抓去以後的情況又如何呢？」

「我在這兒守了一夜，沒見到行跡可疑的人，也沒見捕快去搜查你的住處，也許蕭姑娘還沒招出來。不過，那是早晚的事，那種酷刑，不是人可以忍受的。」

裴振宇的心都碎了，蕭艷月紅顏薄命，運途坎坷，已經受够了風霜雨雪之苦，如今自己又爲她惹上這麼大的厮煩。他雖然近中年，情感却異常脆弱，竟然落下了淚。

「裴先生，你現在沒法子去想別人，想也沒用。得爲自己兒想想。蕭姑娘被逮不是偶然的，那表示早有人在注意她的行動，說不定你的行踪也早就落進那些鷹犬的眼裏了。裴先生，得想法子趕緊避難呀！」

「趙姑娘，我想先跟胡姑娘見見面。」

「你們不是約好今晚見面的麼？」

「妳知道？」

「是胡姑娘告訴我哥哥的。不過，你最好別去。」

「爲什麼？」

「因爲她現在也成爲九門提督黃凱所追緝的對象。」趙韻芬並不是因金菩薩而使手段，她的確是爲裴振宇的安全着想。

「姑娘，這些情況妳是怎麼知道的呢？」

「經過一個漫漫長夜，我們兄妹倆也了解了不少情況。人犯本來在醴親王王府，是胡姬出面找總管邵機新，唆使邵機新連夜將人犯押解到提督衙門去，她則乘機在中途下手。這是一條有力的綫索，九門提督會不追嗎？」

裴振宇畢竟是個讀書人，空憑滿腔熱血，却缺膽識機智，一旦遇上這種情況，他自然會慌了手脚。

「姑娘，我能跟令兄見面談談嗎？」

「目下不便，有話跟我說也是一樣。」

「我是想請教，現在我該怎麼辦？」

「裴先生，你肯接受我的建議嗎？」

「令兄妹是俠道中人，我自然會聽。」

「第一，你昨夜在那兒渡過的，待會兒還是上那兒去，什麼地方連我都不要說，第二，蕭艷月所住的客棧絕不能去，櫻桃斜街的寓所當然也不能去，第三，擦黑光景，咱們再找個地方碰碰頭，有話那時候再詳談。」

「好！好！就這麼辦，那……咱們在那兒碰頭呢？」

「瀟湘書場。」

「瀟湘書場？」

「到天橋一問，就會有人指點你。黑了再去，還有，你最好換換行頭，改改裝扮。」

「是！是！」

「好！裴先生，咱們就在這兒分手啦！」

「多謝姑娘！」

× × ×

邵機新一夜沒睡，手裏擰着自己的腦袋，怎麼睡得着呢？他一直就在醴親王的臥房門口守候着。好不容易等到一個小厮從裏面出來，向他使了個眼色。

「王爺起身啦？」邵機新悄悄地問。

「嗯！」

「你跟王爺提過了麼？」

「提了，王爺傳你這就進去。」

醴親王正在對鏡穿衣，邵機新進來之後，立刻跪下大禮參拜，口裏不住地說：「今兒個是王爺的千秋誕辰，奴才給王爺拜壽，王爺千歲，千千歲……」

「起來吧！」醴親王今兒個氣色挺好，說話也挺和氣。「難爲你有這番心意，守候一夜，拔了個頭籌！」

「回王爺，今兒個是王爺的大喜之日，奴才本不該多說什麼，可是，有緊急事故，奴才又不敢隱瞞。」

「哦？」醴親王倏地轉過身來。

侍候醴親王穿衣的兩個小厮，很懂規矩，連忙彎腰低頭，倒退着走了出去。

「快說呀，出了什麼事？」

「回王爺，奴才昨夜奉命押解亂黨嫌犯唐曉峯前往提督衙門，却料不到在半路上被歹人刦走了。」

「什麼？」醴親王吼道：「有這種事。」

「奴才該死！該死！」

「眞該死，眞該死！」醴親王氣得連連跺脚。

「奴才自知該死，所以一大早就來回稟王爺，請王爺立刻下令砍掉奴才的腦袋，如果讓九門提督黃大人先下了手，王爺臉上，也無光

彩……」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重犯被刼，奴才身負押解之責，黃大人豈會放過我。平日奴才爲維護王爺威嚴，曾多次得罪黃大人，他必然會候機報復洩憤。王爺千萬不要給他這個機會。」

「起來，起來！」邵機新的苦肉計，見效了。

這就是奸佞小人的嘴臉，懂得看風扯旗，見風轉舵，最主要的是——他太了解醴親王的性格。

現在，邵機新當然不會立刻就起來，多跪一些時候，他的性命，就會活得更長久一些。他不但跪着，而且還連連磕頭：「回王爺，奴才的性命不值半文錢，立刻推出斬首，絕不可遲疑，如此才可以鞏固王爺的聲譽。」

「起來！」醴親王咆哮，跺足。「你聽見沒有?」

「是！是！是！」邵機新連滾帶爬站了起來。

醴親王道：「你說黃凱他會辦你，會殺你的頭，嗯?」

「那是一定的呀，他一直就想抓破王爺的臉，如今竟然逮着這個機會，他豈肯輕易放手呀?」

「快，快把經過的情況告訴我，一個字也不可隱瞞。」

邵機新當然不會隱瞞，他甚至還添枝加葉，將刼持人犯的歹徒描繪得更神奇，更玄妙，似乎責任絕不在他。

醴親王在聆聽的時候，花白的眉毛聳動，最後，他連連地揮着手說：「請黃大人到府，立刻。」

雖說黃凱與醴親王爭權而有點不和，以他的官職若是不理醴親王的命令，那他可就是自討沒趣了。何況，在他的想像中，醴親王必然是向他求情的。

因此，黃凱立刻就輕騎簡從的，趕到了王府。

醴親王在書房會客，黃凱一見面就要大禮參拜，口裏一連聲地說：「卑職給王爺拜壽，王爺千……」

「免免免！」醴親王連吼三聲，一聲比一聲高。「黃大人，咱們要談公事，再說這裏也不是壽堂……請坐！」

黃凱一見面就討了一個沒趣，但他那股子悶氣，只好暫時蹩在心裏，乖乖入座，一聲不發。

醴親王作得也絕，連茶都沒有一杯待客，他吩咐下人關上書房門，直截了當地說：「黃堅人，本王要談何事，想必你早就知道了。」

「王爺要談的莫非是昨晚縱囚脫逃……」

「縱囚脫逃?你這個『縱』字，用得恰當嗎?」

「卑職才疏學淺，請王爺指教。」

「別來這一套，這件事你打算怎麼辦?」

黃凱道：「回王爺，卑職責任所在，當然要查辦。」

「對！查辦，本王絕對贊成。」

黃凱似乎大感意外，不禁楞住了。情況似乎和他的想像不大一樣。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這才緩緩開了口：「回王爺，據卑職看，王府總管邵機新責任最大，只因今兒是王爺的千秋大壽，卑職且將這件案子，暫壓一日，明天再說。」

「不必，不必，公事公辦，不可徇私。黃大人回府的時候，請將邵機新帶回去，該殺就殺，不可輕恕。」

「是是是！卑職多謝王爺指示。」

「不過，本王立刻就要入宮，將這件事情稟明聖上和太后，明人不作暗事，本王可要參你一本。」

「哦?這件事卑職是毫無責任呀！」

「黃大人！歹徒公然在京城刼持人犯，而且是冒充提督衙門的巡邏捕快，你能說你毫無責任嗎?」

是呀，黃凱負責京畿治安，京城有歹徒成羣結隊，公然穿號衣，充捕快，怎能說他沒有責任?

黃凱想不到在這裏挨了一記悶棍，立刻就嚇出了一身冷汗，瞠目結舌，連話也接不下去了。

「黃大人！」醴親王暗暗得意，表面却不動聲色。「請你想一想，那夥歹人冒充提督衙門捕快，要查人馬要查車，邵總管能不讓查嗎?他又如何能辨明眞假?」

「回王爺，邵總管的話未必是實……」

「你又焉知是虛?莫非你在暗中偷覷?」

「回王爺，這……這是從何說起呀?」

「黃大人，本王絕不說沒有憑據的話，所以也希望你不要無的放矢。不錯，邵機新絕對有責任，該負罪責，本王就將他交給你查辦，按律治罪，不得寬容。至於京城內發生這種重大的事故，你也難辭其咎，休要推諉。」

這一番話猶如泰山壓頂，壓得黃凱透不過氣來。雖然明知是醴親王的一着殺手鐧，却也莫可奈何。

醴親王又道：「黃大人在想些什麼呀?莫非想駁辯嗎?」

「回王爺！」黃凱的態度變了，語氣也變了：「卑職經驗不足，督導不週，所以才發生這種事，還要請王爺多多曲諒，切莫參奏，關懷之情，自當永銘五內。」

「黃大人！」醴親王微含諷意地豎起了大姆指。「你的確算得上是一個俊傑。」

「不敢。」

「因爲你識時務！」醴親王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黃凱臉紅，筋脹，脖子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好，本王恕你一次，不過，邵機新却不可輕饒。」

「回王爺，邵總管對王爺忠心耿耿，辦事辛勞，這一回也不能完全怪他，也請王爺一併饒恕了吧！」

「哦?黃大人，你在爲他說情?」

「請王爺務必賞卑職一個面子。」

「好！看在你份上，本王就饒他一次。」

「謝王爺……」黃凱連忙起身施禮。

「不過……」醴親王的臉色倏地一沉。「這件事情不能算完。」

「請王爺明示，卑職一定遵辦。」

「限期三天，一定要將被刼人犯追回，而且連同歹徒一併歸案。要不然，你不但要丢掉紅纓頂子，只怕還要丢掉腦袋……回去吧！」

黃凱如釋重負般行禮告退，他發現：以他一個小小的九門提督想跟醴親王要狠使奸，爭權奪利，那實在是太難，太難了。

回到提督衙門，黃凱立刻派人找來洪天鶴，後者雖然掛着教公子讀書的名份，其實他就是黃凱的智囊。

黃凱將方才去王府的經過說了一遍，然後氣憤地說：「黃先生，你替我想想，這有多嘔人，多氣人呀！」

「大人，恕老朽說句不中聽的話。」洪天鶴老氣橫秋地說：「這一回合大人是輸定了，而且輸得很慘。」

「唉！醴親王太厲害，太厲害了呀！」

洪天鶴道：「不是醴親王太厲害，而是大人太疏忽。」

「哦?洪先生，這話怎麼個說法?」

「大人犯了兵家大忌——單騎輕入，低估敵人。」

黃凱沒有開口，似在回味這八個字。

「而且，大人在佈署上就犯了根本上的錯誤。」

「哦?」

「如果大人有雄心眞想跟醴親王鬥上一鬥，就該攏絡邵機新。小人是不宜得罪的，而大人却一個勁兒地拿他作對象。這不但失策，而且也有失大人身份呀！」

「對！對極了，洪先生請多多賜教。」

「還有，大人要鬥醴親王的目的務必要先想清楚，能爲則爲之，不可爲絕不可輕舉妄動，以免遭到反擊。」

一提到這個問題，黃凱的臉色就沉了下來。沉吟半晌，他才緩緩地說：「說起來也眞莫名其妙，我跟醴親王有什麼好鬥呀?鬥來鬥去，他還能從王爺的寶座上摔下來麼?聖上還會爲我這個外人而把自己人貶了麼?……不過，話又說回來，聖上派他『節制』我這個九門提督，剛好他又是個喜歡抓權的人，讓我有縛手縛脚的感覺。」

「最好不要受醴親王的節制，這就是大人的目的，是不是?」

「是呀！」

「如果目的僅僅於此，大人作得就太過火了。」

「唉，我早就應該向老先生討教了。」

「只消如此這般……」洪天鶴面帶詭譎之色，在黃凱耳邊嘀咕了好一陣子，黃凱連連地點頭稱是。

隔不多久，黃凱就派人去王府請邵機新。

邵機新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他先去稟告醴親王。王爺說得好：「儘管去！他不敢動你一根汗毛。」

有了這句話，邵機新的膽子就壯多了。

黃凱在旁廳候客，邵機新經常走動，當然懂得規矩，這就表示黃凱請他相唔只是私約而非公事。

一見面，黃凱就笑嘻嘻地說：「邵總管，你倒是說說看，咱倆逗樂子，尋開心，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

「大人是說……?」

「是說賭東道的事呀，這不是玩笑開大了嗎?方才被王爺訓了一頓，嚇出我一身冷汗啦，想想看，京城裏頭有歹徒成羣結隊，冒充本提督的捕快，公然刼持人犯，我的責任有多大?丢頂子倒是小事，說不定腦袋還得丢哩！」

邵機新沒吭氣，只是陪着笑臉。他不是那種得理不讓人的人，佔上風，撿便宜，也都有個分寸。

「今兒請你過來有三件事相商……」

「大人太客氣了，有事儘管吩咐就是。」

「方才在王府對王爺有些失禮之處，待會兒我去拜壽，王爺千萬不能給我難看，這還要仰仗邵總管多多美言。」

「這……大人儘管放心，咱們王爺只是性子暴躁了一點，心地倒是挺好的，王爺絕不會在大庭廣衆之下給大人您難看的，您放心，我說不會有這樣子事就是不會有。」

「那就多謝啦，這第二件事……咳咳！剛才王爺當面下令，限期追回人犯，緝獲歹徒歸案。這件事辦起來一定很棘手！王爺若是查問，也要請總管……」

邵機新道：「大人放心，這事包在我邵機新的身上。」

「這第三件嘛……」黃凱臉上訕訕的：「昨夜我抓錯了一個人……俗話說得好，擒虎容易放虎難，萬一鬧開來，可能影响我的前程，所以要請邵總管帮忙。」

「哦?」邵機新楞住了。黃凱幾會用這種低聲下氣的口吻對他說過話呀?

黃凱道：「這個人……嘿嘿！邵總管也是認識的。」

「誰呀?」

「是一個粉頭，名叫蕭艷月，她就住在天橋……」

邵機新驚覺性很高，知道其中有花樣，連忙搖頭否認：「大人只怕弄錯了，王府裏頭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事那樣不要我管?那有空閑時間逛書寓堂子呀?」

「邵總管！」黃凱壓低了嗓門：「你大概忘了吧?前兩天你爲了籌備王爺的壽宴，在東來順和幾個商家餐叙，不是召喚這個粉頭侑酒嗎?當時小兒也在座呀！」

如此一來，邵機新又不便硬賴賬了，他裝着突然想起來似的：「對對，有那麼一個，好像是杭州人。」

「是呀，就因爲她是南邊人，所以才把她給抓了來，後來一問，根本不搭軋，這種人那裏够格作亂黨呀！」

「大人，這話我可要跟你說清楚！不錯，席間有這個女子侑酒，可不是我的相好，是飯莊子湊合着介紹叫來的，她的來路、身家，我可是一點兒也不清楚。」

邵機新可眞狡猾，唯恐沾上了不乾不淨，連忙往外推。

孰料黃凱經過洪天鶴指點之後，比邵機新更狡猾，他壓低了嗓門，挺和氣地說：「邵總管，一進門我就把話抖明了，咱們只談私，不談公，而且我一再表明了請你帮忙，帮我善個後，你當然不會跟那種女人玩眞格的呀！」

人家既然這麼說，邵機新也就不好意思緊繃着臉啦，他只得故作豪爽地說道：「大人有什麼差遣，請儘管吩咐，您要這麼客氣，我可是擔待不起的呀！」

「麻煩你，把那個粉頭領出去，好讓我下台！」

「這……?大人，我領她出去，算那門子呀?」

「邵總管，是這麼回事，她在京城一無親，二無戚的，咱們怎麼個放人法呀，就算你積積陰功吧！」

「黃大人！您的吩咐我那敢不遵呀！不過，我可得把話先說清楚，萬一她眞的跟亂黨有什麼關係……」

「哎呀，邵總管，我剛才就說過了，她那够格呀，如果她眞跟亂黨有關係，我抓都抓不着，還會放嗎?」

邵機新心眼兒又動了，他可不是想積陰功，也不是想帮誰的忙，而是他突然想到了那兩萬塊白花花的大洋錢。

「大人，那……女子在衙門裏頭嗎?」

「在呀，她立刻就可以跟你走。」

「大人，這種事還是小心一點爲妙……呃，我想跟她聊聊，探探她的底，也免得我往後整日提心吊膽。」

「行……行……」黃凱立刻回首向外叫道：「來人呀！」

兩個公差模樣的人立刻應聲而進。

「快帶邵總管去見蕭艷月，如果邵總管有什麼話要問那女子，旁邊不得有人打擾，知道嗎?」

「回大人！」二公差齊聲回答道：「知道啦?」

蕭艷月還被囚在那座所謂地獄宮的屋子裏，她這會兒正靠在椅子上昏睡，二公差將邵機新帶到之後就退了出去。

邵機新一見蕭艷月那副怪狀，就知道受了

酷刑，頓時大吃一驚，他怕蕭艷月熬不住而招認了什麼。

他很小心，先在門房看了又看，聽了又聽，確定沒有人在外竊聽，這才走過去輕輕將她推醒。

蕭艷月醒了過來，却在發楞，她一定懷疑是在夢中。

「艷月，怎麼啦？」邵機新一副憐香惜玉的樣子。「我一聽說妳被逮了來，就連忙來看妳啦！」

邵機新一開口就討了一個順水人情。

「總管大人！」蕭艷月那股子嫵媚勁兒已不復再見了，這兒畢竟不是風月場所。「我還能活着出去麼？」

「妳先告訴我，妳招認什麼來着？」

「我什麼也沒說，實際上也沒什麼好招認的。」

「眞的嗎？」

「總管大人，你好心好意來看我，我那能騙你呀？」

「只要妳沒亂說話，我就有法子弄妳出去。唉！妳都是受人之累，提督大人要抓的是那一口子。」

「您在說誰呀？」

「說誰你還不知道嗎？就是情願化兩萬大洋要營救唐曉峯的那一口子。」

「哦！」蕭艷月不敢隨便亂接碴兒。

「艷月，如今四城都已封閉，正在嚴密緝緊他，躲，不是辦法，如果他仍然肯化那兩萬塊大洋……」

蕭艷月明白了他的心意，立刻截斷了話說：「總管大人，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離開這兒再談吧。」

「艷月，妳可不能過河拆橋呀！」邵機新那種奸佞小人的嘴臉又完全顯露出來了。

順理成章的，邵機新將蕭艷月領了出去，當然還辦了些「例行」的手續，但他沒有料到以後都成了黃凱手裏的把柄，使他不得不聽擺佈。

邵機新暗得意，其實黃凱比他更高興哩。不過，眞眞正高興的恐怕還是洪天鶴。

× × ×

胡子金喝完了杯中最後一口酒，當裴振宇執壺要爲他斟滿時，他拒絕了；也許是因爲他要保持頭腦的清醒。

他站起來，走向窗口，神色很冷靜，身爲傷科大夫，冷靜是很重要的。這一點，裴振宇並不覺得意外。

胡子金站在窗前，沉思良久，這才轉過身來，輕輕地問：「裴先生！我想問一下，你爲什麼要把這些秘密告訴我？這些秘密影响着你的生命，你難道不知道？」

「胡大夫，我認爲你值得信任。」

「你只是想吐吐苦水，免得憋在心裏難受嗎？」

「我當然也希望你指點迷津。」裴振宇的態度很誠懇。「說實話，我手忙脚亂，簡直不知如何是好。」

「裴先生！我只是一個傷科大夫，平日所接觸的都是傷患，像這種大事情我還沒有遇上過，我又能爲你出什麼主意？老實說，我現在心中更增加了一層負擔。」

「胡大夫，你總要比我這個當事人冷靜一些。」

「好吧！」胡子金又在座位上坐了下來。「讓我來帮助你分析一下你的處境。這好像應該分成兩部份來說：一是唐曉峯的安全問題，要如何才能使他安全離開北京，一是關於你傳家之寶金菩薩的問題……」

「那應該不是問題，君子重在一諾，如果胡姬眞能使唐曉峯平安離京，我很願意將金菩薩賣給她。」

「那對金菩薩你打算賣多少錢？」

「十五萬大洋。」

「你認爲姓胡的女人會出那麼高的價錢來買？」

「她說過，只要我肯賣，多少錢她都無所謂。」

「這是一句話，可能是諾言，也可能是一句永不會兌現的話。裴先生！你想想看，她膽敢在京城搶刦人犯，她還有什麼事不敢爲？你跟她打交道無異與虎謀皮呀！」

裴振宇沒有接話，並非他同意胡子金的說法，而是他一時想不到理由去駁斥對方。

「裴先生，你可聽說過『蠶蝕』這個字眼嗎？」

裴振宇仍然保持緘默，他在靜待下文。

「這個本家，她的步驟是有計劃的，她先找到你的弱點，然後以朋友的姿態出現。現在，唐曉峯扣在她手裏，你能不聽她擺佈嗎？她的魔手已經扼住你的咽喉了。」

「胡先生！你認爲她今晚，會去火車總站嗎？」

胡子金道：「她會去的。這個女人是不在乎危險的。」

「我呢？應該準時去赴約嗎？」

「你不能去！」胡子金的說法與趙韻芬一樣。

「爲什麼呢？」裴振宇打破砂鍋問到底。

「因爲你去了並不會得到什麼實際上的結果。」

「最少我可以明白胡姬的動機和意向，然後再想法子應付……」

「裴先生！你錯了，她不會讓你先摸透她，一旦讓你了解了她的動機和意向之後，你就根本沒法子應付。」

「如此說來，我豈不是一敗塗地了嗎？」

「裴先生，別氣餒，也許是我想得太多，顧忌太多了。……對了，你跟趙家兄妹詳談過沒有？」

「沒有。跟他們絕不能談心腹話。」

「爲什麼呢？」

「因爲他們對金菩薩也有非份之想。即便他們眞願意助我一臂之力，那也一定是先顧到他們自己的利益。」

「唉！這就難辦了……」胡子金搖頭嘆息，躊躇半晌，突然說：「我能去見見趙家兄妹嗎？」

「你的意思是……？」

「讓我先探探他們的口氣，同時也好讓我趁機觀察一下，他們是否可靠，朋友多一個總比少一個的好。」

裴振宇沒有立刻答應，他雖然是個讀書人，却也深通世故，這種事如果事先沒有得到趙天行的許可那就太冒失了。而胡子金又是一番好心，如何能拒絕呢？

「裴先生，你莫非有什麼難言之隱嗎？」

「胡大夫，他們畢竟是江湖中人，江湖人物講究江湖上的規矩。我帶你去，是不是要經過他們同意呢？」

胡子金不以爲然地說：「如果他們是坦蕩君子，一定不會怪我們，因爲情況實在太緊急，那裏顧得了那麼多禮數。裴先生，我看事不宜遲，咱們這就去吧。」

裴振宇只是略有顧忌，並非排斥胡子金的同行，既然對方去意甚堅，裴振宇當然也就不好嚴辭拒絕了。

經過好幾層轉彎抹角，裴，胡二人被帶到趙家兄妹的居停之處，也不知是什麼緣故，趙韻芬避開了。

「這位是……？」趙天行以警戒的目光望着胡子金。

「哦！」裴振宇連忙介紹：「京城有名的傷科大夫胡子金，是我的心腹之交，否則也不會同來拜訪趙兄了。」

趙天行突然將注意力轉移到胡子金全身上去了，他很緩慢地道：「好幾十年前，江湖道上出了一個神醫胡不全，他的名號實在大謙虛，他應該稱得上是一個百全百美的人。好像也是專治傷科，他與胡大夫有淵源嗎？」

「趙先生所說的是先祖父。」

「哦？那麼，胡大夫也算江湖中人了？」

「不是。從先父那一代開始，胡家就沒人在江湖上走動了，而且爲了澈底與江湖斷絕關係，先後還特別訂了一條規矩——絕對不醫治江湖道上的任何人。」

「這……」趙天行大惑不解地問：「這好像是有心跟江湖人物過不去，而且，也有違醫德呀！」

胡子金即刻將話打住，朝裴振宇使了個眼色：「裴先生！我看還是先談正事要緊，閑話以後再聊吧！」

趙天行當然也就將話題轉移了，道：「裴先生，昨夜所發生的事，舍妹都一一告訴你了嗎？」

「她都說了。」

「那麼，今天所發生的事呢？」

「難道今天還發生了什麼變化不成？」

「不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大得出人意外。」

裴振宇禁不住看了胡子金一眼，而後者正坐在一邊沒吭聲，他似乎正全神貫注地觀察趙天行的言行舉止。

「根據過去的跡象判斷，黃凱與醴親王是不和的，也因此沒把邵機新放在眼裏，可是經過昨晚那件刦囚的事件之後，黃，邵二人竟然合好了，而且還好得離譜，剛才邵機新還將蕭艷月保了出來，這不是怪事嗎？」

胡子金插口了：「保蕭艷月出來只是一個餌。」

趙天行問道：「引誰上鈎呢？」

「當然是我。」裴振宇接了下去：「前兩天爲了營救唐曉峯，蕭艷月曾經在邵機新的那兒搭過綫。我看，邵機新跟黃凱一定是將這件事情拆穿了，採取了共同的步驟。」

「那麼，」趙天行神色凝重地說：「裴先生就應該特別注意，千萬不能跟蕭艷月碰頭，她找你你也要避。」

裴振宇低迴地說：「不過，在道義上我對她有責任……二位，對蕭艷月姑娘，我不能放手不管呀！」

「唉！」胡子金語氣間有輕微的責備：「讀書人就是讀書人，裴先生，你的想法也太迂腐了。從來俠女出風塵。蕭姑娘既然膽敢涉身其間，當然早就有了爲你犧牲的打算，如果你被捕或遇害，她恐怕比死還要難過哩！」

趙天行接口說：「胡大夫說得有理，那位蕭姑娘我也曾打聽過，倒不是一個庸俗脂粉，裴先生有感戴之意，放在心裏也就好了，又何必斤斤計較於形式呢？」

「二位既然如此說，我也只好從命了。」

「這位……」胡子金口氣猶疑問：「我能稱你一聲天行老弟麼？」

趙天行欣然一笑，回道：「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天行老弟，有幾個問題，想請你坦誠回答。」

趙天行道：「胡大夫，我一定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胡子金道：「此番來京，目的就在金菩薩，是不是？」

「是的。」

「打算用什麼手段得到呢？」胡子金問得很露骨。

「所謂手段，也不外乎巧取，豪奪，但是這兩條路我都不願走，我用的方法是誠意，有誠能動天地。」

「可佩！」胡子金拱手誇讚了一句，然後又接下去：「胡姬與裴先生有一約定，想必你已知道了？」

趙天行道：「是的，裴先生是君子，還是他告訴我的。」

「如今胡姬業已得手，你老弟當然處在下風了。如今你若是帮助裴先生，也等於是帮了胡姬的忙，換句話說，他們成交的希望也就更大，這種結果你一定不願，反過來說，爲本身利益着想，你應該破壞這件事。不過，你一定不願作這種卑鄙行爲，而裴先生也不可能與卑鄙小人打交道。如此一來，你似乎就陷在進退維谷的境地中了。」

胡子金實在够厲害，他不着痕跡地就將趙天行套住了。很顯然，對万一定沒法子回答這個問題。

趙天行道：「胡大夫也許過慮了，我已經有了決定。」

「哦？」想不到感到意外的竟是胡子金。

「裴先生出身名門，是讀書人，在別人有危急時，他不惜典押家傳之寶，甚至擔干係去加以援救，那麼，他所援救的人一定值得援救，我與舍妹都應該盡力支援。」

「那麼，天行老弟，你是放棄爭取金菩薩了？」

「並不。」

「還有機會嗎？」

「有。」

「莫非你打算再從胡姬手裏奪過來？」

「不，我既然說過不施展豪奪的手段，不管金菩薩落在任何人手裏我的原則都不變，我相信，胡姬絕不是有誠意的，如果談到買賣，她不會化一分錢，並非她化不起，拿不出，是因爲她掠奪成性，已經沒有付錢的習慣。遲早裴先生都會發現她的僞詐，那時不就是我的機會來了嗎？」

「佩服！佩服！」胡子金竪起了大姆指，這一回，他是由衷之言。「有信心，也有見地。裴先生能够結識你老弟眞是他的幸運。裴先生與胡姬今晚有約，令妹建議他不去赴約，因爲太冒險，你老弟的意思如何？」

「我跟舍妹的意見一樣——今晚別去。」

胡子金道：「裴先生爽約，會有什麼不良的後果嗎？」

「應該不會，胡姬也明白目下的風聲有多緊，說不定她今晚也不會去火車總站！」

「往後呢？說不定就這樣斷了綫……」

「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的，我會留意，事實上目前我也在帮忙胡姬保護那位唐君，裴先生大可放心。」

「那麼，我們就告退了，以後有機會再多聊。」

在途中，裴振宇問道：「大夫觀察的結果如何？」

「趙天行是個君子，但他絕不是胡姬的對手。」

「爲什麼呢？」

「君子與小人之事，佔上風的，永遠是小人。」

這種道理裴振宇當然也懂，君子有原則，小人則不擇手段，當然君子是敵不過小人的。不過，裴振宇却認爲小人只勝在一時，不能永遠，只不過沒有說出來而已。

（未完）

六期完俠情小說／曹若冰・文　盧令・圖

寒星劍（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刀斬江阿郎偕風雷鞭鄧天杰及石奇，石玉珊兄妹等到豪義皮貨店會晤西門玉及霜陳虹虹等，相晤之下，陳虹虹說出要爭奪卽將在嘉峪山頭出土的佛門至寶貝葉神刀，相贈江阿郎，一因她們深覺除江阿郎配用這等罕世神兵外，二則不使它落入歹徒手中，增長兇燄，江阿郎說出曾對費翔雲說過不思染指的話，不便自毀諾言，婉拒各人感情，陳虹虹據理解釋，正談說間，忽報冷觀音派小婢小玉來請飄雨劍前往一晤，西門玉霜命小玉進來，小玉向易釵而弁的西門玉霜請問是否就是飄雨劍公子，西門玉霜點頭稱是。——

歪風吹麗質　冷艷遇狂蜂

小玉盈盈一福道：「婢子拜見公子。」

西門玉霜微微欠身擺手說道：「姑娘請少禮。」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姑娘是冷梅莊的人？」

「是的，」小玉點頭道：「婢子是我家姑娘身邊的侍婢。」

西門玉霜道：「聽店掌櫃的說，姑娘是奉冷姑娘之命來請我的，是麼？」

小玉又點點頭道：「是的，我家姑娘聽說公子住在這兒，特命婢子來奉請公子。」

西門玉霜道：「有什麼事麼？」

小玉道：「我家姑娘想與公子談談。」

西門玉霜道：「除了談談以外，還有別的事情麼？」

小玉略微猶豫了一下，道：「也許有，不過婢子却不大清楚。」

西門玉霜眉鋒輕皺了皺，道：「姑娘是冷姑娘身邊的侍婢，當該知道我與冷姑娘素不相識，也從未……」

小玉接口說道：「公子當世俊逸奇豪，我家姑娘雖與公子素不相識，但對公子却是仰慕已久。」

西門玉霜微微一笑道：「這是妳家姑娘對妳說的麼？」

小玉眨眨美眸道：「這話公子何不留待我家姑娘當面答覆公子呢。」

西門玉霜含笑道：「姑娘很聰慧，也很會說話。」

「謝謝公子誇獎。」小玉道：「婢子只希望公子別讓我家姑娘責說婢子不會辦事，請人都不會請。」

西門玉霜笑笑道：「姑娘如此一說，我倒不好不去和妳家姑娘見見談談了。」

小玉道：「婢子懇請公子賞臉。」

西門玉霜略一沉吟，問道：「妳家姑娘住在什麼地方？」

小玉道：「住在一個朋友家裏。」

西門玉霜道：「妳把地址告訴我，晚會兒我就去拜訪妳家姑娘。」

小玉明眸一眨道：「公子何不現在就和婢子一起去呢？」

西門玉霜微一搖頭道：「這兒我還有點事情，現在還不能離開。」

小玉眸珠轉動地一瞥屋中老少豪雄，忽然望着虞筱眉說道：「姑娘請恕婢子放肆，姑娘可就是西門堡主的千金？」

顯然她弄錯了人，誤把馮京當作馬凉。

這也難怪，她只聽說第一堡有一位千金，却從未見過西門玉霜，更不知道名列「少年六俊」第四的「飄雨劍」卽是西門玉霜，怎得不會弄錯人。

別說是她，就是她的主人冷觀音，也很可能會有此錯誤。

虞筱眉神情剛自微微一怔，西門玉霜已接口說道：「不錯，她正是西門姑娘，妳是怎麼知道的？」

小玉笑道：「婢子聽姑娘說公子和西門姑娘在一起，所以就隨便猜猜，不想一下子就猜中了。」

西門玉霜笑了笑，道：「姑娘請把地址告訴我，先回去吧。」

小玉想了想，便把地址告訴了西門玉霜，注目問道：「公子一定來嗎？」

西門玉霜正容道：「姑娘請放心回去回覆妳家姑娘，最遲天黑以前，我一定到。」

「飄雨劍」名列「少年六俊」第四，在武林中向來一言九鼎，聽得這麼一說，小玉還有什麼不放心的，連忙點頭說道：「如此婢子這就回去與我家姑娘恭候公子的俠駕了！」

說着朝西門玉霜盈盈一福，隨又轉向虞筱眉一福，轉身往外走了出去。

望着小玉的背影出去了。

陳虹虹黛眉微微一蹙，道：「霜姊，妳眞要去與冷觀音見面麼？」

西門玉霜含笑道：「虹妹看呢？」

陳虹虹沉吟地道：「以小妹看，霜姊最好是別去。」

西門玉霜道：「有道理嗎？」

陳虹虹道：「霜姊與她從不相識，她為何冒然派人來請霜姊，小妹猜想她可能沒安着什麼好心。」

西門玉霜含笑地點了點頭，雙目一眨，忽然轉向江阿郎問道：「大哥以為呢？」

江阿郎笑笑道：「這妳何必還問我。」

西門玉霜道：「不該麼？」

江阿郎道：「當然不該。」

西門玉霜目光微凝道：「為什麼？」

江阿郎道：「妳答都答應了，問我又有什麼用。」

西門玉霜道：「大哥主意可是說小妹既然已經答應了，就非去不可麼？」

「不錯。」江阿郎點頭道：「以『飄雨劍』在武林中的名頭身份，焉能言而無信！」

西門玉霜微一沉吟道：「大哥，冷觀音請我去的目的，若然眞如大哥所猜料的那兩點的話，我該如何應付她呢？」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那就得看情形應付了。」

西門玉霜眉鋒輕蹙地道：「大哥，小妹現在有點後悔了。」

江阿郎道：「可是後悔不該答應麼？」

西門玉霜點點頭道：「小妹實在不該不多作攷慮。」

江阿郎凝目道：「霜妹，妳怕什麼？」

西門玉霜道：「小妹怕一個應付不好，會與冷觀音反臉成仇，惹上無謂的麻煩！」

江阿郎笑笑道：「霜妹，妳放心好了，縱然應付不好，反臉成仇，我想她也不會怎樣妳的。」

西門玉霜搖頭道：「大哥錯會小妹的心意了，小妹並不是怕她會怎樣小妹，而是不想與她結仇為敵，更不願在此時此地惹上一些無謂的麻煩。」

她為何不願與冷觀音結仇為敵，為何不願意惹麻煩？

是怕冷觀音不好惹，還是自忖所學功力不是冷觀音之敵？

當然不是。

以她「飄雨劍」的性情豪氣，豈是怕人之人！

她為的是眼前的情勢，當今武林高手，幾乎已全都趕來這嘉峪關上，她實在不願在那神兵寶刃之爭奪未開始之前，就與人結仇樹敵！

江阿郎從她的語氣中，已明白她的心意，不由微微一笑說道：「霜妹，對冷觀音的為人我曾略有耳聞，據說看起來她雖然冷漠無情，但並不是個毫不講理之人，妳去與她見面，只要應付得宜，我想不可能有什麼麻煩的，萬一話不投機，眞有什麼麻煩的話，現在可以說是已經惹上了，推也推不掉了！」

陳虹虹眨動着美目說道：「霜姊，大哥說的很有道理，回頭我陪妳一起去好了。」

西門玉霜正要點頭說「好」，江阿郎竟然一搖頭道：「虹妹不宜去。」

陳虹虹與西門玉霜方自雙雙一怔。

江阿郎已接着又道：「冷觀音請的只是『飄雨劍』一個人，所以最好不要有第三者介入，由『飄雨劍』一個人去為宜。」

「金石巧匠」杜心衡忽然點頭說道：「江兄弟這話不錯，冷觀音請的只是『飄雨劍』，有第三者介入確實不相宜。」

西門玉霜與陳虹虹見江阿郎和杜心衡都這麼說，二人也就默然未再說話。

江阿郎笑了笑，又說道：「霜妹，就這麼決定了，妳只管放心去，時間以二更為限，二更一過，妳若是還未回來，我就去接妳。」

西門玉霜點頭道：「這樣也好，如非發生意外，二更以前，小妹一定回來。」

江阿郎點了點頭，忽然轉向石玉珊說道：「小妹，這兒什麼都比客棧中方便些，我想讓妳和姬神婆秀梅等幾位暫住在這兒，大哥和戚老等四位住在客棧裏，好麼？」

石玉珊螓首微點地道：「這當然好，只不過：：」

美目一眨，道：「不知西門姊姊和陳姊姊她二位歡迎小妹不？」

西門玉霜陳虹虹連忙笑說道：「珊妹妹，妳這是什麼話，是江大哥的朋友，便都是我姊妹的朋友，我姊妹也沒有個不歡迎的。」

石玉珊嫣然一笑道：「如此，小妹就謝謝二位姊姊了。」

西門玉霜嬌笑道：「珊妹妹別客氣了，妳這就讓人去客棧裏把妳的東西搬過來吧。」

石玉珊含笑地微點着螓首，轉向身旁的侍婢秀梅說道：「秀梅，妳去客棧裏要田強，邱平帮妳把我們的行李搬過來。」

秀梅答應了一聲，立卽轉身出廳而去。

江阿郎忽然長身站起，望着石奇說道：「大哥，小弟要出去一下，你在這兒和杜老他們幾位聊聊：：」

他話未說完，石奇已站起身子，道：「二弟，你要去那裏，我陪你去。」

江阿郎微一搖頭道：「大哥請放心，小弟馬上就回來。」

說話間，只見魏慕仙又急步匆匆的由外面走了進來，朝西門玉霜躬身說道：「姑娘，外面有名丐帮弟子要求見江少俠。」

「哦。」西門玉霜抬眼望向江阿郎。

江阿郎自然明白西門玉霜這是問他要不要見的意思，便點了點頭。

西門玉霜立卽轉向魏慕仙說道：「魏叔，

請你去帶他進來好了。」
魏慕仙應聲轉身而去。
西門玉霜眨眨美目問道：「大哥可知丐帮弟子求見有什麼事嗎？」
「不知道。」江阿郎搖頭道：「等他進來問問就明白了。」
「天煞」紀坤突然笑說道：「以老朽猜想，可能也是爲了那什麼神兵寶刄之事。」
江阿郎點頭道：「紀老猜想的不錯，十有八九可能爲此。」
正說話間，魏慕仙已帶着一名中年化子進來了。
江阿郎不待那中年化子開口，首先說道：「我姓江，容我請教兄台是？……」
中年化子聞言神色一肅，倏然單膝點地說道：「丐帮嘉峪分舵弟子李明拜見少俠。」
這情形看得石奇兄妹和姬神婆心中不由又是一陣驚異，目中奇采飛閃。
江阿郎沒想到中年化子見面就行此大禮，濃眉不禁微微一皺，連忙欠身伸手相挽地說道：「李兄快請不要如此多禮，我請教李兄的身份是？……」
李明站起身子恭敬地答道：「李明蒙帮主恩典，主持此間分舵。」
這話聽得石奇兄妹姬神婆三人心中不禁更爲暗暗驚異不止。
武林中人大都知道，丐帮一名分舵主身份不低，除丐帮帮主和長老外，誰能讓一名分舵主自動跪行大禮？
由此可見，江阿郎的身份之高，在丐帮弟子眼中，如同他們帮主，長老一樣：：
三人暗暗驚異中，只見江阿郎抱拳一拱說道：「原來是李舵主，請恕我失敬。」
語聲一落又起，問道：「李舵主此來有何見教？」
李明恭敬地說道：「李明不敢當，敝帮齊長老聞知少俠來此，特命李明前來請示，並聽候少俠差遣。」
「這我怎麼敢當。」江阿郎笑笑道：「請問李兄，齊長老可是由貴帮總舵來？」
李明答道：「正是由總舵來。」
「他帶有多少人？」
「四位護法，八位香主。」
「哦，這實力不小，看來齊長老可能是奉命來奪寶的了。」
「這個李明就不清楚了，不過，據齊長老說，此事將要看情勢而定。」
「哦。」江區郎微一沉吟道：「齊長老現在何處？」
李明道：「岳廟後面敝分舵中。」
江阿郎點了點頭，話鋒一轉，道：「聽說少林，峨眉，武當等各大門派，都有高手趕來了此地，李兄知道麼？」
李明道：「知道。」
江阿郎道：「李兄也知道他們的落脚住處麼？」
李明點頭道：「少俠可是想知道他們的住處地點？」
江阿郎含笑道：「李兄能賜告麼？」
「李明遵命。」
靜聽李明詳細說完各派來人的落脚住處以後，才又笑說道：「謝謝李兄賜告，煩請李兄上覆齊長老，就說三更以前，我當前往貴分舵拜望他。」
李明聞言知意，知道他該告辭了，遂恭敬地行禮道：「如此，李明告辭。」
江阿郎含笑欠身拱手說道：「李兄好走，請恕我不送了。」
李明笑道：「少俠請不要客氣。」
說着抱起雙拳朝衆人一拱爲禮，轉身大步往外走了出去。
奉命去客棧裏取行李的婢女秀梅回來了，她帶着田强將石玉珊的行李和應用物品都搬了過來。
石奇向衆人告辭和田强回轉客棧，江阿郎也向衆人作辭暫別，跟石奇一起去了。
夕陽西下，天已漸黑，該是西門玉霜赴約前往與冷觀音見面的時候了。
可是，江阿郎却還沒有回豪義皮貨店來。
他到那裏去了？他跟石奇一起去的，難道還在客棧裏和石奇一起？
衆人心中都明白，這可能性很小，江阿郎可能一出去就和石奇分了手，根本沒到客棧。
因爲江阿郎曾向「神手鐵算」魏慕仙詳細詢問過前往少林，峨眉等各大門派住處的道路走法，他很可能是往訪各大門派的人去了。

×　×　×

二更還差一刻。
豪義皮貨店雖然早已上了門，休息了。
但那只是外表，實際後院的大廳上却是燈燭輝煌。
陳虹虹和虞筱眉等幾位姑娘，「神手鐵算」魏慕仙，杜心衡，鄒天杰，紀坤，「眉山老樵」師徒等衆人，全都在廳中等待着，等待西門玉霜的回來。
雖然，衆人都相信江阿郎的猜料，冷觀音邀請「飄雨劍」前往晤談，不可能有什麼惡意，也明知以西門玉霜的一身所學劍術造詣，憑冷觀音還奈何不了她。
可是，在西門玉霜未回之前，儘管時辰還未到二更，衆人心中就像懸吊着一塊大石般地，放不下來。
終於，西門玉霜回來了。
西門玉霜一回來，衆人心中懸吊着的那塊大石也就落了地。
西門玉霜進入廳內，身子還未坐下，陳虹虹已忍不住問道：「霜姊，妳與冷觀音見面情形還好麼？」
「還好。」西門玉霜微笑了笑問道：「虹妹，江大哥回來過沒有？」
陳虹虹搖頭道：「還沒有。」
西門玉霜雙眉微微一蹙，道：「他怎麼還沒回來……」
她話未說完，廳外已傳來江阿郎那清朗帶笑的聲音說道：「霜妹，我回來了。」
廳外人影一閃，江阿郎已跨步進入廳內。
陳虹虹美目一眨道：「大哥，這半天工夫，你到那裏去了？」
江阿郎含笑道：「虹妹猜呢？」
陳虹虹道：「你一定已經去見過少林等各大門派的人，對不對？」
江阿郎點頭笑說道：「虹妹高明，一猜中的，不過，我沒有全見，只拜訪了少林和武當的人。」
話鋒一頓，轉向西門玉霜問道：「霜妹，我猜料的如何？」
西門玉霜一時未加思索，神情一轉，問道：「什麼你猜料的如何？」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霜妹，我們坐下來談吧。」
西門玉霜坐下，江阿郎也坐下笑說道：「妳不說說與冷觀音晤談的情形麼？」
西門玉霜明白了，嬌靨不禁微微一紅，點頭道：「你猜料的果然不錯，她竟把我這個假書生當成了眞鬚眉，而且麻煩也來了！」
江阿郎道：「怎麼麻煩也來了？」
西門玉霜道：「她要我和她聯手奪寶。」
江阿郎笑說道：「這麼說，她對妳是十分滿意了。」
目光倏地一凝，問道：「妳答應了麼？」

西門玉霜搖頭道：「我能答應麼？」
江阿郎道：「妳拒絕了？」
「也沒有。」西門玉霜道：「我怎好當面讓她難堪！」
江阿郎道：「妳是怎麼對她說的？」
西門玉霜一笑道：「我既不能答應，又不便拒絕，就只好借用那攷慮二字拖一拖了。」
江阿郎濃眉微微一皺，道：「霜妹，妳這辦法用錯了，拖得過今天却拖不過明天，所以妳應該答應她！」
西門玉霜雙目一睜道：「應該答應她？」
江阿郎點頭道：「聞聽傳說，冷寒山爲人性情雖然狂傲偏激，有點是非不分不近人情，但是生平並無什麼惡行，至於冷觀音，據說却是個外冷內熱，心性頗爲善良的好姑娘。」
西門玉霜道：「往昔我也聽人這麼傳說過，而且從剛才見面時的談話中，我覺得她的爲人性情，似乎比傳說的還要好些。」
江阿郎道：「如此，妳就更應該答應她才是。」
西門玉霜道：「我能嗎？」
江阿郎道：「爲什麼不能？」
西門玉霜淡然一笑道：「大哥該明白，這件事並不只是單純的聯手合作奪寶問題，而且還關係着一個情字。」
江阿郎道：「這我明白，如果沒有這個情字，她就不會得要和妳聯手合作了！」
西門玉霜道：「你既然明白，就該想到我若是答應了她，將來眞象一旦揭穿，那便是個很難解決的麻煩！」
江阿郎淡淡道：「我可不認爲那眞是麻煩，眞很難解決！」
「這還不難解決？」西門玉霜目光一凝，道：「那麼我問你，將來怎麼辦？難道讓我娶她麼？」
江阿郎笑道：「妳能娶她麼？」
西門玉霜道：「我要是能，便就不問你了……」雙目一眨，倏然輕聲一笑說道：「呵，我明白了！」
江阿郎道：「妳明白什麼了？」
西門玉霜道：「我不能你能呀！」
江阿郎一怔，旋即笑說道：「霜妹，妳怎麼把事情扯到我身上來了。」
西門玉霜嬌笑道：「怎麼，我說錯了，你不是多多益善嗎！」
江阿郎道：「霜妹，這可是天地良心，我幾時說過這話了。」
西門玉霜道：「那是你不好意思說呀！」
江阿郎叫屈道：「霜妹，妳要這麼說，我可就不敢再說什麼了。」
西門玉霜嬌嗔道：「你這是跟我拿蹺？」
江阿郎搖頭道：「這我可不敢。」
西門玉霜嫣然一笑道：「不敢就好。」
話鋒一頓，倏然正容說道：「大哥，這件事我可以聽你的答應她，不過，你得要先告訴我，將來怎麼辦？」
江阿郎濃眉微蹙，沉吟地說道：「這問題，目前我也沒有想到辦法，只有先顧眼前，到時再說了。」
他眞是沒有想到辦法嗎？
當然不是。
事實上他早已成竹在胸，只不過是這辦法成不成，他尚無十分把握，目前還不能說，也不便說而已。
西門玉霜雙眉微微一皺，道：「先顧眼前到時再說？」
江阿郎點頭道：「妳只管放心，俗話說得好，『船到橋頭自然直』。」
「萬一船到橋頭不直呢？」
「不會的，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大哥，我問你，你爲何一定要我答應她，用意是什麼？」
「爲了保全冷梅莊的實刀，用意是要妳阻止她參加奪寶之爭！」
「大哥認爲我能阻止得了她！」
「一定能，妳只要說[illegible]是用劍的，對刀並無興趣，在一個情字下，她必然會聽妳的，以妳的意思是從！」
西門玉霜忽然一笑道：「大哥，看來你對女兒家心底的一個情字，倒是很瞭解嘛！」
江阿郎笑說道：「要不很瞭解，妳和虹妹焉會都聽我的！」
這一句話，立刻引得廳中衆人都忍不住笑了，也羞紅了西門玉霜和陳虹虹的兩張嬌靨。
西門玉霜嬌嗔道：「皮厚，也不害臊！」
陳虹虹也嬌嗔地道：「別臭美了，誰都聽你的，霜姊，我們……」
江阿郎連忙搖手說道：「虹妹，妳千萬不能扯這個腿！」
陳虹虹嬌笑道：「要我不扯這個腿可以，那麼你得說明利用冷觀音對『飄雨劍』的一個情字，阻止冷觀音參加奪寶之爭的眞正用心何在？」
江阿郎道：「剛才我不是已經說過，是爲了保全……」
陳虹虹截口說道：「我聽見了，但是我認爲除此以外你還另有用心！」
「虹妹高明。」江阿郎笑了笑，正容說道：「我眞正的用心是在攏絡住冷觀音，怕她爲人所乘，被人利用！」
這麼一說，衆人這才明白。
然而，江阿郎他怕冷觀音會被什麼人所乘，被誰利用呢？
這問題，他雖未明說出來，但衆人心中無不雪亮！
姬神婆突然輕咳一聲說道：「江少俠，老身可以請問句話麼？」
江阿郎笑道：「神婆別客氣，有什麼話只管問就是。」
姬神婆目光微微一凝，道：「老身請問，少俠之語意所指，可是那費翔雲？」
江阿郎淡淡道：「神婆該知江湖險詐，詭異百出，晚輩之語意所指，並不一定是某某人，也不敢直指某某人，只是在防患未然！」
姬神婆道：「少俠這是實話？」
江阿郎正容道：「晚輩請神婆相信！」
姬神婆默然沉思了刹那，說道：「少俠可肯答應老身一個請求？」
江阿郎道：「神婆言重，這請求二字晚輩不敢當，但請吩咐。」
姬神婆緩緩說道：「對費翔雲老身雖然並不認識，但是老身要請求少俠暫別難爲他！」
江阿郎道：「神婆之意是要？」
姬神婆道：「老身想先找他談談。」
江阿郎微一搖頭道：「神婆此意晚輩雖然不便阻攔，却不贊成。」
姬神婆凝目道：「爲什麼？」
江阿郎道：「晚輩認爲可能談不出什麼名堂來。」
「哦？」姬神婆道：「少俠之意可是想勸老身別去找他談？」
江阿郎道：「晚輩雖有這個意思，但却也知道無用，神婆決不會得聽晚輩的！」
姬神婆話鋒一轉，問道：「少俠答應老身的請求麼？」
江阿郎點頭道：「神婆請放心，晚輩不但答應暫不難爲他，並願意答應神婆，他縱然危害武林，證據確鑿，罪當該死，晚輩也決不殺他！」
姬神婆目光凝注道：「眞的？」

江阿郎正容說道：「晚輩由來言出如山不移！」

姬神婆目閃異采地道：「如此，老身先謝謝少俠。」

江阿郎道：「神婆先別言謝，晚輩雖說決不殺他，到時，却很可能會廢掉了他的一身功力。」

姬神婆心神不禁倏然一震！但却默然沒有接話。

江阿郎抬眼看了看廳外天空月色，長身站起說道：「快三更了，我得趕快去岳廟丐帮分舵一趟，諸位請休息吧，明天上午見。」

話落朝衆人一拱手，跨步出廳，騰身電射劃空而出。

× × ×

這是一條死巷。

死巷，當然不會太長，從巷頭到巷尾，只不過三十來丈。

死巷雖是死巷，巷道却很寬，寬得足可容得下雙馬併轡而有餘，且是青石板鋪地。

這條死巷裏只有三戶人家，左邊一戶，右邊兩戶。

三戶人家都是黑漆大門，大門上的銅環灼亮耀眼，高台階，兩邊都有一對高大的石獅子，都很氣派。

顯然，這三戶人家，都是當地的士紳財主之流。

三更正。

巷頭上來了六個人；一個劍眉星目的錦衣少年，四名黑衣精壯大漢，一名三十多歲年紀的長臉藍衣漢子。

在巷口，錦衣少年脚步一停，側臉轉朝藍衣漢子投以詢問的目光。

藍衣漢子很機伶，立卽躬身說道：「稟少主，就是巷尾的那一家。」

「沒錯？」

「沒錯，屬下打聽的十分清楚。」

「嗯，你去吧。」

藍衣漢子躬身一禮，轉身快步而去。

錦衣少年邁步從容地走進巷裏，四名黑衣精壯大漢緊隨身後。

走到巷尾，一名黑衣精壯大漢跨前一步，就要上前叫門。

錦衣少年却突然抬手一攔，道：「我自己來。」

話落，跨步直上石階，抬手拍了門。

夜靜更深，一點點聲響，都能傳出老遠，何況是拍門聲，裏面的人，自然立刻就被驚動了。

片刻之後，門裏響起了一個沉勁的聲音問道：「什麼人這時候敲門？」

錦衣少年朗聲答道：「我！」

「幹什麼的？」

「特來拜訪冷姑娘。」

「冷姑娘已經睡了，你明天來吧。」

「我有急事。」

「什麼急事？」

「必須面見冷姑娘說。」

那沉勁的聲音略微沉默了一下，問道：「你是誰？」

「寒星劍。」

「哦，是七星莊費少莊主？」

「不錯，請開開門吧。」

那沉勁的聲音又沉默了一下，說道：「姑娘已經睡了，你還是明天來吧。」

「你不開門？」

「夜靜更深，請少莊主原諒。」

「你怕什麼？」

「少莊主應該明白，冷梅莊與七星莊齊名武林，冷梅莊之人豈會怕什麼？」

「那你爲何不開門？」

「話我已經說得很明白，夜靜更深，姑娘睡已多時，實在不便打擾，少莊主又何必定要我開門！」

費翔雲劍眉倏然微揚了揚，道：「你是冷梅莊的什麼人？」

「少莊主明天可以請問姑娘。」

「你一定不肯開門？」

「少莊主何必還要我多說。」

「我已經說過，我有急事。」

「再有一個多更次，天就亮了，少莊主有急事也請等天亮以後再來。」

費翔雲劍眉微蹙了蹙，聲調一冷道：「你該知道，區區兩扇木門還擋不住我！」

沉勁的聲音忽然輕聲一笑道：「這我當然知道，不過我却有點不信你費少莊主敢破門硬闖！」

費翔雲雙眉倏又一揚，沉聲道：「你這是激我！」

沉勁的聲音淡淡道：「少莊主要是這樣想，我就不好多說什麼了，總而言之一句話，請少莊主還是……」

費翔雲突然截口說道：「貴莊與我七星莊雖然素無怨隙，我此來，也是爲有急事以禮拜訪，看在冷姑娘的面上，不好意思破門硬闖，但是……」

語鋒微頓，沉聲說道：「我希望你別讓我說你們冷梅莊的人不懂禮數，小家子氣！」

「好一個以禮拜訪。」沉勁的聲音突然一聲冷笑道：「半夜三更時分，你費少莊主如此擾人……」

他話未說完，突聞一個嬌甜的聲音響起，說道：「雲先生，姑娘已經被吵醒了，請先生開門讓費少莊主進來一談吧。」

雲先生道：「姑娘可曾吩咐何處見客？」

「花廳。」

沒再聽見話聲，一陣脚步聲響及門而止，接着兩扇大門打開了，一位四十多歲年紀文士打扮的中年人，側身擺手說道：「少莊主請進來吧。」

費翔雲冷聲一哼道：「這可眞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

雲先生雖然明知費翔雲在罵他「小鬼」，但是他修養好，裝作沒聽見，沒理費翔雲。

容得費翔雲與「四侍」進入門內，雲先生關好大門，淡淡道：「少莊主請跟我來。」

話落邁步往裏行去。

× × ×

花廳中。

冷觀音肅容端坐着，身後垂手靜立着兩名綠衣婢女，其中一名正是小玉。

冷觀音一身白衣，黛眉美目，瑤鼻檀口，人雖美絕，但神色却一片冰冷，嬌靨上毫無一點表情，確像一尊名符其實的冷觀音。

雲先生帶着費翔雲與「四侍」到達花廳門外，便卽停步躬身說道：「稟姑娘，費少莊主到。」

冷觀音皓腕微抬了抬，道：「雲叔請少禮，請代姪女兒肅容坐談！」

雲先生應了聲「是」，隨卽側身肅客說道：「少莊主請。」

費翔雲傲然舉步入廳，抱拳微拱說道：「費某夤夜造訪，吵擾了姑娘的好夢，尚望姑娘見諒。」

冷觀音淡淡道：「少莊主既然已經來了，就不必徒說那客套空話，請坐！」

這詞鋒，够銳的，費翔雲不自然的笑了笑，跨步在客位上落了座，「四侍」垂手肅立費翔雲身後。

冷觀音隨卽轉向雲先生說道：「雲叔也請

坐。」

「謝謝姑娘。」雲先生躬身坐下。

費翔雲落座後，一雙目光便灼灼地在冷觀音身上轉個不停。

這是很放肆不禮貌的舉動，尤其是對一位第一次見面的姑娘家。

對這種放肆的目光，冷觀音芳心裏雖然十分厭惡，但並未發作，只黛眉微揚了揚，說道：「更深夜靜，下人們都已入睡，少莊主請恕我連一杯茶也無法招待了。」

費翔雲道：「姑娘不必客氣。」

冷觀音美目一眨，淡淡道：「少莊主夤夜駕蒞定要見我，不知有何見教？」

費翔雲微微一笑，竟是言非所問地說道：「久慕姑娘美艷無雙，容顏絕代，今天得睹芳儀，衷心實感榮幸萬分。」

「哦。」冷觀音臉上毫無表情，冷若冰霜地道：「少莊主夤夜駕蒞見我，就是爲了要說這兩句話麼？」

費翔雲對冷觀音那冷若冰霜的神情，全不在意地笑說道：「這只是我初見姑娘的衷心感觸，也是字字發自肺腑之言！」

冷觀音淡淡道：「感觸已經說過了，少莊主有什麼見教，現在請直言吧！」

費翔雲點頭一笑道：「我敬遵芳命。」

語聲一頓卽起，注目說道：「容我先請教，姑娘對山頂上那卽將出世的寶刄，是否心存志在必得？」

冷觀音道：「是便怎樣？否又如何？」

費翔雲道：「不瞞姑娘說，我此來之前就已存下志在必得之心！」

「哦。」冷觀音道：「少莊主這麼告訴我，可是要我放棄奪取它？」

費翔雲道：「古人遺寶，乃無王之物，天下武林誰都可以奪取，我怎敢要姑娘放棄！」

冷觀音道：「那麼少莊主前來如此問我，又把心意告訴我，何意？」

費翔雲道：「我想請姑娘聯手合作。」

「聯手合作？」

「嗯，只要姑娘肯與我聯手合作，憑妳我兩家的實力，寶刄必是我們囊中之物！」

「你有把握？」

「我原本就有七分把握，如得姑娘答應聯手合作，就有十分把握！」

冷觀音淡然一笑道：「少莊主這實在是個好主意。」

費翔雲不由眉飛色舞地道：「姑娘可是答應了！」

冷觀音淡淡道：「少莊主把這件事也看得太簡單了！」

費翔雲道：「姑娘不答應？」

冷觀音道：「我請問少莊主，奪得寶刄以後呢，怎麼辦？」

費翔雲微微一怔，眨眨眼睛道：「姑娘此問可是指寶刄歸誰的問題？」

「不錯。」冷觀音道：「這問題，少莊主總不會沒想到吧！」

費翔雲一笑道：「我早想過了，姑娘如果要，我可以將它送給姑娘。」

冷觀音道：「我記得少莊主適才好像說過，此來之前就已存下必得之心，是麼？」

費翔雲點頭道：「我是這麼說過。」

冷觀音道：「如此，少莊主將它送給我，豈不與原來心意相違！」

費翔雲道：「這雖然與我原來心意相違，但是我認爲值得。」

冷觀音道：「怎樣値得？」

「因爲姑娘與別人不同。」

「如何不同？」

「姑娘當代絕色，蓋世紅顏。」

「哦。」冷觀音眨眨美目道：「少莊主之意是說因爲我生得很美，是麼？」

費翔雲笑道：「姑娘聰明解人，因此我願爲姑娘効力，藉邀姑娘垂青。」

冷觀音淡淡道：「看來我得要好好感謝上天給我這副美容顏了！」

費翔雲輕佻地一笑道：「自古英雄愛美人，也叫做『英雄難過美人關』。」

他自譽英雄，說來毫不臉紅。

而且神情一片得意之色，自以爲這兩句話說的很得體，一定會博得冷觀音的點頭讚許。

那知事實竟然出了他的意料。

冷觀音非但沒有點頭讚許，臉色反而倏地一寒，道：「謝謝少莊主，我不敢當。」

語鋒一頓，轉向雲先生說道：「雲叔，請代我送客！」

話落站起嬌軀，移步便往花廳後面走去。

費翔雲臉色一變，道：「冷姑娘……」

他一聲「冷姑娘」剛出口，雲先生那裏已站起身子截口說道：「費少莊主，請吧！」

說着抬手一擺。

費翔雲沒理雲先生，沉聲喝道：「冷梅卿，妳站住！」

冷梅卿停步回身，黛眉高揚，冷冷說道：「費翔雲，你可是還有話說？」

費翔雲道：「姑娘該知道，我這會是一片好意。」

「謝謝。」

「我請姑娘三思。」

「不必，你該懂得話不投機半句多。」

費翔雲雙眉微揚了揚，道：「姑娘乃聰明之人，當該明白眼前這嘉峪關上各派高手如雲，妳我雙方合則有益，分則……」

冷觀音冷聲截口道：「你不必再徒自空言廢話了，你請吧！」

費翔雲道：「這麼說，姑娘是決定不合作了！」

冷觀音道：「我說的已經够明白了。」

「姑娘難道一點也不再考慮！」

「不，也沒有必要！」

她語氣堅決，說的有如斬釘截鐵。

費翔雲忽然輕聲一嘆，道：「看來我的一番好心是白費，也是自討無趣了！」

冷觀音道：「本來就是。」

費翔雲淡淡道：「希望姑娘不要後悔。」

冷觀音臉色倏然一變，美目寒芒電射地道：「費翔雲，你這話是在威脅我？」

「我這話能算是威脅？」

「那你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提醒姑娘。」

「我認爲你是意含威脅！」

費翔雲忽又輕嘆了口氣，聳聳肩道：「姑娘要是這麼認爲，我便不好再多說了！」

冷觀音冷冷道：「如此最好。」

語聲一頓，又轉向雲先生說道：「雲叔，送客。」

這回費翔雲沒待雲先生開口說「請」，立卽長身站起，一抱拳道：「告辭。」

話落，邁步出廳，却又回頭深深望了冷觀音一眼，這才行了出去。

冷觀音站在那兒沒動，兩道黛眉輕蹙。

默立在一旁的綠衣婢女小玉小紅，都是從小在冷梅莊中長大的孤女，也是冷觀音幼年的玩伴，她們名雖主僕，實際情同姊妹。

小玉性慧，比小紅聰明伶俐，她一見冷觀音黛眉輕蹙的神情，心中似乎已明白爲什麼地，明眸一眨道：「姑娘，您可是覺得他回頭那一眼有問題？」

冷觀音美目微微一凝，道：「小玉，妳也看出來了！」

小玉道：「婢子覺得他那一眼有點怪怪的，好像不懷好意。」

冷觀音螓首微點，道：「妳沒看錯，他那一眼神色詭異，的確有點不懷好意。」

說話間，雲先生已送走費翔雲回進廳來。

冷觀音立即問道：「雲叔，他走了。」

雲先生點了點頭，臉色微現沉凝地說道：「姑娘，以我看，這件事恐怕不能算完。」

冷觀音黛眉微揚了揚，又問道：「他向雲叔說什麼沒有？」

「沒有。」雲先生搖頭道：「江湖傳說他為人心性陰深狠毒，我猜想他落個無趣之後，決不會就此罷休的！」

冷觀音微一沉吟，道：「雲叔，我們坐下來談吧。」

說着她移步在原位上坐下，雲先生也跟着坐下。

冷觀音美目眨了眨，道：「雲叔，以您看他可能會怎麼樣？」

雲先生沉吟地道：「很難說，不過我敢斷言，他必定不會就此罷休！」

冷觀音道：「雲叔這斷言，可是根據江湖傳說他的為人心性？」

雲先生道：「另外還有個原因。」

冷觀音美目一凝，道：「另外還有個什麼原因？」

雲先生忽然微微一笑，道：「那原因便出在姑娘的本身。」

冷觀音聞言不禁一怔，說道：「出在我本身？」

「嗯。」雲先生點頭說道：「妳要是生得不這麼美，他要是個正人君子，像『飄雨劍』那樣的人，這件事情可能就沒有什麼了！」

這麼一說，冷觀音明白了，小玉小紅也都明白了。

冷觀音黛眉倏地一揚，冷冷說道：「憑他也配！」

小玉在旁冷聲一哼，說道：「他那副德性，竟也敢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眞是作夢！」

雲先生忽然正容說道：「姑娘，這件事我們得小心防備他！」

冷觀音美目一眨道：「雲叔可是怕他率人前來動武用強！」

雲先生點頭道：「這很有可能。」

冷觀音道：「那就讓他來好了，俗話說得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他要敢率人來動武用強，我們便和他放手一搏就是。」

雲先生道：「姑娘這話雖然不錯，可是姑娘該想到這麼一來，從此我們便與他七星莊結下仇恨了！」

冷觀音淡淡道：「結下仇恨就結下仇恨，我們冷梅莊難道還怕他七星莊不成！」

雲先生眉鋒微微一蹙，道：「姑娘，我們冷梅莊雖然並不怕他七星莊，但是眼下我們此地的人手實力，可能比他稍遜，實在不宜與他動武，免得吃虧！」

冷觀音明白雲先生的心意，是不願作沒有把握的拚搏，以免屬下有所傷折，有損冷梅莊的聲威！

因此，她微一沉吟，道：「那麼依雲叔之意呢？」

雲先生道：「我想一面飛鴿傳書莊主，多派高手趕來增強實刀，一面請姑娘和小玉小紅暫時遷個地方！」

冷觀音美目倏然凝注，道：「雲叔要我躲避他！」

雲先生道：「為防發生意外，妳最好暫時先避他一下，等莊中高手趕到就無妨了。」

冷觀音黛眉一揚，道：「如果我不避開，難道他還能吃了我不成！」

雲先生道：「話不是這麼說，姑娘在此的安全，我有極大的責任，萬一發生意外，我如何向莊王交待！」

冷觀音搖頭道：「我認為雲叔這是多慮，也太小心過甚！」

雲先生正容說道：「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為姑娘的安全，我不能不小心。」

冷觀音眨眨美目道：「雲叔，我明日您的心意，關於傳書我爹多派高手趕來之事我不反對，但要我遷地避開之事卻休談！」

雲先生道：「姑娘……」

冷觀音截口道：「雲叔不必多說，我無論如何也不會遷地避開他的！」

雲先生深知冷觀音的性情，一經決定便很難令她更改。

因此，雲先生不禁深深地蹙起了雙眉。

小玉明眸一眨，忽然說道：「雲先生，婢子有個好辦法。」

雲先生連忙問道：「妳有什麼好辦法？」

小玉道：「把這件事情告訴『飄雨劍』公子，他一定會帮助我們！」

雲先生雙眉頓然開朗地目中異采一閃，點頭說道：「這確實是個好辦法，『飄雨劍』名列『六俊』第四，功力劍術造詣，據說皆比『寒星劍』略高半籌，有他帮忙，便不用担心費翔雲動武逞強了！」

冷觀音突然說道：「我不許！」

雲先生和小玉都不由得微微一怔！

小玉目露詫異地問道：「姑娘，您這是為什麼？」

冷觀音道：「不為什麼，我說不許就是不許！」

雲先生心中忽然一動，目光凝注道：「姑娘，妳可是怕他會因此輕視我們？」

冷觀音眨眨美目道：「雲叔，如果你是『飄雨劍』，你心裏會怎樣想？」

雲先生尚未接話，小玉已接口說道：「姑娘，您誤會婢子的意思了。」

「哦。」冷觀音目光一凝，道：「那妳是什麼意思？」

小玉道：「婢子是說把這件事告訴『飄雨劍』公子，並不是說要請他帮忙。」

冷觀音道：「既不是要請他帮忙，又何必告訴他。」

小玉微微一笑道：「婢子認為只要把事情告訴他，站在俠義道立場，不用我們開口請他帮忙，他也必不會袖手不管。」

雲先生點頭笑說道：「小玉這話有道理，以『飄雨劍』的為人，以其在武林中的俠譽，只一知道此事，他決不會坐視不管，任由費翔雲逞強逞兇！」

冷觀音不禁笑說道：「看來你們好像都非常希望把這件事立刻告訴『飄雨劍』呢！」

小玉嬌聲一笑道：「姑娘，婢子還有一個大希望呢！」

「哦。」冷觀音未加思索地含笑問道：「什麼大希望？」

小玉道：「婢子希望『飄雨劍』公子成為我們冷梅莊的嬌客。」

冷觀音嬌靨倏然一紅，嗔道：「丫頭，妳敢多嘴！」

小玉嬌笑地道：「姑娘，您這可是天地良心，您若不是喜歡他成為我們冷梅莊的嬌客，明兒個他要是來時，婢子就……」

冷觀音嬌靨緋紅地嬌嗔道：「丫頭，妳再敢胡說八道，當心我撑破妳的嘴！」

小玉雖然明知冷觀音嗔在臉上，實際甜在心裏，但是逗笑却必須適可而止，要是逗惱了便不好了。

因此，她做作地伸了伸舌頭，旋即話鋒一

轉，說道：「姑娘，明兒個一早，婢子再去請『飄雨劍』公子來一趟，好麼？」

「不。」冷觀音螓首微搖了搖，轉向雲先生說道：「雲叔，我有點累了，我們且都息歇，明天再說吧。」

雲先生點點頭道：「這樣也好。」

× × ×

日上三竿。

辰末時光，已時將到未到。

雲先生緩步走進了後院。

後院裏有一座小樓，小樓的後面是一片假山，荷池，小亭俱全的花園。

打開後樓的窗戶，凭窗外望，整座花園的景色可以盡收眼底。

小樓上，一明一暗兩間，明間是小廳，暗間是臥房，也是冷觀音臨時香閨。

樓下，同樣是一明一暗兩間，小玉小紅就住在樓下的暗間裏，兩人同住一房。

雲先生走到樓下，小玉小紅正在屋裏整理着一些衣物瑣碎的東西，一見雲先生到來，立即放下整理的東西，齊朝雲先生福了福，說了聲：「早。」

雲先生含笑答了一聲，問道：「姑娘還沒起來麼？」

小玉搖頭道：「還沒有，大概是昨晚，睡得太晚了些，您有事？」

雲先生點點頭道：「妳上樓去看看姑娘醒了沒有，醒了便禀告她一聲，我有事情要和她商量。」

小玉道：「您請等會兒，婢子這就上樓去看看。」

話落，擰身便朝樓梯上走了上去。

樓上，房門關着，房裏沒有一點動靜。

小玉走到門前，抬手在門上輕叩了兩下，道：「姑娘，你醒了嗎？」

候了片刻，房裏仍無動靜。

小玉忍不住又抬手在門上輕叩了兩下，聲音略微提高了些，說道：「姑娘，你該起來啦，雲先生有事情要見你呢！」

照理，房裏應該有了動靜才是，然而，依舊一片寂然不聞一絲聲息。

這情形，小玉不禁秀眉輕蹙，心中有點詫異。

她和冷觀音從小一起長大，深知冷觀音的習慣，天到這般時候還未起床，還是從未有過的事情。

雖說昨晚上睡晚了些，但冷觀音一身功刀精深，平常睡覺甚是醒覺，按理，她這麼叩門一叫，早就該驚醒了，怎地竟毫無動靜應聲？

詫異中，小玉突然感到這情形有點不對勁，不由立刻用刀拍門，口中同時大聲喊道：「姑娘，你該醒醒起床啦！」

她這麼用刀拍門大聲一喊，樓下的雲先生和小紅自然都聽見了。

雲先生心中不由也感到有點詫異地仰臉望着樓上問道：「小玉，姑娘還沒醒嗎？」

房門拍得這麼响，房裏仍無一絲聲息動靜，小玉知道可能出了事情了。連忙回身向樓下說道：「雲先生，你和小紅快上來，姑娘可能出事了。」

雲先生一聽這話心中陡然一驚，臉上也立刻變了色，身形一長，直掠上樓梯，小紅急忙跟着掠了上來。

雲先生急問道：「小玉，姑娘怎麼了？」

小玉搖搖頭道：「不知道，叫不醒。」

雲先生道：「推推門看。」

小玉依言用刀推門，沒推開。

顯然，是裏面門着。

雲先生沒再說話，跨步上前，舉掌掌心貼在門上，眞力一吐，「吱喳」一聲輕响，裏面的門閂被震斷了，門也隨之而開。

門一開，房裏的情形，三人立刻全都看清楚了，也全都呆住了。

床上空空的，沒有人。

門自裏面門着，房裏怎會沒有人？

雲先生眉鋒一皺，目光落在後窗上。

後窗開着，這很明顯，冷觀音是從後出去的。

可是，問題却來了。

冷觀音為何要從後窗出去，又為何一個人出去不讓別人知道？

她去了那裏？幹什麼去了？

是夜裏？還是今早天亮以後？……

這些，都是問題，令人奇怪不解，想不通的謎團！

還有，她會不會是被人刦持……

想到這，雲先生心頭頓時不禁驀地打了個冷顫！

旋而，他又想到，被人刦持，這似乎不可能。

他深知冷觀音的一身所學功力，比諸江湖一流好手猶高有餘，豈是容易被人刦持的，縱然來人功力身手高絕，也必須經過一場搏鬥，絕不可能無聲無息的將冷觀音刦走！

仔細看看房中的情形，一切如常，毫無一點搏鬥過的痕跡！

由此可見，冷觀音決非被人刦持，必是自己出去的！

然而，問題又回到原來的問題上了。

她既是自己出去的，那麼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雲先生雙眉深鎖，頭大了。

小玉滿臉焦急之色地望着雲先生問道：「雲先生，你看姑娘她是自己到什麼地万去了，還是？……」

雲先生沉思地道：「以我看，姑娘可能是突然發現了什麼，追出去了！」

智慧從來不如小玉，一向沉默甚少說話的小紅，此刻突然說道：「不對！」

雲先生一怔，道：「怎麼不對？」

小紅說道：「姑娘要是突然發現什麼追出去，決不會不帶兵刃！」

一語驚醒糊塗人。

這話有道理，冷觀音要是發現什麼追出去，豈有會不帶兵刃的？

小玉恍然道：「不錯，不是紅妹提起我倒忽略了，姑娘的銀笛還在床頭掛着呢！」

雲先生先時也沒有注意這點，此際他也看到了床頭上掛着的那枝玉笛，正是冷觀音的隨身兵刃！

由此看來，他的看法判斷顯然不正確。

他雙眉鎖得更緊了，頭也更大了！

小玉道：「照這種情形看，姑娘多半是出了事了。」

「嗯。」雲先生神色凝重地緩緩說道：「可能。」

小玉道：「那我們怎麼辦？」

雲先生苦笑道：「只有一個辦法，找！」

小紅忽然變得聰明機伶地說道：「雲先生，婢子去召集所有的人去。」

雲先生正要點頭說「好」，突聞樓下有人高聲問道：「雲先生在樓上嗎？」

雲先生聞聲已知是屬下丁重，連忙閃身由房裏走出，站在樓梯口沉聲問道：「什麼事？丁重。」

丁重手裏拿着一封信，躬身說道：「屬下剛才在大門口拾着一封信，是寫給你的。」

「哦。」雲先生縱身下樓，接過信一看，信封上寫着雲先生台啓，下角寫着「內詳」二字。

撕開封口，抽出信紙。

若想保全冷梅卿的性命，火速傳知冷寒山，於第十五日的夜二更正，前往長安未央宮舊址聽令。

下面沒有署名，也無任何號誌。

現在，事情已經完全證實，冷觀音的確是遭人刦持了去。

可是，這仍然是個「謎」。

刦持冷觀音的是什麼人?對方為何要刦持冷觀音?

是冷梅莊的仇家?還是?……

信中所說要冷寒山前往禾央宮舊址聽令，聽什麼令?企圖何在?

雲先生略一沉吟，吸了口氣，目注丁重問道:「丁重，這封信是你在大門口拾得的?」

「是的。」丁重點頭答。

雲先生道:「是門裏還是門外?」

丁重道:「門裏，可能是門縫中間塞進來的。」

雲先生道:「這麼說，你並沒有看見送信的人了?」

「沒有。」丁重搖頭道:「屬下看到這封信時，曾特地打開大門查看了一下，巷子裏沒見着一個人影，這信想是早在屬下發現之前就送來了。」

雲先生點了點頭，說道:「你丟通知所有的人，全都到大廳集合聽令!」

丁重躬身一禮，問道:「可包括姑娘帶來的人?」

雲先生道:「全部。」

「是。」丁重又一躬身，轉身急步而去。

這時，小玉和小紅已都走在樓梯口站着。

雲先生向二人招手道:「小玉，妳們都下來吧。」

小玉小紅雙雙擰腰飛身下樓。

雲先生沒說話，默默地把信遞給小玉。

小玉也沒問，接過信，與小紅閱着。

看完信，小玉小紅的臉色全都大變，小玉焦急地問道:「你知道這是什麼人嗎?」

雲先生搖頭道:「我要知道就好了。」

小玉雙眉緊皺地道:「這便怎麼辦?」

雲先生苦笑道:「有什麼辦法，只有出動所有的人手分頭去找!」

小玉道:「對方是誰，我們根本毫無所知，如何能找得到。」

雲先生臉色沉重的吁了口氣，說道:「事實上目前除此以外並無其他辦法，只有碰碰運氣了!」

小玉雙目眨動地默然想了想，道:「莊王那邊呢，你立刻傳禀麼?」

雲先生點頭道:「事關姑娘性命安危，自然非立刻傳禀不可!」

小紅又突然說道:「雲先生，你看這會不會是那個姓費的幹的?」

雲先生雙目異采一閃，說道:「小紅，這很有可能，我也早想到他了。」

小紅道:「那麼我們便找他去!」

雲先生倏然一搖頭道:「不行!」

小紅愕然一怔，道:「為什麼不行?」

雲先生道:「這只是我們的猜想懷疑，事實並無證據，我們如果冒失的去找他，他只來個矢口否認，我們便拿他無法。」

這話不錯，無證無據，找上費翔雲，又能奈何?能拿他怎麼樣?

小紅默然了。

小玉眨眨眼睛道:「雲先生，婢子想和小紅這就出去碰碰運氣去。」

雲先生目光微微一凝，道:「妳大概是想去找『飄雨劍』，請他帮忙吧，對不對?」

小玉正是這心意，一見雲先生已經猜到，便就點頭說道:「你認為可以嗎?」

雲先生微一沉吟，道:「這自無不可，不過，這件事妳只能告訴他一個人，並且請他千萬暫時守秘，不要把事情洩露出去!」

小玉眨眨眼睛道:「婢子知道。」

說話問，只見丁重快步走了過來，躬身說道:「人都已集合齊了。」

雲先生微一擺手，道:「你先去，我隨後就來。」

丁重應了聲「是」，轉身快步走去。

小玉接着說道:「婢子們丟了，你還有什麼要吩咐的沒有?」

雲先生想了想，道:「妳們不到大廳上去看看?」

小玉搖頭道:「婢子們不丟了，你是這裏的主人，一切自然由你作主。」

雲先生微點了點頭，問道:「妳們什麼時候回來?」

小玉道:「不一定，最晚天黑時候一定回來。」

雲先生道:「妳們去吧，一切小心!」

小玉道:「婢子們知道，你放心吧。」

× × ×

岳廟後面是一片樹木雜草叢生的山坡地，其間搭蓋着兩間矮小的茅草屋!

這兩間茅草屋已很殘破，看來只能聊蔽風雨。它，正是丐帮嘉峪關分舵。

午時剛過。

山坡地前來了一位黑衣少年和一位青衫美書生——江阿郎和西門玉霜。

二人一到山坡地前，立見一名年靑化子由叢草中閃出，矮身行禮說道:「丐帮弟子韓小虎叩見江少俠。」

江阿郎昨晚上來過，所以他認得。

江阿郎抱拳答禮，含笑說道:「韓兄弟請少禮，李分舵主在麼?」

（未完）

武林軼事

何漢侶昂掌取勝

慧心

說到詠春派的高手，何漢侶可以說是相當有名氣的一個，他從綽號「找錢華」的陳華公學習技擊，在香港發揚詠春派的葉問師父還是他的師弟，至於他在南粵享譽的地方，乃是佛山，他一向辦中學，在佛山低街掛招牌，雖然他的武功很是高深，但却一表斯文，就穿着長衫，套褲，布鞋，如果到了夏天，就穿的白色的夏布長衫，手握白紙扇，扇上還有些山水人物，除非一向跟他有來往，很難估計得到他是擅長武功的一個高手。

佛山是南海的大鎭，文風鼎盛，古時建築一間孔聖廟，供奉孔子，還有孔敎會，凡是敎書先生，多數是參加孔敎會的，有功名的人物，俱是孔敎會的信徒，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就是孔聖誕之日，該地非常熱鬧，有許多老師宿儒率領弟子到孔聖廟祝聖，有些鄉紳也穿得齊齊整整，到孔聖廟祭祀，平時很是冷落的一間孔廟，到時就萬頭鑽動，衣香鬢影，添了不少情趣，不過，名門淑女以及大家閨秀，也在該處露臉，便會引起一般狂蜂浪蝶在那裏活動，發生糾紛。如果十多個不肖子弟集中在一起，趁着人多熱鬧，向女仕侮辱，那就可能鬧出亂子來。

跟孔聖廟相距不遠，有一條村叫做山紫村，那條村的居民並非佛山人士，那些人開設機織廠，織出來的布，售價低廉，相當暢銷，因此，人數愈聚愈多，佛山人就把那種人看做「客籍」，客籍的人士因為從外邊到佛山搵食，經常擔心給本地人欺負，故此十分團結，還在別處請人回來教授武藝，那一年到佛山教授客籍人士的一個敎頭是東江人，姓龔，單名一個順字，大概三十多歲，他最擅長的是大力拳，因為他根本就是個彪形大漢，氣力極强，雙臂如鐵，能夠單手挽起三百斤重，雙手托起五百多斤，在李家祠堂外邊教授門徒的時候，往往用手向石柱敲打，李家祠門外的兩條石柱，很是粗壯，當然不會給他的橋手打斷，但因他雙臂向石柱頻頻撞擊的緣故，有些力量，橋手沒有損破，石柱也沒有折斷，就影响貼近祠堂其他的木柱和棟樑受到震動，他在外邊練習橋手，祠堂裏面就有沙沙的聲响，從瓦面落下沙石，使人討厭，不過龔順力大如牛，而且敎的是大力拳，手下一班門下，俱是花花公子或無賴之輩，一聲呼喝，便有幾十人結集起來，並肩作戰，故此，佛山人看見龔順那種强橫的作風，敢怒不敢言，只好設法避過他，不想跟他發生磨擦。

那天恰當有事，在孔聖誕日，龔順率領一班門徒到該處看熱鬧，人來人往，一陣陣脂粉香，透進鼻子，所有人都覺得興奮，不由自主的混到婦女叢中，借故挨近她們，飽餐秀色，殊不料那些婦女當中，三五成羣，有幾個是何漢侶的家眷以及女戚，她們正在站着欣賞廟外所懸掛的綢製公仔，這種綢布製成的公仔是成套懸掛起來的，摹仿古人的動靜，例如「三英戰呂布」以及「鴻門宴」，非常出色，她們看多了幾眼，忽然發覺有人大肆輕薄，失聲高呼起來，喊的是:「非禮」!當時何漢侶就在附近走動，聞聲而立，向該處投視一眼，便卽發覺有一個態度輕浮的青年正在調戲他的女戚，何漢侶忍不住趨前喝問:「你做甚麼?」

那個青年毫不理會，仍是抓住她上下其手，何漢侶怎能容忍呢?立刻上前抓住他的衣領，這傢伙一經給人執住衫領，立卽翻身出手迎面打來，何漢侶已經有所準備，他剛剛翻身，還沒有發拳打到，何漢侶就在左右雙手齊出，左手扣住來手，右手放鬆了他的衣領，卻順勢一托一送，那個青年就給他整個托起來，向前飛了十多尺，然後跌落小涌之內，爬起來的時候，就像是一頭醬鴨。

何漢侶剛剛動手把他拋入小涌之內，跟那青年同來的人就發覺有一個好像書生模樣的人打低他們的同伴，不由分說，齊聲喝打，向他包圍，何漢侶聽到他們的口音，已經知道是客籍人士，對方習慣聯結十多人走動，打了一個就要打十多個，索性先發動，把身子一縮，向後一踭，然後再用切掌打另外一個人的手臂，只是這兩招，已經打倒靠近他背後的兩個，隨卽拳打腳踢很快。就有三幾個人，給他打倒，他發覺對方愈來愈多，便叫同行的朋友先帶婦女們離去，他自己把背脊貼牆，捲起衫袖，紮二字箝羊馬，雙手護腰，準備對方進攻。何漢侶一來詠春的手法綿密，護住中上門，對方不易打中他，二來他背脊貼牆，對方人多，但卻無從發揮大包圍的力量，直衝過來，一拳打向何漢侶那邊，如果何漢侶閃身避過，那拳打中牆壁，立刻發生劇痛，故此，那些人有所畏懼，不敢胡亂進攻，至於何漢侶則自己反攻，一擊卽中，打中對方的要害，立刻縮回，如是者糾纏了很久，那些人已經有六個人給何漢侶打傷，其餘的人仍然圍住何漢侶，但卻不敢輕舉妄動。

龔順跟他的徒弟在附近行走，聽到喊打喊殺之聲，走近看時，發覺他的徒弟已經給何漢侶打得七零八落，立刻挺身而出，高聲呼喝徒弟讓開，一個對一個。

何漢侶看見這個彪形大漢高聲一喝，各人散開，知道他必然是這班人的領導份子，他仍然紮着二字箝羊馬，但卻右手曲拳放在胸前，左手稍低，放在右踭，仍然把身子貼牆站立，看看他如何進攻。

龔順到底是師傅的身份，知道何漢侶靠牆站立，如果發力打去，一拳打中牆壁有損無益，於是改變主意，忽然標馬上前，貼近何漢侶，然後向橫進攻，避免發拳撞擊牆壁這種憂慮，當時何漢侶發覺他向橫進攻，連發幾招，立刻將二字箝羊馬改變為弓箭式，右弓左箭豎立右拳，對方打來，向上擋格，故此騰出左邊空位，龔順以為有機可乘，立刻用左拳進攻，向他的眼鼻之間撞擊，殊不料何漢侶看得非常清楚，把右臂向上一格，跟着用左手向對方右脇，使勁一撞，這一掌叫做昂掌，因為貼身作戰，龔順的右手給他擋住，無法劈下來，很快就在右脇那邊吃了一下昂掌，當時倒後跌開六尺過外，撞着圍牆，隆然一聲，幾乎撞破頭顱，立刻暈倒。

龔順並非給何漢侶打暈的，只是頭顱撞在牆上，以致暈倒，他還沒有辦法站起來，那些門徒擔心何漢侶走前向師傅補加一腳，立刻展開攻勢，另外一些人搶救師傅，不過，他們自知不敵，一聲號令，便在地上和附近撿取碎瓦和亂石，向他飛擲過去，實行用亂石的攻勢搶救龔順，阻住何漢侶繼續發招。

何漢侶只是被迫而戰，打倒了龔順就算數，怎會再發招呢?不過，磚瓦碎石一齊向他拋來，卻不是玩的，他立刻把身上所穿的白夏布長衫脫下來，把它揮舞，磚瓦木石的形狀細小，給長衫捲住便會反彈出去，因此，何漢侶不但沒有受傷，還靠着長衫捲石反彈這一招，使對方紛紛受傷，不敢再攻，後來他佔了上風，索性舞起長衫來，把它看做貼身的綢紗帶向他們撲攻，但給長衫捲住，使勁一拖，那個人就仆進小涌之內，十多個門徒全部跌入小涌，另外一些人不過吶喊份子，發覺他們實在無法戰勝何漢侶，便卽紛紛走避，龔順給徒弟救醒，勉强站起來，也狼狽逃走，不敢再鬥。

那些人事後仍想向何漢侶尋仇的，可是，經過深入的調查，知道何漢侶是陳華公的門徒，武功極深，不敢報復，而且當時綽號找錢華的陳華公在佛山極有勢力，更不敢輕舉妄動。至於龔順，認為該地無顏立足，悄然離去。



正宗武俠長篇小說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勸諭紅牡丹改邪歸正，願負起維護她的安全，紅牡丹爲楚小楓的摯誠所感，深悟過去之非，決心改邪歸正，並願引楚小楓往見她二位義姊綠荷，紅梅，冀能說動她們，使救人工作，增加一份力量。綠荷，紅梅見到楚小楓後，不信楚小楓功力超羣，待出手相試後，深信紅牡丹所言不虛，也決心叛離景公子，跟隨楚小楓，脫離非人生活，楚小楓說出此來目的，旨在救援宗一志，綠荷答稱她知道有一年輕人被囚在一座地道，是不是宗一志，可不知道，雖然那年輕人臉色蒼白，但估計，不會超過二十歲——

義結風塵女　技解絕脈穴

楚小楓說道：「大概差不多，咱們去瞧瞧吧？」

綠荷笑一笑，道：「由此地到那裏路雖不遠，不過，却不容易走。」

楚小楓道：「有點困難？」

綠荷道：「對！要通過三個關卡，一道比一道難過。」

楚小楓道：「大姑娘，能不能說得明白一點。」

綠荷道：「我只知道那三個關卡難過，但却不清楚那是些什麼人物。」

楚小楓道：「那麼，大姑娘一定知道，那條路怎麼走？」

綠荷道：「知道。」

楚小楓道：「好！那就請大姑娘給我帶路吧。」

綠荷道：「楚公子，我們三姊妹跟着你反叛萬花園，你總得有個交待。」

楚小楓道：「什麼交待？」

綠荷道：「你如何處置我們三姊妹？」

楚小楓道：「我答應了帶你們走，盡力保護你們。」

綠荷道：「就這一點承諾？」

楚小楓道：「姑娘想要什麼？」

綠荷道：「我要問問，我們三姊妹，今後何去何從？」

楚小楓道：「等這場風波平靜了，妳們還活着，那就找個適合的人嫁了。」

綠荷道：「你……」

楚小楓道：「我怎麼樣，我對諸位的承諾，就一定能辦到。」

綠荷道：「公子，如我們不願嫁人呢？」

楚小楓道：「那該由諸位姑娘決定。」

綠荷道：「如是我們要跟着公子呢？」

楚小楓道：「我……」

綠荷道：「是！我們不願嫁人，一生追隨公子，聽憑吩咐。」

楚小楓道：「三位執意如此，在下也不會勉强諸位，此話不算許諾，也許三位日後會改變主意。」

他讀書萬卷，胸羅極博，思深長遠，與一般江湖人物對事對人的看法不大相同。

綠荷道：「公子是答應了？」

楚小楓道：「答應了，三位一定要追隨在下，那也是在下的一份光榮。」

綠荷笑一笑，道：「公子，有過一次很慘痛的教訓，使我們三姊妹提高了不少的警覺，不知道三妹是否把我們三姊妹在江湖的名譽，告訴過公子。」

楚小楓道：「說過了。」

綠荷道：「是不是很詳盡。」

楚小楓道：「大姑娘，是不是想再重述一遍。」

綠荷道：「嗯！我該說的清楚一些，不過，長話短說，第一，我們姊妹的名譽，在江湖上不太好，也就是正大門戶中所謂的蕩婦，淫娃。」

楚小楓道：「這個，我知道。」

綠荷道：「第二，我們三姊妹過去，確作了不少的壞事，引誘過大門戶中弟子，結了不少的仇。」

楚小楓一皺眉頭，道：「能不能說出最嚴重的一件給在下聽聽。」

綠荷一點頭，說道：「好！我們引誘一個少林弟子，蓄髮還俗，一個武當門下弟子，叛離師門。」

楚小楓苦笑一下，道：「以後，這兩個人呢？」

綠荷道：「以後，那個少林弟子，被他們的師長，追回少林寺，聽說，他觸犯了清規，被囚禁於戒恃院。」

楚小楓道：「那個武當弟子呢？」

綠荷道：「他用情太眞，二妹受不了那一股熱勁，所以，但他給丟了，但他苦追不捨，以後，聽說是死在了景二公子手中。」

楚小楓道：「一個佛門弟子，一個全眞道長，都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人，他們如是身中媚藥，情非得已，情尙可原，如若只是受不住美色誘惑，身淪魔刦，那也咎由自取了。」

綠荷輕輕歎息一聲，道：「公子高見，果然與常人有些不同，我們姊妹雖然犯下淫行，但却從未用過媚藥，如是遇上了一個戒恃，修爲，都很高明的人，我們就無所施展了。」

楚小楓道：「你們三姊妹，引誘男人，是各自爲政呢，還是聯手合作。」

綠荷道：「除了景二公子，和你楚公子之外，我們三姊妹，一向還能嚴守本份，各不相犯。」

楚小楓道：「盜亦有道，你們行爲雖然荒誕不經，但也該有一點自我約束，至少，此後，你們要洗面革心，不得再犯淫行，大姑娘請帶路吧！」

綠荷凄涼一笑，道：「楚公子，難道你不想聽聽我們三姊妹和景二公子的事麼？」

楚小楓笑一笑，道：「不用聽了，大同小異。」

綠荷道：「不！我們對景二公子的用情很眞，才三女同事一夫，而且，這兩年來，我們一直嚴守婦道……」

楚小楓哦了一聲，接道：「當眞麼？」

綠荷道：「婢子已暢所欲言，毫無保留，決無一言相欺。」

楚小楓道：「你們玩世不恭，閱人多矣，爲什麼還會如此對一人鍾情。」

綠荷道：「玩火者焚於火，喜泳者死於水，我們一片眞情，換到的只是一片凄涼。」

楚小楓道：「哦！」

綠荷道：「景二公子對我們全是玩弄，相識之初，倒也有一段甜蜜的歲月，但只不過半年，半年之後，他就把我們帶到了萬花園來，然後，我們就這樣被冷落在一邊了。」

楚小楓道：「現在呢？」

綠荷道：「現在，在他的眼中，我們也許連一條狗也不如。」

楚小楓笑道：「姑娘，不覺着有些妄自菲薄麼？」

綠荷道：「有誰願意羞辱自己呢！但我說的是實話，他想到我們了，就來找我們，想不到，也許一個月也見不到他一次。」

楚小楓道：「够了，咱們去找那個被囚的人吧！」

綠荷道：「公子，你有一種風采，神韻，使女人陶醉，使女人迷戀，我要背叛景二公子，那就是我們發覺了他並不是唯一使女人迷戀的男人。」

楚小楓一揚劍眉，道：「這是什麼意思，我有些不太明白。」

綠荷歎息一聲：「這是一種心理上的感受，非是經過此變的人，只怕不會知道。」

楚小楓道：「哦！你說說看？」

綠荷道：「那是一種心靈上的慰藉，他如眞是天下第一個動人的男人，我們就算跟着他作牛作馬，心理上有一種莫名的滿足，只好認了，楚公子的出現，給我們證明一件事情。」

楚小楓道：「證明了什麼？」

綠荷道：「他不是。」

楚小楓笑一笑，道：「我明白了，咱們走吧！」

綠荷道：「公子，此去那囚人之處，經過三道關口。」

楚小楓道：「我不怕。」

綠荷道：「就算公子武功高强，能够斬將過關，但搏殺之時，也難免驚動了別人。」

這倒是一件値得顧慮的事，楚小楓想了一下，道：「大姑娘的意思呢？」

綠荷道：「咱們三姊妹投効公子，還未立寸功，何不讓我們爲公子立一次功？」

楚小楓道：「妳們用什麼辦法？」

綠荷道：「幸好那三道關口的守關人，都是男人，而且，都是色迷迷的男人，我們三姊妹，也長的不太醜。」

楚小楓明白了，原來她要用色誘。暗暗忖思了一陣，楚小楓道：「這辦法行麼？」

綠荷道：「世上像你楚公子這樣的人不多，所以，我們有十之八九的勝算。」

楚小楓道：「我呢？」

綠荷道：「如是楚公子肯信任我們，交給妾身去辦，那是最好不過。」

楚小楓道：「我就在這裏等妳們麼？」

綠荷道：「三妹留在這裏陪你。」

紅牡丹道：「公子，大姐一生最守信諾，公子如相信，咱們就守在這裏等着。」

楚小楓暗道：「留一個人陪着我，量妳們也要不出什麼花樣。」

看他沉思不語，綠荷立刻接道：「我們剛才，已接急報，有人侵犯萬花園，除了派出追殺你們的人手之外，一律不准外出，公子跟着去，只怕會使他們提高了警覺。」

楚小楓點點頭，道：「好吧，兩位姑娘早去早回。」

綠荷道：「至遲一個時辰之內，我們就會回來。」

說完話，閃身而去。

黃梅緊隨身後。

室中，只剩下了楚小楓和紅牡丹。

楚小楓笑一笑，道：「三姑娘，咱們到此地時間不短了，只怕我那幾個朋友，已經等的不耐煩了。」

紅牡丹道：「是，公子的意思，應該如何呢？」

楚小楓說道：「有沒有辦法，通知他們一聲？」

紅牡丹道：「希望你那幾個朋友沉得住氣，不要大喊大叫的找你。」

楚小楓道：「那倒不會，不過，他們定然會到處找我，我想，萬花園中，一定有你們監視的人，只怕雙方面會動起手來。」

紅牡丹道：「誰和你們動手？」

楚小楓道：「這萬花園中，有不少高人，難道姑娘不知道麼？」

紅牡丹道：「我知道，但動手的時機，要他們選擇。」

楚小楓道：「他們決定了時間沒有？」

紅牡丹道：「好像黃昏，現在，除了派在園中，阻殺你們的人手之外，他們不會大舉出動。」

楚小楓道：「我說呢，我們殺了十八頭猛虎，仍不見動靜。」

紅牡丹道：「唉！這是管理嚴密的組合，為了等待一個時機，他們有着絕對的忍耐，別說你們殺了十八頭猛虎，就算殺了十八個人，他們也一樣不會貿然出動。」

楚小楓道：「原來如此。」

紅牡丹道：「所以，你們一直沒有找到敵人。」

楚小楓道：「三姑娘，他們為什麼一定要等到黃昏時分才動手呢？」

紅牡丹道：「這個，我也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在等一個人。」

楚小楓道：「等人？什麼樣一個人物？」

紅牡丹道：「公子，我眞的不知道，在萬花園中，我們也不過是二、三流的人物，眞正重要的機密大事，我們也參與不了！」

楚小楓道：「景二公子，是不是這萬花園中的首腦？」

紅牡丹道：「就算他不是首腦人物，但也是這萬花園中重要的人物之一。」

楚小楓道：「他是不是，常住在這萬花園中？」

紅牡丹道：「他來時，就突然而來，去時也不會告訴我們到何處，是不是也住在萬花園中，連我們也不知道。」

楚小楓凝目沉思，不再多言。

紅牡丹輕輕歎息一聲，道：「公子，你是不是不太相信我的話。」

楚小楓道：「相信。我是在想，這景二公子，是個什麼來路？」

紅牡丹道：「他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他的出身，就算在兩情繾綣，柔情蜜意的時間，他仍然是不肯說出來。」

楚小楓點點頭。

他陷入了沉思之中，想不到，這萬花園中竟然如此複雜。

快近一個時辰了，仍不見綠荷，黃梅二人回來。

楚小楓心中雖然有些焦急，但他表面上，還忍得住。

但紅牡丹却忍不住了，來回的走動，一片焦急之色。

忽然間，房門呀然而開，黃梅閃身而入。

紅牡丹急道：「急死人啦，大姐呢？」

黃梅道：「人已經救了出來，大姐就在後面。」

另一個暗門忽開，綠荷緩步而入。

她懷中抱着暈迷不醒的人。

那人蓬首垢面，掩去了本來面目。

但楚小楓仍然一瞧就瞧出來，那人是宗一志。

强自壓制內心激動，抱拳一禮，道：「多謝大姑娘。」

綠荷道：「不用謝了，你先看看，是不是你要救的人？」

楚小楓道：「是，他就是我要找的師弟宗一志。」

原來的想像之中，不知要費去多大的手脚，才能找到宗一志，想不到竟這樣輕易得來。

這眞是應了那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話。

綠荷輕輕把他平放地上，道：「不知是服用了藥物，還是被人點了穴道，楚公子自己瞧瞧吧！」

楚小楓蹲下身子，只見宗一志雙目緊閉，臉色蒼白，但呼吸還很正常。

一時之間，楚小楓也無法判斷出，他是被藥物所傷，還是被人點了穴道，向綠荷詢問。

綠荷道：「這個，我就不清楚了，不過，照小妹的看法，他似是被人點了穴道。」

楚小楓點點頭，道：「三位姑娘，趁現在還沒有到他們發動的時候，咱們先行離開，不知三位的意下如何？」

綠荷道：「公子不用客氣，由現在開始，咱們三姊妹連人帶命，全都交給你楚公子，只要公子一聲，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楚小楓呆了一呆，忽然感覺到一股很沉重的壓力，放在肩上。

無極門是江湖上正大門戶，他若帶着三個聲名狼藉的綠荷，黃梅，紅牡丹，在江湖上走動，必然是一件哄動江湖的奇怪事情，對無極門的名譽影响必然很大。

這時，他才想到了師父的遠見，臨終之前，准他脫離無極門。

這對他有着很大的帮助，可以使他便宜行事，不受無極門規的約束。

要非如此，他就不能通權達變，答應綠荷等三姊妹，把她們收留到身側，那就很難找出小師弟的下落了。

世上有很多事，實在很難預料，但有權便宜行事，可以掌握先機。

綠荷笑一笑道：「公子，你在想什麼？」

楚小楓道：「沒有……」

綠荷接道：「公子，是不是，有什麼為難之處？」

楚小楓道：「唉……實不相瞞，在下正在想應該如何給我師母說個明白？」

綠荷道：「公子，不用為難，不論什麼事，都不用為難，你師母問你時，你就說，你收的丫頭。」

楚小楓道：「姑娘如此體諒在下，倒叫在下有些慚愧了。」

綠荷道：「不……我們會帶給你一些麻煩，那是沒有法子的事，我們過去的名聲太壞了，但會盡力把帶給你的麻煩減到最低限度。」

楚小楓道：「三位姑娘，我楚某人答應三位的事，一定會辦到，三位姑娘不用擔心，現在咱們走吧。」

紅牡丹道：「公子，你不要試試看，能不能解開這位宗公子的穴道？」

楚小楓道：「就這樣帶他出去吧。」

紅牡丹道：「為什麼？」

楚小楓道：「因為，我要先讓師娘看到他，然後，再設法試解他的穴道。」

紅牡丹道：「好！就依公子主意。」

綠荷道：「二妹，三妹，咱們去換衣服，帶上兵刃，從此刻起，要恢復江湖三枝花的名字。」

楚小楓笑一笑，道：「三位，最好，先別太明顯，外面穿件衣服，把妳們身上的標識遮起來。」

綠荷笑一笑，道：「好！我們一切都遵照公子吩咐。」

三個人，更換了衣服，外面各罩了一件長衫。

綠荷是綠色，黃梅是黃色，紅牡丹的是紅色。

三個女人，全都梳着宮髻，穿着三色不同的衣服，看起來，實是耀眼得很。

耀眼歸耀眼，但楚小楓還是得先帶他們出去。

三姊妹全都是用的寶劍。

綠荷打開了通往外面的房門，日光照射進來。

紅牡丹和黃梅，當先向外衝了出去。

楚小楓抱起了宗一志，走在了中間。

綠荷跟後。

步出鐵門，但見日光耀眼，花香撲鼻。

只聽黃梅大聲喝道：「站着什麼人？」

只聽一個人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小楓師弟。」

來人正是董川。

董川輕輕吁一口氣，快步行了過來，接道：「七師弟，你懷中抱的什麼人？」

楚小楓道：「大師兄，是一志師弟。」

董川的聲音有些顫動，道：「是一志師弟，你已找到他了。」

楚小楓點頭道：「是，多虧這三位姑娘的帮忙。」

董川打量了綠荷一眼，道：「就是這三位姑娘麼？」

楚小楓道：「對！就是她們三位。」

董川不認識綠荷等三姊妹，急急一抱拳，道：「多謝三位姑娘。」

綠荷笑一笑，道：「不，不用謝我們。」

董川道：「你救了我們的小師弟，那是我們師父留下的唯一骨肉，你救了他，我們整個無極門，人人都會很感激你們。」

綠荷笑一笑，道：「大駕是……」

楚小楓急急接道：「這是我的大師兄，也是現在無極門的掌門人。」

綠荷一撩長袖，突然拜伏於地，道：「綠荷拜見掌門人。」

黃梅，紅牡丹眼看着綠荷跪了下去，也跟着跪了下去。

董川有些慌忙失措的道：「三位姑娘，快些請起來。」

綠荷道：「咱們第一次見掌門人，自然是應該大禮參拜了。」

董川道：「三位姑娘，無極門應該感激三位才對。」

綠荷道：「不敢當，不敢當，我們都是楚公子的人，應該為無極門効力。」

董川臉色一變，道：「妳們已是楚公子的人了？這該是什麼意思？小楓，你……」

小楓接道：「大師兄，為了救小師弟，小弟不得不通權達變，所以，答應她們……」

董川歎息一聲，接道：「不用說了，小楓，你不受門規約束，我這個掌門師兄，也管不了你，不過，作什麼事，總要有一個規範——你一下子就娶了三房……」

楚小楓急道：「師兄，你誤會了。」

綠荷道：「掌門人，我們都是楚公子的丫頭。」

董川道：「丫頭？這個……怎麼可以？」

黃梅道：「有什麼不可以，是我們自願追隨楚公子作丫頭的。」

董川道：「哦！」

楚小楓道：「大師兄，她們都是萬花園中人，但她帮我救了一志師弟，也告訴我很多秘密，萬花園中，絕對不會再容下她們了，所以，我要帶着她們，保護她們。」

董川道：「那是應該的，咱們見師娘去，她見到一志師弟，不知該如何高興了。」

楚小楓道：「師娘現在何處？」

董川道：「在那座小廟處，為你失踪一事，似是極為痛苦，我看到她偷偷的拭去了幾次眼淚。」

楚小楓鼻孔一酸，眼淚差一點落了下來，但他却强自忍了下去，瞪着眼，沒有讓眼淚流下來，說道：「快走，見師娘去。」大步向前行去了。

綠荷，黃梅，紅牡丹，緊追在楚小楓的身後。

董川走在最後。

小廟相距不遠，很快到達廟前。

只見白梅，白鳳，陳長青，神出，鬼沒，成中岳等都停候在小廟前面。

母子之間，也許眞有一種靈犀相通的感覺，白鳳絕對無法看清楚楚小楓懷抱之中的人是誰，但她却快步迎了上去，道：「小楓，你抱的是一志。」

楚小楓屈膝跪了下去，道：「弟子，很慚愧……」

白鳳接口說道：「小楓，你……你慚愧什麼？」

楚小楓道：「弟子未能把一志師弟完好帶回來。」

白鳳臉色一變，但她仍然伸手扶起了小楓。「快起來，告訴我，一志是不是死了？」

楚小楓搖搖頭，道：「一志師弟好像被人用一樣獨門手法，點了穴道，也許是被人灌了什麼藥物？弟子摸不準，不敢擅自動手。」

這時，白梅，陳長青，成中岳等人，都圍了過來。

這時，白鳳已然接過了宗一志，平放在地上。

白梅望了楚小楓一眼，目光中滿是奇異的嘉許，他這個老江湖，也實在想不通楚小楓怎麼這樣輕輕易易的，就把宗一志找了出來。

蹲下身子，翻開了宗一志的眼睛，瞧了一眼，道：「不像是藥物所傷。」

白鳳道：「不是藥物所傷，那是被人點了穴道啦！」

白梅道：「摸不準，看來，得試試才知道啦。」

陳長青雙手前出，在宗一志身上摸了一陣，道：「不是一般的點穴手法。」

白梅道：「如是一種獨門手法，而我們之中，又無人能够解得這種手法，那豈不是一樣很大的痲煩麼？」

陳長青道：「這個要靠運氣了。」

白梅接道：「世上的獨門點穴手法，種數繁多，不解其中內情的，只怕很難下手。」

陳長青道：「白兄，我看這件事，咱們得從長計議。」

白梅道：「你叫化子的意思是……」

陳長青歎息一聲，接着道：「實不相瞞，老叫化已經試過了，我們懂的幾種，都不適用，如若咱們強行施展，只怕引起變故。」

白梅道：「唉，我明白，一下子逼住了他的血氣，可能身受重傷。」

陳長青道：「如不能及時疏導，很可能會要了一個人的性命。」

白鳳道：「陳前輩，但一志現在此地，你們總不能撤手不管啊！」

白梅道：「鳳兒，誰說不管了，我們不正在研究解穴方法麼？」

陳長青道：「如論點穴一道，敝帮主涉及最博，他也許可以解得：：」

目光一掠楚小楓，接道：「小楓，你怎麼不試試呢？」

楚小楓道：「茲事體大，晚輩不敢貿然下手！」

陳長青道：「小楓，試試吧，小心一些，發覺不對立刻停手。」

白鳳望望楚小楓，道：「小楓，你有幾分把握。」

楚小楓道：「一分把握也沒有！」

白鳳道：「那不是太危險了。」

楚小楓道：「這也是弟子，把一志師弟如此帶來的原因。」

白鳳道：「這該怎麼辦呢？」

楚小楓道：「師娘，你帶一志師弟，去見帮主，求他慈悲！」

陳長青道：「小楓，我覺得你不妨試試，救人如救火，此事不能再拖延了。」

楚小楓心中暗道：「他要我出手試試，大概心中有他們的看法了，像這樣乾耗下去，倒不如冒險一試。」

心中念轉，欠身應道：「晚輩願盡力一試，不過，還要兩位老前輩，以數十年的經驗，給晚輩一點指導。」

陳長青道：「小楓，不論你用什麼手法，但卻不可以特別猛烈，試行漸進，需知解穴手法，比點穴尤難十倍。」

楚小楓道：「晚輩受教。」

緩緩蹲了下去，雙手在宗一志的身上，移動了一陣，抬起頭來，望着白鳳，頂門上，滾落下一片汗珠兒。

白鳳黯然一嘆，一閉雙目，兩行淚水，滾下雙腮，肅然說道：「小楓，你只管出手，如果實在救不活他，那也是命該如此。」

楚小楓舉手試一下臉上的汗水，道：「師娘，弟子找到了一點徵象，一志師弟是三陰絕脈受制，一旦解穴手法失錯不死也得殘廢。」

白鳳道：「三陰絕脈。」

楚小楓道：「是！」

陳長青道：「小楓，且慢下手！」

楚小楓剛剛拭去頭上的汗水，此刻又出了一頭大汗，道：「老前輩有什麼指教？」

陳長青道：「老叫化聽說過，三陰絕脈被點，是點穴手法中最難的一種，解救手法，也是困難無匹，你要特別小心。」

楚小楓道：「弟子，弟子，弟子知道。」

白鳳道：「小楓，你出手吧！」

楚小楓應了一聲，突然運指如風，連點九指。

這九指，似乎是用盡了他生平的氣力，整個臉，變成了一片蒼白，人也像傻了一樣，瞪着一對大眼睛，望着宗一志出神。

事實上，場中所有的人，都望着宗一志出神。

場中一片靜，靜的落針可聞。

綠荷，黃梅，紅牡丹，都被這冷肅的氣氛感染，只有堂堂正正的人，才有這種發自內心的眞情。

這冷肅的氣氛，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宗一志突然活動了一下雙臂，坐了起來。

楚小楓突然一閉雙目，兩行淚水奪眶而出，叫了一聲：「師娘。」對着白鳳跪了下去。

白鳳很激動，伸手扶起了楚小楓，道：「孩子，苦了你啦。」

楚小楓道：「弟子，好緊張，好害怕，如果我錯了，我會陪着師弟一起死。」

白鳳道：「小楓，你盡了心就是，死活都是他的命，孩子，可是你成功了。」

這時，宗一志已經站起了身子，緩緩回顧了一眼，突然叫了一聲：「娘。」投入了白鳳的懷中，淚如泉湧。

他吃了太多的苦，忍受了太多的委屈，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不論他有多麼的堅强，都無法承受住這份痛苦。

白鳳輕輕吁一口氣，道：「孩子，哭吧！盡情的哭吧！哭個痛痛快快。」

這一來，宗一志倒是不好意思哭了，擦擦眼淚，道：「娘！我還好好的活着麼？」

白鳳道：「你還好好的活着，快去拜謝你七師兄，他爲你，賭上了自己一條命。」

宗一志哦了一聲，回頭對楚小楓拜了下去，楚小楓也急急拜倒，道：「一志，自己兄弟，這叫我怎麼敢當。」

白梅道：「孩子們！都起來。」

楚小楓站起身子，才對白鳳說道：「師娘，救一志出險的是這三位姑娘，弟子斗膽作了主，答應保護她們的安全。」

白鳳道：「那是應該的。」

楚小楓道：「弟子已稟報了掌門師兄，收留了他們。」

白鳳沒有立刻答覆，回顧了綠荷等一眼，道：「妳們要入無極門？」

綠荷道：「不是。」

白鳳道：「妳們救了宗家唯一的骨肉，在私人立場，我會盡量滿足妳們所有的條件，你們說吧。」

綠荷道：「我們只求前輩答應，讓我們追隨楚公子左右：：」

白鳳怔了一怔，接道：「你們：：」

綠荷道：「是！」

白鳳楞住了，半晌說不出話。

白梅一皺眉頭，道：「你們是楚小楓的什麼人？」

綠荷道：「咱們三姊妹在江湖上聲譽不好，所以，不敢要求什麼，只要楚公子答應把我們帶在身邊，就行了。」

白梅道：「是這麼回事？」

白鳳道：「妳們三個，要求作什麼呢？」

綠荷道：「隨便什麼都好，楚公子吩咐我們作的事，我們就全力以赴。」

白鳳目光轉到楚小楓的身上，道：「小楓，你準備要她們作什麼？」

楚小楓道：「我當時，一心只想救出一志師弟，沒想過別的事情。」

這答覆很奧妙，白鳳立刻啞口無言。

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道：「師娘，小楓只答應她們留在身側，作什麼確未說到。」

白梅道：「哦！」

楚小楓感覺到這是一個麻煩，必須要澄清一下才行，回顧了綠荷等三人一眼，道：「三位姑娘，你們有什麼條件，可以提出來了。」

綠荷道：「沒有條件，我們只有一個請求，常年追隨在公子身側，作從人，女婢。」

白鳳道：「小楓，這件事，我看你自己去決定了，但你答應了保護人家的安全，這一點，我們一定要作到。」

楚小楓道：「弟子明白。」

白鳳道：「爹，現在，咱們是不是可以走了？」

楚小楓抬頭望了天色一眼，道：「黃昏時份，萬花園中人，要對咱們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攻勢。」

陳長青道：「咱們救出了宗一志，我相信，這萬花園中，必有監視之人，這些事情，他們已知道得很清楚，爲什麼還不發動，一定要等到黃昏的時分，才肯出手。」

楚小楓道：「聽說他們要等一個人來！」

陳長青道：「等什麼樣子一個人？」

楚小楓道：「這個，小楓不知：：」

回顧了綠荷一眼，道：「姑娘，那個人是什麼人？」

綠荷道：「也許是景老二，但婢子不敢肯定。」

這一聲婢子，大致已肯定了她們的身份。

陳長青道：「只等一個人？」

綠荷道：「婢子聽到的消息是如此！」

陳長青道：「一個人，就算是武功高强，也未必就能對付我們？」

綠荷道：「是不是還有別的人來，婢子就不知道了。」

陳長青沉吟不語。

白梅低聲道：「老叫化子，你想想看，這是怎麼回事？」

陳長青道：「他們預定對付咱們的時間未到，就算咱們救了宗一志，也不亂章法，這個組合實在可怕的很。」

放低了聲音，白梅緩緩道：「陳兄，想想看，咱們是否應該留在這裏等他們發動？」

陳長青道：「老叫化也在爲難，他們佈置的攻襲，一定是十分凌厲，咱們留下來，很可能會吃虧，但如是咱們不留在這裏，又怕錯過了這個機會！」

楚小楓道：「陳前輩，晚輩有一己愚見，不知可否適用？」

陳長青道：「好！你說！」

楚小楓道：「晚輩覺着，咱們不一定要聽他們的擺佈。」

陳長青道：「怎麼說？」

楚小楓說道：「一志師弟，必須休息，咱們就算要和他們見個高低，也不用留在萬花園中。」

陳長青道：「對！咱們走。」

一行人離開了萬花園。

出人意外的是，一切都那麼平靜，沒有發覺一點事故，也沒有人喝問一聲。

白梅回顧了身後的萬花園一眼，苦笑一下，道：「誰又想得到呢？這樣一座名園，竟然是匪穴，花色耀目中，步步殺機。」

陳長青笑一笑，道：「白兄，老叫化想到了一件事，不知白兄的看法如何？」

白梅道：「什麼事？」

陳長青道：「他們有一個人，那個人，定然不在萬花園中。」

白梅道：「陳兄，你可是要想法子，攔截他麼？」

陳長青道：「對，咱們在外面截擊他，也好見識一下，他們等的是什麼人物？」

白梅道：「這辦法不錯，在這場紛爭之中，咱們一直是站在被動地位，現在，咱們也該爭取一點主動了。」

陳長青道：「對！老叫化子，也有這個打算，不過，一志需要早些休息，我看，你們護送一志回去，這地方留給老叫化子，和排教中人對付。」

白鳳道：「排教中人也來了麼？」

陳長青道：「來了，不過，人數不多，一共只有四個人，但却是排教中的精銳高手。」

白鳳道：「陳前輩見過他們了？」

陳長青道：「他們已跟敝帮有過連絡，因爲敝帮先出動人手，他們不便來人太多，所以，只派了四位護法高手到此，需用他們時，招呼一聲，他們立刻趕到。」

白鳳道：「如此勞動貴帮，排教，實叫未亡人不安的很。」

陳長青道：「鳳姪女，別如此說，這都是敝帮和排教的心意，唉！尤其是排教，已經換了兩任帮主，竟然還這麼顧念舊情，倒是難得的很。」

楚小楓突然回顧了綠荷一眼，道：「大姑娘。」

綠荷一欠身，道：「婢子在。」

楚小楓道：「這萬花園中，有沒有通往外面的地道？」

綠荷道：「好像沒有。」

楚小楓回顧了董川一眼，道：「掌門師兄，小弟留下來，也好：：」

董川接道：「我也留下來。」

白梅沉吟了一陣，道：「這樣吧！鳳兒帶一志先回去，老夫和成中岳也留下來，無極門的事，總不能完全交給丐帮和排教。」

董川回顧了白鳳一眼，道：「師娘的意思呢？」

白鳳道：「我也應該留下的：：」

宗一志接道：「娘！我沒有受傷，事實上，我也可以留下來。」

白梅道：「一志，不要逞强，你七師兄，雖然解了你的穴道，你也確然沒有受傷，不過，你身體還太虛弱，所以，必須要好好的調養一下。」

宗一志心中也明白，身體雖未受傷，但體能却是無法支持，必須要一段日子，好好的調養一段時間，才能復元，才能和人動手，留在這裏，只不過是拖累別人。

白梅輕輕吁一口氣，道：「鳳兒，帶一志先走吧。」

白鳳未再多言，點點頭，帶着宗一志快步而去。

待兩人背影消失，楚小楓才低聲說道：「陳前輩，晚輩護送師娘，老前輩也該調整一下人手，封鎖四面的道路，以便監視來人。」

董川低聲道：「師弟，我們一起去。」

白梅輕輕歎息一聲，道：「小楓，你很謹愼。」

陳長青道：「白兄，沿途我都佈下了丐帮弟子，我看不用勞動小楓了。」

白梅道：「這也是他們一片心意，由他們去吧：：」

抬頭看看天色，接口說道：「而且，目下時光還早，就算他們送入襄陽城再回來，還來得及。」

陳長青未再阻攔。

楚小楓低聲道：「陳老前輩，這三位姑娘，都是眞心跳出汚泥，不管她們過去如何？現在，她們個個心如明月，老前輩有什麼垂詢之事，盡管問她們。」

陳長青道：「囉嗦，你小子快去快回來，別再就誤事情。」

楚小楓轉眼望了董川一眼，放步向前奔了出去。董川隨身後而去。

兩人和白鳳保持了十丈的距離，一直護送白鳳進入了襄陽城中，看見她們母子進入了丐帮帮主在襄陽的臨時宅院之中，才轉回到萬花園。

這時，已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時刻。

白梅心中明白，如若這萬花園中，藏有黑豹劍手，楚小楓和董川的離開，實在是很大的失策，尤其是楚小楓，身懷劍法，武功，似是黑豹劍士的尅星。

自然，這些話，他不能說出來，只有暗暗的担心。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古龍·文 盧令·圖

白玉老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趙無忌在等候上官憐憐到來，詎知上官憐憐還未進來之前，却先派來了一羣近身侍衞，那班人包括江湖四名醫之一的泥菩薩和二十年前已享譽武林的大力金剛神金老大，原來他們先行進入趙無忌的住所，是要檢查趙無忌是否有病，以免上官憐憐進來時受到傳染，金老大到來的用意，是要防止趙無忌有什對上官憐憐沒有禮貌的舉動。現在，上官憐憐終於來了，無忌終於看到了她。可是，無忌却希望自己這一輩從來都沒見到過她，他寧願去做苦工也不願見到她。無忌並沒瘋，也沒毛病，為什麼呢？——

引刀殺仇易 忍悲負重難

——▲要命的大小姐▼——

（一）

屋子裏充滿了一種淡淡的香氣，彷彿是蓮花，却比蓮花更甜美。

大小姐一來，就帶來了一屋子香氣。

她的人也比蓮花更甜美。

在這些人心目中，她不僅是個大小姐，簡直就是位公主。

雖然每個人都很喜歡她，可是從來也沒有人敢冒瀆她。

她自己也知道這一點。

她年青，美麗，尊貴，她的生命正如花似錦。

也不知有多少個像她這麼大年紀的女孩子，在偷偷的妒忌她，羨慕她。

她應該很快樂。

可是，誰也不知道為了什麼，這些日子，她眉目間彷彿總是帶着種說不出的憂鬱。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憂鬱，是因為她心裏有個解不開的結。

她心裏還有個忘不了的人。

這個人偏偏又距離她那麼遙遠，他們之間總是隔着千山萬水。

× × ×

現在夜已很深，一個像她這樣的大小姐，本來已經應該睡了。

可是她偏偏睡不着。

她太寂寞，總希望能找點事做。

到了這裏來之後，除了雙喜外，她幾乎連一個可以聊聊天的朋友都沒有。

她從來都沒有把雙喜當做一個丫環。

雙喜是她的朋友。

她的朋友，是絕不能被人欺負的。

所以她來了。

× × ×

雙喜用一隻手拉着她的衣角，用另外一隻手指着無忌！

「就是他！」

這裏的人明明都知道雙喜是大小姐身旁最親近的人，想不到居然還有人敢欺負她。

「我知道他為什麼要我到這裏來，他想要我陪他……陪他……」

下面的話，雙喜雖然沒法子說出口來，可是每個人心裏都很明白。

連大小姐心裏都很明白。

所以她來的時候，已經準備好好的給這個人一個教訓。

可是等她看見了這個人之後，她却好像呆住了。

× × ×

無忌也呆住了。

因為他連做夢都沒有想到，這位大小姐就是那個隨時隨地都在找他的麻煩，隨時隨地都會突然暈過去的連一蓮。

連一蓮居然就是上官憐憐。

連一蓮居然就是上官刃的女兒！

她雖然知道站在她面前的這個人，就是一心要殺她父親的趙無忌。

她早就知道了，所以才會追到和風山莊去。

那天晚上，唐玉放過了她，就因為已經發現她是上官刃的女兒。

所以，他才會叫人連夜把她送回唐家堡。

這些事無忌現在當然也想通了。

他還沒有逃出去，是因為他知道就算能逃出這屋子，也休想逃得出唐家堡。

他也知道現在只要她說一句話，他就會死在唐家堡，必死無疑。

（二）

憐憐什麼話都沒有說。

無忌能說什麼？

憐憐一直都在用那雙美麗的大眼睛瞪着他，她的眼睛好像比以前更大。

這是不是因為她又瘦了？

她是為什麼瘦的？又是為了誰消瘦？

無忌還在看着她。

他不能不看她，他想從她眼睛裏的表情中，看出她準備怎麼對付他。

他看不出。

她眼睛裏的表情太複雜，非但無忌看不出，連她自己都不瞭解。

雙喜也沒有再說話了。

她是個很聰明的女孩子，她已經有十八九歲，懂得的事已經不少。

她已經看出她的大小姐和這個男人之間，好像有點不對。

究竟是什麼地方不對？

她也說不出來，——就算她知道，也不敢說出來。

所以她也只有閉上嘴。

每個人都閉上了嘴，這屋子裏的人絕沒有一個是笨蛋。

× × ×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大小姐忽然轉過身，慢慢的走了出去。

她為什麼連一句話都不說就走了？

無忌正在奇怪，每個人都正在覺得奇怪的時候，她忽然說出了一句話。

走到門口，她忽然回過頭，看着無忌，輕輕的說出了四個字。

她說：「你跟我來。」

× × ×

她要無忌跟她到那裏去？去幹什麼？

無忌沒有問，也不能問。

就算他明知她要帶他上絞架，下油鍋，他也只有跟她去。

他已別無選擇。

（三）

花園裏黑暗而安靜。

憐憐走在前面，走得很慢很慢，彷彿心裏也有個不能解決的難題。

她一直都沒有回頭。

無忌也走得很慢，跟她總是保持着一段相當的距離。

她的背影看來苗條而纖柔，只要他一出手，她立刻就會倒下去，永遠倒下去，這裏就再也沒有人會說出他的秘密。

有幾次他都已忍不住要出手。

但是他一定要勉强控制住自己，因爲他絕不能出手。

黑暗中到處都可能有埋伏，金老大和一丈紅那些人一定也都在暗中監視着他。

胡矮子的硬功和掌力，已經不是容易對付的。

一丈紅無疑也是個極可怕的對手，只看她那柔軟而靈活的眼睛，修長結實的手和腿，就可以看出她的身手必定極靈敏。

女人的出手通常都比男人更毒辣，因爲她們如果想在江湖中混下去，就一定要比男人更堅强，而且一定要有幾乎特別厲害的功夫。

那位病大夫雖然全身都是病，但是眼睛裏，神光內蘊，想必有一身極精深的內功。

金老大當然更可怕。

他身經百戰，也不知會過多少武林高手，不說別的，就只這種從無數次出生入死的艱苦戰役中得到的經驗，已經沒有人能比得上。

要對付這四個人已經很不容易，何況除了他們之外，還不知有多少更可怕的高手在暗中跟着她，保護她。

如果她死在無忌手裏，無忌還能活多久？

他怎麼能輕舉妄動？

可是就算他不出手，又能活多久？

無忌忍住在心裏問自己：

——如果我是她，我明明知道她是來殺我父親的，我會把她帶到那裏去？

這答案無論誰都可以想像得到，因爲現在她也別無選擇的餘地。

她只有帶着他去死。

他明明知道自己只要跟她往前走一步，距離死亡就近了一步，但是他却偏偏不能停下來。

×　　×　　×

憐憐忽然停了下來，停在一個小小的月門外，門裏有個幽雅而安靜的小院。

她終於回過頭。

但是她並沒有看無忌一眼，只是面對着黑暗，輕輕的說：「這個人是我以前就認識的老朋友，我想跟他安安靜靜的聊聊天，不管有誰來打擾我們，我都會非常非常不高興的。」

×　　×　　×

誰也不敢讓大小姐不高興，誰也不會闖進去打擾他們的。

可是她爲什麼要跟無忌單獨相處？她究竟有什麼話要對他說？

她準備用什麼法子對付他？

如果一個人已經走上絕路，不管別人要用什麼法子對付他，都沒什麼分別了。

（四）

院子裏有個小小的蓮池。

荷花雖然還沒有開，風中却充滿了蓮葉的清香。

風從窗外吹進來，燭火在搖曳。

窗子是開着的。

窗下有張精巧而舒服的椅子，她想必常常坐在這張椅子上，看着窗外的蓮池發呆。

現在她却沒有在這張椅子上坐下來，反而招呼無忌：「坐。」

無忌坐下。

既然已經到了這裏，是站着也好，是坐下也好，都已沒什麼分別。

對面還有扇窗子，憐憐站在窗子下，背對着他，過了很久，才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四月已經過去了，荷花又要開了。」

無忌沒有開口，也沒法子開口，他只有等。

又不知過了多久，憐憐終於回過頭，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神盯着他，忽然道：「我知道你是誰。」

無忌也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知道。」

憐憐道：「我也知道，你是爲什麼來的。」

無忌道：「你應該知道。」

他不再否認，也不能再否認：「我是來殺上官刃的。」

憐憐道：「我想現在你也應該知道，你要殺的人，就是我的父親。」

無忌道：「我也知道世上絕沒有任何人會讓別人來殺自己的父親。」

憐憐道：「絕沒有。」

無忌道：「現在，你準備怎麼樣對付我？」

憐憐沉默着，忽然又輕輕的嘆了口氣，道：「我不知道。」

無忌道：「你怎麼會不知道？」

憐憐道：「因爲，你這麼樣做並沒有錯。」

無忌道：「哦？」

憐憐道：「如果我是你，有人殺了我父親，我也會殺了他的。」

無忌道：「只可惜你不是我。」

憐憐道：「如果你要殺的是別人，我一定會用盡所有的力量帮助你！」

無忌道：「只可惜我要殺的人，就是你的父親。」

他淡淡的接着道：「所以不管你準備怎麼對付我，我都不會恨你，因爲如果我是你，我也會同樣做的。」

憐憐又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說道：「就因爲我是他的女兒，所以我一直都不相信他眞的殺死了你的父親。」

無忌道：「哦。」

憐憐道：「他一向是個非常正直的人，有時雖然冷酷無情，却絕對正直，我實在沒法子相信他會做出這種事。」

無忌道：「哦！」

憐憐道：「所以我一定要親自到和風山莊去看看，其中是不是別有隱情。」

無忌道：「現在你已經去過了。」

憐憐黯然道：「我甚至還偷偷的到你父親的書房裏去過，站在你父親被害的地方。」

她眼睛裏充滿了痛苦和悲傷：「那時候夜已很深了，四下寂無人聲，就跟現在一樣，我一個人站在那裏，在心裏問自己，如果有一天你要來殺我的父親替你父親報仇，我應該怎麼辦？」

×　　×　　×

這是個死結。

只要一想到這問題，她就算在睡夢中也會突然驚醒，流着冷汗驚醒。

因爲她知道她的父親錯了。

憐憐道：「我一直在告訴我自己，他沒有做錯事，他這麼樣做，一定有很好的理由，可惜，這些話我自己都沒有法子相信。」

她笑了笑：「你可以騙得過任何一個人，却永遠沒法子騙過自己的。」

她的笑容也充滿了痛苦：「所以那時候我一直在想法子接近你，希望能化解開你跟我父親之間的仇恨，只要你能原諒他，隨便對我怎麼樣，隨便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無忌冷冷的看着她，心裏忽然也覺得有種說不出的刺痛。

他不能不承認，她實在是個很善良的女孩子，實在值得同情。

因爲她已不惜犧牲自己。

只可惜這種仇恨是永遠都解不開的。

他只有硬起心腸，冷冷道：「如果那時候我就知道你是上官刃的女兒，我一定會殺了你！」

憐憐悽然道：「如果那時候你就殺了我，我非但絕不會怪你，也許反而會感激你！」

無忌道：「爲什麼？」

憐憐黯然嘆息，道：「因爲現在我忽然覺得自己還不如早點死了的好！」

她幽幽的接着道：「如果我已經死了，那裏還會有現在這種煩惱痛苦？」

無忌道：「現在你還是不該有什麼煩惱，這件事並不難解決！」

憐憐道：「哦！」

無忌道：「現在我如果能殺你，還是一定會殺了你的。」

憐憐道：「我相信。」

無忌道：「剛才在花園裏，我至少已有三次想殺你。」

憐憐道：「你爲什麼不動手？」

無忌道：「因爲我雖殺了你，我也絕對沒法子活着離開這裏。」

憐憐承認。

無忌道：「我雖然要殺你，你當然也可以殺我，這本來就是天公地道的事。」

憐憐說道：「你至少可以跟我同歸於盡。」

無忌笑了笑：「我跟你之間並沒有仇恨，上一代的仇恨，跟下一代完全沒有關係，我爲什麼要你陪我死？」

他的笑容看來還是很鎮靜：「我這次到來，本來就抱着不成就死的決心，現在我已盡了力，雖然沒有成功，我也死而無怨。」

憐憐看着他，過了很久很久，才問道：「你說的是眞心話？」

無忌道：「是。」

憐憐又輕輕嘆息道：「一個人只要能死而無怨，死得問心無愧，死又何妨？」

無忌忽然大笑，道：「想不到你居然也能明白我的意思！」

憐憐道：「我常常聽人說，千古艱難唯一死，所以我一直認爲，死是件很困難的事。」

無忌道：「那的確不太容易。」

憐憐道：「可是我現在已經明白，有時候活着反而比死更困難得多。」

無忌也不禁長嘆，道：「有時的確如此。」

憐憐道：「所以一個人若是眞心想死的時候，就不如還是讓他死了的好。」

無忌道：「是的。」

×　　×　　×

牆上掛着一柄劍，一柄三尺七寸長的烏鞘劍。

憐憐摘下了這柄劍，「嗆」的一聲，拔劍出鞘，劍鋒寒如秋水。

她忽然將這柄劍交給了無忌，她的態度冷靜而鎭定。

她忽然說：「你殺我吧！」（本章終）

——▲別無選擇▼——

（一）

劍是眞實的。

當你的手握住了冰冷堅硬的劍柄時，那種感覺也是眞實的。

對一個學劍的人來說，世上幾乎已沒有任何事能比這種感覺更眞實。

無忌是學劍的人。

現在他手裏已經握住了這柄劍，但是這次他心裏却沒有這種眞實的感覺。

他幾乎不能相信這是眞的事。

憐憐凝視着他，一個字一個字的慢慢說：「這是眞的，我眞的要你殺了我。」

無忌忍不住要問：「爲什麼？」

憐憐道：「因爲我父親已經殺了你父親，我絕不能再傷害你。」她又補充：「我父親已經錯了，我絕不能再錯。」

無忌還是不能瞭解。

憐憐道：「但是我若不死，你就難免要死在我手裏，因爲我絕不會讓你去傷害我父親。」

無忌苦笑，道：「你死了又怎麼樣？又能解決什麼事？」

憐憐道：「我死了之後，你和我父親才能活下去。」

無忌又問：「爲什麼？」

憐憐道：「因爲我死了之後，就沒有別人能揭穿你的秘密。」

她又道：「金老大他們絕對想不到你會殺我的，所以你殺了我之後就趕快走，他們絕不會阻攔你，現在你的秘密既然還沒有被揭穿，要離開唐家堡還不難！」

無忌承認。

如果現在他立刻就走，的確還有機會逃出去。

憐憐道：「可是你殺了我之後就一定要趕快走，絕不能再停留片刻，所以你就沒法子再去找我父親了。」

她又笑了笑：「何況，你殺了我之後，心裏多少總難免有點難受，我們兩家的仇恨，說不定也會因此而漸漸沖淡。我自己當然也死得問心無愧，所以我想來想去，只有用這法子解決。」

這件事本來就是個死結，只有用「死

」才能解得開。

無忌如果死了，這個結，也同樣能解開。

她爲什麼不讓無忌死？

她寧可犧牲自己，也不願傷害無忌？爲的是什麼？

× × ×

無忌就算是個不折不扣，無可救藥的呆子，也應該明瞭她這種情感。

無忌就算眞的是個冷酷無情，心腸如鐵的人，對這種情感也應該感激。

只可惜現在他根本沒有資格被別人感動，根本沒有資格擁有情感。

因爲他這個人根本已不屬於他自己。

自從他父親慘死之後，他就已經將自己出賣給一個惡魔——

一個名字叫「仇恨」的惡魔。

這個惡魔在人間已橫行多年，已不知奴役過多少人的心。

（二）

窗外有風

閃動的燈光，照着憐憐蒼白的臉，她已不再是以前那個活潑任性的女孩子。

無忌忽然道：「你是個笨蛋。」

他絕不讓自己臉上露出任何情感：「只有笨蛋，才會想得出這種笨法子！」

憐憐自己也承認。

這法子的確很笨，但却是她唯一能想得出的一種法子。

無忌道：「笨蛋都該死，我的確應該殺了你的。」

憐憐道：「你爲什麼還不出手？」

× × ×

殺人的劍已經在手裏，應該殺的人已經在面前。

無忌爲什麼還不出手？

只有一種理由解釋，但是這個理由他既不願承認，也不願說出來。

有人替他說了出來。

他忽然聽見一個人冷冷道：「他還不出手，只因爲他也是個笨蛋。」

× × ×

這個人赫然竟是上官刃！

無忌回過頭時上官刃已經在他眼前。

（三）

無忌的臉色沒有變。

上官刃的臉上也同樣沒有任何表情。

他們雖然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是他們至少有一點相同之處。

他們都不配擁有情感。

× × ×

不共戴天的仇人又已在面前。

這已經不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却無疑是最後一次。

無忌知道，這是他最後一次機會。

上蒼對他總算不薄，又給了他最後一次機會，他一定要握住。

他絕不能再有任何顧忌，絕不能爲了任何人，任何事將這次機會放過。

同情，憐憫，仁恕……這些高貴的情感，他都得遠遠拋開。

爲了復仇，他只有不擇手段。

× × ×

劍光一閃，劍尖已到了憐憐咽喉。

上官刃冷冷的看着他，冷冷的看着他手裏的劍，連眼睛都沒有眨。

無忌冷笑，道：「你眞的以爲我不敢殺她？」

上官刃道：「你當然不敢！」

無忌道：「爲什麼？」

上官刃道：「因爲你要殺的是我，不是她，你若殺了她，就再也不會有機會殺我！」

趙無忌也不能不承認，他看得的確很準。

上官刃道：「所以，你根本沒法子用她來要脅我，我也絕不是個會受人要脅的人。」

無忌道：「我看得出。」

上官刃道：「我也看得出你絕不會輕易放了她的。」

無忌道：「我絕不會。」

上官刃道：「所以我只有讓你用她來跟我做個交易。」

無忌道：「你也知道我要跟你做什麼交易？」

上官刃道：「你放了她，我就給你一次機會。」

無忌道：「什麼樣的機會？」

上官刃道：「公平交手的機會。」

無忌道：「這交易聽來倒不壞。」

上官刃道：「我保證你絕對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主顧了。」

無忌道：「但是我怎麼知道你說的話算數？」

上官刃道：「你不知道。」

無忌道：「只可惜現在我好像沒什麼選擇的餘地。」

上官刃道：「一點也不錯。」

無忌盯着他，心裏在問自己：「我是不是眞的已別無選擇？」

答案幾乎是絕對肯定的。

是！

他的父親就因爲信任這個人，所以才會死在這個人手裏。

只要他還有一點選擇的餘地，他絕不會信任這個人。

可惜他沒有。

× × ×

窗外有風．閃動的燈光，照着憐憐的臉，森寒的劍光也照着她的臉。

她的臉色忽然變成一種彷彿透明般的慘白色。

她不能眼看着無忌再受他父親欺騙，她不能讓無忌死。

她更不能眼看着他的父親死在別人劍下。

可惜她偏偏無能爲力。

× × ×

無忌手裏的劍鋒，距離她的咽喉彷彿漸漸遠了，她忽然大喊：「求求你，放了他吧。」

她忽然把自己的咽喉迗上了劍鋒。

鮮血湧出，她倒了下去。

——這是個死結，只有「死」才能解得開！

她也已別無選擇的餘地。（本章終）

——▲寶劍雙鋒▼——

（一）

別無選擇！無可奈何。

人生中最悲慘的境界不是生離，不是

死別，不是失望，不是挫敗。

絕不是。

人生中最悲慘的境界，就是到了這種無可奈何，別無選擇的時候。

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知道那是種多麼可怕的痛苦。

× × ×

無忌瞭解。

看到憐憐自己將咽喉迗上他手裏的劍鋒，看到鮮血從憐憐咽喉裏湧出。

他也同樣覺得一陣刺痛，彷彿也同樣被人刺了一劍。

這一劍沒有刺在他的咽喉上，這一劍刺到了他心底深處。

——求求你，放了他吧。

她是在求他的父親放了趙無忌？還是在求無忌放了她的父親？

誰也不知道。

但是這句話的力量，却遠比世上任何一柄寶劍的力量都大。

她只希望能以自己的死，換回這兩人心裏的仁愛與寬恕。

對她來說，死，根本算不了什麼。

她只希望能讓他們知道，生死之間，並不如他們想像中那麼嚴重。

× × ×

在這一瞬間，無忌整個人都已被她這種偉大的情感所震懾。

在這一瞬間，他幾乎已忘記了一切，甚至連那種深入骨髓的仇恨都已忘記。

在這一瞬間，上官刃舉手間就可以殺了他。

奇怪的是，上官刃偏偏還要再給他一次機會。

等他從這陣震懾中驚醒時，他忽然發現自己夢想中的機會赫然就在眼前。

（二）

憐憐已倒了下去，倒在地上。

上官刃已衝過來，伏下身子去看她。

他的背對着無忌。

他的背寬闊，無論誰一劍刺過去，都絕對不會錯過。

× × ×

年青人都喜歡做夢。各式各樣美夢。

無忌還年輕。

在他做過的最美好的一個美夢裏，就看見過這樣的情況。

——他的手裏有劍，他的仇人正好背對着他，等着他一劍刺下去。

可是這個夢境實在太荒唐——美麗的夢總難免有些荒唐。

他從來也沒有期望這夢境有實現的時候，想不到現在夢境竟已成眞。

他的仇人正好背對着他！

他的手裏正好有劍，這種機會他怎麼能錯過？怎麼會錯過？

他所受到過的苦難折磨，他心裏的悲痛仇恨，都絕不容他將這機會錯過。

劍光一閃，劍已出手。

奇怪的是，這一劍並沒有刺下去。

× × ×

幸好這一劍沒有刺下去。

幸好上蒼對他總算不薄，沒有讓他將這一劍眞的刺下去。

憐憐咽喉上的血漬仍未乾。

他這一劍沒有刺下去，並不完全是因爲這原因。

司空曉風曾經交給他一隻白玉老虎，要他在殺上官刃之前，將這隻老虎還給上官刃。

他這一劍沒有刺下去，也並不完全是爲了這原因。

他一向是個很守信的人，他已答應過司空曉風，可是在這一瞬間，他根本已忘了這件事。

他這一劍沒有刺下去，只因爲他是趙無忌。

也不知有多少種原因，才使得趙無忌變成了現在這麼樣一個人。

同樣的，也不知道有多少種原因，才使得他這一劍刺不下去。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

因果循環，報應不爽。

這雖然是佛家的禪理，但是世上有很多別的事也都是這樣子的。

（三）

這一劍雖然沒有刺下去，劍鋒距離上官刃左頸後的大血管却已不及一寸。

上官刃當然可以感覺到這種砭人肌膚的森寒劍氣。

但是他完全沒有反應。

無忌握緊劍柄，每一根青筋都已因用力而凸起。

他儘量不去看倒在地上的憐憐，一字字道：「上官刃，你回過頭來，看着我，我要讓你看清楚我是誰。」

上官刃沒有回答，冷冷道：「我早已看清了你，從你十歲時我就已把你看得清清楚楚，現在又何必再看。」

無忌動容道：「你已知道我是誰？」

上官刃道：「從你第一步踏入唐家堡，我就已知道你是誰。」

他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趙無忌，你根本不該來的。」

無忌臉色變了。

如果上官刃那時就已知道他是誰，爲什麼不將他的身份揭穿？

他拒絕去想這問題。

他根本拒絕相信這件事。

上官刃道：「你若以爲你眞的能騙過我們，你就錯了，你不但低估了我，也低估了唐家的人。」

他的聲音冰冷：「現在你本該已經死過四次。」

無忌在冷笑。

他還是拒絕相信，上官刃無論說什麼，他却拒絕相信。

上官刃道：「你說你叫李玉堂，是續溪溪頭村的人，那一次，你本來已經死定了。」

無忌道：「哦？」

上官刃道：「你還沒有死，只因爲派去調查你身份的人早已被人收買，替你隱瞞了實情。」

無忌忍不住問：「是誰收買了他？」

上官刃道：「是一個還不想讓你死的人。」

× × ×

這件事正是無忌始終都[illegible]的，他不能不承認，這一次的確是[illegible]。

上官刃道：「你第一天晚[illegible]這裏來，居然就敢孤身涉險，夜探唐家堡。」

他的聲音裏似乎有了怒意：「你將唐家堡看成了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些！」

無忌也不能不承認，那一次他本來也已經死定了。

他沒有死，只因爲有個人替他引開了埋伏——一個還不想讓他死的人。

上官刃道：「若不是有人替你殺了小寶，你也死定了。」

無忌又忍不住問：「爲什麼？」

上官刃道：「因爲你絕不會殺他的，你一定會想法子讓他脫身，因爲你已經知道他是大風堂潛伏在這裏的人。」

他冷冷的接着道：「但是你不殺他，你就必死無疑。」

無忌道：「難道唐缺也已查出他的身份？」

上官刃道：「他要你去殺小寶，就是在試探你，他遠比你想像中厲害得多。」

他忽又冷笑：「雷震天也比你想像中厲害得多。」

無忌道：「雷震天？」

上官刃道：「你以爲他會跟你同仇敵愾，對付唐家堡，其實他已經準備把你出賣給另一個人，因爲對他來說，那個人遠比你有用。」

無忌道：「幸好有人知道了這件事，又替我殺了雷震天？」

上官刃道：「不錯。」

無忌問道：「小寶也是被這個人殺了的？」

上官刃道：「是。」

無忌道：「那個不想讓我死的人就是他？如果不是他，我已死過四次？」

上官刃道：「是的。」

× × ×

無忌忽然閉上了嘴。

他本來還有很多話要問的，至少他應該問，

——這個人究竟是誰？

——上官刃怎麼會知道這些事的？

他沒有問。

其實他根本不必問，就已應該知道這兩個問題的答案。

但是他拒絕相信，拒絕承認。

不管怎樣，他都一定要殺了上官刃！

他付出的代價已太大！

他絕不能因任何理由改變他的決心！

× × ×

只可惜他畢竟是個人，是個有思想的人，有很多事，他可以不問，却不能不去想。

他忽然發現自己的手在抖，手中的劍也在抖，因爲他畢竟還是想到了那可怕的問題。

——難道那個救過他四次的人就是上官刃？

可是上官刃爲什麼要救他？

他想不出一點理由。

劍光閃動，他不能不在心裏問自己。

——劍有雙鋒，這件事是不是也有正反兩面？

（本章終）

——▲白玉老虎的秘密▼——

（一）

寶劍有雙鋒，一枚銅錢也有正有反，很多事都有正反兩面的——除了「正義」外，幾乎每件事都有。

這件事無忌所看到的一面是：

上官刃謀殺了他的父親，背叛了大風堂，不忠不義，罪無可恕。

這都是事實，鐵證如山，沒有人能推斷，他實在想不出這件事怎麼還會有另外一面。

不管上官刃是不是救過他？不管上官刃是爲了什麼救他都一樣。

他還是要殺這個人！

但是就在他已決心下手的時候，他忽然想到了那隻白玉老虎！

——司空曉風爲什麼一定要他在出手前將這隻白玉老虎交給上官刃？

——這隻白玉老虎中有什麼秘密？

× × ×

白玉老虎仍在。

他隨時隨地都將這隻白玉老虎帶在身邊，一伸手就可以拿出來。

現在他已將這隻白玉老虎揑在手裏。

他的另一隻手裏握着劍。

——不管怎樣，先殺了上官刃再說。

——不管怎麼樣，都得先將這隻白玉老虎交給上官刃！

他心裏充滿了衝突和矛盾，他的兩隻手都已因用力而凸起了青筋。

忽然間，「波」的一聲响，他竟將這隻白玉老虎揑碎了。

這隻外表看來堅實細密的白玉老虎，竟像是一些外表看來溫良如玉的君子一樣，竟是空心的。

唯一不同的是，它心裏藏着的不是僞善和罪惡，而是一卷紙，一個秘密。

一個驚人的秘密。

一個足以改變很多很多人[illegible]秘密，也改變了趙無忌的一生。

（二）

寶劍有雙鋒，一枚銅錢也有正有反，很多事都有正面反面的。

現在無忌終於看到了這件事的另外一面，這一面才是眞正的事實。

白玉老虎中藏着的這紙，是他父親的手筆，是趙簡臨死前親手寫出來的。

他寫出的絕對是個令人做夢都夢不到的秘密。

他寫出的當然絕對是事實。

這件事發生時，就是在一年前那個諸事皆宜的黃道吉日。

× × ×

那時霹靂堂已經和蜀中唐家聯盟，勢力倍增，已絕不是大風堂所能抗拒的。

那時，大風堂的情況已日漸衰敗，大風堂門下弟子的情緒也都很低落。

如果沒有奇蹟出現，霹靂堂和唐家只要一發動攻擊，不出三個月，大風堂就要澈底被毀滅。

那時大風堂的堂主雲飛揚雲老爺子正在坐關，要怎麼才能拯救大風堂，這責任就落在趙簡，司空曉風，和上官刃三個人身上。

他們不能坐在那裏等奇蹟出現。

他們更不能眼看着大風堂被毀滅。

奇蹟既然不會出現，他們只有用「奇計」。

他們想起了春秋戰國時，那些英雄志士爲了保全自己的家國所作的壯烈犧牲。

他們想起了聶政、荊軻、高漸離，和勾踐的故事。

這些人之中，有的爲了刺殺暴君，不惜血濺五步，和對方同歸於盡，有的爲了復國復仇，只能忍辱負重，臥薪嘗胆。

這些人所用的方式雖然不同，所作的犧牲却同樣慘烈。

爲了大風堂，他們也同樣不惜犧牲自己。

計劃就是這麼樣決定的。

× × ×

要挽救大風堂的危機，必須先做到幾件事。

——阻延對方發動攻勢的日期，爭取時間加强自己的力量。

——隔離霹靂堂和唐家的聯結，收買對方的部下，造成對方內部的衝突。

——刺探對方內部的機密，找出對付唐家獨門毒藥暗器的方法，和唐家獨門解藥的配方。

——查出大風堂自己內部的奸細。

要做到這幾件事，就一定要潛入對方的內部，獲得對方的信任。

大風堂門下，有誰能做到這一點。

× × ×

唐門和天下所有別的帮派都不同。

因爲他們並不是一個因爲利害關係而組成的帮派，而是一個巨大的家族，不但先天就有血親作爲維繫的力量，而且還有多年的歷史基礎。

要打進他們的內部絕不是件容易事，除非這個人能使他們絕對信任。

要獲得他們信任，最好的法子，就是先替他們做幾件久已想去做，却做不到的事，把一樣他們久已想得到，却沒法子得到的東西帶去給他們。

——唐家最想得到的是什麼？

於是司空曉風、上官刃、趙簡又想到另一個故事。

他們想到了樊於期樊將軍的頭。

趙簡和唐家有宿仇。

如果有個人能把趙簡的頭顱送去，唐家也一定會很感激。

爲了要讓聶政能有行刺的機會，樊將軍不惜犧牲自己的大好頭顱。

爲了同樣的理由，趙簡也不惜把自己的頭顱割下來。

最重要的問題是：

——誰把趙簡的頭顱送到唐家去？

這個人所作的犧牲，所付出的代價，遠比趙簡的死更大。

爲了自己的理想，爲了一個自己誓死効忠的組織，引刀成一快，趙簡的死已經有了代價。

這種事並不痛苦。

可是這個人却要忍受天下的罵名，被天下英雄所不恥。

在眞象還不能公開的時候，他一定要自認爲叛徒。

這還不够。

這個人不但要能忍辱負重，忍受各種試探和侮辱，還要沉着冷靜，機敏過人，才能在獲得唐家的信任後，深入他們的內部，絕不能被人看出一點破綻來，絕不能被任何人懷疑。

這個人所作的犧牲實在太大，所負担的任務實在太重。

大風堂門下，有誰能做得到？

只有上官刃！

× × ×

就在那個喜氣洋溢的黃道吉日，他們決定了這計劃。

——趙簡壯烈犧牲。

——上官刃潛入敵後。

——司空曉風坐鎭留守。

爲了大風堂，三個人都同樣要有所犧牲，只不過犧牲的方式不同而已。

他們選擇在這個黃道吉日開始行動，只因爲這一天是趙簡的獨生子趙無忌的吉期。

——又有誰能想得到，一個人竟會在自己兒子成婚的那一天做這種事？

爲了要獲取唐家的信任，他們實在已經把每一件能做到的事都做「絕」了。

他們還替這次行動計劃取了一個秘密的代號——

白玉老虎！

× × ×

這計劃當然是絕對機密。

參與這計劃的，只有他們三個人，他們決定連無忌都要瞞住。

——上官刃殺了趙簡，趙簡的兒子如果不去找他復仇，是不是會引人懷疑？

所以他們絕不能讓無忌知道這秘密，他們要無忌去找上官刃復仇。

到必要時，甚至連無忌都可以犧牲。

但是上官刃却絕不能死！至少在任務還未完成之前，絕不能死！

所以他們又考慮到一點。

萬一無忌眞的能排除萬難，潛入了唐家堡，有了刺殺上官刃的機會，那怎辦？

唯一的辦法是，讓無忌知道這種事的眞象，可是不到最後的關頭，還是不能讓他知道。

所以趙簡臨死前，就將這秘密留在這隻白玉老虎裏。

所以無忌臨行時，司空曉風就把這隻白玉老虎交給了他。現在無忌才明白，司空曉風爲什麼會將這隻白玉老虎看得遠比他生命還重。

（本章終）

——▲活下去▼——

（一）

現在這隻白玉老虎已經粉身碎骨。

可是它的任務已完成，它的犧牲已經得到了代價。

無忌得到的是什麼？

他的父親已經死了，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已不能復生。

他的家也被毀了，兄妹親人離散，生離隨時都可能變爲死別。

他未來的妻子現在很可能已在別人的懷抱中。

以前這一切他還可以忍受，因爲他覺得他的犧牲是有代價的。

現在他已經知道了這秘密，他的一切犧牲却反而變得很可笑。

他幾乎眞的忍不住要笑出來，把心肝五臟全都笑出來，再用雙脚踏爛，用劍割碎，用火燒成灰，再洒到陰溝裏去餵狗，讓趙無忌這個人澈底被消滅，生生世世永

遠不再存在。

只有這麼樣，他的痛苦才會消失。

可惜他做不到。因爲他已經存在了，他的痛苦也已經存在了。

這事實已經沒有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方法能改變！

× × ×

他的手裏還握着劍。

他要殺的人還在他劍下。

可是他要殺的這個人，卻是曾經救過他四次性命的人。

這個人明明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

但是這個人偏偏又是他的恩人。

這個人明明是個不仁不義的無恥叛徒，卻偏偏又是個忍辱負重，一身肩負着大風堂千萬子弟安危的英雄壯士。

他要殺這個人，本來是爲了替他父親復仇，可是現在他若殺了這個人，他父親死在九泉下也不會瞑目。

他本來不惜一切犧牲，不擇任何手段，都要殺了這個人。

但是他現在他就算被千刀萬剮，也絕不能傷害這個人的毫髮。

這是種多麼痛苦的矛盾？

這種痛苦和矛盾，有誰曾經歷過？有誰能想像得到？

（二）

劍仍在無忌手裏，但劍上已無殺氣！

一柄劍上若是沒有殺氣，就已不能再威脅任何人。

上官刃雖仍在劍下，但是已轉過身。

他知道這柄劍已不能傷人。「我也知道你心裏在想什麼。」

無忌道：「哦。」

上官刃道：「如果你是別人，也許你已經殺了我。」

無忌道：「哦。」

上官刃道：「你不殺我，只因爲你是趙無忌，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你都有理智，因爲你已受過太多苦難，太多折磨，你已經跟別人不同了。」

無忌道：「哦！」

上官刃道：「所以你知道，你絕不能殺我，我絕不能死。」

無忌道：「我絕不能殺你？你絕不能死？」

他雖然在回應着上官刃的話，可是他自己在說什麼，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雖然發出了聲音，可是他的聲音連他自己聽來都很遙遠，就像是另一個人說出來的。

上官刃道：「既然我不能死，你就只有希望自己死了。」

無忌道：「哦！」

上官刃道：「因爲你認爲你的痛苦只有死才能解脫，因爲你以爲你可以死。」

無忌道：「我不能死？」

上官刃道：「你不能！你絕不能！」

無忌道：「哦。」

上官刃道：「你不能死，因爲你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無忌道：「什麼事？」

上官刃道：「你要保護我，要做盡所有的力量保護我。」

無忌笑了。

他的仇人居然要他用所有的力量保護他，這實在是件很可笑的事。

至少他自己覺得自己彷彿是在笑，別人卻也許覺得他彷彿是在哭。

上官刃道：「你以前要殺我，是爲了要替你父親復仇，是爲了要盡到一個做人子的責任，爲了要讓你父親死能瞑目。」

無忌道：「哦！」

上官刃道：「可是我若死了，你父親的死就變成全無代價了。」

無忌道：「所以我不能殺你。」

上官刃道：「你非但不能殺我，也不能讓我死在別人手裏。」

無忌道：「哦。」

上官刃道：「如你要盡到一個做人子的責任，你就要保護我，像你以前要殺我那樣盡力保護我，讓你父親死能瞑目。」

無忌沒有再開口。

因爲他已忽然清醒，被這種自極强烈的矛盾中所產生的刺激所驚醒。

上官刃道：「除了我之外，還有個人也要你保護。」

他在看着他的女兒：「你也不能讓她因你而死，否則你也將遺恨終生。」

× × ×

憐憐還沒有死。她傷口上的血已凝結，她的父親已在她傷口上抹了藥。

每個江湖中的大行家，都有一種從無數次痛苦經驗中得來的救傷止血金創藥，而且一定都會時常帶在身邊。

上官刃也不例外。

無忌轉過頭，看着她，彷彿同時也看到了鳳娘和千千的影子。她們也同樣隨時都可能因他而死，爲他而死。

她們都不能死因爲她們都是無辜的。

現在白玉老虎雖然已粉碎，可是「白玉老虎」這計劃卻一定要完成。

無忌忽然回頭，面對上官刃，一字字道：「我絕不會死的。」

上官刃並沒有覺得意外，他對無忌本來就有信心。

無忌道：「我一定要活下去。」

他的聲音裏充滿決心：「不管怎麼樣活下去，我都一定會活下去。」

上官刃道：「我相信。」（本章終）

（第十部「虎子」終）

「白玉老虎」上部終）

——▲後記▼——

「白玉老虎」這故事，寫的是一個人內心的衝突，情感與理智的衝突，情感與責任的衝突，情感與仇恨的衝突。

我總認爲，故事情節的變化有窮盡時，只有情感的衝突才永遠能激動人心。

這故事中主要寫的是趙無忌這個人。

現在趙無忌內心的衝突已經被打成了一個結，死結。

所以這故事也應該告一段落。

但是趙無忌還要活下去，這個結遲早總是要解開的，所以這故事一定也還要繼續下去。

關心趙無忌的人，關心鳳娘、千千、憐憐、曲平、唐傲、唐缺，和那一雙奇怪而可愛的孿生子的人，也一定希望能看下去。所以我也一定會寫下去，再過幾期後，我一定會讓每個人滿意。

——至少我一定會盡力。

湖海聞人

三叉王黃耀楨

小雲

李小龍奪取美國加州萬邦空手道自由搏擊冠軍之後，就使若干美國人醉心於中國的功夫，紛紛投進功夫的門下，本來是健身院的地方，也增設功夫訓練班，在這種情形之下，本來屬於唐人居住的一些街巷，即是唐人街之內，當然有人正式設館教授功夫了，那些教頭當中，有一個人姓黃，叫做黃耀楨，在舊金山唐人街教授功夫，他是美國加州功夫聯會創辦人之一，雖然他白天要在一間地方工作，可是，晚上卻在唐人街教授門徒，他認爲只是夜間教授已經夠了，根本上白天很少人有空到該處學習，師傅固然忙碌，徒弟也是很忙碌的，彼此日間都要工作，索性在晚間授徒。

這位黃耀楨師傅現時只有四十四歲，以拳擊方面說，可說是「人老拳不老」，他的身手非常敏捷，從小就練習功夫，此外，還因他曾經學習過許多門派的功夫，所以他在美國正式設館教授之際，一個人就可以教幾個門派的武藝，那是不容易的，比較深造的徒弟，他還把混合拳的拳理教授他們，使那些門人知道功夫如果眞正交手之際，並不限於使用專門的招式，隨時把各門派的特徵加以運用，在這方面看，黃耀楨師傅的頭腦確是很靈活的，難得他有這點恆心，不斷的研究武功。

他一直學習各種功夫，到了十八歲，由廣州搬到香港來，在林祖師傅的門下學習洪拳，後來投身耿德海師傅門下，兼學大聖劈掛門的拳法，因此，他的出手有些近似猴拳以及洪拳裏面的虎形，鶴形，他沒有到美國之前，還學形意八卦門下的拳法，對於走步方面，另有一種心得，故此，他能夠在强敵之前頻頻變招出擊，幾乎令人捉不到他究竟是那一門派，不過，他很少碰着堅强的對手，因爲他非常謙虛，教授每一個門人都是先行解釋功夫的哲理方面，認爲要整個人放在功夫哲理範圍之下，盡量謙虛，然後能够有較高的成就，既然他有這種高超的想法，那就不會發生爭執，亦即很少機會跟別人交手，故此，他的功夫究竟深到甚麼程度呢？沒有人知道。

他的師傅很多，其中一個師傅已經超過百歲，有一百零七歲那麼高，住在舊金山裏面，身體虛弱，年紀老邁，他仍然能够運用內功，使人不能發招進攻，他在一個壯健的青年人面前，離距對方僅有六七碼，他就伸出手臂來，手掌向外，集中精神用那種氣勁向前推，同時他的腳步也逐漸走前，距離壯健的青年愈來愈近，終於，這傢伙無法抵禦强大的無形氣功，幌了一幌，就此倒下來，其實那時他的手掌跟對方仍有兩尺的距離，那是不容易的，在舊金山難得找到一個那麼懂得內功的老人，故此，黃耀楨已經變成了師傅，仍要很虛心的向他學習。

黃耀楨認爲一開始學習之前，先要懂得中國拳理，中國拳術跟西洋拳術最大的差別不是發拳打擊對方所採用的招式，而是走位方面特別靈活，中國功夫往往稍爲偏側，避過對方的來拳，然後在對方腋下空虛之處一拳打出去，故此，學習功夫，一定要懂得各種步法，而且很活的加以運用。

黃耀楨師傅一開始就教授直綫走位，斜綫走位以及圓形走位這三種動作，而且要練習紮馬，因爲除了靈活之外，還要站得非常穩定，發招之前，才可以把腰馬之間的力量發揮出來，且又不容易給人勾腳跌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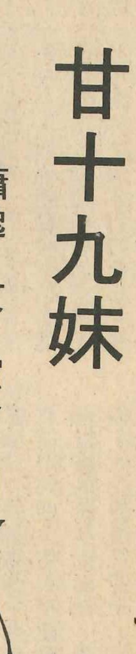
至於拳掌方面，他有很多種解釋，都是很有用的，他認爲單是學習虎爪的人，如果體型方面缺少雄壯的氣概，手臂也不够堅强，指掌如鐵，向前撲擊，威猛如虎，有了這些準備的工作，才可以學習虎爪，假如體型高瘦，手腳雖長，並非雄壯，那就不如學習以鶴爲主的拳腳，鶴的身手非常輕鬆，往往在出手之後，變化多端，閃電出擊，用五指撮合成勾形，去啄對方的要害，學習這種鶴形的手勢，一定要出手敏捷，慢了一步，那就懂得功夫也是沒有用的。在許多種武器當中，黃耀楨師傅特別喜歡使用三叉，他認爲三叉這種東西，是農民對抗野獸的武器，無論如何，三叉比較用棍更加有利，因爲它可以用三叉凹入之處食住對方的棍，然後反手衝刺，又可以食住對方的長棍，然後順勢劏下來，劏向對方的前鋒手，使他沒法不把手裏握着的花槍或長棍拋去。

因爲他有這種想法，他就苦心練習三叉，而且分長柄，短柄，以及最短的三叉，分別研究，擇人教授，有「三叉王」之稱。他常用的三叉最短柄的僅有一尺半，跟日本的短劍非常近似，但在使用方面，卻有分別，原因是日本的短劍以劍爲主，雖有三叉之形，卻無三叉之力，不過，日本短劍收藏容易，隨身携帶，並不碍眼，三叉就算再短，也是不易收藏的，故此，日本人練習武功，使用短兵器的時候，就不大喜歡三叉。

僅有四尺長的三叉，以及長達十二尺長的三叉，使用方面截然不同，認眞長的三叉，左右揮舞，還可以忽然收短，忽然放長，打鬥方面當然比較短柄的三叉威力更大，不過，短柄三叉另有一種好處，因爲它比較短，能够貼身揮動，使它變化極速，不容易受到別人的進攻，而且有機會就食住對方的武器，立刻反攻，黃耀楨師傅認爲三叉最有用的就是它有一個叉形，看來好像山字，任何兵器給它食住，使勁一翻，對方的兵器就要脫手飛開，因此他教授門人學習到較爲高深的境界，便教三叉。他叫所有門人在學習武功時，先要習步法，進一步然後學習揮拳，那定很要重的，值得練武的人看做寶貴的參考。

—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劍動風雷响　掌拍鬼神驚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尹劍平貪夜兼程趕往雙鶴堂，晏春雷奉父命來此保護坎離上人，尹劍平恐晏春雷也非甘十九妹之敵，勸他暫忍，晏春雷却邀尹劍平助他佈陣以阻甘十九妹。他們剛去後山，甘十九妹便來到，陷入陣中，轎伕不敢前行，甘十九妹命阮行將燈交給轎伕，而轎伕眼看前面形勢，嚇得雙膝發抖——

甘十九妹在轎中微微笑道：「沒用的奴才，你怕些什麼！轎子翻落下去，死的又不是你一個——」

轎夫下巴打顫道：「啓禀小姐！前面已是崖邊，再走……就掉下去了。」

甘十九妹輕哼一聲，笑道：「那就掉下去吧！」

前面轎夫應了一聲是，身子越加戰抖的厲害，那裏敢前行一步。

甘十九妹嘆息一聲，却不加責怪道：「你要是害怕，何不閉上眼睛，再走十步，大概就看出不同了。」

那名轎夫戰抖着應了一聲，着實的閉起雙眼，向前行進，他忖思着何須十步，只要再前進兩步就勢將跌下山崖，置全轎於萬刦不復了，却是那裏知道，一連十步之後，並未曾感覺到有什麼差異，睜開眼睛一看，禁不住心花怒放——敢情眼前情勢大異方才！

面前非但不見了懸崖斷嶺，却似根本已換了一番天地，在眼前的一片蒼鬱林木深處，窺見了「雙鶴堂」這所古老巍峨的建築物——

小轎儼然就在雙鶴堂前，雙方距離，不足十丈。那轎夫心中一喜，正待招呼身後的伙伴，大步前進，甘十九妹却吩咐道：「好了，停下來。」

阮行轉向前方，由前面轎夫手中接過了那盞提燈，甘十九妹却已由轎中步出。

阮行哈哈大笑道：「想不到這個老人，還會玩這一套鬼吹燈，若非是姑娘識破，我們還眞着了他的道兒——卑職這就進去，取他的狗命！」

「慢着！」甘十九妹冷冷的笑道：「你如冒然撲進去，只怕我也救你不出。」

阮行一驚道：「莫非還有什麼名堂？」

甘十九妹微微頷首道：「如果僅僅如此，也就算不上奧妙了，這裏面還大有文章！」

她果然師出名門，見多識廣——當時，妙目一轉，花容失色，說道：「好險——」

阮行一怔道：「怎麼？」

甘十九妹道：「剛才那一場幻景，幸虧我發覺得早，要是依原來道路，繼續前行，現在料必已被困在了生尅的陣勢之中，這陣勢一經發動，雖然未必將我們困住，却有『太阿倒持』反客爲主之勢，我們要想從容進出，可就要大費週章了！」

阮行道：「什麼陣這麼厲害？」

甘十九妹冷笑了一聲，道：「四明幽暗出入，看來像是這種陣法了。」

阮行想了一下，道：「卑職不曾聽說過有這麼一堂陣名。」

甘十九妹又搖搖頭道：「好像情形還不止如此，阮行，你把手上的燈給我。」

阮行怔了一下，將手中琉璃燈遞上，甘十九妹接在手中，略微觀查了一下，遂即放步前進。

由阮行站處觀看，只見甘十九妹提着燈的背影進進退退，時左時右，轉了一週，忽然又折了回來——

阮行詫異的道：「姑娘可看出了眉目？」

「『八木易象陣』」甘十九妹道：「四明四暗，看起來不像是『雙鶴堂』的門路，這陣式我聽說過——」

忽然她冷笑一聲，道：「我們又遇見了厲害的對手，我倒要見識一下這人的厲害！阮行你隨我來。」

阮行答應一聲，將手中竹杖橫持手中。

甘十九妹道：「這人『八木易象』是就地取材，得力於眼前楓林，以四易八爲雙數，逢單則吉——」

看來她無所不精，對於五行生尅的土木之數，更有深湛造詣！

只見她將手中琉璃燈高高挑起，燈光照射裏，看見了左側方的一列樹木。

阮行驚訝道：「奇怪，這裏方才沒有樹木，怎麼會忽然現出？」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道：「這就是八木易象之妙了，以實化虛，虛中有實！」

說到這裏燈光再挑，往前踏進一步。

阮行連忙跟上——

忽見這排樹木，化作千百根滾木，直向二人當頭滾落下來，阮行大吃一驚，正待點足退身。

甘十九妹輕叱道：「不要動。」

話聲甫落身已躍起，驀地出掌，就先前認定的那行樹木中第三棵拍去。

這種手法誠然說得上高明，既快又準——就在眼前幻景尚未迫近眼前的一刹，她的手先已觸及樹身。

也就在這一刹間，眼前幻景，倏地爲之消失。

阮行眼看着千百滾木勢如倒海的迫近，却又風捲殘雲般的消失，一來一往，有如電光石火，頃刻消失於無形之間！其間微妙，非目睹者所能窺其萬一。

再看眼前，即使那原先的一行樹木也不再存在，唯獨甘十九妹手中所觸的那一棵是實在的。

阮行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甘十九妹冷笑道：「這棵單木也就是全陣的奧秘所在，以戌火而破乙木，他這陣法雖然存在，其實已等於無用！」

說完駢二指向着樹身一戳，纖指着力之處，堅硬的樹身上，頓時留下了一個洞孔——

她遂即將手中燈盞插入樹身，退後一步，微笑道：「現在我們可以放心前進了。」

阮行再注意看時，情形果已不同，只見雙鶴堂那座古老建築物就在面前兩丈外聳峙着，兩扇銅門，鑲嵌在青石的門框裏，矮小的院牆，迤邐的向兩邊伸延下去。

這些在如霜的月光襯托之下，看上去寧靜異常。

阮行張望了一下，奇怪的道：「太靜了，莫非所有的人都不在，還是都已經睡了？」

甘十九妹搖搖頭道：「我早就說過了，如今雙鶴堂門人星散，只有雙鶴堂主一個人。」

說時她目光已經留意到了一點燈光——那點燈光，是由後院丹房傳出來的。

「如果我猜的不錯！」甘十九妹手指燈光射處：「米如烟大概就在那裏——」

阮行精神一振，冷笑道：「姑娘請少待，容卑職這就去取他性命便了。」

言罷身軀微蹲，正要騰身而起。

「慢着！」甘十九妹喚住他道：「對方大小也算是一派之主，你把他請出來再說。」

阮行應了一聲，瘦軀伸展之間，長空一烟似的拔身而起，身子甫一落下，已踏足在矮牆上——

這時候，他眼睛裏忽然看見一件物件。

那條繫在樹枝上的黃蔴。

月色下，那條蔴穗，就像是一面細長的旗幟飄拂着。

其實，這原是一件不值驚怪的事情，只是對於某些見多識廣的武林中人，却含蓄着非常的意義。

阮行乍然目睹，驚得一驚，遂即向樹林撲過去。

甘十九妹嬌軀同時撲到。

二人站立在繫有蔴穗的樹邊，目睹那條黃蔴長穗，顯然吃驚不小！

阮行嘴裏啊了一聲，縱身而前，伸手將那條蔴穗解在手中，略一注視，臉上變色，遂即回身，把手上黃蔴呈上。

甘十九妹接過來細看了幾眼，娟秀的臉上，隱隱現出了一片怒容！

阮行驚異的說道：「姑娘，妳可認出來了……這可是那個晏……老頭的信物——黃蔴令？」

甘十九妹點頭道：「不錯——」

輕輕一嘆，她苦笑道：「想不到姓晏的居然在要緊關頭，會插手管起閑事來了。」

「是『黃蔴客』晏鵬舉本人來了？」

「那就不知道了——」她冷冷的道：「姓晏的目空四海，如果他以爲僅憑一束『黃蔴令』，就能把我嚇跑，也未免太托大了！」

阮行怔了一下道：「姑娘妳打算……？」

甘十九妹蛾眉輕挑道：「怪不得我看方才陣勢，不像是雙鶴堂的傳統路數，原來是出自晏家的手法，這就難怪了！」

阮行自從確知「黃蔴客」插手這件事後，頓時吃驚不小，在在顯現出情虛與畏懼神態！

「姑娘——」他吶吶道：「如果眞是這個老頭兒……姑娘却造次不得，記得出來之前，軒主曾經特別提起過這個人，要姑娘妳小心留意——」

甘十九妹冷笑道：「我知道，用不着你饒舌多說。」

阮行後退一步，垂首道：「是——卑職只是提醒姑娘，這個人萬萬招惹不得！」

甘十九妹冷笑道：「依你主意呢？」

阮行左右看了一眼，確定附近無人，才道：「依卑職的意思，先行放過雙鶴堂，不妨暫時賣給姓晏的一個交情——」

「然後呢？」

「然後——」阮行上前一步，小聲道：「我們直撲淮上，去找那個姓樊的。」

姓「樊」的，當係指的是淮上的那個樊鍾秀——

樊鍾秀，米如烟，冼冰早年義結金蘭，連同已經故世的四人共稱爲當時的「武林七修」，這幾個人也正是參與當年親手圍堵水紅芍；火焚地道的幾個元兇（事詳前文），也正是甘十九妹此次出世，首先復仇的對象。

聽了阮行的話，甘十九妹沒有出聲。

阮行以爲她可經同意了，遂即道：「等到解決了姓樊的再回來對付米如烟，說不定晏老頭就已經走了。」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說道：「要是他沒有走呢？」

阮行一怔道：「這個——」

甘十九妹哼了一聲，道：「如果他再插手管姓樊的閑事，又將如何？」

阮行又是一愕，一時無話可說。

甘十九妹微微冷笑道：「臨行之前，軒主雖然要我留意這個人，也只是叫我不要輕易招惹，現在他既然硬要插手管這件事，我倒想要見識一下他姓晏的又有什麼了不起的能耐！」

阮行驚得一驚，正要說話，甘十九妹雙手連搖，已把手上那束黃蔴，撕扯得寸斷片碎。

「姑娘妳千萬莽撞不得——」阮行臉色猝變道：「姓晏的不是好惹的——」

甘十九妹微微笑道：「眞的麼？我要他看看姓甘的更不好惹——我們進去。」

嬌軀略閃，捷如電閃星馳般的已來到了丹房門前。

阮行深知道這位姑娘個性倔强，拗她不過，只得硬着頭皮跟着縱身上前。

二人站立在丹房門前，只見門扉緊閉，透過紙窻，隱隱看見裏面昏暗的燈光！

阮行道：「姑娘小心，千萬不要着了姓晏的道兒——」

阮行似乎已被這個冥冥中的「黃蔴客」嚇破了膽！

甘十九妹看着他冷笑道：「你枉自爲軒主器重，想不到一旦面臨大敵，竟是這般的情虛，沒有用的東西！」

說完話，玉手平空，向前一推，丹房房門，發出了轟然一聲大响，霍地大敞開來。

坎離上人米如烟，正坐在蒲團上打盹兒，見狀驚嚇的張惶站起。

颼颼的寒風，由外面灌進來——

在他看清了外面男女二人的面目時，不禁大吃一驚，剩下的一點睡意，霍然消逝！

「誰？」他不勝驚異的打量着二人道：「你們是……誰？」

甘十九妹的一雙剪水瞳子，直直的注視着他——

「你就是米如烟，米前輩吧？」

坎離上人米如烟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冷戰，非但睡意消失，就連沉濃的酒意也清醒了一半。

「姑娘……你們是那裏來的？」

「米老前輩眞的不知道麼？」甘十九妹緩緩向前邁進了幾步：「我是來自滇中的『丹鳳軒』，我姓甘，甘明珠，人稱甘十九妹——」

米如烟後退了一步，吶吶道：「什麼，妳就是那個叫甘十九妹的姑娘……？水……紅芍的徒弟？」

甘十九妹點頭道：「對了，水紅芍正是家師——」

米如烟神色一陣驚惶，倏地由几上抓起了一口劍——對方甘十九妹身軀紋絲不動，那個紅衣跟班阮行，樣子也並不驚慌！

四隻眼睛緊緊的逼視着他！米如烟忽然覺出了不妙，驚叫一聲，倏地向門外縱出。

他身子才一縱出，只覺得面前人影一閃，已被那個紅衣跟班的攔在了眼前！

米如烟身軀再轉，向右側方撲出三丈——這已是他目前功力所及；最大的界限了！

身子一落下，由於衝力過猛，足下一蹌，幾乎摔倒在地，等到他仗劍站起，才發覺到不知何時，那個叫甘十九妹的年輕姑娘，已當面而立，站在眼前。

米如烟驚呼一聲，一振腕抽劍出鞘，二話不說，足下一上步，掌中劍矯若游龍，化為一道銀虹，直向當前甘十九妹喉間橫斬過去。

在他劍勢之下，甘十九妹亭亭玉立的身子，就像一具紙人那般輕飄，滴溜溜的打了一個轉兒。

米如烟那般快勢的一劍，竟然走了一個空招。

以他昔日「雙鶴堂」堂主；曾是執掌此一名門掌門人的身份，儘管是武功早已荒廢，技倆却斷斷不僅如此。

一劍走空之下，米如烟緊跟着一個頓步，以左手輕托着右手腕，倏地向後一個疾滾，第二劍「唰！」再次亮起一道疾電，却向甘十九妹前胸上倒扎過來。

這「連手雙劍」，封喉掛胸，各具威勢，曾是他「雙鶴堂」最得意的劍法之一，有一式雙招之妙，僥倖逃過了第一式，却萬萬逃不開第二式，一經展出，渾為一體，簡直令人防不勝防！

米如烟雖說是老邁不堪，這昔日拿手劍法，施展起來，亦是頗具火候，不可輕視！

只是，出乎他意料的是，這個甘十九妹的武功實在太玄妙了！

幾乎和他出手的劍勢一般的快捷。

米如烟的劍來得快。

甘十九妹的手更快。

其間的空隙，間不容緩，幾乎連米如烟自己也攪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只覺得對方一隻手，兼具有奪劍，攻敵的雙重任務！頓時虎口一陣發熱，掌中劍已到了對方手中——

同時一股生平從來也未曾領略過的無形力道，直叩前心，米如烟借力退身，發出了悶啞的一聲嘶叫，身子箭矢也似的向後退出。

饒是這樣，仍然由不住使得他一連在地上折了幾個觔斗，身子方自坐起，「哧！」的噴出了一口鮮血！

面前人影再閃。

甘十九妹當面而立。

米如烟身子霍地站起來，對方掌中劍，恰於這時指向他的眉心。

一股冷氣直貫腦門，米如烟身軀就像是一尊石像般的定在了當場，頓時動彈不得。

「姑娘饒……饒命……」米如烟全身劇烈的戰抖着：「姑娘……妳已經看見了，我已是一個不中用的老人了……妳放了我吧！」

甘十九妹眼睛裏，頓時流露出一片猶豫，她力貫劍身，只需要內力一吐，根本無需劍尖觸及對方面門，只憑透過劍身的那股凌厲劍炁，也足能貫穿對方眉心，取他的性命於彈指之間！

是以，她根本就不顧慮到米如烟的再能脫逃。

「我奉師命，取你性命，不得有半點容私！」甘十九妹微微冷笑道：「只是我却沒有料到你的功夫這麼不濟，其實根本不須我親自出手，就是我這個手下的跟班要取你性命，也是遊刃有餘。」

米如烟身軀抖戰着，一時涕淚交流。

「甘姑娘……劍下留情……你……你饒了我吧！」

米如烟像是一個孩子般的哭泣起來。

甘十九妹忽然心軟了。

她手裏的劍雖然仍舊指在對方眉心部位，劍氣依然陰森，只是她深湛的目光裏，却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凌厲與殺機！

米如烟對於這一點顯然觀察得很清楚。

——他老淚縱橫的繼續道：「我已經是一個老廢物了……我不中用了……姑娘，妳忍心下手殺一個可憐的老人嗎！不……妳一定下不了手，因為妳的心是仁慈的……」

甘十九妹陡地丟下了劍，冷哂道：「你不要再說了。」

米如烟眼看着對方丟劍在地，心裏一塊石頭落地，才算鬆下了一口氣。

「謝謝妳姑娘……」他感激涕零的道：「妳眞是太好了……妳眞是太好了！」

甘十九妹冷凝的目神，注視着他：「米老頭，你用不着給我來這一套，我不是容易受人騙的……我並沒有說要饒你不死！只是覺得還有幾句話要問問你……」

米如烟面色一驚道：「姑娘妳有什麼話請問吧！只要我知道，一定告訴你……」

甘十九妹道：「這裏應該不祗是你一個人吧！其他的人呢？」

米如烟嘆息一聲道：「唉——別提了……都走了。」

「這麼說，只有你一個人？」

甘十九妹充滿了智光的一雙眸子，緊緊的盯着他，不容他自欺欺人。

米如烟在她深邃的目光注視之下，不容遁詞，只得點了一下頭。

「這麼說，還有人了？」

「另外還有一個弟子……他是昨天才來這裏的！」

「哦——？」甘十九妹明銳的目光，在附近轉了轉，冷冷的說道：「可是我却沒有看着他！」

聽到這裏，一旁的紅衣人阮行立刻就要去別處搜索。

「用不着去了！」甘十九妹阻止他道：「這裏沒有第二個人。」

米如烟吶吶道：「姑娘年紀輕輕，竟然精通『天耳神聽』之術——誠是令人欽佩！」

微微一頓，他才又嘆息一聲道：「我那個弟子他出去了……唉！唉……其實他也算不上是我雙鶴堂門下的弟子，他……太寃枉……姑娘妳積積德吧！」

甘十九妹冷笑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說清楚一點，關於你那個弟子的事情。」

米如烟應道：「是……」

他心裏浮現出一片傷感，對於尹劍平，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內疚，由於自己的口無遮攔，很可能已把這個好心來拯救自己的弟子性命斷送，是以口齒吞吐，甚久不曾說不出一句話來。

甘十九妹眉頭微微一皺道：「你怎麼不說話？」

米如烟道：「姑娘——這個孩子在這個事項裏，的確是無辜的！」

甘十九妹冷銳的目神，劍光也似的逼視過來。

米如烟在她目光逼視之下，情不自禁的心中一驚，本能的後退了一步。

他身後左側方是那個紅衣跟班阮行，阮行身旁，是一扇可以通向內殿的甬廊。

米如烟心裏盤算着：如果一旦可以脫身，逃入內殿，那裏可供掩身之處甚多，而且在一具金身呂祖的雕像之下，有一條暗道，只要踏入暗道，藏身秘室，這條命八成是保住了。

心裏想着，他抖顫的身子，遂即向着一旁移了一步！

甘十九妹同紅衣人阮行，兩個人四隻銳利的眸子，都在注視着他。

尤其是甘十九妹，她的眼神裏交熾着的那種智光，在在使得米如烟引以為警，而有所猶豫！

「米老頭——你心裏想的，我都知道。」甘十九妹的臉色，在說這句話時，忽然冷了下來：「如果你心裏想逃走的話，只有徒自取辱而已——」

米如烟心裏頓時一寒，涼了半截！

紅衣人阮行更是不待吩咐，身軀移動，已攔身在那扇可通內廊的門前。

主僕二人似乎是同樣的精明。

米如烟心裏一陣失望，臉上神色也變得無限悵惘！

甘十九妹冷冷的「哼」了一聲，雖說是聲如黃鶯，只是米如烟却獨能體會出，包藏在這聲嬌哼裏的無窮殺機——

自從昔年他親手領略過那個叫水紅芍女人的厲害之後，他再也不敢輕視天底下任何一個女人！

眼前的這個甘明珠，無論就武功與心智上來說，似乎都不輸讓於昔日的水紅芍。

米如烟逃走的心意，不得不暫時打消。

他失神的目光，含蓄着乞求與無助，默默的移向甘十九妹臉上，後者一隻修長白皙的纖纖玉手，這時却已移向她胸前——

米如烟才發覺到，她胸前竟然懸有一口短劍——

那是一口不過尺許長短的精巧短劍，由於劍鞘外特別作了一個紅色的絨套子，將劍鞘子包住，而她身上的衣服，也是那種同色的紅，如非特別注意，很容易忽略過去。

現在，當她纖纖五指握向那口短劍的劍柄時，一股透人肌膚的冷氣，驀地向着米如烟身上襲到。

米如烟儘管老朽墮落不堪，只是到底身為一門之長，見多識廣，對於名門武學，卽使未曾涉獵，却鮮有不知。

這股冷森森的氣招，一經侵體，他頓時心中一驚，目光在一接觸到對方胸前那口短劍的一刹，更感覺出，透過那口短劍的劍鞘，閃爍出一蓬霞光冷焰！

不用說，他已經知道是什麼了。

「劍炁！」

一種上乘的劍術菁華，憑心而論，米如烟雖然活了這麼一把子年歲，又曾身任過武林一派之掌門人，資歷不謂之不豐，閱歷亦不謂之不廣，然而對於所謂的「劍炁」這種上乘武學，却僅僅只是聽說過而已。

傳說中，這門劍術，是內功與劍術至高的化合，「以氣卸劍，以劍成炁」，是卽為「劍炁」！

這門劍術一旦練成功，出劍取人首級，於百步以外！——

當然這種傳說未免也太玄了一點，只是退一步說，在「血不沾刃」的情況下，僅憑劍氣致人於死，這種威力，却是絕對可能，昔日的水紅芍，以及西北的「黃蘼客」晏鵬舉據說都已功力致此。

現在米如烟更是毫不懷疑的可以認定，面前的這個甘十九甘妹明珠，同樣的已具有這種能力。

其實，米如烟應該早就有這個認識：在方才對方劍指眉心時，他已經領略到了那種劍氣陰森的滋味，只是却沒有現在這麼具體罷了。

透過對方的短短劍鞘，那種冷森森的無形劍氣，像是一幢看不見的罩子，已經把米如烟整個身軀由頭到脚，緊緊的罩定。

米如烟除了寒冷之外，更覺到一種被拘束住的感覺，至此，他才着實心悅誠服，不敢心生冀圖了。

「米老頭——你說下去。」

甘十九妹那隻手仍然緊緊的握住劍把，任何情況下，只要她一發覺到不對，只須要拔劍出鞘，那種陰森森的劍炁，卽可隨時使對方喪命！

米如烟面如黃蠟的搖着手道：「姑娘劍下留情……我說，我說……」

甘十九妹點頭道：「你非說不可，我問你這個弟子他叫什麼名字？」

米如烟怔了一下，腦子裏想胡謅一個名字，只是，他却又口齒笨拙，在甘十九妹那深邃的目光注視之下，他甚至於連說謊的勇氣也沒有——

他根本就編不出來。

「怎麼？」甘十九妹語音冷峻的道：「你還不肯說實話麼？」

米如烟大夢初醒般的「噢！」了一聲，道：「我說，我說，他叫尹劍平——」

口齒生硬，語音戰抖，以至於把尹劍平的「尹」字；說成了「依」！

「依劍平？」

甘十九妹逗問了一句。

米如烟連連點着頭，他自以作了虧心事，大是內疚，已無從在字音上考究。

當時老淚縱橫，連連點着頭，一面痛泣出聲！

甘十九妹絕不再懷疑這個名字是僞的，她嘴裏小聲的，唸着這個名字：「依劍平，依劍平——」

米如烟看着她道：「姑娘……他是無辜的，妳務必要饒過他！」

甘十九妹冷冷的道：「這一點，却要由我來判斷——你倒說說看，他又是怎麼一個無辜法？」

米如烟抹了一下涕淚，嘆息一聲道：「他……其實不是我雙鶴堂的嫡傳弟子……他也不是『岳陽門』的弟子……其實他根本稱不上任何一門派的弟子……」

一旁的紅衣人阮行，聽到這裏，冷哼了一聲道：「姑娘何必跟他多費唇舌，一劍殺了他算了！」

甘十九妹看了他一眼。

阮行當然體會出對方這一眼所含蓄的「責備」意識，頓時不再多說。

她的目光又轉向米如烟，表情却變得溫和多了。

「怎麼？」她挑動着細細的一彎蛾眉道：「這個姓依的，與岳陽門也有關係？」

米如烟登時就像是心裏着了一鎚——

他神色登時一變，這才發覺到，自己敢情又說錯話了。

甘十九妹問道：「他與岳陽門之間有什麼關係？」

「是……是這樣的。」米如烟吶吶道：「他……他之所以投奔『岳陽門』習技，是我所推薦的。」

甘十九妹點點頭道：「我懂了，這個姓依的先是在你門下學武，後來你又介紹他到岳陽門去了，是不是？」

「正是……就是這麼回事。」

「你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那是因爲他……他的功夫不濟——」

「不對吧！」甘十九妹面色一冷，岔口道：「你豈能推薦一個不成材的弟子，到岳陽門去？」

「是……」米如烟只得點頭道：「他不是不成材……」

甘十九妹一笑道：「那麼他一定是你門下一個很傑出的弟子了？」

臉上雖然帶着笑，可是語音裏却含蓄着幾許殺機！

米如烟簡直不能與她那雙眼睛接觸。

聽了他的話，他發覺得對方這個女孩子，簡直太過於精明，自己休想騙過她。

嘆了口氣，他只得點頭道：「不錯，他是一個很傑出的弟子……」

甘十九妹冷冷的道：「你剛才說他不能算是你『雙鶴堂』與『岳陽門』的弟子是什麼意思？」

「因爲……」米如烟道：「因爲這孩子，他不是拜師入門來的，而是專爲學藝來的。」

「這倒很新鮮！」

甘十九妹緩緩的在一張靠背椅子上坐了下來——

不要以爲這樣米如烟就感覺輕快了，她的手還緊緊的握在劍柄上，那層無形的劍氣依然陰森，米如烟絲毫也輕快不了！

甘十九妹接着說：「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說這個依劍平，只爲學習雙鶴堂和岳陽門的武功，才來投靠你的？」

米如烟道：「對了！他就是這樣。」

甘十九妹微微仰起頭來，嬌美的臉上，顯現着智慧與精明——

她緊緊的逼問道：「這麼說，他一定不僅投靠你們這兩家了？還投過別家吧？」

「這……這我就不清楚了……」

「哼，」甘十九妹注視着他道：「你豈能收錄一個來路不明的弟子，他是由那裏來的？是誰推薦他來的？」

「是……是冷琴居士——」

甘十九妹眸子一亮，微一點頭，道：「這就是了——你是說『南普陀山』冷琴閣的冷琴居士？」

「唉——」米如烟已經放棄再爲尹劍平掩飾了，他點頭說道：「就是他……是他介紹來的！」

「這麼說，這姓依的，必然甚得冷琴居士器重，多半已經學會了居士的一身能耐了？」

她的聲音變得異常的冷！顯示出她已經不得不對那個未曾謀面的年輕人心懷警戒！

米如烟又嘆了口氣，苦笑着道：「想來是吧！」

甘十九妹點頭道：「冷琴居士以『春秋正氣』功與『六隨身法』見稱武林，『岳陽門』是以『血罩』功見聞江湖，至於你們『雙鶴堂』的……」

說到這裏，她忽然想到在「岳陽門」後院宗廟內，慘死的盛家兄弟，其中之一致命之傷正是雙鶴堂的蓋世絕功——「金剛鐵腕」！

頓時她心內雪然，終於找到了殺死「盛家兄弟」的眞正兇手。

一股無名之火，在她心裏焚燒着！

自從她此番領命出山，遊行江湖以來，可謂之所向披靡，還不曾遭遇過任何阻攔，惟獨就祇是那一次，盛氏兄弟居然會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雙雙遇害；被人殺死，對於她來說，不啻是奇恥大辱！

現在，她終於知道殺死盛家兄弟的人是誰了。

甘十九妹心裏反覆的唸着那個人的名字，冷冷的看着米如烟道：「這麼說，你的『金剛鐵腕』功也傳授給他了？」

米如烟嘆息了一聲，嗒然無語。

阮行忽然想起來，大聲道：「姑娘，不要忘了盛家兄弟的死——」

甘十九妹冷冷揷口說道：「我當然不會忘記——」

她遂卽轉向米如烟道：「米老頭，你可知道，你這個姓依的弟子，曾經殺了我兩個手下，其中之一就是死在你雙鶴堂不傳之秘『金剛鐵腕』之下。」

這一次米如烟才聽出來，對方甘十九妹把尹劍平的「尹」說成了「依」！他當然不會再去糾正。

甘十九妹遂卽微微一笑道：「所以你剛才說這個姓依的弟子純係無辜，這句話，就不通了。」

米如烟道：「姑娘……妳看見他了？」

「那倒沒有，」甘十九妹道：「[illegible]過這些景像前後一對證，已經證明了必[illegible]不會錯了。」

一旁的紅衣人阮行大聲道：「老頭，這個姓依的到那去了？」

米如烟吶吶的說道：「他和晏家賢侄出去了……」

說到這裏，他心裏不禁動了一下，生怕尹劍平此時轉回，一雙眸子遂卽向窗外望去。

他這些表情，純係出之自然，不帶絲毫做作。

甘十九妹冷眼旁觀，也就知道他所說的一切，都是眞話，當時再問道：「你是說晏春雷來了？」

「不錯！」米如烟像是忽然抓住了救星道：「陝南的黃蓀客，晏老哥與我乃是摯交，是他算定了我今日有此一難，特命他兒子晏春雷來搭救於我——」

甘十九妹冷笑道：「但是他雖然來了，依然錯過了機會，並沒有救得了你——這是你和他事先都沒有想到的，是不是？」

米如烟愣了一下，忽然體會到話中的隱隱殺機，大吃一驚道：「姑娘你這話是什……意思？」

甘十九妹輕嘆一聲道：「米如烟，我原先倒有饒你不死之意，只怪你語出坦誠，我如果饒了你，倒顯得我是怕了那個晏春雷，這樣，我只有殺死你不可了！」

米如烟登時神色大變，放聲大哭起來——

「姑娘饒命——姑娘饒命——」

忽然他覺出對方罩控在身上的陰森劍氣，驀地爲之消失，——這正是千載難逢的逃走良機！

嘴裏叫着，他忽然轉身，向着窗外疾撲出去——

就在這一刹間，一旁的紅衣人阮行驀地撲過來，隨着他的一聲怒叱，掌中竹杖撥風盤打直下，只一下，正中米如烟腦門，頓時腦漿迸裂。

米如烟身子幌了一幌，遂卽倒於血泊。

甘十九妹顯然沒有料到有此一着，以至於在阮行出手一擊的當兒，很顯明的想，出聲制止。

只是她的聲音沒來得及出來，阮行的竹杖却先已經落了下來。

看着米如烟倒臥在血泊裏的屍身，她不禁微微發出了一聲由衷的嘆息！

「你這個人——」她含有責怪的眸子，逼視着阮行：「你……太糊塗了！」

阮行怔了一下，道：「姑娘莫非沒有看出來，他想由窗戶逃出去？」

甘十九妹冷冷的道：「我當然看見了，是我故意放他逃走的。」

「故意……爲什麼？」

「傻子！」甘十九妹無可奈何的道：「他雖然跑出了窗外，又怎能逃得開我的手去？你太多事了。」

阮行臉上一陣大紅道：「卑職不明白姑娘的意思！」

甘十九妹搖搖頭道：「我是想借他的可憐樣子，可以把暗中的那個姓依的引出來，一舉而殲之，你這麼一來，再想搜他可就難了！」

阮行怔了一下，訕訕的道：「姑娘應該用『傳音入秘』的功夫告訴我就好了。」

甘十九妹微微嗔道：「再說，這個米如烟老朽如此，實在已無戒備的必要，又何必要殺死他，這樣消息外傳，必爲武林不齒，而且——這麼一來，將和陝南的晏鵬舉，更結了樑子，太不值得了！」

阮行登時又爲之一驚，吶吶道：「只是，姑娘，是妳說的要殺他的啊——」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道：「我只不過是說說而已——」

說罷悵嘆一聲，轉身步出。

二人方自步出丹室，彷彿覺得眼前一暗，卽有天旋地轉之勢！

甘十九妹輕叱一聲：「不好！」

她右掌猝然遞出，拍在了阮行肩上，急道：「退。」

二人霍地同時向後縱起，隨着甘十九妹的手抓勢子，飄身於兩丈以外，又復落在了丹房門前。

阮行愕了一下道：「姑娘發現了什麼？」

甘十九妹道：「輕聲——」

杏目微轉，那張美麗的臉上，頓時現出了沉重之色，她冷冷一笑，輕聲說道：「有人來了。」

阮行狐疑的道：「是誰？」

甘十九妹一雙剪水雙瞳注視着附近，搖頭道：「還不知道，不過，那盞總樞全陣的紅燈已經熄了。」

這麼一提，阮行才恍然記起有這麼回事，再一打量，果然看不見來時揷在樹上的那盞紅燈。

甘十九妹緩緩注視着附近，冷冷的道：「這陣勢來時，已被我破了一半，下剩雖不足爲害，却是討厭，所以，我才懸上那盞紅燈，借『戌火』以破『乙木』，看來，已被暗中這人識破。」

阮行開闔着他那一雙三角眼，冷森森的道：「這人現在那裏？」

甘十九妹搖搖頭，却肯定的道：「他一定就藏在附近，這個人很聰明，存心想讓我們困在陣裏，疲於應付的時候，才現身出來。」

微微一頓，她轉向阮行道：「這陣勢你可看出了一個究竟？」

阮行打量着附近，點頭道：「剛才來時聽姑娘已經說過了，不是『八木易象陣』麼？以四易八爲雙數，逢單則吉！」

甘十九妹點頭道：「不錯，你只要記住這個就好了，你記住，任何的變幻必爲雙數，逢單則吉，你我現在就進去——」

阮行道：「姑娘且慢……我……還有點攪不清楚！」

甘十九妹道：「你身上可帶着火種？」

阮行點頭道：「有——」

遂卽掏出了火摺子，「叭嗟！」一聲，迎風幌着了！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道：「這就不怕了，隨我來。」

說罷舉步前進。

阮行一隻手高舉着火摺子，緊緊隨在她身後向前跟進，甘十九妹快步前行，一直走出這片院落，來到通向前院的一條廊道前站定。

沿途經處，除了阮行高舉的這一把火以外，不見任何光亮，四下都是黑黝黝的。

阮行放眼打量着四方，迷糊的道：「好黑呀——」

甘十九妹目光却被眼前不遠的一排修竹所吸引着，那排竹子高可參天，百十竿連成一氣，被夜風搖曳着，發出一片吱呀聲，而竹影婆娑，散葉加矢，更增加了幾許陰森恐怖之感！

看着看着，甘十九妹頗有見地的點頭道：「敵人的奧妙就在這裏了。」

別看阮行平常一身武功了得，此刻身處在這種微妙的陣式中，他却難以逞能，只是默默的打量着，噤若寒蟬！

甘十九妹回過眸子來看了他一眼，微微笑道：「怎麼，你害怕了？」

阮行伸了一下腰，作了一個倔強的表情。

甘十九妹道：「如果你還有膽子，就給我趕兔子去。」

「姑娘是說已經發現了……？」

甘十九妹輕「噓」了一聲，向着那片竹子噘了一下嘴，小聲道：「啜——你去吧。」

阮行向着那片竹打量了一眼，沒有吭聲。

甘十九妹道：「你用不着害怕，對方陣勢，雖然厲害，但是，你手裏的火摺子，就是護身符。」

阮行頓了一下，點頭道：「卑職遵命！」

話聲一落，身形已穿空直起，三四個起落，已撲向那片竹林面前——

就在他卽將縱身進入的一刹，猛可裏由林子裏穿出了一股寒風，阮行心中原就有幾分膽怯，乍然覺得有異，立刻站住腳步。

不容他出聲喝問，一條人影電光石火般的已向他身邊襲了過來。

阮行身子急忙向左一個滾翻，彷彿看見來人是一個長身瘦削的中年斯文人，本身又感覺到被對方張開的掌勢罩定。

來人端的是出手高明，一現身卽擺出了強大的攻勢，使得阮行張慌中窘於應付，驚呼一聲，擰身就退。

那人只不過是擺上一個架子而已，其用心無非是聲東擊西。

就在阮行誤以爲他是用「排山運掌」的重手法，來傷害自己時，對方那隻巧妙的手却有「偸龍轉鳳」之妙，沉下去又揚起來，只一下，已搭在了阮行那隻拿着火摺子的右手腕上。

阮行心中一驚，這才弄清了對方的來意，心中一急，右手一翻，用手裏竹杖，直向這人臉上點去。

可是，在動手過招上來說，已經太慢了一

點。

這個人手勁奇大，在阮行竹杖才翻起的同時，已完成了奪取火摺子的工作——

來如風，去似潮！

就在阮行感覺到手腕子一陣發麻時，那隻亮着火焰的火摺子已到了對方手上；對方身子在自己發現注視時，已退出了丈許以外。

面前人影再閃，甘十九妹自空而降。

甘十九妹的來，那人的退，阮行的出手，三者之間看起來幾乎是同一個勢子，只有身負奇技的傑出高手，才能在這個看似同時的節奏裏，分出快慢前後——其間距離當得上間不容髮！

現在，當他們彼此站定之後，發覺到自己的「秋毫無損」時，却有了「咫尺天涯」的陌生感觸！

來人四十不到的年歲，黃衣黃巾，瘦高的身材——

他手裏高高的舉着原先還在阮行手裏的「火摺子」，火光閃爍着他瘦削淸瘦的一張臉，只是這張臉顯然已充滿了忿怒，有些扭曲了。

阮行自從出世以來，還沒這麼丟過人，尤其是當着甘十九妹面前，更覺得臉上掛不住！

怒吼一聲，他遂卽向黃衣人撲過去。

甘十九妹出聲喝止，已是不及。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阮行身子方一縱起的同時，黃衣人倏地手勢一翻，火摺子改拿到了另外的一隻手上，休看這小小一點移換，對於來攻的阮行看來，却有極大的轉變！

阮行只覺得眼前一陣發花，瞬息間面前持火的黃衣人變成了兩個人。

一刹間，兩個人又變成了四個。

四個同樣的黃衣人，每人手上拿着一把火，挺立在面前——這種玄妙的陣勢變幻，却非阮行所能窺其堂奧。

由於這種巧妙的轉變，使得阮行簡直無所適從，一時間連出手的對像都模糊了！

驚惶中，只覺身後勁風襲項，已爲甘十九妹一把抓住了後領。

隨着甘十九妹一個後拉的勢子，淸叱道：「回來。」

甘十九妹這一手，對於驚慌中的阮行來說，誠然是救命之招了！

起來的快，落下的更快。

阮行落下的身子，在地上打了個咕嚕，方一站起，只覺得身側附近，前後左右，全是對方黃衣人高持火炬的身影，一陣天旋地轉，迫使得他又坐了下來。

驚懼中，只覺得一隻手掌，拍向他左面肩頭，道：「蠢才——你稍安勿躁！」

阮行方自聽出是甘十九妹的聲音，心中一放，却已不由自主的坐了下來。

等到他坐定之後，再開目四看，情形顯然已恢復了原有的形狀——

甘十九妹緊緊站在身旁，黃衣人仍然站在原來地方，手上仍然拿着那把火。

阮行這才忽然想起來；敢情對方所設置的陣法微妙至此，一時心膽俱寒！

忽然，他才明白過來，對方那個黃衣人何以一上來，就奪取自己手上的火，原來這把火正如甘十九妹所說，是足以破壞對方陣勢的關鍵，如今這把火到了對方手上，卽形同「太阿倒持」，情勢却又不同了。

所令他安心的是，甘十九妹已經穩住了陣脚。

黃衣人手中的那把火，一連變換了好幾個姿態，甘十九妹仍然挺立如昔。

「姓晏的，你少來這一套鬼吹燈吧——」

甘十九妹秀麗的那雙眸子，狠狠的盯視着他：

「就憑這點鬼技倆，又豈能嚇得了我？我看你還是算了吧！」

黃衣人顯然也發覺到甘十九妹的明智與不易受欺，當時遂卽不再移動手上的火種——

「妳就是人稱甘十九妹的那個姑娘？」

「不錯，我就是——」

「可有眞實的名姓？」

「甘明珠！」

「甘明珠！」黃衣人冷冷的笑着：「妳好大的膽子，可知道我是誰麼？」

甘十九妹打量着他，點頭道：「你大概就是那個揷手管閑事姓晏的吧？」

黃衣人一連向前面走了幾步。

火光之下，他臉色沉得可怕：「甘明珠，妳可看見了我繫在門口的『黃蔴令』？」

甘十九妹點了一下頭：「看見了。」

黃衣人道：「妳可知這件物件所代表的威信？」

甘十九妹冷冷的道：「我當然知道，請問足下大名怎麼稱呼？」

黃衣人忿忿的道：「這麼說，妳是明知故犯了！甘明珠，我們晏家的威信，是不容許任何人破壞的，妳也不例外，我且問妳，妳把米老上人怎麼樣了？」

甘十九妹道：「我已經完成了這一趟的任務，米老前輩已經死了！」

黃衣人面色一陣大變，長眉一挑，怒形於色道：「什麼，妳把他殺了？」

甘十九妹冷冷道：「我只是完成了家師所交付給我的任務——晏少俠，我久仰你們晏家的盛名，也很瞭解家師與令尊之間的互不侵犯，所以，我奉勸你不要揷手管這件閑事——足下功力不弱，這件事你最好權衡一下得失輕重，三思後行！」

黃衣人「哼！」了一聲，道：「這麼說，妳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你是晏春雷，」甘十九妹冷冷說道：「晏老爺子的愛子，我聽說過你，正因爲這樣，我才不願意你揷手在這問事情裏，晏少俠，你去吧！」

晏春雷楞了一下，長眉猝揚，一聲朗笑道：「甘姑娘，妳說的好輕鬆——」

甘十九妹道：「怎麼？」

晏春雷笑聲一頓，打量着她道：「姑娘妳毀令在先，破陣殺人於後，此時此刻，輕言一句，就想把我姓晏的打發離開，未免也太輕鬆了！」

「那麼晏兄你的意思又要怎麼樣？」

甘十九妹臉上依然帶着笑靨，顯然並沒有十分把面前的這個晏春雷看在眼睛裏。

晏春雷當然深深瞭解到面前這個少女的不可輕視，只是他自視極高，眼前情形不戰而退，對他來說無疑是奇恥大辱！

「我要把妳留下來。」他冷笑道：「要令師水紅芍親自到我晏家堡當面作個交待。」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道：「足下如果眞有這個本事，我倒樂得從命，只怕你說得到做不到！」

晏春雷「呼」一下把手裏的火摺子摔在了地上，用脚把火踏熄。

眼前頓時一片發黑。

可是儘管這樣，却並不能阻止住彼此的視綫。

黑暗裏四隻發光的瞳子狠狠的對看着。

晏春雷冷笑道：「甘明珠，我風聞妳一路南來，威風八面，今天妳碰在了我晏春雷的手中，我要叫妳嘗一嘗我晏家的風雷劍法。」

甘十九妹道：「我候教了！」

晏春雷脚下、快速的向側面一連跑了六七步！

甘十九妹却向相反的方向一連也跨了三四

步。

晏春雷站定脚步的同時，甘十九妹也停了下來。

這當口，阮行却識趣的趕忙站起來，張惶向一旁退開，不過，他有了前此的教訓，深悉對方陣勢厲害，身方縱落，遂卽趕忙又坐了下來。

這麼一來，果然落得暫時相安，只是對於他們雙方的搏鬥，却是難以揷手。

晏春雷，甘十九妹，顯然屬於劍道中的高手，似乎他們雙方，都已瞭解到出劍的地位重要——

尤其是第一劍。

一個懂得上乘劍術的人，絕不輕易拔劍，更不會輕易的揮出第一劍。

儘管是黑夜裏，他們雙方也顯得異常的敏銳，彼此緊緊的迫盯着對方，那怕是對方一點小小的異動，也不會放過。

晏春雷終於搶上了一個小小的土丘，借着斜上的坡地，他穩住了自己的身子。

這時候，甘十九妹却也在兩棵修竹之間站好。

他們雙方似乎都已經選擇好了自己有利的地位。

甘十九妹的一隻纖纖玉手，不知何時已經握在了胸前的那口短劍上。

晏春雷却摸向腰間。

夜風颼颼的吹着，地面上乾枯的竹葉，像是無數的蝴蝶，在空中飛舞着，當空是一彎寒月。

晏春雷已經回復了沉着，他的手緩緩探向腰間，摸着了別在腰間的劍把子——

値此同時，他也感覺到了對方甘十九妹那邊所傳過來的森森劍氣！

晏春雷心中這一刹充滿了震驚——

他沒有想到對方劍術造詣如此之深，他也有一片欣慰，因爲他迫切的尋求着這類的勁敵，已經很久了。

一個孤芳自賞的劍士，是很可悲的！

靜寂的時光，消逝在彼此深邃的目光注視裏，消逝在空中飛舞的竹葉裏。

兩個人只是彼此注視着，久久不曾出劍。

晏春雷忽然冷笑一聲說道：「甘姑娘，我們晏家的風雷劍全套只有三招！妳只怕難以躱過。」

甘十九妹目光直直的注視着他，冷漠的道：「那要等着事實來證明了——」

她冷漠的笑着，又道：「承情預示先招，既然這樣，我也不妨告訴你，我只爲你準備了一招。」

「一招？」晏春雷冷笑着，臉上現出了怒容。

「不錯！」甘十九妹莞爾的笑着：「你也用不着生氣，我可以告訴你，這一次行走江湖，我還不曾出過劍，你知道這是爲什麼？」

「爲什麼？」

晏春雷幾乎忍不住拔劍而出——他一向目高於頂，想不到今天遇見的這個姑娘比自己更自負，更狂！

甘十九妹笑了笑道：「那是因爲我還沒有遇見一個値得我拔劍的人！如果今夜我被迫拔劍，你將是第一個人，我希望能有這個拔劍的機會。」

晏春雷一刹時睜大了眸子——

轉瞬間，那睜大了的眸子，却又收成了一綫。

「好吧！」他冷冷的笑道：「甘姑娘，我們手底下見分明吧，萬一兵刄無眼傷了你，却要請包涵一二！」

甘十九妹道：「彼此彼此！」

晏春雷緊緊閉上了嘴，不再多說，他發覺卽使在門口方面，也難以取佔上風。

形勢的演變，已到無可化解地步。

一蓬劍光由晏春雷手掌間現出來，搖顫的光華，顯示出他手上所持的，是一口蛇形軟劍，二尺七八寸長短，僅僅有二指寬細。

劍身上交熾着靑白刺目的一蓬寒光，說明了劍質本身的名貴。

——能够持有這口劍的主人，當然絕非是泛泛者流！

甘十九妹仍然不曾拔劍出鞘，她的目神，全神貫注着的不是對方那口劍，而是對方的雙肩。

「劍隨肩」——這種高妙的劍術理論，也只有身賦有那種高妙身手的人才能省得。現在，甘十九妹也體會出對方劍上的寒氣。

由於雙方的門派，體質，以及浸淫的手法不同，因此透過劍身的那種特有氣質也就大相庭逕。

晏春雷大概是屬於「乾罡」一路，甘十九妹却是「極陰」之質。

環繞在二人身側的枯葉，像是忽然遭遇到了某種力道，悉索有聲的向外排斥開來。

漸漸的這些枯葉，圍繞着二人身側團團移轉，越轉越快，越轉越急，萬千竹葉離地飛舞疾轉，就像是遭遇到了龍捲風的風柱。

晏春雷似乎已施展出他們晏家不傳之秘的內功——「二心橋」。

巨大的力道向外繼續排斥着。

甘十九妹臉色益冷，她長髮飛甩，衣襟起舞，顯示出對方的內力，已經嚴重的威脅到她了。

然而，深知水氏內功「五指燈」的人，如晏春雷者，就絕對不會上來抱太過於樂觀。

——甘十九妹的身子，好像緩緩的蹲下了一些。

她飛舞的衣襟與長髮，最先恢復了平靜，漸漸的，環繞在她身邊的那些枯樹葉，似乎轉動的沒有那般快了，越來越慢……最後忽然趨於靜止！

卽使不懂武功的門外漢，也能看出來雙方的敵對行動已經明顯的展開了。

在他們不曾交劍之前，已經先搏鬥了一場凌厲的內功——「五指燈」對「二心橋」！

强大的力道仍在繼續對峙着。

晏春雷忽然向前跨出一步——

甘十九妹的身子緩緩的站了起來。

兩個人身子都在簌簌戰抖着！

彼此又相峙了一些時候——四週一片靜寂，只有風吹過樹帽子那種唰唰的響聲。

晏春雷在長時間運施內力之下，眉心已沁出了汗珠，甘十九妹似乎仍能保持着原有的平靜，只是只有她自己心裏明白，因爲她絕不輕鬆！

雙方似乎都明白制勝敵人的要訣，端在忍耐到最後的一刻，在敵人已經無法支持住的時候，你仍能堅持的挺住，你就贏了。

晏春雷一上來就採取了「攻」的地位，是以他此刻也就越加的顯得不輕鬆！

他以無比的內氣功力，試探着逼近對方，在對方的身側四週，尋找着空隙，以便伺機出劍。

然而，他的這番苦心，顯然是白費了，因爲在一番試探之後；所得到的結果却是無隙可入，對方那個姑娘身側四週，顯然包裹着一層渾圓的潛力，這層潛力使得她身側四週無懈可擊！

晏春雷顯然已不能再等候下去了。

他不止一次的用左手食指，把那口蛇形軟劍的劍尖搬過來，使之成爲一圈劍鐶。

透過了冷森森，銀燦燦的那圈劍光，他打量着她，瘦長的身軀忽然轉側了過來。

一隻夜鳥，恰於這時振翅衝霄直起。

晏春雷把握着此一刻，遂卽展開了他凌厲的攻勢，蛇形劍戛然彈起，無比的劍氣，像是萬道銀針，陡然間向着甘十九妹身側襲過去。

人身，劍勢，幾乎化合成一個勢子，正是上乘劍術中所謂的「身劍合一」——

這一劍似「醉倒斜陽」，又像是「天女散花」！

蛇形劍在他强勁的手力裏，變成了一圈輪光，猝然間，向着甘十九妹身側外圍劈砍了下來。

强大的勁風，同時也隨着晏春雷進攻的身勢，有如「浪打礁岩」般的直向着甘十九妹身子猛襲上來。

劍勢，掌勢，力勢，三者合而爲一——這就是晏家極負盛名的「風雷三劍」第一招起式——「雷霆萬鈞」！

自從晏春雷懂事以來，還不曾見過任何一個人能够接架住這一劍招的。

「黃蕪客」晏鵬舉也曾自豪的推許他這「風雷三劍」爲天下第一劍招！

晏春雷本人對這一招劍招也寄滿了希望，他根本就沒有考慮到這一招會落空。

然而，這一招他竟然落空了。

甘十九妹的身子變成了一盞弓，整個身子凹進去，迎着晏春雷揮砍下來的劍勢，成爲一個弧度！在這個弧度裏，晏春雷的劍由上到下，緊緊擦着她的衣邊落了下來，當眞是險到了極點，其間距離，看上去間不容髮！

甘十九妹雖然閃開了他的這一劍，只是看上去絕險，她足下飛點着，整個嬌軀作弧度的向上騰起來。

晏春雷怒嘯了一聲，緊接着，展開了第二劍。

第二招是「風滿樓」！

狂舞着的劍勢裏，他這口蛇形軟劍化爲一片劍氣，一片劍海，呼嘯一聲，旋轉起奇光刺目的一個大漩渦——

甘十九妹顯然就在他這劍光所形成的漩渦之內，無論如何也勢難逃出！

眼看着甘十九妹窈窕的身子，卽將在這層層的劍氣裏化爲肉泥——

就在這一刹那，她拔出了配在前胸的那口短劍！

一蓬碧光裏，爆出了劍尖上所炸開的一朶劍花！

晏春雷那麼凌厲的劍勢，竟然難以週全！

甘十九妹短劍上所運施的那種「透點」功力，看似「無堅不摧」！蛇形劍所幻化的一層劍幕，頓時被短劍攻破了一處破口。

看上去，那破口不過有面盆般大小。

對於甘十九妹來說，這個面積，已經太大了。

她發出了一聲清叱，整個軀體化成一條蛇般的彎曲伶俐，只是一竄，遂卽由那個破開的劍幕空隙裏穿身而出。

晏春雷怒發如狂，再次的怪嘯一聲——

「風雷三劍」最後的一招「大地沉眠」遂卽展開來。

出乎意外的他這一劍居然光華盡失，蛇形劍上再也沒有那般刺眼的光華，更不見凌厲的劍氣與嘯聲，一劍遞出，却似重有萬鈞！

晏春雷身形更不遲疑，隨着遞出的劍勢，整個身子騰空躍起——

甘十九妹倏地臉色一變，向右邊踉蹌着退出一步，也就在這一刹，短劍已經遞出去。

看上去她這口短劍絕沒有對方蛇形長劍上那等凌人的威勢，只是不可否認的，在這個平凡的勢子裏，却蘊藏着妙絕天下的詭異劍招！

晏春雷幾乎爲之驚異了！

因爲他明明看見對方拔劍出鞘，而這一刹却不曾看見對方的劍踪。

她所遞出來的只是一隻手——

那隻欺霜賽雪的玉手！

晏春雷風雷三劍已經展出，加以招式已經用老了，再也沒有運施新招的餘地，他只得平吸眞氣，猝出左掌，向對方皓腕上封出去。

他顯然犯了大錯！

就在他這隻手已經封出去，眼看已經與對方那隻玉腕接觸的一刹那，陡然間劍光一閃，一口短劍由對方腕下翻了出來。

劍光一吐卽收。

甘十九妹翩如彩蝶的身子，已經由晏春雷頭頂上掠了過去，出劍，收劍，看來是一個式子！

等到她站定回身，那口短劍已經回插入胸前的劍鞘之中——她只出了一劍，然而這一劍却已完成了她對敵的使命！

晏春雷那隻遞出的左手，齊着關節處，已被削成兩段，非僅如此，透過對方短劍上所閃射出的劍炁，已經嚴重傷害了他的內臟！

他身子先是呆了一下，遂卽頹然坐下。

蛇形劍顫抖如蛇！「嗆啷！」一聲墜落在地！晏春雷右手姆食二指作「鷄啄」狀，一連在那根斷臂「天井」「五里」「清冷淵」三處穴道上各點一指，止住了奔流如泉的流血。

這一刹，那身軀抖動得那麼厲害！

只見他目光裏，却並沒有絲毫的忿怒顏色，只是無窮驚愕與好奇的打量着對方——

「姑娘……好……劍招——」

他緊緊的咬着牙，雖說是夜色深晦，難以看清他臉上那種痛苦的表情，可是只須聽一聽他發出的聲音，就能聯想到那種痛楚有多麼深刻——

「我只想知道一下……」他的兩片牙關克克作响：「姑娘，妳可以告訴我……這一式劍法的名字麼……？」

甘十九妹呆呆的站在原來的地方，她的臉顯得異常的冷：「當然可以……」

說到這裏，她似冷笑，又似嘆息的凝看着他——

「晏春雷，你應該知道，我原無意對你下此毒手，是你……你的心太狠了……」

「是我……是我……」晏春雷潸然下淚道：「我不怪妳，是我的心太狠了……妳的這一劍是——？」

甘十九妹頓了一下：「南方有一種小鳥名叫『星鳥』你可聽說過？」

「星……鳥？」晏春雷緩緩搖着頭，有些莫明其妙。

「這種鳥慣棲人袖——」

「噢——」晏春雷才似恍然而有所悟！

甘十九妹苦笑了一下：「擅狩的獵人，常常把這種星鳥藏在袖子裏，一旦遇見了足以制命的虎豹時，才忽然放出，星鳥快出如電，能取獸眼於百步以外，一發卽收，防不勝防！」

晏春雷張大了眼睛！

甘十九妹緩緩接下去說道：「我這一式劍招，正是取諸星鳥出袖時的那一種凌空翻躍之式——」

「我——」晏春雷身子在微微戰抖。

甘十九妹平視着他：「所以這一式劍招取名爲『劍星寒』，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用以對敵，却想不到……」

說到這裏，她頓了一下，臉上現出了一種無可奈何的遺憾表情！

「劍——星——寒？」晏春雷頻頻點頭道：「我明白了……妳可以走了——」

甘十九妹冷銳的目光在附近林子裏轉了一轉，冷冷笑道：「如果我猜的不錯，應該還有一個人在這裏，他爲什麼不現身出來？」

「出來送死？」晏春雷笑得那麼凄涼：「他不會這麼傻的。」

甘十九妹冷笑道：「你以爲他不出來，我就找不着他麼？」

說到這裏，她却又嘆息了一聲：「我們遲早總會要見面的，倒無須急在一時——」

目光一轉，視向一旁的阮行道：「我們走吧！」

阮行似乎已被方才那一場驚心動魄的戰鬥嚇呆了，聆聽之下慌不迭由地上站起來。

甘十九妹道：「頭前帶路。」

她伸手指示阮行一個明顯的方向，後者遂卽張惶的向前帶路就走，甘十九妹亦步亦趨的在後面跟進！

二人一前一後，很快的步入叢林。

阮行分拂着面前的樹枝一面前進，却聽不見身後甘十九妹的腳步聲，回過頭來，不禁吃了一驚！

只見甘十九妹正將身子倚在一株樹幹上。

「姑娘妳怎麼了？」

月光下，甘十九妹的臉色雪樣的白！

阮行嚇了一跳，忙向她身邊走過來。

却見甘十九妹正自舉手相招。

阮行來到她面前，吃驚的道：「姑娘妳怎麼了？」

「小聲——」甘十九妹微微喘着：「把你的竹竿遞過來。」

阮行遲疑了一下，才遞上了手裏的竹杖。

甘十九妹一把抓住，似乎借此才平衡住她歪斜的身子。

阮行打了一個冷戰道：「姑娘，妳莫非受傷了？」

甘十九妹冷冷笑道：「不錯——不過，不要緊，我們這就走吧！」

阮行怔了一下，道：「傷在那裏？姑娘，卑職揹着你吧。」

甘十九妹微微一哂，小聲道：「你好糊塗，莫非你忘了還有那個姓依的不曾露面！」

「噢——」阮行四下打量了一眼。

甘十九妹道：「這個人很可能就在附近窺伺着我們，如果一旦發現我負了傷，哼——後果將是如何，你應該可以想到。」

阮行登時一愕！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道：「所以要表現自然——只要你我沉着應付，諒他也不敢輕於犯險，走吧！」

阮行答應一聲，遂卽回身前進。

甘十九妹緊緊抓住他竹杖一端，賴以支持着挺立的身勢，林子裏枝葉岔生，他們這般走法，任何人也不會覺出有異。

就這樣兩個人踐踏着地上的枯葉，一逕向林外步出。

× × ×

尹劍平追踪着前行的兩個人，一直步出林外，目送着甘十九妹登上了小轎一逕離開之後，他才悵嘆着回過身來。

他的手一直都緊緊握在那口「玉龍劍」的劍柄上。

當他追逐着甘十九妹身影暗中前進時，曾不止一次的；他蘊含着拔劍的衝動，然而一想到甘十九妹的厲害，和此舉的絕無勝算時，他不禁又氣餒了，——

並非是吝嗇自己這條命！而是這種近於「送死」的行動太愚蠢，太沒有價值了！

就這樣，他硬生生的嚥下了這口氣！

目送着對方那乘小轎步下嶺陌之後，尹劍平情不自禁的淌出了眼淚！

他再一次嘗吞着仇恨的滋味，却又僥倖的躲開了一場殺難——內心之感受，寸心自知。

一片月光，清晰的照見着晏春雷的臉上。

他的臉顯然因爲失血過多，一片慘白，坐着的身子如非是身後那堆土丘的支持，也早已倒下去了，大片血漬裏，他抱持着那隻折斷了的胳膊。

尹劍平一直走到他身前，全身疾烈的戰抖着！——目睹着拜兄的這番遭遇，他心如刀割，眼淚奪眶而出，一粒粒洒落塵埃。

這一刹，他眞恨不能橫劍自刎在拜兄面前，他爲自己的仍然生存感到羞恥，同時對於這種苟存的義意，感到了一種混淆，糢糊！

「兄弟—坐下來……我暫時還死不了！」

晏春雷仰起頭看着他，臉上帶着一種陰森的凄涼！

尹劍平聽從了他的話，默默無言的坐了下來？

他深知一切，是以才不敢冒然的去搬動晏春雷的受傷的軀體。

晏春雷發出了沉長的一聲嘆息！

「我錯了……」他有氣無力的說道：「我後悔沒有聽從你的勸告……不該小瞧了甘十九妹，我所以落得這般下場，全係自取，怪不得旁人……」

他仰起臉，那張蒼白的臉上已滿着淚痕！

「晏拜兄——我希望我的求生……是對的……」尹劍平木訥的道：「我……簡直沒有辦法能勝過她。」

晏春雷點頭道：「你這麼做是對的……」他喘息着，打量着這位新結拜的兄弟：「我對你只有欽佩，而沒有絲毫的責怪……你的心，我完全知道，一個人能吞下多大的容忍，才能有多大的造就……徒逞一時意氣之勇，是作不了大事的……就像我……我就是最顯明的一面鏡子！」

「晏兄這麼說，對於自己太不公平了！」

尹劍平極爲敬重的看着他：「你的義行，我終生難忘，你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但是我失敗了……我已經完了……」

晏春雷緊緊的咬着牙，像是在忍受着一種侵體的酷寒，身上不止一次的打着冷戰！

「你說的不錯，」他注視着尹劍平道：「她是一個傑出的少女，武功之高，確非我所能及——只是我却想不透，她是怎麼逃過我最後的那一式劍招的？我懷疑她是否受傷了？」

尹劍平一怔道：「拜兄是說那一招？」

「大地沉眠——」晏春雷有氣無力的道：「她居然能躲過這一招，簡直是不可思議……我死也想不明白？」

尹劍平道：「拜兄莫非懷疑，她已經受傷了？」

「我確實這麼想……可是事實上她却又沒……有——」

「且慢——」尹劍平說着伸手掏出了千里火，「呼！」一聲亮着了。

火光照處，依稀可見四週圍的景象。

他單手持火，小心的在四下裏看着，忽然他發現了什麼，走前幾步，來到了一方巨石前，俯下身子。

火光照處，清楚的看見了一片血漬？

晏春雷坐在原處，道：「你發現了……什麼？」

尹劍平回身道：「拜兄剛才與甘十九妹交手時，可曾來過這裏？」

晏春雷搖頭道：「沒有——我不曾離開這塊坡地……怎麼，你發現了什麼？」

尹劍平呆了一下，冷冷的道：「這麼說拜兄你沒有料錯，她果然受傷了，這些血，就是她留下來的。」

（未完）

招式雜談

二龍爭珠的尅星

賴嚴霜

中國功夫有許多毒招，一招致命，二龍爭珠就是其中的一種，清代懸爲禁例，凡是以二龍爭珠的手法擊倒對方的人，一經捕獲，便即判處死刑，因爲這種毒招一經施展，受擊之人，就算不死，瞎了一雙眼睛，終身殘廢，太過殘忍，故此，禁止武林中人施展，後來，各門派，經過深入的研究，就認爲二龍爭珠絕非一種有用的招式，只是攻勢凌厲而已，萬一對方知道你用這一種毒招進攻，隨時可以用別招化解，而且取得勝利，下面所述的幾招，就是專破二龍爭珠插眼毒招的功夫。

羅漢門有一招叫做滾手勾彈腿，就針對二龍爭珠而設，故此，學過羅漢拳的人，極少會失手在二龍爭珠這一招之下。

由於二龍爭珠，必須集中精神向對方雙眼搶攻，他們施展這一招之前，已經把雙手略爲提高，向對方上門出擊，中路和下路便會變成空虛，很易給對方反攻取勝，由於二龍爭珠必須伸直一手，或兩手，故此，橫手擋格，以滾手的姿勢擋住，一定不會吃虧，所謂滾手，即是把左右兩手的手踭放橫，然後打滾，有如攪動車輪一樣，既然對方以直手進攻，你用滾手上下翻騰，不管他一手或兩手搶攻，都是百份百可以擋住的，上邊使用滾手，以橫破直，下邊就跟着以勾彈腿出擊，所謂勾彈腿，即是一勾一彈，倘以右脚發招，那一脚首先向對方前鋒馬的膝頭那邊踢去，不管踢得中抑或踢不中，跟住第二脚就向對方的腹部打出，一勾一彈，勾腿較短，彈腿較長，實在很難預防，如果那個彈腿打得毒辣，化爲撩陰腿，對方更加沒命，故此，二龍爭珠絕非良好的招式，原因是施展這一招的人，中下部同時空虛。

洪拳用以制服二龍爭珠的手法，更爲簡單，只用手掌向上一擋，對方兩指插中的不是眼睛，而是掌心，那就糟透，那個掌心就勢抓住兩隻指頭一捲，便即使兩隻指頭一齊折斷，這一招稱做雁行折翼，乃是擊破二龍爭珠最巧妙的手法。

還有一招是螳螂門經常施展的，叫做一柱擎天，因爲不知對方何時發招，但見他直拳經常衝來，便巳早作準備，把自己的左臂或右臂以朝天一炷香的姿勢向上衝起，而且分別向左右兩邊橫撥，但有直拳給這一條手臂擋開，立刻搶中綫發招，以彈指的姿勢，放軟五隻手指向對方臉部一彈，剛好打中對方的一雙眼，那一招不會打盲眼睛，但却使對方發生劇痛，無法再鬥。這一招並非純然針對二龍爭珠，但却含有搶攻內綫的意味，凡是對方用直拳打來，而且向上門出擊，便可依照這種拳路，化守爲攻。

日本空手道對中國拳術，曾經有很深入的研究，認爲二龍爭珠僅用兩隻指頭搶攻，非常危險，根本那兩隻指頭必須要對正對方的眼睛插下，然後發生作用，故此施展二龍爭珠這一招的人，全神貫注向上路搶攻，很容易給對方看得出來，萬一對方用一種很特殊的方式，即避即打，發招的人就會身受重傷，故此，日本空手道用來擊破二龍爭珠的一招，妙不可言，絕不用手擋格，只是低頭，由於頭部額角稍爲低下，對方搶攻的兩指只是打中額角的骨頭，絕不受傷，反而使進攻的人兩指發生劇痛，至於額頭稍爲低下之際，例必起脚，那一腿正是撩陰腿，以毒攻毒，經常可以一招致命。日本空手道認爲二龍爭珠是武林中的禁忌，但有施展，此人必定身懷殺機，不必客氣，索性低頭踢脚，便可取勝。再者，空手道經過深入研究之後，認爲另有一種招式是類似二龍爭珠，但却更勝一籌的，它就是目前空手道經常施展的插面掌，所謂插面掌，等於二龍爭珠，但却不是兩指齊出，而是五指齊出，五隻手指聯合向對方臉部揷去，指頭堅實的人，一招就使對方受傷，却又不會使他殘廢，至於受擊之人，想用手掌的掌心擋住對方的攻勢，把指頭折斷，絕無可能，原因是五指聯合，並非兩指分開，不管對方如何拗折，仍是徒勞無功，故此，插面掌不必担心這些。此外，還有另外一種解釋，由於插面掌已經伸到前面去，如果對方閃開，跟住發招，那一掌收回，順勢可以捉住對方打來的拳或掌，這種攻勢是攻中含有守勢的意味，當然遠勝二龍爭珠。

如上述，可見空手道這種日本拳法雖然簡單，但却實用，絕不能因爲它的變招比不上中國那麼多，且很少毒招，就輕視它。二龍爭珠這一招，南方的拳術極少把它加入拳譜之內的，因爲天氣太熱，兩人作戰，隨時可以擊中對方的肋骨，或胸部當中，使他受傷，不必展施這一種毒招。北方人則不然，由於天氣寒冷的緣故，北方人往往闊袍大袖，穿了很厚的衣裳，身上任何一處中了一拳一脚，不會倒下來，而且不會因此肋骨折斷，身受重傷，兩雄相鬥，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的，就要向眼耳口鼻這些要害出擊了，故此，北方拳術，幾大門派都有二龍爭珠這一招包括在內，南方的拳派却很少加插這種絕招在內。

最後還順便談談龍形拳，或者龍形摩手，本來二龍爭珠有一個龍字，應該列入這一門派之內，可是，龍拳或龍形摩手都不屑用這種毒招進攻，另有別種更加可靠的招式，照這一門派的武林高手稱述，根本上憑空想用兩隻手指插中對方的眼睛，實在不容易，而且一隻手孤軍深入，很易給人抓住，向虛位發招，由於右手下邊騰空，右脇空虛，一經撞擊，便即倒下，故此，二龍爭珠絕非龍形拳裏面主要招式

以普通情形來說，兩個高手過招，一定是手碰手然後分出勝負來，極少憑空飛躍，兩人沒有正式打鬥，即時可以插盲對方一雙眼的，這種毒招只是在猝然不防範的情況下施展出來，因爲龍形拳以硬打硬的姿勢進攻，故此，把這一招棄而不用。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本

紫金丹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